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〇册目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四）（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〇〇一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四）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陸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四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閹茂凡四年

太宗明皇帝中

泰始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 考異曰宋本紀去年冬永敗之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宋略今年正月永攸之師次彭城虜捲其輜重敗王師之於武原薛安都開彭城以納虜永等引退虜追之王師敗績畢衆敬亦舉兗州歸虜遂失淮北之地魏帝紀去年九月常珍奇薛安都內屬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懸瓠十一月畢衆敬內屬十二月己未次于秺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今年正月癸巳尉元破永攸之於呂梁東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按青冀今歲始叛宋去年豈得已失淮北安都爲永攸之所逼故降魏豈得今年永攸之始次彭城安都始納魏兵乎蓋去年永攸之等已敗退今春永大敗耳今從後魏帝紀 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 水經注泗水自彭城東南過呂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尉紆勿翻 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 枕職任翻 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 勝音升 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 漢志桂陽郡有湞陽縣沈約志宋泰始三年改湞爲貞屬廣興公相 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淮北四州青冀徐兗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 考異曰後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宋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切原免按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州蓋謂徐司豫壬寅二十日壬子三十日也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 公羊傳曰貫澤之會齊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 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 被皮義翻 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襃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 賈音古 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 三叛薛安都畢衆敬常珍奇也 高祖蟣蝨生介冑 蟣居豨翻蝨子也蝨色櫛翻 經啓疆埸 埸音亦 後之子孫日蹙百里 大雅召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播穫堂構豈云易哉 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易以豉翻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 相息亮翻濟子禮翻 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illegible]以[illegible]新

史070-002

民（新民謂新取徐州之民謂入清水）魏朝從之（朝直遙翻）
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
眞等（副將副鎮將也將即亮翻下同）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
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
軍陸眞爲長安鎮將以撫之道符翰之子也（秦王翰死於正平宗愛之禍）
閏月魏以頓丘王李峻爲太宰　沈文秀
崔道固爲土人所攻（土人謂青冀二州之人）遣使乞降於魏（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
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此汝陰郡蓋僑治汝陰也當在隋蔡州新蔡縣
界守式又翻　考異曰宋帝紀云索虜寇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之景遠即超也宋略七月張景遠先卒
汝陰城又陷亦誤也今從後魏書）退屯陳項（陳項本二邑時陳郡治項曰陳項）議還
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
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
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爲石再攻汝陰不克張本）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
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
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
刺史明僧暠（僧暠起兵見上卷暠古老翻）帝使懷珍帥龍驤將
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帥讀曰率驤思
將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
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兇許拱翻兇恐懼聲朐城漢東海之朐縣城也水經
注曰朐山西側有朐縣故城東北海中有大洲故謂之郁洲朐音劬）懷珍曰文秀欲以
青州歸索虜（索昔各翻）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
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
進自爲沮撓（沮在呂翻撓奴教翻[illegible]也）遂進至黔陬（黔陬縣前漢屬琅邪
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陬子侯翻隋志膠州膠西縣舊曰黔陬杜佑曰漢黔陬縣故
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
（高密漢郡平昌郡魏文帝分城陽立宋志高密郡領黔陬淳于高密夷安營陵昌安平昌郡領安丘平昌
東武琅邪朱虛五代志黔陬縣舊置平昌郡）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
秀猶不降（降戶江翻下同）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
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
東萊郡晉分屬長廣郡唐萊州膠水縣即長廣郡地章懷太子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其
音基）懷珍軍於洋水（水經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北過縣西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
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于海師古曰洋音祥）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
珍曰今衆少糧竭（少詩沼翻）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
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
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使疏吏翻）帝復以爲青州刺
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引還（懷珍既還
兵勢不接故青冀二州尋爲魏有復扶又翻）　魏濟陰王小新成卒（濟子禮翻）
沈攸之自彭城還屯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

邳校户教翻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戴玄謨之從弟也王玄謨以功名著於太祖世祖二朝從才用翻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梁鄒縣漢屬濟南郡幷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魏收志東太原郡太原縣治升城其地在唐齊州長清縣界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水經注琅邪郡東莞縣春秋之鄆邑今有鄆亭在團城東北四十里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沈約志蘭陵太守治昌慮漢舊縣也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肥城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罷宋復置濟北郡於肥城魏收志糜溝垣苗二城亦在東太原郡太原縣界又據水經注濟水自平陰城西東北流逕垣苗城西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苗鎮此故俗以為稱濟水又東北逕盧縣北賈曰肥城縣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則此三戍皆在漢太山郡盧縣及肥城縣界至後漢和帝永元二年始分太山為濟北郡休賓乘民之兄子也劉乘民見上卷上年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長知兩翻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燕王皝廟號太祖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師速而疾者畧也畧謂畧地也無服於攻城圍邑白曜以形形申纂故料其不為備也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復扶又翻分扶問翻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考異曰宋畧云七月纂戰死蓋贈官之月今從魏帝紀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實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易以豉翻白曜曰善皆免之曰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此即李左車教韓信以破趙之勢而施燕故智也降户江翻下同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史言慕容白曜能用酈範之計以取勝丙子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宗為郢州刺史

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勝音升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勍渠京翻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妻賈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疎遠疎子遺翻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其盧度世之謂乎慶

也閨門之內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屯陟倫翻多難也夷平易也家有貧富百口怡怡豐儉同之史言盧度世有行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沈文秀吳興武康人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者多能以此覘敵酈範亦祖其故智耳誘音酉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盤陽縣漢屬濟南郡應劭曰在盤水之陽師古曰盤音盤劉昫曰唐淄州淄川縣漢盤陽縣地下梁鄒平樂陵晉武帝分平原立樂陵郡宋文帝置樂陵郡於故千乘地皆在隋唐青州界然後乘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少詩沼翻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彀古候翻張子履曰彀指拇也彀弓既持滿以指拇為度而發矢以志於中墮彀中者言敵彀弓指我而我不知避則矢必集于我而受其害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

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彧於六翻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惠帝元康七年分東莞置東安郡唐沂州沂水縣即東安郡地趨七喻翻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僥堅堯翻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斷丁管翻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考異曰尉元傳先上表論取四城利害後乃云沈攸之敗援下邳遣孔道恭擊破之按元以泰始二年九月受詔援薛安都此表云受命出師再離寒暑又云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則似上表時在四年春末夏初也又按沈攸之以三年八月出師尋即敗退則上表當在攸之敗後今此表但言陳顯達循猶豫不言攸之救下邳又慕容白曜以四年二月十七日拔歷城而此表欲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則此表不在其年春末夏初奏矣蓋再當作載是語助之辭非謂再經寒暑也故置於此

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為尚書右僕射

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沈攸之自淮陰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降戶江翻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

不已攸之乃集衆並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
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
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以攸之知其情
也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
將即亮翻下同還從宣翻又如字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雍之閒雍於
用翻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
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
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
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復扶又翻強其兩翻考
異曰宋沈攸之傳宋畧皆云帝怒攸之云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按喜傳乃無與攸之討彭城事按
魏書作吳僖公不知即吳喜爲別一人也。按南史亦有謂吳喜爲吳喜公者　八月壬寅以
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
將千人鎮淮陰去年僑立徐州於鍾離今使蕭道成屯淮陰爲沈攸之後鎮道成
收養豪俊賓客始盛爲後蕭道成取宋張本　魏之入彭城也事見
上卷上年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魏收曰朐縣漢屬東海晉曰臨朐屬
琅邪郡有朐山臨海瀕今按晉志臨朐屬東莞郡後魏復曰朐屬琅邪郡朐音劬遣使來降
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
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
公戍圍城魏收地形志魏置南青州於圍城圍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圍戶困翻崇祖
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將即亮翻

降戶江翻騎奇寄翻下同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
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
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易以豉翻誑居況翻今得百餘人還事
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
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呼火故翻艾塘當在唐海州懷
仁縣界北齊於此置義塘郡宋人謂淮北起兵拒魏者爲義人須戍軍速往相助逐
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上時掌翻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
入島島海中山也羸倫爲翻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
爲軍備甚盛乃退參騎侯騎也　上以崇祖爲北琅邪蘭陵
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奉使
說薛安都見上卷上年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榮祖
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謂矢刃交乎前生死在於須臾也少詩照
翻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
詠謂魏王操及文帝兄弟也上時掌翻槊色角翻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
君輩無自全之伎伎渠綺翻能也藝也何異犬羊乎此犬羊直謂其無防
身之術耳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島
道成亦召而撫之從才用翻　魏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
十三尺高居傲翻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魏尉元遣
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以攸之
前敗所喪士卒瘃墮手足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喪[illegible]

浪翻豕阬玉翻寒磨也沮在呂翻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復扶又翻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清水合於泗水故泗水亦得清水之名水經注泗水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東南入于淮水故謂之睢清口睢音雖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驤思將翻創初良翻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沈攸之留王玄載戍下邳因領徐州刺史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守式又翻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治直之翻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尉元取下邳等城不恕于素使沈攸之不敢於再舉元亦未敢輕動也淮陽太守治角城在唐泗州宿遷縣界宿遷即宿豫唐避諱改焉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降戶江翻下同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崔道固鎮歷城其軍皆歷城人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從才用翻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雅素也然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

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磐陽即盤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冠古玩翻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此冀州即宋所置冀州以領法壽郡守即守冀州所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皆僑郡也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考異曰文秀傳云八月陽[illegible]郡公拔式入西郭今從慕容白曜傳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癸卯大赦戊申魏主李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李惠蓋李貴人兄弟貴人魏主之母賜死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建二年夫人則惠之女而宏之母也宏是為魏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宏頃之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為治治直吏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時用事徐爰始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素不禮於上上銜之詔數其姦佞之罪數所具翻徙交州冬十月辛巳詔徙義陽王昶為晉熙王昶丑兩翻考異曰宋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宋書使員外郎李豐以金千兩贖昶於魏昶奔魏見一百三十卷元

年魏人弗許使昶與上書為兄弟之儀上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與上書(復扶又翻下同)昶辭曰臣本實彧兄(昶文帝第九子彧文帝第十一子)未經為臣若改前書事為二敬(自稱臣於魏又稱臣於宋是為二敬也)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愈重昶凡三尚公主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為刺史(張讜時守團城就置東徐州以刺史命之讜音黨)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時兗州之境已沒於魏劉休賓守梁鄒就以刺史命之)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邪音耶邪利沒於魏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呼火故翻數所角翻)何故違期不至(降戶江翻)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今年春石攻汝陰不克)汝陰有備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水經注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東北流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懷曰灌水出雩婁縣輿音預)

四年春正月己未上祀南郊大赦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illegible])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閼于拔於汝陽臺東([illegible])獲運車千三百乘([illegible])魏復寇義陽([illegible])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illegible])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illegible])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illegible])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illegible])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抄楚交翻)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illegible])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以團城降魏([illegible])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illegible])

兗州刺史按三年十一月乙卯始以謙為東徐州刺史則於時未降也故置於此李璨與畢
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宋之兗州治瑕丘畢眾敬以瑕丘降魏魏以為東兗州蓋先
已有兗州也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武輸萬齡防於口宋大在北僑立兗州時
治淮陰時蕭道成鎮淮陰故王整蓋屯徐州界領兗州刺史耳此時失淮北交兵還吏能自守者即以州刺史
命之無常處也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鎮彭城兗州治瑕丘以王整彭降故分南北兗召薛安都畢眾敬入朝
朝直遙翻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
給甚厚從才用翻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
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考異曰宋略云丙申崔道固以歷城降魏

道固被攻日久表云以今月十四日白曜數失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長曆是月丁丑朔今從之
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
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
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
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常珍奇自
懸瓠奔壽陽驤思將翻奇寄翻下同乙巳車騎大將軍曲江莊公
王玄謨卒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宋屬廣興公相謚法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自白曜得歷城始進圍東陽用劉勔之計也
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
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將即亮翻其音基

戶江翻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
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廣州刺史羊希使晉康太守
沛郡劉思道伐俚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晉康郡今端州即其地李賢曰
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號曰蠻曰獠曰俚曰狼洞居無君長依山洞
而居俚音里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帥所領攻
州帥讀曰率希兵敗而死龍驤將軍陳伯紹將兵伐俚還
擊思道擒斬之驤思將翻將即亮翻希玄保之兄子也羊玄保見一百
二十三卷文帝元嘉十七年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
復扶又翻徙東海王禕為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為晉平
王上以禕帝謂禕為驢王禕見百二十九卷孝武故以廬江封之

劉勔敗魏兵於許昌勔彌兗翻魏以南郡公李惠為
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
進爵為王雍於用翻五月乙卯魏主畋于崞山遂如繁
時崞山縣前漢屬鴈門之崞縣魏曰崞山天平二年分屬鴈門郡之崞縣有崞山據水經注山
在繁時之西北水之南孟康曰崞音郭北繁時縣在代州之東六十里辛酉還宮
六月魏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熙太后之兄也　秋
七月庚申以驍騎將軍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代沈攸之
也南兗州治廣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為
交州刺史相息亮翻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
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五郡蓋高密平昌長廣東

海東莞也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其音基斷丁管翻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以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爲刺史 九月辛亥魏立皇叔楨爲南安王楨音貞長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武王休爲安定王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發諸州兵北伐 十一月李長仁遣使請降降戶江翻自貶行州事許之 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義嘉之亂巫師請發脩寧陵戮玄宮爲厭勝是歲改葬昭太后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

先是晉元嘉以前通書因而書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秋當姓名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細人微也小也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迕五故翻橫下孟翻順之則有福迕之則有禍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捉車人者馬士控馬者員外郎謂員外散騎郎也饌雛戀翻

五年春正月癸亥上耕藉田大赦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泰始三年魏始攻文秀至此三年也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史言沈文秀善守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去羌呂翻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爲于偽翻數所具翻待爲下客給惡衣蔬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外都大官之屬後魏所置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泰始二年魏改元天安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

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
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
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illegible]
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廬江王褘褘自以
於帝為兄而帝及諸兄弟皆輕之遂與欣慰等通謀
相酬[illegible]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告之丙申
詔降褘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
鎮宣城帝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並伏誅
三月魏人寇汝陰太守楊文萇擊却之 夏四月
丙申魏大赦 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
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illegible]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
官[illegible]魏沙門統曇曜奏[illegible]平齊戶及諸民
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
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
佛圖戶以供諸寺洒掃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
及寺戶徧於州鎮矣[illegible] 六月魏立皇子
宏為太子[illegible] 癸酉以左衛將軍沈攸之為郢州刺史
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褘忿懟有怨言[illegible]請徙

治不許[illegible]丁丑免褘官爵遣大鴻臚持節奉詔責
褘[illegible]因逼令自殺子輔國將軍充明廢徙新安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魏頓丘王李峻卒 十
一月丁未魏復遣使來脩和親自是信使歲通[illegible]
[illegible] 閏
月戊子以輔師將軍孟次陽為兗州刺史始治淮陰
[illegible] 十二月戊戌
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休仁年與上鄰亞素相友
愛景和之世上賴其力以脫禍[illegible]及泰始初四
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illegible]任總
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上漸不悅[illegible]
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揚州己未以桂陽王休範
為揚州刺史 分荊州之巴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
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illegible]先是三峽蠻獠歲為
抄暴故立府以鎮之[illegible] 上以司徒
參軍東莞孫謙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
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
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翕然

之[illegible]競餉金寶諫皆慰諭不受　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鄮縣[illegible]自漢以來屬會稽[illegible]東土大震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閏二年一祭南郊閏一年一祭明堂以[illegible]配上帝[illegible]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illegible]

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為太尉領司徒固辭[illegible]　癸丑納江智淵孫女為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獻物[illegible]大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魏以東郡王陸定國為司空定國麗之子也[illegible]　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illegible]谷音浴　夏四月辛丑魏大赦　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illegible]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illegible]因之　癸亥立皇子燮為晉熙王奉晉熙王昶後[illegible]　五月魏立皇弟長樂為建昌王樂音洛　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

尚書僕射袁粲為右僕射上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裸郎果切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illegible]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為笑外舍之樂雅異於此樂音洛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illegible]上疑之徵為黃門侍郎越騎校尉[illegible]道成懼不欲內還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illegible]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illegible]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還鎮淮陰[illegible]以侍中中領軍劉勔為都督南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廣陵　戊寅立總明觀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文帝元嘉十五年立玄文史四學今置總明觀以總之　柔然部真可汗侵魏[illegible]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

矣（蠢尺允翻）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略界也毛晃曰略封界也）若鑾輿親行必望麾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乘繩證翻）魏主從之白澤袞之孫也（張袞有功於魏道武之世）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任音壬）汝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illegible]）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

川（[illegible]）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陳讀曰陣）壬申還至平城是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illegible]）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監古銜翻）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illegible]）糾

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懈居隘翻）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為之罷新法（為于偽翻）冬十月辛卯詔以世祖繼體陷憲無遺（[illegible]）以皇子[illegible]闡為世祖子立為[illegible]陵王（[illegible]）初魏乙渾專政（[illegible]）慕容白曜頗附之魏主追以為憾遂稱白曜謀反誅之及其弟如意初魏南部尚書李訢（[illegible]）少相親善（[illegible]）與中書侍郎盧度世皆以

才能為世祖顯祖所寵任參豫機密出納詔命其後訢出為相州刺史（相息亮翻）受納貨賂為人所告敷擁蔽之顯祖聞之檻車徵訢案驗服罪當死是時敷弟弈得幸於馮太后帝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今在事勸吾為此（[illegible]）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illegible]）解帶自絞終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為為人死也（為人于偽翻）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illegible]）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范

摘條列勳兄弟事狀凡三十餘條，[illegible]有司以聞，帝大怒，誅勳兄弟。[illegible]詔得減死，鞭髡配役者幾役，為大倉尚書攝南部事。[illegible]子也。[illegible]魏陽平王新成卒。是歲，命龍驤將軍義興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平之。[illegible]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illegible]蠕蠕唯習野掠，[illegible]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敕諸軍以拯汝難，[illegible]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illegible]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illegible]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五 起重光大淵獻，盡[illegible]，凡[illegible]年。

太宗明皇帝下

泰始七年春二月戊戌，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illegible]

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illegible]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illegible]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字為馬瓜，[illegible]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斮者。[illegible]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illegible]而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各三十枚。[illegible]嬖倖用事，貨賂公行。[illegible]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 孕以證翻 考異曰宋書云閉其母於幽房今從宋略 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剌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 休祐鎮江陵始見一百三十一卷二年 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 上佐謂長史司馬也 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 很戶墾翻 忤五故翻 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 乘其便利而殺之也 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 據休祐傳巖山在建康城南又據宋紀巖山在秣陵縣界世祖景寧陵在焉射雉處 左右從者並在仗後 從才用翻 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 毆烏口翻 拉盧合翻 驃匹妙翻 騎奇寄翻 上陽驚遣御醫絡驛就視 絡繹不絕也 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 比必寐翻 絕氣絕也 去車輪輿還第 去羌呂翻 下同 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閒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 相息亮翻 還從宣翻 說輸芮翻 今主上彌留 書顧命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呂祖謙曰疾日加則彌留 夏撰曰重疾謂之彌留 久留於體曾不發去將必死也 政成省閤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 恟許拱翻 去羌呂翻 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 邸丁禮翻 言以罪死也 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三月辛酉魏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來聘 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魏王使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為殿中武士 魏書官氏志紇骨氏後改為胡氏 敕勒者高車之別種也 以其部落居西部以為西部敕勒 莫寒大納貨賂眾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 將即亮翻 夏四月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陰王天賜將兵討之以給事中羅雲為前鋒敕勒詐降襲雲殺之 降戶江翻 天賜僅以身免晉平剌王既死 剌來達翻 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 屬之欲翻 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 惡烏路翻 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 見賢遍翻 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 事見一百三十卷泰始元年二年 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

戚絕孝武誅鉏兄弟謂殺南平王鑠竟陵王誕海陵王休茂也子孫戚絕於泰始之世事並見前今復為爾謂復殺休仁宋祚其能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為亂遂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詰責也厲嚴也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嬈奴鳥翻擾也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楊太妃休仁所生母也吾春中多與之射雉射食亦翻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謂南討子勛也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狎轄甲翻帥所類翻吾前者積日失適失適謂不安和也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勞力到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解戶買翻曉也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謂年齒不相遠也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少詩照翻勝音升史言帝殘害骨肉不能自揜其天性之傷

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風素相善者以其風猶雅素而與之善也蕭子顯齊書作風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蕭子顯齊書褚淵傳云為吳興太守按吳興次郡也淵以大尚書出守當得大郡吳郡為是急召之既至入見見賢遍翻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欏耳黃欏者乳母服也著則略翻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復扶又翻淵初為吏部尚書今去郡還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上惡太子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會有司奏寂之擅殺邏將徙越州惡烏路翻邏郎佐翻越州合浦也於道殺之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丁未魏主如河西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復扶又翻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為于偽翻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

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謂文帝殺彭城王義康也沈約言義康之罪文帝詈呵而訓之不審遂殺之也行下孟翻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謂翦除文帝已行之典翦除兄弟也洪大也枝兄弟也嫡統為本枝庶為枝易弋豉翻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樂音洛蓋獲窮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

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剗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詩曰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故世俗謂抱養子者為螟蛉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劉子小雅鶺鴒之詩也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鄭康成曰體曰嫗氣曰煦陸德明曰嫗於具翻徐於甫翻煦況甫翻徐況具翻甫翻孽魚列翻說文庶子為孽旁孽旁枝之庶子也推誠嬖狎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疾惡父兄惡烏路翻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揃子淺翻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事見晉武帝紀背蒲妹翻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事見文帝紀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

弟不亦安乎丙寅魏主至陰山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上曰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皆即於東戮之會工外翻帥所類翻既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事見一百三十一卷之二年上以其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克荊州剽掠賊以萬計尋陽既平建安王休仁遣吳喜進克荊州剽匹妙翻壽寂之死喜為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淮陵漢縣屬臨淮郡後屬下邳國晉度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以為淮陵國宋為郡屬南徐州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屬聞之內懼啓乞中散大夫漢大夫掌論議中散大夫後漢志始有之魏晉以來以為冗散散悉亶翻上尤疑駭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考異曰南齊書太祖紀云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蕭道成當為天子帝愈以為疑今從宋畧上封銀

壺酒使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為于偽翻考異曰南齊紀云太祖戎服出門迎郎酌飲之喜還帝意乃解宋畧云道成懼索首款將出奔喜語以情先為之酌於是喜得罪而道成拔儀盡南齊書欲成太祖之美故云爾今從宋畧喜還朝保證道成報自遣詣或容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謔迄却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尋賜死然猶發詔賻賜賻音附又與劉勔等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昔大明中黟歙有亡命數千人攻縣邑殺官長劉子尚遣三千精甲討之再往失利孝武第二子豫章王子尚與景和同母也黟音伊歙音攝長知兩翻孝武以

喜將數十人至縣，說誘羣賊，[將，即亮翻。說，輸芮翻。誘，音酉。]賊即歸降。詭數幻惑，[詭，過委翻。幻，戶辦翻。]乃能如此。及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造，七到翻。]凡再經薄戰，[薄，伯各翻。]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十郡謂晉陵、義興、吳郡、吳興、南東海、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等郡也。]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弭，綿婢翻。]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散，如寒食散之類。石，謂丹石也。羸，倫為翻。散，悉但翻。]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用人如此，人不自保其首領，為之用乎。]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北兗州僑治淮陰，事見上卷。]

[上年]徵蕭道成入朝。[朝，直遙翻；下同。]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稚，直利翻。]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史言骨肉相殘，則姦雄生心，因之而起，為齊氏取宋張本。難，乃旦翻。]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騎，奇寄翻。率，所律翻。]八月丁亥，魏主還平城。　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景和之初，義恭父子皆死，事見一百三十卷。夏，戶雅翻。]　庚寅，上疾有閒，[閒，如字，讀曰閑。]大赦。　戊戌，立皇子[illegible]成王，[illegible]桂陽王休範之子也。

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中都大官即內都大官也。子推，景穆帝之子。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時太尉源賀督諸軍屯漠南，馳傳召之。[傳，知戀翻。]既至，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任，音壬。]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覆，敷又翻。]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春秋：魯莊公薨，子般弒，季友立閔公；閔公弒，立僖公。閔公，僖公弟也；僖公，閔公庶兄也。魯人以閔公先大後小，躋僖公於閔公之上，仲尼以文仲不知者三，縱逆祀其一也。君為昭而知為穆，後世以為逆祀。紊，音問。昭，時昭翻。]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奈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為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馛曰：「陛下若捨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庭，不敢奉詔！」[馛，蒲撥翻。刎，扶粉翻。]帝怒，變色；以問宦者選部尚書酒泉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帝默然。[聞陸馛之言則怒而變色，聞趙黑之言則默然，心服君子以衆屈於正論也，但朝廷大事……]

色於此哉不點兩於官宦臣庶何辭魏之綱紀可想而見矣選須絹翻時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高允之言魏不當立且發於衆言之後故轉移上意為力差易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馛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璽斯氏翻考異曰後魏天象志云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按馮太后若迫證傳位當奪其權安得猶總萬機今從帝紀丙午高祖即皇帝位高祖諱宏顯祖之長子也大赦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之吮徂兗翻及受禪悲泣不自勝勝音升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丁未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爰命儲宮踐升大位澹徒覽翻朕得優遊恭己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見十一卷漢高帝六年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太上皇帝始此上時掌之號顯祖從之己酉上皇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斲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余謂采椽者以山木之椽用之不加斲削也椽重緣翻斲竹角翻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崇光宮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鹿野苑本釋氏所傳以為尸毗王及五比丘常居此苑以名苑

寫 竹 贊 䟽

西山亦建浮圖也又將鑿道武帝天興二年所起鹿苑之西山與禪僧居之北魏鹿苑以其地起於南苑蓋因代都舊事而建此浮圖也冬十月魏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沃野鎮即漢沃野縣地統萬鎮本赫連勃勃所都也魏以二鎮置敕勒部落詔太尉源賀帥眾討之降二千餘落帥讀曰率追擊餘黨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枹音膚斬首八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詔賀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處昌呂翻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庚寅魏以南安王楨為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鎮涼州上命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北琅邪蘭陵二郡皆寄治郁洲郁洲在海中周數百里蒙山在東海郡太山郡界本東蒙山也十一月魏東兗州刺史于洛侯擊之崇祖引還上以故第為湘宮寺上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見賢遍翻

(通鑑)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
少(詩沼翻)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散騎侍郎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至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乃元帝太興元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為四人 會工外翻)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
所為(為于偽翻 [illegible] 貼他協翻)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有何功
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坐徂臥翻)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無異容上好圍棊(好呼到翻下同)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
王抗圍棊(抗苦浪翻 王抗圍棊為第一品之品)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
臣抗不能斷(圍棊之勢聯屬不斷然後可以勝人若為人所斷則為所殺 斷如字)上終

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博物志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 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 胡旦曰以棊為湯劇戲 [illegible] 明者而或不能以為難 [illegible] 小人從役精者下)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王
國舊臣(上為湘東王愿為國常侍)每優容之王景文常以盛滿
為憂屢辭位任上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
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
可親弓長射殺人(射亦翻)景文彌懼自表解揚州情甚
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言但問其心何如耳)其存
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巢尚之徐爰戴法興戴明寶 [illegible] 亢口浪翻 [illegible] 高也)今袁粲作僕射領選(選須絹翻)而人

往往不知有粲粲遜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
亦復不改常曰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變競不(...)
(之謂袁粲自定以鎮雅 [illegible] 負氣遠才易稿為 [illegible] 臣之大首其說林 [illegible] 豈不遠 [illegible] 微復狀又難說當大 [illegible] 曰否)
之權耶賜有境壁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
夫貴高有危殆
遲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
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并受貢計(朝直遙翻)大
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降於
魏(此即五水蠻也宋置大陽戍於義陽 [illegible] 縣西北 [illegible] 縣部 漢江夏郡鄳縣也沔水以北滍葉以南皆羣蠻)

(大陽蠻酋 [illegible] 酋慈由翻 擁於勇翻沔彌兗翻滍直里翻葉式涉翻降戶江翻)自云
桓玄之子亡竄蠻中以智略為羣蠻所宗魏以誕為
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東荊州治沘陽)聽自選郡
縣吏使起部郎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民區置諸事
皆得其所(據晉志武帝置起部而不常置 有事則置起部郎 工部也 杜佑通典曰晉宋 [illegible] 取漢書百 [illegible] 起哉為義自足之後 劉皆何翻 以侵擾南鄙)
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
將擊之(將即亮翻下同)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
將追之至石磧(磧七迹翻 石磧即石漠)不及而還(還從宣翻)上疾篤慮
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
必為宰相(景文皇后兄也 朝直遙翻 相息亮翻)門族強盛或有異圖己

未遣使齎藥賜景文死使疏吏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敕至景文正與客棊扣函看已已畢也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棊有劫有劫行者欲擊東而聲出於西以劫之也劫若先有彼我兩急之勢彼欲出此則我劫彼以制之也行下孟翻局竟斂子內奩畢子棊子也弈戲旣畢則斂之也而細諸奩中奩力鹽翻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句斷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中直兵典親兵將官也洪邁曰宋有中直兵外兵騎兵參軍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王景文時爲揚州刺史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考異曰南史云帝使謂景文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若使若有此語則坐客不容不知更[illegible]又曰景文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投焦度拒命必不對坐客言之何得死時客猶在坐也今從宋書贈開府儀同三司

上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愔於含翻魏顯祖還平成書顯祖以別魏主庚午魏主耕藉田

夏四月以垣崇祖行徐州事徙戍龍沮魏收地形志東彭城郡有龍沮縣縣有即丘城五代志琅邪郡治臨沂縣舊曰即丘沮子余翻己亥上大漸書顧命云疾大漸呂祖謙[illegible]曰疾大漸而崇於死也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勔彌兗翻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左右衛官衛尉漢官也[illegible]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年三十四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佃音田

乙巳以安成王準爲揚州刺史

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寧陵[illegible]廟號太宗

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考異曰宋畧本紀作癸未今從宋本紀立妃江氏爲皇后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鎮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illegible]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illegible]

戊午魏主如陰山

戊辰尊帝母陳貴妃爲皇太妃更以諸國太妃爲太姬更工衡翻姬音怡

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彊直不欲使居上流閏月甲辰以興宗爲中書監更以沈攸之爲都督荊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興宗辭中書監不拜王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沈攸之自以材畧過人自夏口以來陰蓄異志[illegible]及徙荊州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

蠻為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至。重賦斂以繕器甲（斂，力贍翻），諸應供臺者皆割留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倉廩府庫莫不充積。士子商旅過荊州者，多為所羈留，四方亡命歸之者，皆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錯，千故翻。復，扶又翻），朝廷疑而憚之（為後攸之稱兵張本。臺省所下者為符，門下者為敕）。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撻，他達翻），上佐以下面加詈辱（詈，力智翻）。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屏息（屏，必郢翻），夜戶不閉。收斂蠻財太甚（斂，力贍翻），又禁五溪魚鹽，蠻怨，叛。酉溪蠻王田頭擬死（水經：酉水導源巴郡臨江縣東，又東逕酉陽故縣南，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注沅水），弟婁侯篡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獠，魯皓翻）。於是群蠻大亂，抄掠至武陵城下（抄，楚交翻）。武陵內史蕭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誅婁侯，立田都，群蠻乃定。嶷，賾之弟也（史言蕭氏兄弟子皆有將帥之才）。八月戊午，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用兵[illegible]）。九月辛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即亮翻）。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丁亥，魏封上皇之弟略為廣川王。己亥，以郢州刺史劉秉為尚書左僕射。秉，

道憐之孫也，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令，力正翻），故袁粲、褚淵引之（言粲、淵所以引用之，以其名而無實也）。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佃，音田。晉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史言袁粲[illegible]於佃夫）；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魏有司奏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上皇惡其多殺（惡，烏路翻），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而已。」

蒼梧王上（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小字慧震）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庚辰，魏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戊戌，魏上皇還至雲中（還，從宣翻）。癸丑，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終身不仕。戊午，魏上皇至平城（自雲中至平城）。甲戌，魏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治，直之翻。下同），三年遷為郡守（守，式又翻）；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凡，常也。訥，言難也。解，戶買翻，曉也。少，詩沼翻），不為諸兄所齒遇（齒，列也。遇，待也。不以諸弟之列待之也），物情亦不向之。

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素族，謂袁、褚也。近習，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輩。休範自謂尊親莫二，謂兄弟皆誅死，唯休範在，故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折，而設翻。下，戶嫁翻。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夏，戶雅翻。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黃門郎，黃門侍郎。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夏，戶雅翻。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復，扶又翻。使自太洑徑去。南史休範傳作太子洑。劉昫曰：江州湖口之北。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澆，堅堯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長，知兩翻。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發兵討之。

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崇聖大夫，以崇先聖名官。給十戶以供酒掃。

秋七月，魏詔河南六州之民，河南六州，青、齊、徐、兗、豫、東徐也。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乙亥，魏主如陰山。

八月庚申，魏上皇如河西。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窘，巨隕翻。降，戶江翻。遣子斤入侍。自是歲脩職貢。

九月辛巳，上皇還平城。

遣使如魏。

冬十月癸酉，割南兗州之境置徐州，治鍾離。

魏上皇將入寇，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魏武都氐反，攻仇池，詔長孫觀回師討之。

武都王楊僧嗣卒於葭蘆，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降魏。魏以文度為武興鎮將。

十一月丁丑，尚書令袁粲以母憂去職。

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懷州。

枋頭鎮將代人薛虎子先為馮太后所黜，為門士。時山東饑，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人稱虎子在鎮境內清晏，乞還虎子。上皇復以虎子為枋頭鎮將，即日之官，數州盜賊皆息。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乙巳，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詔起袁粲以衛軍將軍攝職；粲固辭。

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鎮，二部敕勒應之。

是歲，魏州鎮十一水旱，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餘人。

魏妖人劉舉聚眾自

稱天子，（燕於…）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斬之。平原，拓〔跋〕…之子也。（武昌王提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

二年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賀以疾罷。二月甲辰，魏上皇還平城。三月丁亥，魏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考異曰：宋本紀作壬子。按長曆，此月辛未朔，無壬子，今從宋略。）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軍有隊主、隊副。稱力者，度其衆力之多少而請船也。稱，尺證翻。）付以材板，合手裝治，（合手者，令齊力合作也。治，直之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事見上卷明帝泰始七年。）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豎，臣庾翻。）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員外郎，員外散騎侍郎也。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謂南郡王義宣、晉安王子勛等也。）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沮，在呂翻。）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委，於偽翻。積，子智翻。）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并注名於議下，以為同也。）中書舍人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

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臨滄觀在勞山上江寧縣南十五里丁曰勞勞亭觀古玩翻）以數十人自衛（考異曰張敬兒傳云左右數百人皆散走按休範左右不容數百人黃回傳[illegible]兒驍勇[illegible]取之今從休範傳）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騎奇寄翻降戶江翻[illegible]）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南陽冠軍人本州謂雍州為後敬兒求雍州張本）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質音致）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恒戶登翻）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考異曰南齊書云埋首道側宋略云弃諸溝中今從宋書）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眾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騾盧戈翻考異曰宋書南齊書作黑蠡而今從宋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休範先為司空以惠朗為主簿[illegible]）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復扶又翻）

惠朗惠開之弟也（蕭惠開見一百三十一卷明帝泰始之元年二年）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左傳宋元公與華氏戰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杜注曰古之為軍不皆小怨僂力主翻妵他口翻說吐活翻又音悅）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復扶又翻）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皂莢橋當在新亭之北）直至朱雀桁南（朱雀桁即大航也在秦淮水上以其在朱雀門南故名桁戶郎翻）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趣七喻翻）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折之舌翻復扶又翻趣讀曰促）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眾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illegible]）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踣蒲北翻）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眾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先悉薦翻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太微東蕃四星其北星曰上將西蕃四星[illegible]）

南史上精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從千容翻）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考異曰宋書作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杜姥宅在宮城南掖門外世謂之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文帝元嘉二十五年新作）宮省恇擾（恇去王翻）時府藏已竭（藏徂浪翻）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眾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見凡之末）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南岡即新亭之岡也）身是蕭平南（道成時為平南將軍）諸君諦視之（諦音帝）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

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粲時居喪故自稱孤子沮在呂翻）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被皮義翻）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還從宣翻又如字）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柔然遣使來聘（使疏吏翻）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自此道成得政矣）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考異曰宋略云桂陽遣道士陳公昭遺攸之書攸之斬使今從宋略）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顛沛勤王者言雖顛沛必以勤王為事也）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雍於用翻）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

襲之癸卯惠遇等開門請降（降戶江翻考異曰宋略作癸亥按下有戊申令從宋書）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景素宏之子也（建平王宏文帝之子也）乙卯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門誅謂誅其一門房誅者誅其一房謂河北大族如崔盧李子孫分派各自為宅）魏顯祖勤於為治（治直吏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守式又翻）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上皇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為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制可者手詔可其所奏彈詰者劾問之合謂與律合也違謂背於律也詰去吉翻）由是事皆

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大刑謂死罪）或因繫積年羣臣頗以為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治直吏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囹郎丁翻圄音語）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由是因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泰始七年魏改元延興復扶又翻）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　乙酉加荊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固辭執政欲徵攸之而憚於發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謂曰（使疏吏翻）公久勞于外宜還京師任寄實重未欲輕之進退可否在公所擇

攸之曰臣無廊廟之資若中實非其才至於撲討蠻蜑（蜑亦蠻屬音蕩旱翻毛晃曰蜑南方夷種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為家欽海蜑有三種漁蜑取魚蠔蜑取蠔木蜑伐山取材大率皆取海物為糧生食之入水能視陳師道曰二廣居山谷閒不隸州縣謂之傜人舟居謂之蜑人島居謂之黎人余謂巴黔亦自有蜑人）克清江漢不敢有辭雖自上如此（上時掌翻）去留伏聽朝旨（朝直遙翻）乃止　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強寇之間（西謂吐谷渾北柔然也獻陸門翻射財物翻）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強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

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閡五溉翻）今徙就涼州不唯有廢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邏力佐翻）二虜必有交通闚覦之志（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西羌月氏不得與匈奴通其胡盡正如此也覦音俞）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九月（考異曰後魏帝紀使將軍元蘭將工州三萬騎及擊東陽王丕為後繼伐蜀費不言勝負列傳及宋書皆無之今不取）丁酉以尚書令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加褚淵尚書令劉秉丹陽尹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粲受遺輔政適罹艱棘國有大難釋衰絰以從金革之事大難既平求歸終喪禮也）淵以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

明日於朝（朝直遙翻。考異曰：宋略作惠朗，惠朗不爲司徒長史，今從南史。）曰衍淵閣門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幾居希翻，又音祈。）；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冬十月庚申，以侍中王蘊爲湘州刺史。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爲江夏王，贊爲武陵王。（躋牋西翻。夏戶雅翻。）是歲，魏建安貞王陸馛卒。（馛蒲撥翻。）

蕭道成三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二祀並舉也。）

以襄陽重鎮，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居之；而敬兒求之不已（蓋道成先問之也。），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裏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無言。（道成密內敬兒居外以制攸之，故曰表裏制之也。）三月己巳，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爲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沈攸之聞敬兒上（上時掌翻。），恐其見襲，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親敬甚至，動輒咨稟，信饋不絕。攸之以爲誠然，酬報款厚。累書欲因遊獵會境上，敬兒報以爲「心期有在，影迹不宜過數。」（謂動則有影，行則有迹，人將覘見之也。數，欵厚也。）攸之益信之。敬兒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與攸之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攸之即以示敬兒，欲以間之。（間古莧翻。史言攸之墮敬兒術中而不得見，爲陵江張本。）

夏五月丙午，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丁未，魏主如武州山。辛酉，如車輪山。（……）六月庚午，魏初禁殺牛馬。（牛者農之所資，馬者軍之所資。魏自代北起，畜牧蕃息，殺之者不禁，今始禁之。）

袁粲、褚淵皆固讓新官。秋七月庚戌，復以粲爲尚書令。（令力丁翻。）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監古銜翻。）冬十一月丙寅，魏徙建昌王長樂爲安樂王。（樂音洛。）魏城陽王長壽卒。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景素，宏之子。），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好呼到翻。），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屬之欲翻。惡烏路翻。）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之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時以鎮軍將軍鎮京口，以淹爲鎮軍參軍。……）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防閤將軍……），單騎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北亦作鎮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十六（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蒼梧王下

元徽四年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二月，魏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恃恩不法，免官爵為兵。魏馮太后內行不正（行下孟翻），以李弈之死怨顯祖（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弈害泰始之六年），密行鴆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年二十三。考異曰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於禁中太上入謁遂崩按事若如此寔得不彰而中外共然不必為密又孝文然不之知按後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云顯文暴崩蓋實有鴆毒之禍今從之）。壬申，大赦，改元承明。葬顯祖于金陵（金陵在雲中），謚曰獻文皇帝。魏大司馬大將軍代人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賜死（神部八部之一長知兩翻）。戊寅，魏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為太尉（樂音洛），尚書左僕射宜都王目辰為司徒，南部尚書李訢為司空（訢許斤翻）。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復臨朝稱制（魏高宗之殂顯祖方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時宋太宗泰始二年也至次年太后歸政今既鴆顯祖而高祖尚幼故復臨朝復扶又翻）。以馮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熙自以外戚，固辭內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魏太宗取洛陽以晉司州為洛州），以侍中、太師如故。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祕書令廣平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以勞定國曰功積功曰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為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脩故事（脩循）！」而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被皮義翻），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高祖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於太后（經典釋文仰如字又五亮翻）。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復扶又翻）。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張祐、杞嶷（康曰杞姓也出自夏后氏之後嶷魚力翻）、馮翊王遇、略陽苻承祖、高陽王質，皆依勢用事。祐官至尚書左僕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將軍，爵高平王；嶷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尚書、刺史，爵為公侯，賞賜巨萬，賜鐵券，許以不死（康曰說文券契也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為券也）。又太卜令姑臧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至侍中、吏部尚書，爵太原公；祕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賞賜皆不可勝紀（太和末年尚書壅之禍后學之也后嬖權紀其世禍及門戶矣勝音升）。又外禮人望東陽王

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叡等輒以丕等參
之以示不私丕烈帝之玄孫（拓跋鬱律諡烈帝）沖寶之子也
（魏世祖太平眞君五年李寶入朝以其子沖[illegible]）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
己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然所寵幸左右苟有
小過必加笞箠或至百餘（[illegible]）而無宿憾尋復待之
如初或因此更富貴故左右雖被罰終無離心（史言[illegible]之術）
（[illegible]）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
射劉秉中書令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
（[illegible]）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
濔（[illegible]）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暅等謀
爲自全之計（[illegible]）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illegible]）
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
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祖
（[illegible]）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
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
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
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伶人周
天賜僞投景素（[illegible]）
（[illegible]）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

七月祗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
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
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
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
步軍右軍將軍張倜將兵以討之（[illegible]）
（[illegible]）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illegible]）
（[illegible]）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
（[illegible]）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
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illegible]）始
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
忌其年長矯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illegible]）
（[illegible]）垣慶延垣祗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
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
濔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祗祖
各相顧望莫有鬭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
（[illegible]）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
泊西渚（[illegible]）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
相要結（[illegible]）進擊水軍甲午張倜敗死而諸將不
應赴復爲臺軍所破（[illegible]）城下顒先[illegible]

走（帥讀曰率）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暗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攻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初，巴東建平蠻反，沈攸之遣軍討之，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以赴建康。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疑攸之有異謀，勒兵斷峽，不聽軍下。攘兵子天賜為荊州西曹（西曹者，漢魏公府之西曹掾），攸之遣天賜往諭之，攘兵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攸之待之如故。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斬之。甲辰，魏主追尊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李氏，李惠之女，高祖之母。為後李惠貴張本。）八月丁卯，立皇子翽為南陽王，嵩為新興王，禧為始建王。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九月戊子，賜驍騎將軍高道慶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為尚書左僕射。十一月戊子，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為定州刺史，司空李訢為徐州刺史。（樂音洛；訢，許斤翻。）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也，實桂陽王休範之子。謚法：慈和徧服曰順。張曰：順帝為蕭氏所廢，以其順天命人，故謚之曰順。）

昇明元年（是年七月帝即位，始改元昇明）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己酉，略陽氐王元壽聚眾五千餘家，自稱衝天王。二月辛未，魏秦益二州刺史尉洛侯擊破之。（秦益二州，此魏所謂南秦益也。尉，紆勿翻。）三月庚子，魏以東陽王丕為司徒。夏四月丁卯，魏主如白登；壬申，如崞山。（崞，音郭。）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好，呼到翻。）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主帥，謂東宮主帥也。帥，所類翻。）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陳氏，蒼梧王之母也。捶，止蕊翻。）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數，所角翻。）始出宮，猶整儀衛，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帥讀曰率；廛，直連翻。）太妃每乘青犢車，（青犢車，晉制也。）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復，扶又翻；下已復同。）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

軍常著小褲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著陟略翻穿尺絹翻 袴又作絝翻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廝息移翻養餘亮翻凡謂卑賤曰廝養[illegible]又宿於客舍民者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illegible]執管便韻[illegible]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illegible]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illegible]小有忤意即加屠剖忤五故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

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illegible]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數所角翻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毛扇羽扇也考異曰宋略[illegible]今從宋書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鴆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狡古巧翻[illegible]獪古外翻江南人謂小兒戲爲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帥讀曰率[illegible]

[illegible]考異曰南史曰孝武二十八子太宗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按宋書孝武[illegible]太宗殺之[illegible]刳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illegible]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唾吐臥翻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裸郎果翻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爲的畫[illegible]的丁歷翻自引滿將射之[illegible]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堋蒲登翻[illegible]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臍[illegible]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爲汝盡力邪[illegible]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illegible]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illegible]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

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道成時爲中領軍以僧真爲功曹希望也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將即亮翻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從才用翻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爲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領府領軍府也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騎奇寄翻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叩臺門者言將有告之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鎭軍長史順之順之蕭衍之父也考異曰齊高帝紀姚思廉梁書武帝紀自拒國柄至皇考一十餘出皆有名及宋之盡史官郤會令所不取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嶷魚力翻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好呼到翻易以豉翻鮮息淺翻徒先人受禍耳先悉薦翻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明帝泰始七年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後時蓋爲東中郎將以安民爲司馬行郡事也會工外翻夏戶雅翻躋牋西翻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著則略翻扶匐說文曰手行也匐蒲北翻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万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爲于僞翻詗翾正翻又古迥翻伺候也伺相吏翻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適意也作適[illegible]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員外郎此員外散騎侍郎也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臺岡蓋臺城之來岡也

賭跳者騰跳以高者爲勝也跳徒吊翻考異曰南史然臺岡今從宋書仍往青園尼寺尼女夷翻晚至新安寺孝武寵姬殷貴妃死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名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曇徒含翻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度河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崔寔四時月令曰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万年

取帝防身刀刎之（[illegible]）敕廂下奏伎（伎，渠綺翻）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呼，火故翻）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illegible]）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illegible]）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懼，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怖，普布翻）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

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illegible]）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illegible]）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illegible]）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illegible]）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illegible]）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illegible]）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illegible]）秉出，於路逢從弟韞（[illegible]）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illegible]）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數，所具翻）

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illegible]）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illegible]）葬蒼梧王於郊壇西（[illegible]）魏京兆康王子推卒。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illegible]）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illegible]）而蕭[illegible]

史070 034

軍國布置心膂與岑等白直楊運長相馮附柬與袁粲劉
閣手仰成矣閣手者高拱无所作爲兩手若有所閣也閣牛向翻辛丑以尚
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爲郢州
刺史蕭道成故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壬子魏大赦
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
朝直遙翻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
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以粲不死齊事張本 初太宗使陳
昭華母養帝戊辰尊陳昭華爲皇太妃昭華明帝置武帝制
叔妃次脩華叔儀脩容儀婕妤充華容華爲九嬪而昭華之號不復見不知何以昭儀脩容昭華代脩華脩容也
丙子魏詔曰工商皁隸各有厥分分扶問翻

而有司縱濫或染流俗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
本部丞分流品也戶內有工役之家以當時役官止本部丞不若有
勳勞者不從此制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
更工衡翻 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伯子男
冬十月辛酉帥楊文度遣其弟文弘襲魏仇池陷之
帥讀曰率傳作文弘考異曰魏書本紀作楊鼠 初魏徐州刺史
李訢事顯祖爲倉部尚書魏太武帝始置倉部尚書後魏所置信用盧奴令范摽訢弟左將軍璞諫
即前太倉尚書所謂倉部尚書也考異曰魏書與北史作標今從摽字撰錄余按魏書作璞英
摽能降人以

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
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語
摽語牛倨翻尚書趙黑與訢皆有寵於顯祖對掌選
部選須絹翻訢以其私用人爲方州古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後世遂以州刺
史爲方州黑對顯祖發之由是有隙訢發黑前爲監
藏監古銜翻藏徂浪翻盜用官物黑坐黜爲門士黑恨之寢食
爲之衰少踰年復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選爲于僞翻
復扶又翻下復於同及顯祖殂黑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爲徐
州范摽知太后怨訢以其告李敷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六年訢爲太倉
尚書亦是年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至平城問狀訢

對無之太后引摽使證之訢謂摽曰汝今誣我我復
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爲爾乎摽曰摽受
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爲之於敷摽何爲不忍
於公訢慨然歎曰吾不用璞言悔之何及趙黑復於
中構成其罪丙子誅訢及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後寢食
如故 十一月癸未魏征西將軍皮歡喜等三將軍帥
衆四萬擊楊文弘 丁亥懷州民伊祁苟自稱堯
後堯伊祁氏故云然聚衆於重山作亂
洛州刺史馮熙討滅之 太后欲盡誅閭城之民
雍州刺史張白澤諫曰凶渠逆黨盡已梟夷

扶風馮翊咸陽北地平秦武都等郡因渠謂渠尉也孔安國曰渠大也雍於用翻象堅堯翻城中豈無忠良仁信之士柰何不問白黑一切誅之乃止

十二月魏皮歡喜軍至建安水經注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歷城後改為建安城是年魏置閭在十一月宋之十二月也考異曰楊文弘棄城走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華容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按五代志今江陵府石首縣建寧鎮即其地也宋白曰江陵府監利縣本漢華容縣地假還過江陵假居訝翻過工禾翻與攸之爭戲槊槊色角翻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惡烏路翻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長知兩翻寅凝之之子也凝之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言已出外官不在省內也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斮則略翻朝直遙翻謂元琰曰吾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為于偽翻王凌事見賈充事並見魏紀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雍於用翻疑攸之將起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鐙都鄧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行戶剛翻常韜在裲襠角裲音兩襠都郎翻今之所服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宋世之間義從私屬人至於宦者率呼其主為官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使疏吏翻下同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南陽王翽未至故庾佩玉行府州事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

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巴陵屬郢州也依郢州夏戶雅翻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後秦主姚萇號高祖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遺于季翻以為少帝昏狂少詩照翻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悛駭又移易朝舊朝舊謂朝廷舊臣也朝直遙翻下同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霍光字子孟諸葛亮字孔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申包胥乞秦師以存楚事見左傳朝廷聞之恟懼恟許拱翻道成入守朝堂

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為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為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賾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為揚州，以賾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為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艦，戶黯翻），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眾欲倍道趣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賾奉燮鎮湓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真我子也！」以賾為西討都督，賾啟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賾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

譬說（譬說，猶今云譬喻也。說，輸芮翻。）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淵之譬粲，以其己志而使之失爲子之道也，而殺粲以順宋，又失爲臣之節。曰忠與孝二者，淵胥失焉。）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夏，戶雅翻。釁，許覲翻。難，乃旦翻。）公當先備其內耳。（謂備袁粲等也。）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袁粲猶以故意待淵也。）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強之。（將，即亮翻。強，其兩翻。）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

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石頭在臺城西，故云然。爲，于僞翻。）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從，才用翻。）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閤，（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閤，古沓翻。）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帥，讀曰率。下同。朝，直遙翻。）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即束裝；臨去，啜羹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恇，去王翻。[illegible]禁，居吟翻，勝也。）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奔石頭，則事大露，故云必敗。）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奔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王僧綽柄用於元嘉之季。）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成嚴，（嚴，裝束也。[illegible]）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毆，烏口翻。）又殺伯興。（卜伯興，卜天與之子。[illegible]）蘇烈等

據倉城拒粲。（倉城，石頭倉城也。）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宋書云：[illegible]蘊募人已帥數百莫知所從出。宋略云：是夕蘊其弘衆，參鼓已發，[illegible]蘊必不使之閑被甲。[illegible]是也。）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射，而亦翻。）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會，工外翻。）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俟、陔踰城走。（俟，牀史翻。陔，古哀翻。）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

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考異曰：齊史云：僧靜乃直前欲斫之，子最以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乃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貞逝，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按時僧靜掩襲，身直往，安當容粲作啓從容如此！宋書皆無此等事，今不取。）百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illegible]），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詰去吉翻。帥讀曰率。），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為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史言蕭道成能赦怨以收人才。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喜吟諷（好呼到翻。喜許記翻。），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主事，尚書省主事也。尚書諸曹各有主事。），或高詠對之。閑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袁粲字景倩。），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

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處昌呂翻。），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斗城，言城小如斗大也。），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illegible]賢者之意，故通鑑取之。）。

甲戌，大赦。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illegible]），吏部尚書王奐為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張永歷事文武明三帝。瓌古回翻。），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illegible]）。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帥讀曰率。），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illegible]）。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

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配以腹心，所以防回也。上時掌翻。）。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將即亮翻，下同。），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史言[illegible]雄於一時。）。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

考異曰沈約齊紀十一月攸之遣張敬兒遣使詣攸之攸之呼使人於密室謂之曰奉皇太后令得表司空劉丹陽諸人書呼我速下可令雍州知此意答表敬兒書曰信口一二而封雜毛既可憑物置函中敬兒賀冬使郎乘驛白公十二日壬辰攸之遣孫同等沈發十七日丁丙張敬兒使至十八日戊戌公率衆入朝宮前月十四日癸巳攸之至夏口按是歲宋曆十二月庚辰朔閏月十二月庚戌朔然則冬至在十一月晦攸之舉兵敬兒賀冬使者猶隱諱豈可十二月已發兵下之事又攸之若十二日已舉兵於江陵豈可六十餘日始至夏口又宋順帝紀十二月攸之反丁卯齊王入守朝堂丁卯乃十二月十八日也閏月癸巳攸之攻郢城十四日十一月反十二月十二日遣孫同等東下閏月廿四日至夏口宋略十二月攸之作亂丁卯齊高帝道成入屯朝堂閏月癸巳攸之攻郢及攸之敗高帝紀十二月攸之舉兵乙卯太祖入居朝堂齊書大抵皆同今從齊紀宋略之誤不取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世隆時以安西將軍鎮郢黃金浦在沔州漢陽縣上相傳以為吳將黃蓋屯兵于此得名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被皮義翻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少詩沼翻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戰國策白起一戰而舉鄢郢舉鄢郢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守式又翻自將大衆東下將即亮翻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西渚在郢城西挑徒了翻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

等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五代史志曰餘杭郡錢唐舊置錢唐郡隋廢此時置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沈文秀於攸之為從父弟以說登之事乙未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又按年義翻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重直龍翻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易以豉翻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中竹仲翻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漢中山靖王勝曰社鼠不熏所託者然也楚江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慴之涉翻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謂明帝殺建安王休仁等勦子小翻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謐彌畢翻從之加北秦州刺

史070-040

史武都王楊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以龍驤將軍楊文弘為略陽太守（雍於用翻驤思將翻）壬寅魏皮歡喜拔葭蘆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廣香為陰平公葭蘆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弘奉表謝罪於魏遣子苟奴入侍魏以文弘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道成為驃騎大將軍以淹為參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眾聚騎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明帝泰始五年沈攸之刺郢州至是逾十年治直之翻）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躁則到翻）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掣尺制翻）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剽匹妙翻）掩襲不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攸之吳興人山圖亦吳興人故曰鄰鄉）數共征伐（數所角翻）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朝直遙翻）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襲擊破之（間古莧翻）蕭賾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塞（西塞山在武昌縣東百三十里界于兩州之間土俗謂之西塞吳楚分界于此）為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牲（牲古江翻）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去羌呂翻）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徂禮翻）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湓城（湓蒲奔翻）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豫州刺史治歷陽宋白曰建寧郡蠻左所居西陽縣又有建寧郡）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泝蘇故翻）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被皮義翻）建義下都若克白紗帽共著耳（著陟略翻）

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至此叛亂)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任音壬)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射而亦翻)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咀，慈呂翻，咀，含味也)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眾過江至魯山，(魯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東一里，宋白曰：漢水從西北來注之 [illegible])軍遂大散，(考異曰：宋略云甲辰攸之敗，宋書云是月乙酉朔，無甲辰乙巳 [illegible])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此蠻謂 [illegible])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偵丑正翻 [illegible])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為軍來，乂、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寵洲近 [illegible] 書音義曰寵力董翻)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考異曰：宋略云辛丑敬兒克江陵 [illegible] 乃入城 [illegible])

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櫟，郎狄翻 [illegible])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擎之以楯，覆以青繖，([illegible])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illegible])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illegible])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祈，求也，告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易，以豉翻 [illegible])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宗儼之與孫同 [illegible])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右衛將軍蕭映為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為中領軍。(嶷，魚力翻)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

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蕭子顯齊書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荊雍湘郢梁益廣越十六州）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

道成表送黃鉞（表上宛已定表還黃鉞）故吏部郎王儉僧綽之子

也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時論亦推許

之道成以儉為太尉右長史（太尉府置左右長史 [illegible]）待遇隆密事無大小專委之 丁亥魏主如代

湯泉（[illegible]）癸卯

還 宕昌王彌機初立三月丙子魏遣使拜彌機征

南大將軍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illegible]）

黃回不樂在郢州（[illegible]）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帥讀曰率）

（[illegible]）辛卯改都督南兗等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illegible]）

初王蘊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陽王

翽未之鎮（翽呼會翻）長沙內史庾佩玉行府事

先遣中兵參軍韓幼宗將兵戍湘州與佩玉不相能

及沈攸之反兩人互相疑佩玉襲殺幼宗黃回至郢

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輒殺佩玉冀

以自免（[illegible]）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蕭

道成使安國誅候伯 夏四月甲申魏主如崞山丁

亥還（[illegible]）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

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

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并其子竟陵相

僧念（[illegible]）甲午以淮南宣城二

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illegible]）

（京邑 [illegible] 不以授他人）五月魏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

顧氏族下與非類婚偶犯者以違制論 魏主與太

后臨虎圈（[illegible]）有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座侍衛皆驚

靡（[illegible]）吏部尚書王叡執戟禦之太后稱以為

忠親任愈重（[illegible]）六月丁酉以輔國將

軍楊文弘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庚子魏皇叔若

卒 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秋八月奏罷御

府（[illegible]）省二尚方彫飾器玩辛卯又奏禁民間華偽雜物凡

十七條（[illegible]）乙未以蕭賾為領軍將軍

蕭嶷為江州刺史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蕭道

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

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

燭遺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朏數尾翻)(昇必郢翻掉提整也杵也謝莊見一百三十卷明帝泰始元年道成為驃騎大將軍長史亦其府官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復扶又翻)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七尺謂七尺之軀也)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少詩沼翻造七到翻晷居洧翻日景也)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方謂加太尉都督也)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任音壬)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褚淵字彥回史言褚淵為人人皆得而侮之)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趨七喻翻)使持節太尉驃騎大

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使疏吏翻)道成固辭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皆殊禮也)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燮為司徒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兗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己卯獲孫曇瓘殺之(石頭之禍曇瓘逃去曇徒含翻)魏員外散騎常侍鄭羲來聘壬寅立皇后謝氏后莊之孫也十一月癸亥臨澧侯劉晃坐謀反與其黨皆伏誅晃秉之從子也(沈約志臨澧縣晉武帝太康四年立屬武陵郡澧音禮)甲子徙南陽王翽為隨郡王(翽呼會翻)魏馮太后忌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惠高祖之母父也)誣云惠將南叛十二月癸巳誅惠及妻并其子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尚書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illegible])(已施於宴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篇一號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章以其事五篇……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魏作新歌五篇……又別製新歌皆先名曲於此揚風……撿其辭亦以為舞云有此來數……見白符舞或言白鳬拂舞於庭……辭言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宴辭獨陳石城南王五篇今觀其辭……所作歌辭甚但失之淒楚非治世之音耳……)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魏太祖起銅爵臺於鄴自作樂府被於管弦後遂置清商令以掌之……)

綠熟三祖謂魏太祖高祖烈祖也唐會要曰白雪猶遷古樂遂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雜曲煩淫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朝廷從之 是歲魏懷州刺史高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徵以安車至平城[illegible]拜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乘車入殿朝賀不拜[illegible]

[illegible]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一

起屠維協洽盡昭陽大淵獻凡五年 [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

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姓蕭氏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人避亂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時僑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 [illegible]

建元元年是年四月受禪始改元建元 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力疑翻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爲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爲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illegible]

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illegible]所部大悅 辛亥[illegible]世子賾[illegible]

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道成所以以賾為竟陵公）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晉文王薨，石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illegible]）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illegible]）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長懋，賾之長子）二月，丙子，邵陵殤王友卒。

通鑑一百三十五　二

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溫泉。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前命見上年）己亥，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西宮，魏太祖天賜元年所築）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十郡，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興、會稽）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驃騎，[illegible]）己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楊運長守宣城，見上卷宋昇明元年）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illegible]）

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義慶，[illegible]）遣腹心陳讚說綽曰：「君先帝愛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苦無人建意耳。」綽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illegible]）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

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自晉以來，宮中有佛屋，以嚴事佛像，上施寶蓋以覆之，宋帝逃於其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illegible]）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敬則時為輔國將軍）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

綬授齊王（傳詔蓋中書舍人出入宣傳詔旨又[illegible]傳教天臺謂之傳詔[illegible]）朏（敷尾翻）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

疾欲取兼人（兼人，取兼侍中者）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

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illegible]）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

綬禮畢帝乘畫輪車（畫輪車[illegible]）出東掖

門就東邸（邸，丁禮翻）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

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王華[illegible]）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

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

能先驅螻蟻（謂不能早死也）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勝音升）

百官雨泣（[illegible]）

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帥讀曰率）

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安成太守炤謂淵子賁曰

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illegible]）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

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

宋初築宮丹陽（丹陽，南史作丹徒[illegible]）置兵守

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宣力齊

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

王弘何無忌之後（[illegible]）除國者凡百二

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illegible]）名號不同員限

盈長者別更詳省（[illegible]）以褚淵為司徒賓客

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illegible]）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

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

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曲禮，人生百年曰期頤[illegible]）

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

數帝過惡挂冠徑去帝怒殺之（[illegible]）

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

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為政於

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瓛音桓）對曰政在孝經凡宋

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

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

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丙申魏主如崞山（崞音郭）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為中書令齊國左衛將

軍陳顯達為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為中領軍緒岱之兄子也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嶷魚力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南兗州刺史映為荊州刺史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江左僑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故善明兼守二郡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易以豉翻又以為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宋明帝泰始四年李長仁據交州而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朝直遙翻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禮記學記之言上時掌翻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無員之官員外官也下所謂限外之人是也祿者所食之祿力者所役之人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漢書賈山傳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註云方道也樂音洛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令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朝直遙翻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使疏吏翻下同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會工外翻以為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為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謂使者雖多亦當取辦於所屬也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臺使使疏吏翻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天府謂天子之府藏也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王度王法也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上宮者王皇子也東宮者王皇墅也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又曰略封界也魏主還平城還從宣翻又如字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尉紆勿翻將即亮翻又詔以候官千數魏太祖置候官以伺察內外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言吹毛求疵也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衢更工衡翻邏郎佐翻說文曰街四通道又曰衢邑中道執喧鬪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李安民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輸遣也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

數。上從之。五月，辛亥，詔斷眾募。斷，音短。壬子，上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考異曰：南史崔祖思傳：以當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吾之石苞今首孤所望也由此不復大任職而禮覩甚重之崇祖受寵肯參訪湖臣先朝大太垣閒曰身受宋氏厚恩家明公者同進不敢退不敢異冠軍將軍崔文仲與崇祖皆進及不受閒存故齊文仲崇祖皆加官而已拔宋闕議封帝為齊公祖思啓高祖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然則祖思安得盡忠節於宋，今刪之。處士何點謂人曰：處，昌呂翻。「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之孫也。何尚之仕宋，貴顯於太祖、世祖之時。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遵考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為，于偽翻。「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獨得免。遵考弟四子考有子季連亂蜀。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考異曰：南史在四月，今從齊書。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上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南朝謂北為索虜，以魏本索頭種也。宋昔奔

新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為豫州刺史。六月，丙子，誅游擊將軍姚道和，以其貳於沈攸之也。事見上卷宋順帝昇明之元年。甲子，立王太子賾為皇太子；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曅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曅，筠輒翻。暠，古老翻。鏘，千羊翻。鑠，書藥翻。皇孫長懋為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初，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卒，子恤翻。使，疏吏翻。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吳孫皓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置武平郡。是年又分交阯立新興郡，晉武帝泰康三年更名新昌郡，皆屬交州。隋廢武平郡為隆平縣，廢新昌郡為嘉寧縣，並屬交阯。唐改隆平為太平縣，仍屬交阯，以嘉寧縣為峯州。叔獻既得朝命，朝，直遙翻。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秋，七月，丁未，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書朔，言其拒命不受正朔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為刺史，撫安南土。」魏葭蘆鎮主楊廣

者請降降戶江翻丙辰以廣香為沙州刺史以輿地記參考此沙州當
置於寧利州景谷縣界八月乙亥魏主如方山方山在平城北如渾水上
魏主與馮太后將營陵於此故數至其地書丁丑還宮上聞魏將入寇
九月乙巳以豫章王嶷為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
是年春正月以嶷為揚州都督八州今書刺荊湘州以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
丙午以司空褚淵領尚書令壬子魏以侍中司
徒東陽王丕為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陳建為司徒侍
中尚書代人苟頹為司空魏書官氏志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諸姓有若干氏後改
為苟氏己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樂音洛庚
申魏隴西宣王源賀卒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癸未汝陰太妃王氏卒宋明帝皇后也順帝即位封汝陰王太后降為太妃卒
諡曰宋恭皇后初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氐楊成
等寇梁州水經注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入陰平界白水色白西南入鬻龍由若
白水氐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奴擊成破之說式芮翻降戶
江翻及沈攸之事起見上卷宋順帝昇明元年柏年遣兵出魏興聲
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詔柏
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受代柏年計未決玄
邈已至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桓不進
左衛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柏年求馬柏年曰馬非狗
也安能應無已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還語諧之曰
柏年云胡諧之何物狗所求無厭厭於鹽翻諧之恨
之譖於上曰柏年恃險聚眾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
刺史南郡王長懋誘柏年啟為府長史雍於用翻懋音茂柏
年至襄陽上欲不問諧之曰見獸格得而縱上山乎
格拘也擊也甲午賜柏年死李烏奴叛入氐依楊文弘引
氐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戍白馬戍在沔水北即陽平關也王玄
邈使人詐降誘烏奴詐降戶江翻烏奴輕兵襲州城玄邈伏
兵邀擊大破之烏奴走入氐初玄邈為青州
刺史宋泰始初玄邈據盤陽以拒魏為青州刺史上在淮陰為宋太宗
所疑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泰始六年欲北附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
史清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故舉忠孝而
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自項羽分立諸侯王分齊地為三王
後燕齊地為三齊也不敢隨將軍也玄邈乃不荅上
書考異曰南史玄邈遣叔安奉表告之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曰將軍表上天子不
上將軍王攘之之所言私不利將軍無所
伯玉勸帝殺之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按太祖時
為邊將若殺叔安又不復應
侯為宋臣齊書無此事今不取及罷州還至淮陰
嚴軍直過至建康啟太宗稱上有異志及上為驃騎
蒼梧既弒上進驃騎大將軍引為司馬玄邈甚懼而上待之如初
及破烏奴上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叔安為寧蜀
太守宋永初中分廣漢為寧蜀郡上賞其忠正欲用為梁州會病

卒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癸丑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奉丹陽王劉昶入寇景和之初昶奔魏[illegible]下同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illegible]魏[illegible]以紘爲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接魏置樂陵鎮於此在今唐州界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人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畧七千餘戶而去考異曰齊書蕭景先傳云天蓋[illegible]

[illegible]景先上之從子也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建康士民驚散既而魏竟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

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考異曰齊書作王洪軌[illegible]至是柔然十餘萬

騎寇魏至塞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是歲魏部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晡奔謨翻治直吏翻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契丹[illegible]曰[illegible]庫莫奚[illegible]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淵不受考異曰齊書建元二年正月以淵爲司徒[illegible]　辛丑上祀南郊　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殺太守劉從[illegible]　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　徵南郡王長懋爲中軍將軍鎮石頭　魏廣川莊王畧卒　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茌平戍主龍得侯等殺之茌仕疑翻[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文仲祖思之族人也　羣蠻依阻山谷連帶荊湘雍郢司五州之境雍於用翻聞魏

師入寇，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乘虛寇灌陽，殺縣令。蕭子顯齊志：寧蠻府領郡有南襄城、東襄城、北襄城、中襄城郡，盡因羣蠻部落分署為郡也。五代志：汝安郡甚立縣，有後魏襄城郡。亦約宋志：文陽郡領灌陽、沮陽、高安三縣，蓋皆宋所置也。水經注曰：陽東文陽郡沮陽縣，沮水出其西北，東南逕文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故新城郡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郡，其地當在臨沮縣西。蕭子顯曰：臨沮西界，水陸紆險，道帶蠻蜒，田土肥美，立為汶陽郡，以處流民。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考異曰：齊紀作汶。又據今從齊書。汶陽太守戴元賓棄城奔江陵。晉武帝平吳，割中盧之南鄉、臨沮之北鄉立上黃縣，治乾鵠，屬襄陽郡。晉安帝分屬長寧郡。宋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為永寧郡。五代志：竟陵郡章山縣，西魏置上黃郡。今光門軍長林縣，即古之長寧郡。有章山，光城志曰：山即內方山，宋自為貢即古黃縣。縣，隋改長壽縣。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劉伾緒將千人討之，至當陽，章懷太子賢曰：當陽縣西北屬南郡，臨沮故城在即亮翻，下同。勉德請降，秦遠遁去。降戶江翻。魏將薛道標引兵趨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趨七喻翻，古沆翻。魏人聞之，召道標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梁郡王嘉代之。懷慰，乘民之子也。劉乘民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騎奇寄翻。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治直之翻，堰音謁。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言築堰以守，人所宛是以故不為人所諫止。乃於城西北堰肥水，水經：肥水北過壽春縣東，北入淮。此堰又在壽春城東北，此堰蓋為流北築堰以此勢可決以灌虜令勇文史傳即崇祖決堰處也。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使疏吏翻。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著則略翻，上時掌翻。晡時決堰下水，晡奔謨翻。魏攻城之眾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溺奴狄翻。魏師退走。○謝天蓋部曲殺天蓋以降。降戶江翻。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以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會工外翻。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治直吏翻，下治同。自頃巧偽日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隱若覈其實也。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長知兩翻。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首式又翻。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之。○上以羣蠻數為民亂，數所角翻。分荊益置巴州以鎮之。壬申，以三巴校尉

明慧昭為巴州刺史，領巴東太守。宋明帝泰始二年，以三峽險隘，山蠻寇賊，立三巴校尉以鎮之，尋省。順帝昇明二年，復置校尉。戶數闕。是時齊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八十五。揚州、南徐、二十三州：南豫、南兗、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荊、巴、郢、司、雍、湘、梁、秦、益、寧也。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八十五者，有新置者，有僑置者，有荒郡無民戶者，郡縣之建置離合多不可名考也，一一述於宋大明之時矣。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破竹邑，殺戍主白仲都；竹邑，漢沛郡之竹縣地，後漢屬沛國，晉屬彭城。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竹邑，漢沛郡竹縣，賢曰：竹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睢陵，漢縣，屬臨淮，後漢屬下邳，宋屬徐州，大明元年，度屬濟陰，以縣置濟陽郡。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為，于偽翻；過，古禾翻。魏劉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車騎大將軍馮熙將兵迎之。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如火山。杜佑曰：雲州雲中縣界有白登山。又曰：汪水出火山。水經注曰：武周川東南有火山，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壬寅，還平城。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晉志曰：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宋避唐諱，改白獸為白虎，蓋是後代所為，丁忌避唐諱。乃壯樂之遺，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李烏奴數乘閒出寇梁州，數，所角翻；閒，古莧翻。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劍閣掩擊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腹背擊烏奴，嶷，魚力翻；將，即亮翻。大破之。烏奴走保武興。考異曰：齊書帝紀，八月，慧景破武興，今從慧景傳。慧景，祖思之族人也。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山。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諡法：布德執義曰穆。詔南郡王長懋移鎮西州。角城戍主舉城降魏，角城，戍名，注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降，戶江翻。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三將出朐城，將，即亮翻；朐，音劬。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海西，漢縣，屬東海郡，後漢屬廣陵郡。宋明帝泰始七年，割海西、東海郡，以為東海郡，魏人取之，立東海郡。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連口，漣水入淮之口也，賢曰：漣水縣有連口，杜佑曰：楚州漣水縣為漣口，肥班渡也。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同入寇。下蔡，春秋之州來國，漢書志曰：下蔡，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蔡昭侯於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故曰下蔡。漢為沛郡，後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宋為下蔡縣，屬汝陰郡，梁為下蔡郡。以下蔡戍為下蔡之境，則此戍置於淮水之西。五代時周世宗徙其治於淮北。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石窟寺。水經注：武周川水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庚戌，還平城。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武興，為

氐王楊文弘所敗。敗，補邁翻。　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丙午，柔然遣使來聘。使，疏吏翻。　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青苟降於魏。驤，思將翻。降，戶江翻。　閏月辛巳，遣領軍李安民循行清泗諸戍以備魏。行，下孟翻。　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圍朐山，帥，讀曰率。朐，音劬。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孫愐曰：玄，姓也。青、冀二州刺史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將，即亮翻。庚寅，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選，須絹翻。戢，阻立翻，又疾立翻。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自漢以來，侍中常侍皆左貂。令僕貞……晉書職官志：尚書令、僕射、尚書為八座。據戢傳，帝為領軍，戢為司徒左長史……蓋其世也。變，故又翻。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沈約曰：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晉置為中軍。晉及宋以領、護、左、右衛、驍、游為六軍。八坐若錯其取數已多也。少，詩沼翻。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甲辰，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為西秦州刺史，又以其子炅為武都太守。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丁未，魏以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同入寇。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四州入魏事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音洛。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間，古莧翻。諜，達協翻。誘，音酉。於是徐州民桓標之、考異曰：魏書作蘭陵民桓富，蓋即標之也，今從齊書。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蠭起為寇盜，聚衆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淮陽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討之。尉，紆勿翻。

十一月戊寅，丹楊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行冤暴。謂囚有疾，醫者下湯，因以殺之。湯，吐浪翻。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謂囚病必先刺郡，刺，謂刺舉……字也，或曰書。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職司，謂掌刑獄者。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省，悉景翻。處，昌呂翻。治，直之翻。」上從之。　戊子，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今之腰扇……之諸疊扇。朝，直遙翻。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謂殺袁粲、劉秉也。祥，穆之之孫也。祥好文學，而性韻剛疏，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劉穆之，宋朝佐命元臣，祥以是得罪於齊，可謂無忝厥祖矣。嗚呼！　太子宴朝臣於玄圃。東宮有玄圃。右衛率沈文季與褚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史言褚淵失節，人得以面斥之。率，所律翻。　壬子，以豫

章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爲都
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嶷與力辭雍於用翻）是歲
魏尚書令王叡進爵中山王加鎭東大將軍置王官
二十二人以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
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此事傳之史宋可以爲王叡榮寵）
三年春正月封皇子鋒爲江夏王（江夏郡）魏人寇淮
陽圍軍主成買於角城（角城當作甬城水經注角城在下邳睢陵縣南臨淮水其城揚州入淮之口後梁武帝置淮陽郡角城縣爲晉安）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
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

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
陳深入（陳讀曰陣下同）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騎奇寄翻）
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矟直突魏陳
所向披靡（披普彼翻靡音糜）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復扶又翻）父
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
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
之（孫溪渚在淮陽之北淮水之濱）己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頹留守
丁亥魏主至中山二月丁卯朔魏大赦丁酉游
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復扶又翻下復如同）進攻
樊諧城拔之（考異曰齊紀作樊階城今從齊書）魏主自中山如信

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魏收志曰肆州治九原）
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妖於驕翻）苟
頹帥禁兵收掩悉擒之（帥讀曰率）魏主還平城有司因法
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
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議者
或欲盡殺道人（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咸陽王禧謀反…）
馮太后不可乃止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
魏復寇淮北（復扶又翻下今復同）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
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己酉

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考異曰齊書作丁卯）
是月辛卯朔…今從齊紀　晉宋之際荊州刺史多不領南蠻
校尉（校戶教翻）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爲荊湘二
州刺史領南蠻（嶷魚力翻）嶷罷更以侍中王奐爲之奐固
辭曰西土戎燼之後瘡毀難復（復扶又翻）今復割撤太府
（…）制置偏校崇望不足
助彊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
倍文案滋煩竊以爲國計非允癸丑罷南蠻校尉官
（…）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己巳還
城魏法秀之亂事連蘭臺御史張求等百餘人

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illegible]乃詔應誅五族者降為三族，三族者門誅，門誅者止其身，所免千餘人。夏，四月，己亥，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音洛）其山川，曰：「他日必葬我於是，不必祔山陵也。」乃為太后作壽陵，（[illegible]）又起永固石室於山上，欲以為廟。（水經注曰：方山上有文明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illegible]桓標之等有眾數萬，保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illegible]）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援。淮北民桓磊磈破魏師於抱犢固。（[illegible]抱犢山[illegible]）李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為魏所滅，餘眾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城。（考異曰：魏書[illegible]）魏任城康王雲卒。（任音壬）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於宕昌之南。（北史曰：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羌豪，因地名號曰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illegible]）

六月，壬子，大赦。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屢至其家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於平城南，文士為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為，于偽翻。哀詩，若黃鳥之哀三良也；誄者，累也，累其功德為文以誄之。）及葬，自親姻義舊縗絰哭送者千餘人。（[illegible]）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為尚書令，領吏部曹。（[illegible]）戊午，魏封皇叔簡為齊郡王，猛為安豐王。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使，疏吏翻。）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illegible]）魏、晉匡輔，貽厥子孫，（[illegible]）時宜各異耳。」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眾降魏。（[illegible]）楊文弘遣使請降，詔復以為北秦州刺史。（[illegible]）先是楊廣香卒，（[illegible]）其眾半奔梁州，（[illegible]）文弘遣楊後起進據白水；上雖授以官，而陰敕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伺，相吏翻。）宋明帝遣使者殷靈誕、苟昭先如魏，聞上受禪，靈誕謂魏典客曰：（典客，秦官也，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又有典客令。）「宋、魏通好，（好，呼到翻。）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為昶司馬，不許。九月，庚午，魏

閱武於南郊、因宴羣臣、置車僧朗於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曰、靈誕昔為宋使、今為齊民、乞魏主以禮見處。(處昌呂翻) 靈誕遂與相忿詈。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魏人收奉君誅之。(解戶買翻、姓也。刺七亦翻) 厚送僧朗之喪、放靈誕等南歸。及世祖即位、朗先具以靈誕之語啓聞。靈誕坐下獄死。(史究言其事。下遐稼翻) 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為足下、自稱曰吾。遣上師子皮袴褶。(袴苦故翻、[illegible]褶寔入翻) 約共伐魏。魏尉元、薛虎子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諸州皆平。(東南諸州謂淮北四州[illegible]) 尉元入為侍中、都曹尚書。薛虎子為彭城鎮將、(將即亮翻) 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為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代更也、下替也) 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illegible]與[illegible]同、載子亥翻) 於後兵資皆貯公庫、(貯丁呂翻) 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贓汙為虎子所案、(沛、下邳皆徐州所統) 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詔安、攀皆賜死、子各鞭一百。 吐谷渾王拾寅卒、(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魏中書令高閭等更定新律成、(更工衡翻) 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辟毗亦翻) 初、高昌王闞伯周卒、(高昌建國稱王自伯周始) 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illegible] 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illegible]) 以敦煌張明為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為王。(敦徒門翻)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為國子祭酒。(晉武帝咸寧四年始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 甲戌、魏大赦。

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壬戌、殂于臨光殿。(年五十六) 太子即位、大赦。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主衣[illegible]主供御衣服[illegible]中有主衣庫) 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長[illegible]知兩翻[illegible]) 即命擊碎、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治直之翻) 當使黃金[illegible]土同價。 乙丑、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張

敬兒開府儀同三司、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為尚書左
僕射、庚午、以豫章王嶷為太尉、（嶷魚力翻） 庚辰、魏
主臨虎圈、（圈求遠翻）詔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
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復扶又翻） 夏四月
庚寅、上大行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丙午、葬泰安陵、
（泰安陵在武進、） 辛卯、追尊穆妃為皇后、
（建元二年太子妃裴氏薨、） 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
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妃之之孫、） 詔封皇
子聞喜公子良為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為廬陵王、應
城公子敬為安陸王、（齊志、安陸郡屬郢州、） 江陵

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郡王、子真為建
安王、皇孫昭業為南郡王、 司徒褚淵寢疾、自表遜
位、世祖不許、（以書新君大行、） 淵固請遜位、癸卯、以淵為
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秋
七月、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靈丘道自代郡靈丘南越大山至中山、）
（治直之翻、） 吏部尚書濟陽江謐、（謐彌畢翻、）性諂躁、
太祖殂、謐恨不豫顧命、上即位、謐又不遷官、以
此怨望誹謗、會上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間古莧翻、）
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上知之、使
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庚寅、賜謐死、

（諡建假黃鉞之議、以此徑通、既以躁進致禍、亦宜也、） 以 癸卯、南康文
簡公褚淵卒、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
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蓁側詵翻、） 九月丁
巳、以國哀罷國子學、 氐王楊文弘卒、諸子皆幼、乃
以兄子後起為嗣、九月辛酉、魏以後起為武都王、文
弘子集始為白水太守、（五代史志、武都郡建昌縣、）
既而集始自立為王、後起擊破之、 魏以荊州
巴氐擾亂、 上以
鎮西大將軍李崇為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
之鎮、敕發陜秦二州兵送之、

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
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
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
宣詔慰諭、氐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
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
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
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
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之間、聲布百里、皆
發人守險要、由是盜其後諸州皆效之、
自崇始也、 僧虔為左光

夫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為湘州刺史
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寓記室王摛及所舉
秀才劉璡摛丑知翻璡徐心翻前後上書陳景素德美為之訟
冤景素死見一百三十四卷蒼梧王元徽四年為于偽翻冬十月辛丑詔聽以
士禮還葬舊塋璡瓛之弟也瓛胡官翻　十一月魏高祖
將親祠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
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舉之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詔以
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以軍興減
百官奉祿治民之官守宰若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
太傅嶷不參朝務而常密獻謀畫上多從之嶷魚力翻
[illegible]　壬戌立皇弟銳為南平王鏗為宜都王皇子子
明為武昌王子罕為南海王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
軍楊炅為沙州刺史陰平王炅以賢之子也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為河涼二州刺史鄧至
王像舒為西涼州刺史　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
過久乃以三年為斷斷丁亂翻下斷滿同謂之小滿而遷換去
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illegible]詔自今一以小滿

為限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禳人羊翻上曰應天以實
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治直吏翻眚所景翻
禳之何益　夏四月壬午詔袁粲劉秉沈攸之雖
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皆命以禮改葬三人死見一百三十四卷
宋順帝昇明二年
上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長知兩翻與太祖
同創大業[illegible]朝事大小
率皆專斷斷丁亂翻多違制度信任左右張景
真驕侈被服什物僭擬乘輿[illegible]內外畏之莫
敢言者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illegible]
歎曰太子所為官終不知豈得畏死蔽官耳目我
不啟聞[illegible]承太子拜陵[illegible]以
啟太祖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太子拜陵還至方山晚
將泊舟建康城東北有方山[illegible]豫章王嶷自東府乘飛
[illegible]
燕東迎太子[illegible]告以上怒之意太子夜歸入宮
太祖亦停門籥待之明日太祖使南郡王長懋聞喜
公子良宣敕詰責[illegible]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
令收景真殺之太子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晝
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太祖曰官有天下日

淺太子無事被責(被皮義翻)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
之太祖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又敕太
官設饌(饌雛戀翻又雛睆翻)呼左右索輿(索山客翻)太祖了無動意
敬則索衣被太祖仍牽強登輿(被皮義翻強其兩翻)太祖不得
已至東宮召諸王宴於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捉側角翻[illegible]也)
臨川王映執雉尾扇([illegible])聞喜公子良持
酒鎗([illegible])南郡王長懋行
酒太子及豫章王嶷王敬則自捧酒饌至暮盡醉乃
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太祖嘉伯玉忠盡愈見親信軍國密事
多委使之權動朝右(朝直遙翻)遭母憂去宅二里許冠蓋

通鑑一百卅五　卅

已塞路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爭之([illegible])
(率所律翻[illegible])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飢乏氣息惙然([illegible])
憤悒形於聲貌(悒乙及翻)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
所見二宮門庭比荀伯玉宅可張雀羅矣([illegible]門外可設雀羅[illegible])
([illegible]古人有言[illegible])晏敬弘之從子也(王敬弘見[illegible]元嘉中[illegible])
驍騎將軍陳胤叔先亦白胤叔及太子得失而語
太子皆云伯玉以聞([illegible])太子由是深怨
伯玉太祖陰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而嶷事太
子愈謹([illegible])故太子友愛不衰豫州刺史垣崇祖不
附太子會崇祖破魏([illegible])太[illegible]

之密謀([illegible])太子疑之由加禮待謂曰世間流言我
已豁懷自今以富貴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
伯玉([illegible])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太子以
為不盡誠益銜之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太子(屬之欲翻)
上即位崇祖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遷散騎常侍([illegible])
([illegible])伯玉內懷憂懼上以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為變加
意撫之丁亥下詔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
作亂皆收殺之　庚子魏主如崞山(崞音郭)　壬寅還宮
閏月癸丑魏主稷宮平涼林氏生子恂([illegible])
([illegible])大赦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林氏

通鑑一百卅五　卅一

死自撫養恂　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
寺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好呼到翻)初為南陽太守
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胛熱(雍於用翻[illegible])
([illegible])為開府夢半體熱敬兒意欲無限常謂所親曰
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復扶又翻)　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
天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　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
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illegible])　上疑其
有異志會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illegible])

朝臣皆預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投地曰此物誤我丁酉殺敬兒幷其四子敬兒弟恭兒常慮為兄禍所及居於冠軍未嘗出襄陽村落深阻牆垣重複敬兒每遣信輒上馬屬鞬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恭兒卷入蠻後自出上恕之敬兒女為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素惡超宗輕慢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巂於道賜死以彖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逡之奏彈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彖坐免官禁錮十年超宗靈運之孫彖顗之弟子也 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淵池 甲申如方山 魏使假員外散騎常侍頓丘李彪來聘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上乃許之戊戌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

如太后

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八月庚申驍騎將軍王洪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慚而止纘屢奉使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癸丑魏始禁同姓為婚 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 是歲省巴州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刑人必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

事劉晉慶說麒麟曰八校節方㝎而無所□事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晉慶慚懼而起說輸芮翻夏戶雅翻斷丁亂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illegible]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二 [illegible]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少詩照翻傾意賓客才儁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illegible]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illegible]功曹謝朓[illegible]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illegible]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illegible]太學博士王僧孺[illegible]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illegible]尚書殿中郎范縝[illegible]會稽孔休源亦預焉[illegible]

年二年丹才用翻下同惲，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柳元景以武功顯於宋文武二朝，王僧達以出貴才俊進。衍，順之之子；蕭順之，太祖族弟。朓，述之孫；述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七年。約，璞之子；僧孺，雅之曾孫；璞守盱眙有功，見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孝建之初以不追誅。雅見一百七卷晉孝武太元丁丑年。縝，雲之從兄也。縝，章忍翻。子良篤好釋氏，好，呼到翻。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釋氏有因緣果報之說。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復，扶又翻。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難，乃旦翻。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屈，區勿翻。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謂中書侍郎也。而故乖剌為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令僕謂尚書令及僕射。使，疏吏翻。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好，呼到翻。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蕭衍事始此。壬寅，以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李安民為右僕射，王儉領丹陽尹。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鴻池蓋魏所鑿也。水經注：京城東西二郡，男東北四里又太祖天興二年鑿鴻池於平城。丁卯，還宮。五月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茹，人諸翻。宋白曰：望蔡縣本漢建成縣地，後漢分置上蔡縣，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為望蔡，晉武帝分屬豫章郡。

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為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數，所角翻。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眾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數，所角翻。余按李延壽曰：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至宋文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表啓發署詔敕，頗出內，六省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各住一省，建武詔命始此，謂之四戶自此始。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見，賢遍翻。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

二十斤、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調 [illegible]) 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陵王、 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三月為一季) 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枉法 [illegible] 義贓 [illegible]) 仍

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illegible]) 為治貪暴、(治直吏翻) 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數所具翻、數其罪也) 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跼音局、蹐音脊) 賕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讞魚列翻、又魚蹇翻、斷丁管翻) 文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

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為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悍侯旰翻) 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illegible]) 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鬬謂 [illegible])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illegible])

([illegible]) 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抄楚交翻) 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illegible]) 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為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武帝、(屬之欲翻) 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

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捉刀謂以衛左右者也）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禁司主防禁諸王者下胡浪翻）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魏文帝防忌諸弟）減於漢明（漢明帝友愛東海東平諸王嶷魚力翻朝直遙翻）武陵王曄多材藝而疏悻（悻胡頂翻）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抄楚交翻柈蒲官翻）帝笑曰肉汙貂（汙烏故翻）對曰陛下

愛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悅曄輕財好施（施式智翻）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下同）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水經注南安縣有大度水出徼外東入于江據此大度水自吐蕃界流入雅州諸部落至嘉州界為大度河字記大度河自吐蕃界流入通）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責其租賧（賧吐濫翻夷人以財贖罪曰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帥所類翻調徒弔翻）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自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為

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為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為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先悉薦翻斷丁管翻）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降戶江翻下同）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悰徂宗翻）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為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新城今潼州）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徒含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居二日曇晳還具言顯達已遷家

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喜許記翻）器服如素蜀人悅之乙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齊紀作李道固至今從魏書）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帬帽見人主（宋書之閣也閤古閣翻帬渠云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朝直遙翻）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

終不許曰單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
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長直亮翻從才用翻冠古玩翻每出入殿
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叔
獻為交州刺史見上卷太祖建元元年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斷丁
管翻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
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
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毦毦仍吏翻以孔雀毛為飾也上
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不敢取道南康始興
廬陵之兵故間古莧翻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
三代之季也讖楚譖翻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
讖祕緯一皆焚之緯於貴翻留者以大辟論律言以論者
罪同眞犯辟毗亦翻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
者直曰街曲曰巷委即曲也鄭玄曰委巷街里委曲所為也覡刑狄翻 魏馮太后
作皇誥十八篇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皇誥魏高
宗興光四年起太華殿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
罷國學見上卷高帝建元四年李延壽曰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
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復扶又翻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
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
祭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

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勰為始平王勰詳音
諧為北海王自禧以下皆魏主之弟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
以教諸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好呼到翻屬之
欲翻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
還宮 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
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
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分經史子集為
甲乙丙丁四部又據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道文史之書歟觀古玩翻又詔儉以家為
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
經為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
好呼到翻造七到翻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
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諳烏含翻憶記也朝直遙翻故
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八坐丞郎自八坐至左右丞諸曹郎也斷丁亂翻坐徂臥翻令史諮事常數十
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
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監工銜翻巨負翻冠
也鄭註禮記云武冠卷也音起權翻南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
史儉傳作解散幘蕭子顯齊書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
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

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爲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騎奇寄翻冠古玩翻使疏吏翻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爲宕昌王宕徒浪翻考異曰齊書[illegible]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爲河梁二州刺史又云八月甲午以彌承爲河涼二州刺史今從魏書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奔仇池谷音浴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又將即亮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惡烏路翻彌承爲衆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龍鵠蓋即龍涸在松州界宕文[illegible]置龍涸防後爲扶州嘉誠縣唐爲松州杜佑曰後周於吐谷渾南界也去成都千餘里周武帝天和初其王率衆降以爲扶州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illegible]又如字亮崇之曾孫也穆崇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戊子魏主如魚池據太宗泰常五年穿魚池於平城北苑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自附於豪強之家以求蔭庇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公賦斂力贍翻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占之贍翻雖桑井難復桑井謂古者井田之制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也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量音良稱尺證翻斷丁亂翻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

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行下孟翻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守式又翻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杜佑通典注曰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奴婢依良丁良丁謂良人成下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倍之者合受四十畝授以八十畝此再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新然後復故故再倍以授之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恆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恆戶登翻見賢遍翻口分世業之法始此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更工衡翻賣者坐如律辛酉魏郡王陳建卒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爲司徒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任城王雲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任音壬帥讀曰率氐羌反詔以澄爲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魏高祖始置梁益二州於仇池澄至州討叛柔服氐羌皆平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見上卷太祖建元二年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巧謂姦僞也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

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外監，蓋屬中領軍，而親任過於領軍。會，工外翻。)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被，皮義翻。)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富陽，即漢富春縣也，本屬會稽，後屬吳郡。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妖，於驕翻。)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上，時掌翻。)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死，子豆崙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崙，盧昆翻。)號伏名敦可汗，(魏收曰：伏名敦，魏言恒也。)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史言魏孝文用夏變夷。朝，直遙翻。)

壬午，柔然寇魏邊。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據水經注，浦陽江即今曹娥江也。水發剡溪，上虞西流至曹娥埭，東折而東流入海。)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浹，即叶翻。)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騎，奇寄翻。)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抄，楚交翻。)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東冶，有東西二冶，今冶城即此地，亦曰東冶亭。)天福，上寵將也，(將，即亮翻。)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勞，力到翻。)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皇孫昭文為臨汝公。

氐王楊後起卒。(卒，子恤翻。)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朝，直遙翻。)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籍田。

二月，己未，立皇弟銶為晉熙王，(銶，音求。)鉉為河東王。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祕書令李沖上言：(祕書省在禁中，故謂之內祕書，令亦謂之中祕。上，時掌翻。)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長，知兩翻。復，方目翻。)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調，徒弔翻。俸，扶用翻。復，扶又翻。)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食，祥吏翻。)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

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若不因調時，(調時謂課調之月)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易以豉翻)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九品上中下各分三，三品東凡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僥堅堯翻)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

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西漠者大漠之西偏也)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之言)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南郊。(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法服袞冕以見郊廟之服)癸酉，魏主如靈泉池。(魏於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渾水為靈泉池東西二百步南北一百步)戊寅，還宮。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討平之。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考異曰魏帝紀是日幸方山七月戊戌又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己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組綬[illegible]鄭玄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illegible]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illegible]綬音受)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以領民戶之多少為給俸之差也)十二月，柔然寇魏邊。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魏初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今改曰國子學[illegible])分置

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河南二十五州青南青兗豫光豫洛荊東荊秦南秦梁益涇涼河沙時又置華陝夏郢凡二十五河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營平安朔又置[illegible][illegible]東兗南兗東徐青齊[illegible]東雍肆定瀛冀并幽平司此五州在河南[illegible]等十三州在河北)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戊子，以豫章王嶷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川王映為衞將軍，王儉為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啓記室范雲為郡。上曰：聞其常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復扶又翻)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

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時太子作東田於東宮之東，綿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曰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三時謂春耕夏耘秋斂。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為五帝。出入三省，三省，尚書省、中書省、秘書省也。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

允曰：以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賻襚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莫及也。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沘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愍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為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癸巳，魏南平王渾卒。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眾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邃，表之孫也。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古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富有九年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稔，而甚翻。）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漢令民入粟拜爵，又有孝悌力田之科。）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袨，美服也；袨，熒絹翻，盛服也。）工商之族，玉食錦衣，（書曰：惟辟玉食。玉食，珍食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褐，戶葛翻。）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斷，丁管翻。）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贍，時豔翻。）往年校比戶貫，（毛晃曰：貫，鄉籍也。）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俸，扶用翻。）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歲入少為儉。）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積，子賜翻。）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關以為要路，以譏征。）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諫止之，（垔，伊真翻。數，所角翻。）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眾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陸麗，陸俟之子，死乙渾之難。）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前部，車師前部也。）自立為王。（考異曰：魏書高車傳云在太和十一年。蕭子顯齊書作於十一年。按魏高祖紀，當有傳字。）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夏言，謂中華之言。倍，蒲亥翻。匐，蒲北翻。）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眾東徙。（史言柔然衰敗。敗，補邁翻。）九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起部，掌百工之事。書曰：百工起哉。）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四民，士、農、工、商也。）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藏，徂浪翻。乘，繩證翻。鉾，與矛同。）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繒，慈陵翻。纊，苦謗翻，綿也。）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

寡孤獨貧窮者皆有差差釋名曰無妻曰鰥[illegible]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踝也踝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illegible]所依也無財曰貧[illegible]魏秘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illegible]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從才用翻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從才用翻崔道固宋明帝泰始五年降魏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宋均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七年卓茂為密令數化大行漢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守式又翻治直之翻易以豉翻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少詩沼翻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方道也穆和也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illegible]帝善之祐出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期親謂為之服期者

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魚力翻嶷後有[illegible]為世子子響每入朝朝直遙翻以車服異於諸王[illegible]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illegible]為巴東王　角城戍將張蒲[illegible]以船[illegible]入[illegible]採樵清中清水中[illegible]潛[illegible]戍主[illegible]仲賢覺之帥眾拒戰於門中僅能却之[illegible]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塹七豔翻淮陰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illegible]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illegible]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蹋伏[illegible]遇天生[illegible]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illegible]棄平氏城走平氏漢縣屬南陽郡[illegible]有桐柏山淮水所出[illegible]入唐州泌陽縣[illegible]陳顯達侵魏[illegible]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還宮　魏築城於醴陽醴陽蓋在醴水之北水經注醴水出桐柏山東北[illegible]西注于平氏縣東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沘音比[illegible]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

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
州刺史宕徒浪翻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
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蕭子
顯曰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嘉乃徙治白下○沈約曰晉亂瑯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佗徒河翻 魏主方享宗廟始
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為于偽翻 冬十月庚申立冬
初臨太極殿讀時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奏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宮 十二月柔然伊
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帥所類翻 上以中
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夏戶雅翻 出上
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西陵戍主杜
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會工外翻 商旅往來倍多
常歲 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
增倍西陵在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是也吳越王錢鏐以西陵[illegible]曰西興牛埭是今西興堰用牛挽舟翻已牛埭埭徒耐翻 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浦陽江南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娥堰是也柳浦埭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

乞為官領攝一年為于偽翻 格外可長四百許萬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增也又音直亮翻多也 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
舉腹心 上以其事下會稽下遐稼翻 會稽行事吳郡顧憲
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取稅也僦子六翻
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
各務己功[illegible] 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
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饑棘[illegible]
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
將以何術皇慈恤隱[illegible] 振廩蠲調左傳楚大饑振廩同食注曰振發也廩倉也蠲[illegible]
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illegible]

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譴去戰翻詰去吉翻
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
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
冠耳為于偽翻賈音古假令虎而冠皆漢書語以狼將羊羊必為狼所噬貪虐而冠者言其人惡如虎著冠 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記孟獻子之言斂力贍翻 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 又
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 竊見頃之言便宜
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孝經第六章之言
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
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 上納之而止 魏主訪羣

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之善惡在教諭之得失（冢大也周禮疏曰冢大之上也冢知隴翻）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訢許斤翻）此近事之可驗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五鳳四年）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餬音胡說文寄食也驅區遇翻余按正考父鼎銘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者食饘鬻以為說文之義寄食者皆因餬口今此當依許義）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度徒洛翻）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糶他弔翻）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河表七州秦雍岐華陝河東也以下文懷江漢歸有道之情證之則七州當謂荊兗豫洛青徐齊也河表直謂大河之外門才者因其世家敘其才用中州謂代都東至海南距大河諸州比毗至翻比例也）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恆理也（恆戶登翻）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恧女六翻）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慶賜之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縗從役（春秋時晉襄公居文公之喪墨縗絰以敗秦師于殽自是之後以墨縗為常）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魏遣兵擊百濟為百濟所敗（陳壽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李延壽史曰其先以百家濟海後浸強盛以立國故曰百濟自晉世句麗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祀南郊始

備大駕漢儀太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illegible]甘泉乃備

之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三道各三人次河南中部掾中道[illegible]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illegible]次河南主簿[illegible]次司隸部河南從事[illegible]次司隸校尉[illegible]次廷尉[illegible]次太僕[illegible]次太常[illegible]次光祿[illegible]次太尉[illegible]次司徒[illegible]次司空[illegible]

[illegible]中道[illegible]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illegible]

[illegible]

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illegible]

一行九尺爲在外弓矢在內鼓吹爲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後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弩騎校尉左屯騎校尉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長水校尉遊騎將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皆良吏曹各一人乘馬在騎將軍主簿並騎從鐵甲金鼓致下信督軍校一部鼓吹一部功曹史主簿加大車笄五官掾騎將騎鼓吹一部騎七職從還鼓一人幕導各一騎五十隊隊各五十人……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上爲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爲上所親〔宋昇明元年〕自是常在上府上爲太子晏爲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事見上元年〕晏稱疾自疎及即位爲丹陽尹意任如舊朝夕一見〔見賢遍翻〕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降戶江翻〕二月壬寅出爲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爲吏部尚書〔復扶又翻〕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 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斷丁管翻〕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優禮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還音旋朝直遙翻〕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須數後詔儉還尚書下省〔數所角翻〕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部改中書監參掌選事〔選須絹翻〕五月己巳儉卒 王晏既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平頭謂王儉也〕徐湛之之死也〔湛之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其孫孝嗣在孕得免〔孕以證翻〕及長尚宋康樂公主〔長知兩翻〕及上即位孝嗣爲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儉卒孝嗣時爲吳興太守徵爲五兵尚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方澤者爲方丘於澤中以祭地祇〕 上欲用領軍王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 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王奐爲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鎮將汝陰靈王天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楨皆坐贓當死 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

（魏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六年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引見王公（見賢遍翻）太后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景穆皇帝世祖之子謚曰景穆）（景穆帝未即尊位也二王於高宗為叔祖）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二王於文成帝為兄弟詩曰兄弟孔懷）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聞音問）竝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中散中散大夫也散悉亶翻）文祖受楨賂為之隱（為于偽翻）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

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春秋公羊傳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契蓋以宰官兼中散大夫也）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惡烏路翻）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慕容白曜死事見一百三十二卷）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　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使疏吏翻下同）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賾今

復遣使不亦可乎（復扶又翻）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北鎮六鎮也懷朔鎮直平城北）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頹卒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尉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　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啟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　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用吳興聞人邕為州議曹（屬之欲翻州議曹自漢以來率以州人士為之）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

得見逼（自魏晉以來中正皆用本州人望為之）侍中江斅為都官尚書（斅胡教翻）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紀僧真南史有傳）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昏讀曰婚）無復所須（復扶又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遠于願翻）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瀹朏之弟也（二家以名流不可得而貴賤）

然別帥呂勤帥眾降魏（別帥所類翻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三 起上章敦牂盡玄黓涒灘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隔城見上卷上年 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 泉下當有池字 壬申還宮 地豆干頻寇魏邊 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 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頤新城之子也 新城當作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太明元年考異曰陽平王頤帝紀作熙又作頤今從本傳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 隋書庫莫奚東部胡之種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後單稱為奚魏高宗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等郡 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 將即亮翻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 劫謂劫盜也會工外翻緬彌兗翻雍於用翻 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

史070-078

月丙寅，子勛還宮。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考異曰：齊書作世子休留成，今從魏書。）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冠古玩翻。推吐雷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復扶又翻。）仕進無嫌。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帶仗左右，使之帶器仗而衛左右，因名。）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數所角翻。犒苦到翻。）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襖烏皓翻。）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啟上，敕精檢。（言精加檢校也。）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使疏吏翻。）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悆、（悆羊茹翻。）典籤吳脩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秘而不言。脩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脩之之言，方欲答塞，為子響道地也。景淵之意，應先檢校所啟，欲依敕行之也。塞悉則翻。）子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啟聞。上欲赦江悆，聞皆已死，怒。壬辰，以隨王子隆為荊州刺史。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將即亮翻。）僧靜面啟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少詩照翻。難乃旦翻。）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上時掌翻。）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不答而心善其言，亦天性所在，而未敢撓國法也。）乃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帥讀曰率。齋仗，天子齋內精仗也。茹音如。）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為諧之副。（按齊書張欣泰傳，時為南平內史，當作南平。）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既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夏戶雅翻。）諧之不從。欣泰，興世之子也。（張興世見一百三十卷宋明帝泰始二年。）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燕尾洲在江津戍西，江水至此北合靈溪水。）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疏。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使疏吏翻。舸古我翻。）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將，將也。）子響唯灑泣。（灑所寄翻。）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饌雛戀翻。餉式亮翻。）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錄，收也。使疏吏翻。）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去。（操七刀翻。艇待鼎翻，小船也。）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將即亮翻。）子響即日將白衣

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子響臨死，啟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敕遣諧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群小怖懼，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易姓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猨跳擲悲鳴，問左右，曰：「猨子前日墮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為上所責怒，蕭順之慚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貶為魚復侯。子響之亂，方鎮皆啟子響為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為知言。

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藹屢為荊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上悅，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修解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

武衛之官防侍如法（法常法也不備武衛備不實也）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陵在方山）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比當別叙在心之所欲言也）己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據魏太和元年起朱明思賢門門蓋平城宮之南門也）與羣臣相慰勞（勞力到翻）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從才用翻）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四祖者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溢音逸喪大記曰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穎達曰律曆志言黃鐘之律其實一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今重二十兩則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晝夜不釋絰帶（喪服絰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朝直遙翻）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粗坐五翻任音壬）諸公何足憂怖（怖普布翻）祖宗情專武略未備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典謂經典記謂傳記也）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游明根高閭時以儒鳴故帝與之言）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禮記既葬卒哭朝夕哭無時而已既虞卒哭而受服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既葬三月而卒哭又三月而練又期而大祥又二月而禫）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金冊遺旨以文明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宋明帝泰始七年魏獻文帝禪位于帝是年改元延興至是十九年已過一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慺力侯翻慺慺謹敬貌）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

默不言以委庶政（闇音陰）唯欲衰麻廢禮（衰吐回翻下衰絰除衰從同）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孺慕如孺子之慕父母也）祕書丞李彪曰（曹操為魏王置祕書令丞）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間古莧翻）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律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戌葬史不書公除之日然言葬不踰旬尋已從吉以漢文三十六日釋服之制斷之也）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衰倉回翻嗤充之翻）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

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朞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裸郎果翻易以豉翻去羌呂翻漢武帝時楊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忍往見其友人祁侯祁侯與[illegible]晉人皇甫謐字士安著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身棺槨所以隔真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毛之上穿坑下尸籧篨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寬悲汝也其子從之）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引論語孔子之言）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年之喪則宗廟之祭殺至廢闕也）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朝直遙翻）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喪息浪翻詩曰無母何恃）賴

宗廟之靈亦輟歆祀（[illegible]）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治直吏翻下同）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夏戶雅翻）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解戶買翻曉也）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漢北有不臣之虜（虜謂柔然）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虞防也）帝曰魯公帶絰從戎（史記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反淮夷徐戎）

（亦並興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絰從戎也）晉侯墨衰敗敵（春秋中晉文公卒未葬襄公墨衰絰以敗秦師于殽）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鄭玄曰越紼猶躐也紼輴車索孔穎達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此紼而往祭故云越紼紼音弗輴音春倫翻索悉各翻）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闇音陰）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并孝文為五帝尉紆勿翻）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尤諱猶云大諱也尤甚也死者人之所甚諱也）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此魏初所用夷禮也禳如羊翻）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皇始道武帝年號）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言何當用夷禮）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謂居喪諒闇三年不言也）不應如此喋喋（喋徒協翻喋喋多言也便語也）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號戶高翻）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沖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illegible]）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不復追問譖者為復扶又翻）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屬託也屬疾猶言託疾也治直之翻）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將即亮翻下同）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襲州治也）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復扶又翻）登之曰使君靜處（處昌呂翻）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任音壬）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嶺即大庾嶺也史言徒讀書而無識事者不足以當方任）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朝直遙翻請才性翻顗魚豈翻考異曰南史作孔覬今從齊書）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李悝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士工商悝苦回翻）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比毗至翻被皮義翻）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

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累力瑞翻）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易以豉翻）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用漢貨殖之言 趨讀曰趨 走音奏）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豈爲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漢初行半兩錢及莢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皆磨其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元狩鑄五銖文漫兩面皆有周郭令不得磨取鋊鋊音浴銅屑也）而

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少詩照翻）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復扶又翻）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不衷者不得輕重之中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秦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異謂其文不如五銖者）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爲禍既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鍾聚也）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鑠式灼

翻 鑠書藥翻）所失歲多譬猶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引漢枚乘之言）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喪息浪翻）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斷丁管翻 翦截也）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稱尺證翻 合音閤 合少爲多也）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塞悉則翻 樂音洛）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悛七倫翻 又丑緣翻）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蒙山在今雅州嚴道）

（嚴道縣漢屬蜀郡故鄧通得鑄錢處也）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使疏吏翻）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事見上卷四年至七年武帝時 治直之翻下同）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聽復注籍也）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長沙威王晃卒（諡法猛以剛果曰威）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以門地用人選部須諳之 諳烏含翻）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爲鎭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爲天子討除

蠕蠕使（蠕，人兗翻。使，疏吏翻。為，于偽翻。）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褶，音習。）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信東室。（自馮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皇信東室，蓋皇信堂之東室也。）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起麪餅，今之卷餅也。程大昌演繁露曰：起麪餅，入教麪中，令鬆鬆然也。教，俗書作酵。臛，[illegible]，肉羹也。）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illegible]）昭皇后茗、粣、炙魚：（茗，茶也。[illegible]）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為，于偽翻。）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illegible] 建康志曰：[illegible] 發源鍾山，接於秦淮，[illegible] 之清溪。）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屈到，楚卿。芰，奇寄翻。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左傳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豫章王嶷與帝同母，[illegible] 妃為庶婦。尸，主也。）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illegible]）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illegible]）魏主許之。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illegible]）欲以朝服行事，（[illegible]）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沖選學識之士與之言，沖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illegible]）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記孔子之言。[illegible]）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illegible]）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illegible]）

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帝即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弔也昭明欲以是抗北淹耳）何至今日獨見要逼（要讀曰邀）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加黃金璫附蟬以貂尾為飾之蜀漢以後王公皆冠貂蟬使號重翻）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厠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孝經之言）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齎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illegible]袴褶之制[illegible]凡車駕親戎中外戒服之服無定色使號更翻褶音習）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昭明等（帢苦洽翻）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考異曰[illegible]代宋[illegible]又淹自著作郎遷書侍郎今從魏書）賜絹百匹昭明駰之子也（駰裴松之之子注史記駰音因）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太和廟起於太和殿東之東魏書帝紀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illegible]）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遂亦不復朝夕哭）乙丑復謁永固陵（復扶又翻）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謂禱以六事自責也）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喪息浪翻）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四時之氣一周而為一歲）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譴去戰翻）

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為于偽翻）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illegible]）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衰倉回翻絰徒結翻）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illegible]彪以[illegible]來聘[illegible]年[illegible]）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左傳晉趙武之宋還過鄭鄭伯享之子展伯有子西子產[illegible]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昭既

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魏主太和[illegible]）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丙辰魏初造五輅（輅音路）

（[illegible]）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為雍州刺史（[illegible]）　丁未魏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

禮翻

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帝天興初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少時詔劉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明元帝追尊道武帝為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鄭玄曰廟之為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尚書禋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摯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為六宗晉書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摠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邵以為此說近得其實張髦以為三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子太帝五帝為六宗社佑取之鄭氏曰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先悉薦翻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即寇謙之道壇也按壯南郭乾音干乙巳帝引見羣臣見賢遍翻問以

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考異曰禮志作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今從本紀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於令大詔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詁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大祭於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illegible]

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祫上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爲黷數語已明報閒一等

擬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衷鄭同有未允閭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並存其事用理未安閭然二明根一時禘祫外闕名二時之序天有難先禘禮事藏之主人一禘之義於太祖之外制則毀廟之主於三年之中盡于七事之正於一禘之義以祭分禮而爲之祭一以祭而祭之於三年之中四究爲宗一禘是名爲一祭不究爲禘於大祭一年一禘則不負丘爲於與宗一祭大祭亦五年一禘二義禘於天若以一禘從禘祭丘名禘下后周祫禘若以一禘數禘一禘則丹時畫禘以禘天禮祥祭便出行者禘五年而祫之於令詠禘世法

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大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泰常二年帝又立宣武廟於白登西武帝至泰常五年改於北道武水鑑註曰數鳴西在廣寧郡下諸縣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姊爲代王夫人聞之摩笄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因名其山爲摩笄山每有野雞羣鳴於祠屋上故亦名雞鳴山太武帝得母山別立廟也太

馮宣王廟在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

父朗也燕秦雍二州刺史生后於長安後用廟諡文宣王因立廟長安雍於用廟

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

鄭眾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鄭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台上台也

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

霤力救翻鄭氏曰中霤室中

也古者稱亦是以名字爲禰音力又翻

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夕夕月朝直遙翻下同

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謂等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

朏芳尾翻月生明謂之朏

三日出

御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於廟帥群臣哭已

帥讀曰率

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

幘古者卑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隨其冠而制之

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素紕

紕匹毗翻又必二翻

又白布深衣

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

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帢

帢苦洽翻傅子曰先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袷去毛呂翻

既祭出廟帝立哭久之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

庚寅魏主詔求固陵毀膺猶其禮流諫曰

已闕號慕如始

古者既祥而練

闋古穴翻終也說文曰闋事已也號戶刀翻[illegible]言如初有喪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鑾輿時動咸秩百神（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衷當也適也）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禫徒感翻除服之祭也）袞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群臣（續漢志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也[illegible]）樂縣而不作（縣讀曰懸）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新作太廟成故遷主新廟帥讀曰率）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牧守（守式又翻）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魏舊制群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illegible]）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高

麗王璉卒（璉力展翻）壽百餘歲（[illegible]）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illegible]）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乙酉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克姑臧[illegible]太常樂工多歸河西夏克長安[illegible]二國有其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修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泰始晉武帝年號）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illegible]）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illegible]）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篋裏（[illegible]）冤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

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幾，居希翻。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林邑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簟等物；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為，于偽翻。使，疏吏翻。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禧，許其翻。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易曰：利建侯。經野由君，理非下請。」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知尚書都曹事也。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佞，乃定翻。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趣，七喻翻。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從母，母之姊妹也。從，才用翻。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樂，音洛。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強，其兩翻。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著，則略翻。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李惠之誅也，事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二年。思皇后之昆弟皆死。孝文諡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惠從弟鳳為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坐不軌誅，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從，才用翻。樂，音洛。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既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引見，謂曰：「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先世，謂惠及鳳見殺。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為伯，去其軍號。軍號，將軍之號。去，羌呂翻。時人皆以為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閭嘗以為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為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謚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群臣於太華殿，懸而不樂。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鄭氏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自是每朔依以為常。

散騎常侍庾蓽等聘於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蓽等於館南瞻望行禮。

靈臺之禮 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五行之次也] 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illegible] 臣愚以爲宜爲土德。[illegible] 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illegible] 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illegible] 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爲火德。[illegible] 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爲水德，祖申臘辰。[illegible] 甲子，魏罷祖裸。[illegible]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爲公，公降爲侯，而品如舊。[illegible]

謚亦降爲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illegible] 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illegible] 魏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用孟月，擇日而祭。[illegible] 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魏主毀太華殿爲太極殿。戊子，徙居永樂宮。[illegible] 以尚書李沖領將作大匠，與司空穆亮共營之。辛卯，魏罷寒食饗。[illegible] 甲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illegible] 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illegible] 皆令牧守執事。又詔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illegible] 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illegible] 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蹹壇。[illegible] 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遶壇，謂之遶天。[illegible] 三月，癸酉，詔盡省之。辛巳，魏以[illegible]王雲爲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

遣其世子入朝（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詣平城（從才用翻）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嶷魚力翻）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為事齋庫失火（齋庫齋內之庫）燒荆州還資（嶷以建元二年自荆州還為揚州）評直三千餘萬（評言論量其所直也）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言欲諸子不以權勢相陵奪也）上哀痛特甚久之語及嶷猶歔欷流涕（欷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嶷卒之日第庫無見錢（見賢遍翻）上敕月

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款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去年長孫百年所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朝直遙翻下同考異曰魏吐谷渾傳作賀魯頭今從帝紀）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

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使疏吏翻宕徒浪翻）（比毗至翻）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離力智翻可保保藩臣之業也）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悛丑緣翻難乃旦翻）伏連籌默然　甲戌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來聘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

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illegible]將即亮翻[illegible]考異曰魏帝紀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具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討蠕蠕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唯有十六年八月頤叡出征事與紀合今蓋十一年紀誤也）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趣七喻翻）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磧七迹翻）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illegible]）改元太安（言悅樂也）　魏司徒尉元（尉紆勿翻）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臚陵如翻見賢遍翻）賜元玄冠素

衣（[illegible]玄冠朝服[illegible]）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袞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illegible]元爲三老，[illegible]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illegible]肅拜[illegible]）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illegible]）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illegible]元卿[illegible]）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玄室[illegible]玄堂[illegible]）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期，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武興氐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illegible]）魏以集始爲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殷祭[illegible]）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爲大司馬，特進馮誕爲司徒。誕，熙之子也。（馮熙見一百三十二卷宋[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魏太極殿成。魏（[illegible]）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illegible]）於是多所刪除。是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illegible]）詔以諸農爲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魏南陽公鄭羲與李沖婚姻，沖引爲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西兗州[illegible]）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王納其女爲嬪，（[illegible]）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illegible]）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illegible]）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伍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四（起昭陽作噩，盡閼逢閹茂，凡二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陳顯達，南彭城人。）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顯達起於卒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以寒素達之，居寵思畏，終不能自免於猜暴之君，至於將兵而死，豈非繫於所遇之時哉！）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自建康至郢，先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麈，腫庾翻。麈，麋屬，其尾能生風，辟蠅蚋。蠅拂，以拂蠅者。……）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言不須以風流自標置也。）即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以蕭氏篡宋，殺劉氏故也。數，所角翻。）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魏書·帝紀》：太和十一年起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為，于偽翻；下為人同。）

魏遣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巒，盧官翻。）巒，穎之孫也。（邢穎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好，呼到翻。）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省，悉景翻。）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治，直之翻。）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修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啟於東田起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將，即亮翻。更，工衡翻。番，分遍翻。更番，謂更代也。）營城包巷，彌亙華遠。（延亙其地，又極華麗遠遂也。）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為，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大怒，收監作主帥；（帥，所類翻。）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被，皮義翻。誚，才笑翻。）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嬖，卑義翻。乘，繩證翻。）上嘗幸東宮，怱怱不暇藏輦，（怱，倉紅翻。）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待喪耳！」（掃墓，謂掃除墓地也。）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履行東宮，（行，下孟翻。）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啟聞，并責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惡，烏路翻。）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

（解戶買翻攘也）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為于偽翻）乃（[illegible]）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西昌侯鸞太子子孫事見後按鸞削除高武諸子及大子子孫以成篡事文惠雖不惡之其子將不能免也鬱隆昌建武時事君子謂文惠知所惡矣）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魏起於北荒未嘗講古者天子親耕之禮今孝文始行之藉在亦翻）

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收繫獄，（雍於用翻惡烏路翻蕭子顯齊志寧蠻府屬雍州領西新安義寧南襄北建武萍陽永安安定懷化武寧萍陽義安高安義陽竟襄城廣昌東襄蠻北寬戍蠻安北弘農西弘農析陽北義陽漢廣中襄城等蠻郡）誣其搆扇山蠻，欲為亂，敕送興祖下建康。（自襄陽沿流東至建康故曰下）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奐，（齋仗齋內仗身以給禁衛勇力之士壯肥充翊）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壻也，謂奐曰：曹、呂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姦變，正宜錄取，（錄收攝也）馳啓聞耳。奐納之。（考異曰南史奐子彪閉門拒命敢問今開門白服登樓使不遇驟官免齋耳彪堅若不敢又請遣典籤閉道送啓負從之典籤出城為文顯所執叡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數奐你藥叡與叡同詠今故詠書）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使疏吏翻）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等小人相陵藉，（陵者侮之而出其上藉者蹈之使為於下藉慈夜翻）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

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為後奐子肅奔魏張本）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為王肅為魏引兵入寇張本　考異曰南史與王奐弟份白抱罪帝室之肅近亡實抱寧遠將軍至邊帝謂份以三月死帝以七月延冬肅始日魏主於劉南史云也齊書與此語[illegible]）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太傅少傅詹事丞家令僕大夫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洗馬舍人武衛左右率屯騎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左右積弩將軍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常從虎賁督）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何戢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illegible]）

魏太尉丕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馮為后[illegible]　為後廢張本）魏主以白虎通云：（漢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illegible]）熙固辭。

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于魏。（[illegible]光城郡[illegible]大明中分八陽所立五代史志曰[illegible]光州[illegible]）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四廟子孫謂[illegible]之子孫也）親與之齒，用家人禮。（[illegible]）甲子，魏主臨朝堂，（[illegible]）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

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丙子、以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illegible]先是、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illegible]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終身不與相見、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沔北、[illegible]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夏而雨雪、[illegible]風沙常起、[illegible]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堂左个、大室南之東堂也、个、古賀翻、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革卦之彖辭也、諶、氏壬翻、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任、音壬、重、直龍翻、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繇、直又翻、大人虎變、革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澄、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自明堂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illegible]因屏人謂澄曰、[illegible]今日之舉、誠爲不易、[illegible]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illegible]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illegible]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illegible]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illegible]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illegible]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代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事見一百五卷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天下混一、則車同軌、書同文、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周制五輅、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鄭氏註、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條、讀爲絛、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

寡必能勝眾，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時以南伐，命沖典武選，銓擇才勇之士，須綜鄉[illegible]）。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此又一周盤龍，非奉叔之父），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之（徐州治鍾離城[illegible]）。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為太子（為魏主後殺張本）。戊子，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illegible]其事以布告四方。故水二路布[illegible]書，[illegible]書於齊帝也）。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王融有俊才，又以人門地自高），三十內望為公輔（自言三十內），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寂寂，冷落也，言如此寂寞也），鄧禹笑人（鄧禹年二十四為司徒，其過之，故云然）！」行

逢朱雀航開，喧湫不得進（朱雀航當淮水南，[illegible]以渡行人。路狹由也，[illegible]行者[illegible]），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illegible]以次諸公八騶）！」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獎勸者，助其事，數所以勸成之），因大習騎射（騎，奇寄翻）。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軍主（[illegible]），使與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幹，古案翻）。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

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慮朝野憂遑（遑，急也），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正聲伎，以清商為正[illegible]）。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間日，隔一日也[illegible]）。戊寅，上疾亟，暫絕（氣暫絕而不息也）；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王融字元長），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邪，欲為豎刀邪（召讀曰邵[illegible]）？」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

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斷，音短）。頃之，上復蘇（[illegible]），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illegible]）。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西昌侯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釋戎服還中書省也），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太孫即位，後廢為鬱林王[illegible]）。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治，直吏翻）；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illegible]）

（思也命鸞多識其事而詳思其可否也共下意者令降心相從以濟國事也）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自此以上皆遺詔之辭瓌古回翻）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遣去也言未能去遊宴之失也自此以上史述帝平生之大略斷丁亂翻長知兩翻樂音洛屏必郢翻好呼到翻）鬱林王之未立也眾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曄於眾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曄世祖諸弟存者曄為長長知兩翻）立嫡則應在太孫（太孫鬱林王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以世嫡立為皇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太孫已即位故書帝）直閤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郎（監古銜翻少詩沼翻膂力舉翻此為西昌侯鸞欲殺帝先除周奉叔曹道剛張本）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鸞初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良舊樂鸞惟審觀獨乘一𨍏車儀從如素士從才用翻）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樂音洛）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史言子良無奇遠之志）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上詩照翻）慈愛甚著及王融

有謀（史言事適之謀出於王融）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中書省在太極殿西故使屯西階以防子良賁音奔將即亮翻）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乞停中書省俟出葬而後出也）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曄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史言遺詔本無此除授當時稱遺詔行之）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蠲除三調（三調謂調粟調帛及雜調也）及眾逋（逋欠負也）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冶（御府主作器物冶鑄之所也）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謂蠲放逋負之詔也）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眾皆悅之（史言西昌侯鸞收眾心張本）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尉紆勿翻）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騎奇寄翻下同）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魏制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之君陵似其任也此後無聞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遺官在洛者為留臺承制行事宋文帝南伐亦置留臺後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留守之制因此）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止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言老者經事多故智慮深遠少者臨事有斷）

汝無辭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為幹副，衆合七萬，出子午谷。（[illegible]）胤，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樂音洛）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帝少養於子良，見本紀。子良為揚州刺史，故帝從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illegible]）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也）則其事未易；（易，以豉翻）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毆，烏口翻）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illegible]）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illegible]）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號，戶刀翻）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illegible]）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illegible]）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illegible]）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荷，下可翻，又讀如字）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復，扶又翻）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illegible]）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illegible]）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illegible]）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illegible]）難可輕敝衣裾。」（[illegible]）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准，以才學為融所賞；（[illegible]）融欲立子良，准鼓成其事。（[illegible]）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illegible]）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准入舍人省詰問，（[illegible]）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illegible]）

天賜二年為鎮真君七年置州領永安秀容鴈門郡而永安郡定襄縣注云真君七年併雲中九原晉昌屬焉則魏肆州所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漢之定襄縣也曹魏所置之新昌郡之定襄縣其述在陘嶺之南吉定襄在陘嶺之北曹志鴈門郡樓後置肆州隋改曰代州又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

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豈能徧給之哉……以養之豈若……跛者一……眇者一目……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行下孟翻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為誕后盛寵見貴故語之以儆百司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東方朔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主黈以黃綿為丸用組懸纊聽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王瑱之類也塞耳則聰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橈有司之法，橈奴教翻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治直吏翻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

九月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兼者所攝將軍號也

丁巳，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渚在東府前秦淮之渚也帝於端門內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端門宮之正南門內大內也轀音溫輬音京裁入閤，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伎渠……鞞部迷翻鐸……

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景安陵亦在武進遺詔所命陵名也在休安陵東……帝祖宋太常樂子所葬高帝追尊為休安陵

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太學，觀石經。故太學漢魏所營

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于魏，朝直遙翻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稽音啓顙蘇朗翻

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言違衆南伐與衆異而獨行）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illegible]都之計[illegible]）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殷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引秦商鞅之言）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舊人謂與魏俱起於北先之子孫即所謂國人）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遊行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省悉景翻）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不肯歸北蓋慮北人歸代復戀舊土也）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革也（前謂筮之遇革今之遷都質以革比方之俗易號卦曰革去故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

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隱度也度徒洛翻）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樂音洛中竹仲翻）帝曰卿既不唱異（言不唱爲異論也）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孫也（于栗磾事魏道武帝健將也磾丁奚翻）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北地郡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邠州按水經注石山當在長安城東北有數谷[illegible]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先悉薦翻）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欲邀結書[illegible]以爲應援使疏吏翻）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七州雍岐秦南秦涇邠華也雍於用翻）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考異曰齊書穆亮[illegible]作[illegible]生令[illegible]書）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降戶江翻）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鎮[illegible]以關右）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董爵北史作董爵）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自金墉西如河南又自河南東如豫州此豫州謂虎牢城也魏明元[illegible]取虎牢置豫州獻文帝取懸瓠又置豫州以虎牢爲北豫州今主大和十九年還北豫州置東中府）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遷都之議既定停南伐之師故解嚴）

奉神主而行故有行廟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開發也伏服也言北人安土重遷蔽於此說不肯降心以從澄援引曉諭以發其蔽莫不服伏也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即文惠太子妃王氏也立妃爲皇后即何妃也 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是年三月王肅奔魏今方得見魏主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降人初至君臣情分甚爲闊踈言有所入故促席近之以聽之不覺其分之疎也與之言而弗厭愈日爲之移晷不覺其久也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閒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閒古莧翻屏必郢翻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帥讀曰率從才用翻 辛亥封皇弟昭文爲新安王昭秀爲臨海王昭粲爲永嘉王 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悛罷廣司二州按齊書劉悛傳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過悛舟於湓閣安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世祖即位悛自廣陵建督司州徵入爲長兼侍中悛七倫翻又丑緣翻傾貨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即位悛所獻減少舒又詣翻少詩沼翻按傳云悛作金浴盆等欲以獻世祖還都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遂減其所獻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悛勔之子也劉勔死於桂陽之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五 閼逢閹茂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

建武元年（是年十月始改元建武）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鬱林王改元也）大赦　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雍於用翻）以主幼時艱密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諸州各有作部主造器仗）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去年秋武帝以魏將入寇遣顯達鎮樊城）子懋欲脅取以為將（將即亮翻）顯達密啟西昌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騎奇寄翻）徙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諸王有白直有俠轂隊仗）顯達過襄陽（過古禾翻）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子懋自稱天王蓋謂是天家諸王也）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此間謂襄陽人也）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隨王子隆前以鎮西將軍荊州引衍為諮議參軍）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啗徒濫翻折之舌翻）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　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鬱林王追尊父文惠太子曰文帝陵曰崇安廟號世宗）癸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酈道元水經注云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帝謂鬱林王）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允信也肯也）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語牛倨翻）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舍人（後閤禁中後閤也）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被皮義翻）南面

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好，呼到翻。擲，直炙翻。文惠太子廟號世宗，崇安其陵也。以塗擲為戲也。跳，躍也。賭跳者以踰越為勝，省為勝者出錢也），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上庫，軍國之所儲以備用。齋庫，以供禁內所須人主之好用。出者，出三億萬之外也），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勝，音升）。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樂，音洛）。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更，工衡翻。李延壽史以霍為徐，蓋帝諱其迹也）。

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直遙翻，下同）。鸞數諫爭（數，所角翻。爭，讀曰諍），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鏘，出世宗），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我如何？」（鬱林王小字身）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長，知兩翻。少，詩照翻），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復，扶又翻）。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諶，氏壬翻）。自世祖在郢州，諶已為腹心（宋元徽末，世祖在郢州，諶知郢州事，下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祖所知（蕭子顯齊書曰：坦之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世祖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裸，魯果翻），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泆，音逸），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處，昌呂翻）。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伉儷，猶言匹敵也）。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復，扶又翻）。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語，牛倨翻。少，詩照翻）：「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悛，丑緣翻），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轢，郎狄翻），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翼者，分列左右若兩翼然也），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訶，虎何翻）。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

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說，輸芮翻；下同）己巳以奉叔為青州刺史（蕭子顯曰：宋泰始中，淮北沒，青州僑治鬱洲；齊建元四年，徙治朐山）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說，輸芮翻）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省中，尚書省中也。毆，烏口翻）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唐杜文謙（溧陽縣自漢以來屬丹陽郡，其地在建康東南。錢唐縣，晉屬吳郡）嘗為南郡王侍讀（[illegible]）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矣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王洪範，[illegible]）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搥，傳追翻）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諶，是林翻）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時以鸞為尚書令，鸞居尚書省，尚書省在宮城內）兩都伯力耳（都伯，[illegible]者也。今謂之隊子）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斷，丁亂翻）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復，扶又翻。少，詩沼翻。錄君，謂錄尚書事蕭鸞也）父母為殉（殉，謂從死也）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比，毗至翻。勝，音升）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北京，謂平城）以省諸州供張之苦（張，竹亮翻）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北都，謂平城。魏既遷洛，謂平城為北都）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從，才用翻。騎，奇寄翻）王者於閨闥之內（宮中之門謂之闈，[illegible]）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三，息暫翻）其四以為陛下耳聽法音（法音，謂佛法也）目翫墳典（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日過中則昃）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明帝思文明太后之恩，不忘也）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嗇，愛也）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老子曰：有德司契。治，直吏翻）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武帝永明元年）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

秀孝之實貢察者謂察舉秀才孝廉而貢之於朝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復扶又翻彈坐者彈劾其違而坐之以罪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又紂時箕子為奴周文王武王皆禮而用之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釋曰皁賤者隸附屬者三后謂夏商周之王也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言其人比之衆人猶有一寸之長一銖之重則先敘用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當丁浪翻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參夷夷三族也捶止蘂翻僥堅堯翻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敦迫也厲勉之也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周成王宅洛以豐為宗周存故都也漢遷東都京兆置尹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而長安亦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魏初都平城分畫甸畿置司州於平城置代尹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群萃而州處其言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處昌呂翻下同凡殺列翻伎渠綺翻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悴秦醉翻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肄羊至翻縱群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孟母勤三徙之訓列女傳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度徒洛翻甍謨耕翻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

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如豫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汝陰陳留等郡縣又於青州界僑置冀州諸郡縣是也僑渠驕翻）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魏初得河南止置四鎮郡縣多併省少詩沼翻）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朝直遥翻比毗至翻）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論語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帝覽奏善之　二月

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規度其地以立方澤）　辛卯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劉敩等聘于魏（敩[illegible]翻）　丙申魏徙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為高陽王（[illegible]）　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考異曰魏帝紀作閏月按[illegible]魏閏二月齊曆之三月也）使群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羆彼為翻）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魏以東部置燕州治[illegible]魏營洛以洛為司州改平城之司州為恒州）帝曰廄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恒戶登翻）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

姓安之一旦南遷眾情不樂（樂音洛）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又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illegible]）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左傳[illegible]）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杜[illegible]）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illegible]）昭成皇帝更營盛樂（[illegible]）道武皇帝遷于平城（道武帝隆安二年[illegible]）朕幸屬勝殘之運（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illegible]）而獨不得遷乎群臣不敢復言（復扶又翻）羆壽之孫（[illegible]）果烈之弟也（太武帝[illegible]）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分扶問翻）　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考異曰魏書帝紀皆云三月[illegible]）　辛巳武陵昭王曄卒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帝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illegible]）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見論語）王融

乘危徼幸（徼堅堯翻）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近其靳翻躁則到翻）己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illegible]寒食之[illegible]）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鎮列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治直吏翻）去十五年京官盡經考爲三等（去十五年謂太和十五年也）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行下孟翻）魏主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illegible]不使權在臣下）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今號鎮軍將軍也）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爲揚州刺史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齊書帝紀皆無此食今據魏書志南史紀）六月己巳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清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盧度世[illegible]）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illegible]寵任之故[illegible]）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爲貴勿迭相矜夸見於辭色（使疏吏翻[illegible]）失將命之體也（將奉也奉命而行謂之將命）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江南皆春秋時吳越楚三國之地）魏主親餞之以王肅爲昶府長史昶至鎮不能撫接義故（宋義故在彭城[illegible]）卒無成功（卒子恤翻）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加尉元之禮（尉紆勿翻）送之出郊慟哭而返壬戌魏主北巡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illegible]）鸞以帝所親[illegible]有異謀也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illegible]）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illegible]）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語[illegible]）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徐孝嗣爲王儉所[illegible]武帝擢[illegible]尚書庶事[illegible]）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illegible]）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illegible]鎮軍[illegible]）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樂[illegible]）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illegible]官若

幾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言曹道剛[illegible]等之謀而未[illegible]）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illegible]二人方在外[illegible]有兵[illegible]）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illegible]又謝）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直後亦宿衛之官[illegible]之後者也）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illegible]）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履而失其[illegible]變也比必[illegible]）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壽昌殿武帝所起寢居常居之）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illegible]）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illegible]）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弒之（[illegible]延德殿[illegible]）

時年二十二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圍棋左右聞有變驚走報瀹瀹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illegible]）大匠卿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illegible]）悰嘯父之孫也（[illegible]）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斅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西昌侯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illegible]）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illegible]）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illegible]文惠太子第[illegible]子也）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illegible]）辛丑魏主至朔州（[illegible]）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為太尉鄱陽王鏘為司徒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illegible]）尚書左

僕射王晏爲尚書令。魏主至陰山。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遙光[illegible]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癸丑，魏主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撫冥鎮；甲子，如柔玄鎮。[illegible]西祖東之[illegible]北考其[illegible]北二百[illegible]北之北[illegible]山[illegible]塞外[illegible]如[illegible]也[illegible]自五原[illegible]柔玄之間[illegible]相距各一百七十[illegible]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九月壬申朔，魏詔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唐虞之制，三考黜陟，考九年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上等、下等各又分爲三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重問，覆問也。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者。史言任城王澄[illegible]

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期，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跡。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爲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illegible]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罪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魏官有本祿之外，有恤之[illegible]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期。」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illegible]黜陟行於九年之後[illegible]各黜盡其職不爲姦欺就有不稱者[illegible]其能自盡其不能盡者[illegible]才有短長[illegible]稱而[illegible]

兒也。帝又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憮音武，憮然，失意之貌。）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不免面墻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丹楊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常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

參軍樂賁開門納之〈諸州刺史各有參軍掌僚佐備禁〉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子懋自雍州徙爲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勇當作踊踊躍〉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說輸芮翻散悉但翻〉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將即亮翻說式芮翻從才用翻〉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

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預其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斂力贍翻鑊戶郭翻〉玄邈義之具以白蕭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遺于季翻〉行金得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卒子恤翻〉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田橫客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超之守死故以此言愧琳之〉玄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僵居良翻〉玄邈厚加殯斂門生

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史言董僧慧陸超之之義烈折而殺〉蕭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歐陽〉遣部將〈將即亮翻〉伯之先驅〈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上時掌翻〉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使疏吏翻〉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考異南史明帝使裴叔業齎密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臨海王夫有何失寧得賜罪請自有

聞之叔業言曰君書罔是非的事法行專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距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且昌寓令從齋書昌寓爲之有〉昌寓尚之之弟子也〈尚之昌寓之叔父〉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之孫也〈琇音秀銶音求孔靖見一百二十二卷晉安帝元興二年〉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

爵解嚴(尋陽已定諸藩王已死故解嚴)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朏敷尾翻瀹弋灼翻遺于季翻)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史記載淮陰侯答蒯徹之言衣人之衣於既翻食人之食祥吏翻)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比毗至翻近其靳翻)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胛古狎翻背胛也誌與痣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祏音石考城前漢之甾縣屬梁國後漢章帝改曰考城屬陳留郡晉惠帝分屬濟陽郡)王以示晉壽太守(蕭子顯齊志晉壽郡屬南梁州)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洪範蓋以此勸之其言如此)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好呼到翻)時人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殷勤(鸞以太傅錄尚書事故謂之錄公)流連不能已(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行下孟翻)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衞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東昏侯之世遙光卒如鋒言)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遺于季翻誚才笑翻)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使兼祠官)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上時掌翻)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柯姓也吳公子柯盧之後)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灋亮殺巴陵王子倫(茹音如)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鎭琅邪城有守兵(晉置南琅邪郡於江乘縣蒙籠城上齊徙治白下)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鴆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灋亮曰先朝昔滅劉氏(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茹法亮事世祖甚見親信)今銜此使(使疏吏翻)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灋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鎭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

返時主輒與之間語（間，古莧翻）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恒，戶登翻）於是威行州部（州部，謂一州之部內也）大爲姦利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本草經[illegible]熊[illegible]大[illegible]冬多入穴而藏蟄始春而出[illegible]其背上者[illegible]月取之須其背上[illegible]美[illegible]）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事見[illegible]）世祖聞之謂群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永明八年）王無罪而一時被囚（被，皮義翻）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言所得倍於所費[illegible]之本也）不詣謂何子良有慚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言有[illegible]）而復害之（復，扶又翻）若不立籤帥故當不

至於此（此[illegible]典籤之弊）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長，知兩翻）朝出閨閫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起居動應聞啟處地雖重（處，昌呂翻）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己聽於其下釋位扶危何可得矣（左傳[illegible]釋位以間王室[illegible]與也去其位[illegible]王之政事[illegible]王置典籤[illegible]）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illegible]）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爲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昌爲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弟誕諶之兄也（史言宣城王用其親黨分據方面[illegible]）甲辰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爲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守，手又翻）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尪疾（[illegible]烏黃翻[illegible]）弗克負荷（荷，下可翻）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illegible]）鍾慈太祖（[illegible]）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illegible]）

（上者於蕭……陵王紀）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illegible]明帝紀）

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是時方改元建武）。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illegible]），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illegible]）。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illegible]）！不敢聞命。因慟哭（[illegible]）。朝議欲糾之（[illegible]），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帝與群臣宴會，詔功臣上酒（[illegible]）。王晏等興席（[illegible]），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illegible]尚書令省），欲相撫悅（[illegible]）；瀹正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illegible]），悉加禁斷（[illegible]）。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illegible]），使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illegible]）！可詔荊、郢、東荊三州，禁勒蠻民，勿有侵暴（[illegible]）。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

刺史。丁丑，魏主如鄴。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為江夏王，寶源為廬陵王，寶寅為建安王，寶融為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恒貢，自今悉斷（[illegible]）。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為懿后。丙戌，以聞喜公遙欣為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為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寶義有廢疾（[illegible]），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居中（[illegible]），遙欣鎮撫上流。戊子，立皇子寶卷為太子（[illegible]）。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illegible]）。魏主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illegible]）。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illegible]）。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illegible]）。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illegible]），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illegible]），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illegible]），常畜戎馬十萬匹（[illegible]），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illegible]），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

更著滋及正光以後皆爲寇盜所掠無子遺矣梁武帝普通元年魏改元正光史駁言魏之馬政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周古者七十而致事之說並窮困私門庚子詔依舊銓叙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爲侯

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數所角翻御師醫師也以其供御故謂之御師今尚藥局有侍御醫又有醫師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漢東海王彊薨以天子禮葬用殊禮丁亥魏以鄄州刺史韋珍鄄吉掾翻韋珍先以學陵蠻將與東荊州刺史桓誕同鎭比還尋爲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將即亮翻雍於用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眞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眞度安都從祖弟也從才用翻以尚書僕射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周魴事見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二年魴符方翻

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國人者與魏同起於代北者之子孫也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劉纘臣於齊而屢使於魏芳與纘皆彭城人蓋同出於楚元王之後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爲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怏於亮翻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凱馛之子也陸馛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馛蒲撥翻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復方目翻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相息亮翻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無誠心無宜輕舉質音致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鎭南爲留議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任音壬鎭南謂李沖衆皆曰諾鎭南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少詩沼翻爲內應者未得審希旨帝亦當也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應於中翻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孤負也敗補邁翻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

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
之室椽重緣翻食無甔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甔甔受二石甔音都濫翻
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
百堵皆興謂新遷之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俶昌六翻始也而驅
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武王伐紂前歌
後舞擐音宦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
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率然輕易
之意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
筭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
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擐甲皆有憂色平居論
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
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
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
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
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
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
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
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
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將即亮翻休逞之玄孫也魏道
武伐中山崔逞降之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

之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降戶江翻魏主命
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
魏主許之赭陽即漢晉之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屬南陽郡至蕭子顯齊書赭陽葉二縣皆不見於志下言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則北襄城郡置於赭陽明矣葉式涉翻乃與征南
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
攻赭陽考異曰齊書作盧陽烏韋靈智按陽烏淵小字靈智珍字也鸞長壽之子城陽王長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蒼梧王元徽三年佐寶之子也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寶入朝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眞度軍於
沙堨堨烏葛翻堨壅也沙堨以壅水故以為地名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
太守劉思忌拒之晉武帝太康中分南陽置義陽郡惠帝又分義陽南陽置新野郡

先是魏主遣中書監高閭治古樂先悉薦翻治直之翻會閭
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郎韓顯宗大樂祭酒
公孫崇參知鍾律帝從之大樂祭酒蓋太和中初置是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
護軍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伍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六 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
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
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
以大辟論 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辟毗亦翻 乙未拓拔衍攻鍾
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閒出襲擊魏兵破之
惠休惠明之弟也 閒古莧翻蕭惠明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劉昶
王肅攻義陽 昶丑兩翻 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
招降萬餘人 降戶江翻 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
御軍嚴暴 褊補典翻躁則到翻 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
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 攻道攻城之道矢石之所集也 固志
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
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
下以張聲勢 使疏吏翻下同 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

號三十萬鐵騎彌望 彌望猶言極望也孔穎達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騎奇寄翻 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
甚雨命去蓋 去羌呂翻 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
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
故 左傳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魏主曰固
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 斥指也直言以斥人之罪過無所回避
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 左傳曰國君含
垢杜預注曰含垢忍恥 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
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
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 子隆子懋子敬子真子倫并鏗昭文海
陵為七王 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
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
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
而相之 相息亮翻 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
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
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
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
貪天下乎 史言崔慶遠之機辯 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
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左傳晉大夫隨武
子之言 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

遂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illegible] 民皆安堵，租運屬路。[illegible] 丙辰，至鍾離。[illegible] 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illegible] 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illegible] 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閒道夜發，[illegible] 與太子右率蕭誄等[illegible]徑上賢首山，[illegible] 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illegible] 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誕，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illegible] 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illegible]

[illegible] 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illegible] 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illegible] 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illegible] 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illegible] 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illegible] 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二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illegible] 柵斷水路，夾築二城。[illegible] 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illegible] 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illegible] 前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illegible] 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

壽陽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盱奇寄翻剛眙音吁怡)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壘(說文曰壘一翦半一家之居地)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宋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為大鎮)不可守小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塞悉則翻)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壽陽盱眙淮陰皆淮津之要地當以重兵守之故云本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少詩照翻)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戍兵以逸也戍師以勞以守兵以)是之謂以新擊舊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遠出而攻之士有飢乏之虞謂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言將士效死城破而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益於國事)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猶不樂屬魏思歸江南遂有五固之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蕞徂外翻小貌)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事見一百二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卒子恤翻)以今準昔事兼數倍矣時尚熱(尚當作向)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釁許覲翻)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烝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故引以為言)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治直吏翻)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沈與霃同持林翻說文久陰曰霃炎陽熱也)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為于偽翻罷讀曰疲)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幾居希翻近也)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斤謂斧斤之役板謂板築之役)然後命將出師(將即亮翻下同)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說輸芮翻)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語牛倨翻)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斷丁管翻下同)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據北史康生本姓達奚魏孝文改複姓於是姓奚)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艦戶黯翻)依煙直進飛刀亂斫(斫竹角翻)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illegible]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殿丁練翻)時春水方

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長知兩翻）（艦戶黯翻 塞悉則翻 陳讀曰陣下爲陳同）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呼火故翻）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法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喪息浪翻）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魏師已退故解嚴） 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冑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卷讀曰捲）穎冑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冑太祖之從子也（蕭穎冑太祖從弟赤斧之子 從才用翻） 上遣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是年春正月遣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事治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illegible]）（而帝已忘）齊人恨之飼以蒸豆（飼祥吏翻 馬牛之食）昶怖懼食之（[illegible]）

（布闕）淚汗交横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蘇武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 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 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舉哀（爲于僞翻）太傅錄尚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樂音洛）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不樂南遷欲帝還平城）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始洛邑（經度之也詩云經始靈臺）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以下可付法官貶之（此所謂尚書令僕 法官謂御史）仍詔迎熙及博陵長公主之柩（長知兩翻 柩巨救翻）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王故事（晉安平王孚葬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 魏之葬熙其禮又加於晉） 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 [illegible]）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illegible]）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帥所類翻）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

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illegible] 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illegible] 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illegible] 遣使與懿告別，[illegible] 懿以為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illegible] 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illegible] 懿，衍之兄也。英，禎之子也。[illegible] 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illegible]

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illegible] 懸擬山外，[illegible] 雖加優復，[illegible] 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illegible] 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illegible] 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中，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illegible] 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illegible] 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漢北之與江外耳，[illegible] 羈之在近，[illegible] 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illegible] 為吞併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illegible] 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illegible] 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illegible] 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illegible] 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

易以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魏主從之 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魯城[illegible]親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脩孔子墓[illegible]更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碻磝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泝流還洛淹諫以爲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illegible]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illegible]歷生榮祖之從弟也[illegible]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南陽太守房伯玉又敗薛真度於沙堨[illegible]鸞等見魏主於瑕丘[illegible]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illegible]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illegible]聽存其爵及荆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廣川剛王諧卒諧略之子也[illegible]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illegible]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緦麻一臨[illegible]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illegible]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 甲戌魏主如滑臺丙子舍于石濟庚申太子出迎於平桃城[illegible]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灋御史中尉[illegible]李彪私戒之[illegible]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爲意[illegible]彪表彈之[illegible]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陰使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illegible]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還第[illegible]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illegible]

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飲至者告至于廟而飲酒也班賞有差班布也賞之賞也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記冠義曰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玄曰曹魏冠太子再加宋一加余謂魏孝文好古其必用三加之禮冠於廟禮也曹魏以來不復在廟冠古玩翻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見賢遍翻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用論語孔子之語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斷丁管翻正音華言也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見賢遍翻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謂故意為北語不肯從華言者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不讀曰否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四方之人言語不同不知當以誰為是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守手又翻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爭讀曰諍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

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魏詔求遺書秘閣所無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外三閣經書陸機云身登三閣謂為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秘書也又秘閣之名所由始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魏有司奏廣川王妃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尊夫尊婦卑廣川王諧卒於洛陽妃先卒葬於代故有新尊舊卑之說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北邙山在洛城北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 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為河南洛陽人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漢律曆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又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上之廢鬱林王也見上卷上年許蕭諶以揚州既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諶氏壬翻恚於避翻推吐雷翻欲選用輒命尚書使為申論為于偽翻上聞而忌之以蕭誕蕭誄方將兵拒魏誄魯水翻誕即亮翻隱忍不發壬戌上遊華林園與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留諶晏華林閤仗身執還省仗身執仗之衛士也宋禁衛有仗身見

齋書曾詔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欲詭餽戍之卜卒不爲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仗身職貢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謀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諶爲南兗州誕爲司州所謂二州也諶封衡陽郡公誄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數所角翻朝廷相報止可極此卿恒懷怨望恒戶登翻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遂殺之并其弟誄以黃門郎蕭衍爲司州別駕往執誕殺之諶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常語之曰君相不減高帝好呼到翻語牛倨翻相息亮翻相貌也諶死文猷亦伏誅諶死之日上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三王皆武帝子也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

軍魏高閭上言鄴城密皇后廟頹圮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即宜罷毀詔罷之密皇后世祖母杜皇后也后鄴人以神嘉三年立廟于鄴高閭爲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圮部鄙翻毀也治直之翻魏拓拔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氐楊馥之爲齊擊武興氐楊集始破之按漢志武都郡沮縣有東狼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漢郡界東南至川同谷縣之漢漢郡也氐居沮水上因以爲種落之名沮千余翻爲于僞翻秋七月辛卯以馥之爲北秦州刺史蕭子顯曰永明郡國志[illegible]治漢中南鄭不[illegible]北[illegible]新州刺史皆督二秦是[illegible]志所載秦[illegible]爲北秦然是時秦州所領諸郡皆僑郡[illegible]也仇池公八月乙巳魏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爲後魏羽林作亂張彝父子張本賁音奔魏金墉

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四門學始此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黃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論語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故郭祚引以爲言樂魚教翻宜復修之復扶又翻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好呼到翻下同屬之欲翻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更工衡翻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樂音洛言寄以布衣器素相與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

作樂樂音岳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史言魏高祖以文治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治直之翻彈劾不避彊禦彈徒丹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帝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悉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朝直遙翻恒戶登翻沈持林翻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

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仁義忠信此天爵也[illegible]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于洛陽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其治效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以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孔子之言[illegible]

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為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為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為桂陽王寶攸皇子昭秀昭粲皆高武子孫

乙未魏主自鄴還洛陽冬十月丙辰至洛陽壬戌魏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為三等以聞又詔徐兗光南青荊洛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illegible]

十一月丁卯詔罷

世宗東田毀興光樓[illegible]

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illegible]

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帝引諸儒議圜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illegible]請前一日告廟從之甲申魏主祀圜丘大赦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見群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為大選之始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illegible]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illegible]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illegible]

丁酉詔脩晉帝諸陵增置守衛[illegible]甲子

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賜冠服以易胡服）先是魏人未嘗用錢（先悉薦翻）魏主始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粗備（粗坐五翻）詔公私用之 魏以光城蠻帥田益光爲南司州刺史（帥所類翻）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爲刺史（據北史益光當作益宗魏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汝陰註新蔡當作新息）氐王楊炅卒（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楊炅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考異曰齊本紀作丁酉按長曆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王于況翻）故爲拓拔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重直龍翻）於是始改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勝音升如長孫嵩奚斤叔孫建穆崇于栗磾之類史皆因其後所改姓從簡便而書之其後改也其餘北人諸姓改從得姓注已略見於書盡其所改後姓有乘草人舊從木犯者也且女九然又女六翔老異曰魏收作官氏志書之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南齊書魏虜傳所稱皆其舊姓名以今從魏書以就簡易）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婣連莫非清望（朝直遙翻[illegible]音連史記南越傳呂嘉宗室兄弟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連親婚也史記索隱曰[illegible]姻也後人因以婚姻爲連其字加女旁）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功衰自大功以上至緦衰也猥烏賄翻）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魏書官氏志[illegible]當作奚[illegible]有紇奚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四姓盧崔鄭王也下戶嫁翻）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覈下革翻冒莫北翻）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琇馛之子也（琇音秀馛蒲撥翻）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脩之門（舍人舍謂諸王妃嬪之舍其人部嬪也八族即前所謂代來八姓）咸陽王禧娶隸戶

為之隸戶（謂没入為奴隸之戶）帝深責之，因下詔為六弟聘室（為子[illegible]）：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媵以證翻）；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太和十八年河南王幹已徙封趙郡王，史蓋以舊封書之。散悉亶翻），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潁川王雍太和十八年已徙封高陽，史以舊封書之），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勰音協），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illegible]）。懿，羲之子也（[illegible]）。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盧崔鄭王并趙李為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寶、李沖，隴西李也。[illegible]）。

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郡姓者，郡之右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考異曰：北史薛聰傳：聰為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沖後魏國典。）

帝與羣臣論選調（選須絹翻。調徒弔翻），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分扶問翻），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為于偽翻。治直吏翻）帝曰：「欲為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謂傅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屠釣也。行下孟翻。說讀曰悅）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魯三卿，季孫、孟孫、叔孫氏；四科，孔門四科，[illegible]）著作佐郎韓顯宗曰（[illegible]）：「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朝直遙翻。昶丑兩翻。自彭城入），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別彼列翻），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復扶又翻。後之流內、流外銓，蓋分於此）。若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為于偽翻。渾戶本翻）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

仁政

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書序虞舜側微孔穎達疏曰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鮮息淺翻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爲城陽王鸞以封陽之敗今復之鸞音鸞二月壬寅魏詔羣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杜武曰國老諸大夫致仕者庶老鳩士也皇侃曰庶老庶人在

官老毛萇曰黃髮兒齒也續漢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耇音苟郡縣之下當有這字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毛萇曰衡門橫木爲門門言淺陋也長知兩翻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乘繩證翻校戶教翻以金飾其校據格也又居效翻義與鉸同以金飾器謂之鉸上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今之裹蒸以館和米入香藥松子胡桃仁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大纔二指許不勞四破也又嘗用皁莢以餘濼授左右曰此可更用真莢不堪高大莢形如豬牙去垢疾次多用之濼郎狄翻更居孟翻再也太官元日上

壽有銀酒鎗上欲壞之太平御覽云鎗即當字樂音徑下同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爲上日亦云三元謂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也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上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內宴於宮中謂之曲宴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慚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按蕭子顯齊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曹功論封爵兵器八議六案也九府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府也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選須絹翻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南康王侍郎潁川鍾嶸上書言

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嶸戶萌翻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擇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暠古老翻嶸不識已否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齊明帝以吏事權詐得國猜防羣下故親覽機務王者之親御歷次其計焉不如此耳偶于偏辭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來降以蕭子顯齊書考之州不在太和十年分置二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

（魯陽意北時廣州亦當置於魯陽宣降戶江誦）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櫟城即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之櫟杜預注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丙戌，魏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此漢後皆謂陵在河南者）丁亥，魏主有事於方澤。秋，七月，魏廢皇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於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為尼。及太后殂，帝立熙少女為皇后，（熙許豈翻少詩照翻）既而其姊疾愈，帝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入宮，不率妾禮。（復扶又翻長丁丈翻）后頗愧恨，昭儀因譖而廢之。（為後昭儀為后張本）

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行尼。（練行謂修練戒行也瑤光寺在洛陽宮城行下孟翻）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樓，（太和九年魏移道壇於桑乾之劉昫曰崇虛寺此蓋魏為後建齋於禁中齋戒則居之見賢遍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舍人即中書舍人問其所以來請見之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之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少詩沼翻復扶又翻）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比毗至翻）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使疏吏翻）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塞悉則翻）是夕，大雨。

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好呼到翻著陟略翻）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儼魚檢翻騎奇寄翻）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帝，（詰去吉翻琇音秀）帝大駭，祕其事，仍至汴口而還。（汴口汴水通河之口至此而後還以安人心還從宣翻）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罪，親與咸陽王禧更代杖之，百餘下，扶曳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起。（見賢遍翻數所具翻更工衡翻）

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楨卒。（楨音貞諡法愛民好與曰惠）九月，戊辰，魏主講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冬，十月，戊戌，魏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賁音奔）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以洛為司州調徒弔翻）魏吐京胡反。（魏世祖太平真君九年置吐京郡水經注吐京郡漢西河郡土軍縣胡夏俗音訛也）詔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帥并、肆之眾以討之。（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縣西河吐京定陽北鄉正平五城陽絳郡皆屬為并州領太原上黨樂平鄉郡太平真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雁門郡下同）彬，楨之子也。彬遣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車突谷，又破之，（五代史志離石郡太和中後置突郡烏突蓋因車突谷而名之也）俘雜畜

以萬數（蓄，許六翻；數，所角翻）詔以彬為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治，直之翻）。若不能克，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身先將士（帥，讀曰率；先，悉薦翻），討去居，平之。魏主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見，賢遍翻），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沖免冠頓首謝。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親，古人所貴（左傳石碏之語）。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魏太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郡平城。太和中改為恒州。宋白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置司州於洛，以平城為恒州。□□州治雲中，恒安鎮即其地，後魏懷朔鎮，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在唐朔州北二百八十里。跨，□□翻，下同），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去，羌呂翻），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為庶人（考異曰：□□□□□□書閏月丙寅，□□□□□□□；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寅，按長曆，閏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無丙寅，今從齊曆），置於河陽無鼻城（水經注：河水逕□□□□□□內鼻城□□□□□□□□無鼻城，在河北一里），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粗，坐五翻）。戊辰，魏置常平倉。戊寅，太子寶卷冠（卷，讀曰捲；冠，古玩翻）。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見一百三十七卷世祖永明八年），由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樂，音洛）。泰自尚書右僕射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恒州。帝為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為，于偽翻）。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鎮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安樂侯隆、撫冥鎮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思譽，天賜之子（天賜，景穆太子之子）；頤，□□之子（於魏主為叔祖。將，即亮翻；驍，堅堯翻）；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叡以為洛陽休明（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緩之，泰由是未發。頤偽許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行吏部尚書，行□□□書事，未為真也。任，音壬），帝召見於凝閑堂（見，賢遍翻），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誘，音酉），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強為我北行（強，其兩翻；為，于偽翻），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駑，音奴）。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同）。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

郡合符符合乃驗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魏晉以下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仗左右帶御仗在天子左右者接翟以為挽使號吏翻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頤刺朔州在平城西宋白曰朔州東北至平城二百六十里澄遣人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illegible]音搦量音良度徒洛翻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魏謂平城為代都治直之翻騎奇寄翻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帥讀曰率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尋徐林翻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皋陶何以過之陶餘招翻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見賢遍翻粗坐五翻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比毗至翻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道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齊世祖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之太和十七年也魏定遷洛之議即上南伐之師至去年方入寇蓋十九年也二十萬亦當作三十萬事並見上年去猶昨也又按當時衆號三十萬實則二十萬耳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復扶又翻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illegible]饑鄴洛遍近崔冀故悉於齊故以據斥境土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少詩沼翻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司馬牛之於桓魋柳下惠之於盜跖皆兄弟賢不肖相遠而兄弟罪不相及古法也魋徒回翻跖之石翻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七 起彊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 考異曰齊帝紀云壬午大赦按長曆是月己丑朔無壬午故不日 丙申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太子恂李沖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乙巳魏主北巡初尚書令王晏爲世祖所寵任 事見一百三十六卷世祖永明七年 及上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 事見一百三十九卷元年 鬱林王已廢上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 尚書令位居朝之右朝直遙翻 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 事際謂舉事之際須倚其爲用 而心惡之 惡烏路翻 嘗料簡世祖中詔 料音聊 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得晏啟諫世祖以上領選事 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永明八年選須絹翻 以此愈猜薄之

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 爲于僞翻 上默然上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 數所角翻相息亮翻 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 好呼到翻屏必郢翻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 朝直遙翻探吐南翻 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啟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 帥所類翻 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省在華林園因名 考異曰晏傳云元會畢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 并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 明達蓋世祖時主帥 及晏子德元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以爲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爲廣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 從才用翻下從子同 蕭毅奢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之 毅高帝從子新吳侯景先之子也好呼到翻 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 少詩照翻 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僂 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僂力主翻鞠躬曲身也俯僂低頭傴背 不敢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 長知兩翻

(兩翻)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通鬱林王之將
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
(荷下可翻)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
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
後名(欲使之死鬱林之難也)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
將軍(帝初即位進晏為驃騎大將軍啖徒濫翻又徒覽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集會子弟
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
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
(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為阿戎至唐猶然杜甫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思遠
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
兄亦覺不(閒古莧翻不讀曰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
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
晏敗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晏外弟尉氏
阮孝緒亦知晏必敗(尉氏縣漢屬陳留江左僑置於今六合縣界屬秦郡阮氏本尉氏人此時未必居秦郡界外弟妻弟也)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
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謂吐其所食者又覆其所餘者)及晏敗
人為之懼(為于偽翻)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
罪(卒子恤翻)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甲子以左僕射
徐孝嗣為尚書令(代王晏也)征虜將軍蕭懿為廣州刺
史(代晏弟詡也)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

問之(見賢遍翻)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
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
遼西為民(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偽征北將軍恆州刺史鉅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偽定州刺史馮翊公目鄰安樂公主拓拔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與魏書名姓全不同今從魏書)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
樂(樂音洛)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
其不生同異而已(示以事理之大綜而已不反覆語之誘音酉)及朝臣皆
變衣冠朱衣滿坐(朝直遙翻坐徂臥翻)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
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強也(強其兩翻)太
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
舉兵斷關規據陘北(陘北則恆朔二州之地關即鴈門之東陘西陘二關也斷丁管翻陘音刑)
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
折難(難乃旦翻)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
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
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
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同產
同母兄弟)餘子徙敦煌(敦徒門翻)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
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
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

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府州刺史府賜死不死於獄故曰別府免其孥戮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孔安國注曰孥子也其孥戮謂戮妻子免死徙遠也孥音奴元不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
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
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此周禮所謂八柄馭羣臣者也予讀曰與是故
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
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此周禮所謂八議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於棘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
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
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
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
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誘音酉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
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酋自秋[illegible]
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以雁秋南來春北去[illegible]
[illegible]也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石離石西河郡[illegible]
[illegible]石州　叛胡請降詔宥之　夏四月庚申至
龍門遣使祀夏禹水經注龍門[illegible]
東皮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祀焉　癸亥至蒲坂祀虞舜皇甫謐曰舜都蒲坂
故又於此祀焉坂音反　辛未至長安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
過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illegible]魏主
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
賜恂死椒味辛大熱有毒[illegible]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illegible]癸
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城葬以殊禮[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己丑魏主東還[illegible]
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豐武王於鎬[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庚申還洛陽　壬
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illegible]將入寇
[illegible]　魏穆泰之
反也中書監魏郡公穆羆與之通謀於後事發削官
爵為民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
劾劾戶槩翻[illegible]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
遜位　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留　秋七月魏立昭
儀馮氏為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
洛陽暴卒於共縣[illegible]
[illegible]　戊辰魏以穆亮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冀州刺史。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戒嚴，將伐也。）壬戌，魏立皇子愉為京兆王，懌為清河王，懷為廣平王。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為恭太后。（帝即位，尊始安王曰景皇。稱皇不稱帝，用漢制也。）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任城王澄至是為吏部尚書[illegible]。）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illegible]中丞若作中尉[illegible]。）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治，直之翻。）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音協。）勰辭曰：「親疏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以攻吳蜀，帝不許。）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天地交曰泰，天地不交曰否。陳思於魏文，上下不交，故曰否；[illegible]則君臣兄弟之情無間，故曰泰。[illegible]）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二曹，謂魏文帝、陳思王也。）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赭，音者。）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illegible]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illegible]寧蠻府，[illegible]宋末有雙頭郡太守[illegible]治一[illegible]漢以來屬南陽[illegible]為西汝南、北義陽二郡治所。）魏以氐帥楊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魏置南梁州於武興。）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為質，（[illegible]）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illegible]所[illegible]翻，下同。[illegible]）殺其二弟集同、集眾；集始窘急，請降。（騎，奇寄翻。窘，渠隕翻。）九月，丁酉，魏主以河南尹李崇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此時魏荊州治魯陽，[illegible]樊、鄧去洛[illegible]，故勸之先取[illegible]。）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此謂去年[illegible]敗也。擊敗[illegible]）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吹脣沸地。（吹脣[illegible]吹之，其聲如[illegible]，其下者以[illegible]，[illegible]後方[illegible]謂之嘯[illegible]。）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宛，於元翻。郛，芳無翻，郭也；[illegible]之外郭曰郛。）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考異曰：齊書作公孫延景，今從魏書。）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向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人君之象也。）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梟，堅堯翻。）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雛，罪一也；（[illegible]武帝子孫，故謂之雛。）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鑾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言帝自小宗入為高帝第三子，以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

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備職業。將，即亮翻。反己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衣，於既翻。虎頭帽者，帽為虎頭形。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度，徒洛翻。應弦而斃，乃得免。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槎，士下翻，邪斫木也。羣氐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眾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郡將利縣舊曰石門，又有仇池山，山下有飛龍峽，以氐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龍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武興，今為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建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沮水東北有龍門戍，此其是歟。鷲峽當在龍門之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鷲，音就。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illegible]崇命統軍慕容拒帥眾五千從它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

李崇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右軍府，右將軍府也。將，即亮翻，下同。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illegible]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五經文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見，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顯宗若露布上聞，行諸州郡，增益軍之勢，可以挫城中堅守之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韓顯宗對策甲科，除著作郎，故云在東觀。哂，式忍翻。笑不壞顏曰哂。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過也。效之之辭也。復，扶又翻。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illegible]上，時掌翻。自下而上於上謂之上。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雍，於用翻。下同。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樂，音洛。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

以卯漢沛郡之虹縣也師古曰虹音貢宋北兵爭寘地在下邳夏丘縣界唐復爲虹縣屬泗州虹今讀如絳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翻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敗補邁翻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丙辰以楊靈珍爲北梁州刺史○考異曰齊紀作梁州今從齊書仇池公武都王新野人張腦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帥讀曰率柵測革翻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考異曰齊紀云曹虎與房伯玉不協不救之余謂曹虎之頓軍樊城亦未畏魏兵之彊而不敢進也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度徒洛翻騎奇寄翻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沔彌兗翻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收志太和二十二年置南青州治東安郡黃郭戍在義塘郡又按五代志沂州懷仁縣舊置北義塘郡及懷仁縣舍翻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據傳永傳太倉口在魏豫州界是時魏置豫州於汝南新息縣廣陵城於淮南汝陽淮對岸以太倉口當在淮北岸魏人置倉於此而有是名也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好呼到翻

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瓠戶故翻貯丁呂翻盛也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處昌據翻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然與燃同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趣七喻翻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溺奴狄翻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裴叔業白徐州刺史王玄謨營壘於此置楚王戍因名之楚王戍在蕭城東北永復令永擊之又復扶又翻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塹七艷翻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分扶問翻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將即亮翻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喪息浪翻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封武又翻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脩期耳言文武兼有其才也傅永字脩期好呼到翻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曲江公遙欣好武事

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祏，（帝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為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上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麴嘉為王，復臣於柔然。安保獨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永泰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春正月癸未朔，大赦。加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鈞太祖子子岳至子夏皆世祖子昭粲昭秀世宗子夏戶雅翻鈞等已死乃使公卿
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難將一人手捧
盡天下目齊明帝之詔類如此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
之以血濟子禮翻泌薄必翻又兵媚翻親視殯葬畢乃去庚戌魏
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
是時魏不攻壽陽疑壽字誤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
降宛於元翻降戶江翻伯玉從父弟思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
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宋泰始二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昆從多仕於魏而思安得爲
伯玉請從才用翻數爲上所角翻下于偽翻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
城王勰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勰音協使疏吏翻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
敗於鄧城鄧縣漢屬南陽郡宋大明末割襄陽西界爲京兆郡鄧縣屬焉其地在淯東襄陽郡安
養縣界唐貞元中又改安養縣爲鄧城縣今鄧城縣在襄陽城北二十里隔漢水據南北對境圖自鄧城
南過淯河至樊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陷沒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
襄城并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也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
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帥讀曰率行下孟翻
騎奇寄翻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
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
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
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
死戰斷丁管翻且戰且郤行慧景過鬧溝據蕭子顯齊書鬧溝近沔
溝在宛縣界蓋淯水入此溝南流逕鄧城界而入于漢也軍人相蹈藉藉慈夜翻橋皆
斷壞魏兵夾路射之射而亦翻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
相枕枕之鴆翻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
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沔北有樊城山陽所據蓋即此城也至
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
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
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
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
義陽渦陽城在漢沛國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南時爲魏南兗州治所杜佑曰唐亳州蒙城縣地
渦音戈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魏南兗州領下蔡及梁譙
沛等郡濟子禮翻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
丈以示城內高居傲翻別遣軍主蕭璝等攻龍亢龍亢縣漢屬沛
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晉灼曰亢音剛龍亢城南臨渦水璝公回翻
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
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
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
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又斬首萬級俘三千
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
懸瓠將即亮翻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魏平州治肥如城領遼西北平二郡

傳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少，詩沼翻。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勝，音升。叔業還保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也，渦口對岸南岸即馬頭郡。杜佑曰：渦口今臨淮郡漣水縣北也。

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家素寒，少孤貧而好學。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清淵縣漢屬魏郡，晉以來屬陽平郡。朝，直遙翻。好，呼到翻。沖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為，于偽翻。延譽者，延其聲譽，使所聞者遠。公私汲引。謂公言之於朝，乃薦之於上；又私為同引而進之。引水於下而上曰汲，取此義也。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彈，徒丹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稍稍疏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復，扶又翻。坐，徂臥翻。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沖爭辯，形於聲色。數，所角翻。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勝，音升。

亢，苦浪翻。公行僭逸，坐輿禁省，言坐輿而入禁省也。法：不下公門為不敬。私取官材，輒駕乘黃，乘黃，御馬也。乘，繩證翻。杜佑曰：漢有未央廄令，少府乘黃廄。良馬，古之神馬也，以為名，或亦名飛黃，背有角，一日行萬里。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皁。無所憚懾。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尚書都座，今錄……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見事，謂彪見所犯之事也。見，賢遍翻。沖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載，子亥翻。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彪以中尉兼度支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

尊身忽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振古，自古也。校其行實，天下佞暴之賊。行，下孟翻。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列，謂列陳其事。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所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詩曰：取彼譖人，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沖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歎悵久之，曰：不意留臺乃至於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彪字道固。黃門侍郎宋弁素怨沖，而與彪同州相善，宋弁字道……射，謂沖也。弁，廣平人；彪，頓丘人，二郡皆屬相州。陰左右之，左，音佐；右，音佑。有司處彪大辟，

帝省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冲罵肆口，遂發病荒悸，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為肝裂，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贈司空。冲勤敏強力，久處要劇，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時每多忿競，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以此少之。

魏主以彭城王勰為宗師，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教者以聞。

夏四月，甲寅，改元。（改元永泰）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上愈猜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甖，謂鴆也。）敬則女為徐州行事謝朓妻，敬則子太子洗馬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岳以情告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啟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啟，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

夕言且遲一夜也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蒱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言應作如此事謂應反也敬則不應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臺傳御史臺所遣督諸郡錢穀者傳株戀翻敬則橫刀跂坐跂坐垂足坐也足不及地也跂去智翻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見賢遍翻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將引也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詎豈也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敬則舉兵反招集配衣配分給也衣於既翻分給袍甲以衣發之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胤棄官隱居

若邪山若邪山在會稽東南四十里邪讀曰耶敬則欲劫以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胤尚之之孫也何尚之相宋文武兩朝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瓠戶故翻魏趙郡靈王幹卒諡法亂而不損曰靈上聞王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員外郎世雄此即敬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字必有一誤記室參軍季哲敬則為大司馬以其子為記室參軍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少詩照翻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長知兩翻將即亮翻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

也豫章王嶷武帝之弟嶷魚力翻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寶義帝子寶覽緬子也處昌呂翻下同高武諸孫處西省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二省以門下省為西省中書省為東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還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前漢都水屬水衡都尉後漢光武省水衡都尉并入郡國水屬郡國晉屬大司農蕭子顯齊志無都水官尚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匠然齊大匠卿不常置故都水之官不見於志孩何開翻須三更當盡殺之須待也三更丙夜也更工衡翻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啓奏

也以達姓名又啓陳其事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單上演翻少詩沼翻覺古孝翻寐而寤謂之覺景雋啓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單景雋具以子恪啓之事對上[illegible]乃賜王侯供饌[illegible]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illegible]之子也[illegible]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今之錢塘江也帥讀曰率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松江在吳郡吳縣南古笠澤也今蘇州吳江縣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

萬衆，許即丞諸榜翻古甕篙古勞翻竹竿也用以揮泥下云鍤楚洽翻臿也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公上複姓也其見本晉發走沙人故說濟化舉塋寢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之氏兼武進喜帝之塋中撥旨先兆亦葬武進陵泰安陵故見懷書帝思劫憾哭不遂塗淵曰自常州西比至呂虎遂發口兒太石麥遷小道旁已殘缺盡帝朝娶基醒胡寺詩王敬見反至陵口慟哭而是也宋器丹張發三十歲里丹揚見去呼謂無何雲陽宋錄白司吳大帝改丹陽為云速縣足未與入晉陵錄

烏程丘仲孚為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埭長岡瀉瀆水以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下夾塘比金山門易以歐湖遷戶據於附之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驤思將翻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湖頭玄武湖頭也其地東接蔣山西臺下西拔玄武湖隄嶮勢但平當京口大路恭祖，慧景之族也。崔前書後軍將軍崔恭祖按官以來官制左右前後將軍是為四軍恭祖至此齊書王敬則傳作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若為後軍將軍不應下此必有誤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能得，恭祖刺之仆地，索山客翻上時掌翻刺七亦翻興盛軍容

袁文曠斬之，軍客齊書王敬前作軍容身吏容馬容如拍康多高帝軍容袁文曠馬客陳留深軒陳叔陵蓋肯扶驍健有武名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勢以為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征虜亭在方山南白下掌鼎征虜謂之急裝謂敬則至，急裝欲走。玄武湖頭大路出至街勇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裁少日自此少日許不及二臺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窮法之謂窮盡法以繩之上許之，所全活以萬數。瞻，弘之從孫也。王弘以佐宋武帝許召為從孫也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杜晉宋武帝以才用之就自當人物其與曰吏部為選舉六典吏部郎掌選在諸曹用人之妙於時吏部郎高於諸曹郎品第五品於諸曹官品第六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恒戶登翻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謝朓自兼殿中郎遷吏部故曰超階以告妻父得官故曰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國秩彭城國秩也職俸勰所居職之俸也親恤魏朝給親王以恤親戚者也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職俸便停，親國

賜三分受一（[illegible]）壬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illegible]）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蕭衍為雍州刺史（爲衍以雍州起兵張本雍於用翻）　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令可重申前命（徐令謂徐孝嗣也孝嗣爲尚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重直龍翻）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陳太尉謂顯達也）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惠景（悛七倫翻又丑緣翻）上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天子即位當奉珪幣以見上帝於南郊）又深信巫覡（覡刑狄翻）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本草曰白魚味甘平無毒主胃氣開下食去水氣令人肥健人脩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按此求文簿中之魚則所謂蠹書魚也本草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療偏風口喎及痛以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衣帛中或有之鳥有厚撥子蕃之則撥落）太子即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于懸瓠（朝直遙翻下同）　壬子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武帝永明三年置齊興郡屬郢州其地當在西陽七陽二郡界）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帥北叛（帥讀曰率）魏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繼自懷朔以東悉稟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熙道武之子）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陵在曲阿）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惡烏路翻）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臨力鴆翻哭也）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號戶高翻漢五行志曰鶖或曰禿鶖師古曰鶖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入澤中捕水食一名禿鶖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鶖性貪惡今俗呼禿鶖一名扶老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鶖者殺）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引兵還　庚子詔北伐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謇善醫（謇丹楊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慕容白曜克東陽獲謇遂爲魏人謇九輦翻）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勰又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周公金縢之事以周公之至誠行之則可若王勰則僞也）　魏主疾有閒（閒如字朱元晦曰閒少差也）　丙午發懸瓠舍于汝

賓集書官，坐徐謇于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臚，陵如翻。）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戊子，立妃褚氏為皇后。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言六鎮各遣一使，令各推檢。一說伏讀曰……）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令赴南伐之軍也。）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北伐至鄴而高車已降，遂班師。）林邑王諸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武帝永明十年，范諸農得國。朝，直遙翻。溺，奴歷翻。）以其子文款為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八（起屠維單閼，一年。）

東昏侯上（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義有廢疾，故立帝為太子。其後……以和帝……南康王寶融……在西……諸帝以東昏昏虐，廢為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去年魏克雍州沔北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元英，魏……英……敗姓元氏，因而書之。）乙酉，魏主發鄴。（去年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今車駕始自鄴發。）辛卯，帝祀南郊。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沖冢，（沖死見上卷上年。魏主令葬沖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洛，過其冢。按魏主詔代人遷洛者……從便，冲冢亦令葬洛南……）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留守官，語及沖，輒流涕。（李沖與任城王澄同守留臺，魏主還，沖已死，故見留守官而語及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任，音壬。離，力智翻。少，詩沼翻。下同。不，讀曰否。）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襦，（此代北婦人之服也。）

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帽略謂襖烏皓翻短衣也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史言魏主欲用夏變夷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彪以得罪歸鄉里故迎謝主於鄴南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恂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赴洛陽帝以為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散載蓋但載之者不加縶會赦得免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三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為太尉魏主連年在外自魏主明

帝建武元年南徙至是首尾四年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菩蒲胡翻薩桑葛翻及帝在懸瓠病篤事見上卷上年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蒙等為之心腹雙姓蒙名其姓諸帝後封以為氏彭城公主為宋王劉昶子婦寡居昶丑兩翻后為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強其兩翻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為帝疑而祕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厭於要翻又於葉反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文明太后后之姑也其音調心右謂非姑之叔邪以詳照翻當賞報不貲不貲言無量之可比也貲即移翻貲之為言量也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蒙

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陳后淫泆之狀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勰音協曰昔為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脅嫗威遇翻老嫗之稱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言若有人心必當自恥止也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稽音啓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嬪毗賓翻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太子猶君也不令朝謁禮之不使以母禮貴之復扶又翻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恭宗景穆太子也熙有三女二為皇后一

為左昭儀一后廢后反廢后為之昭儀平辛瑤光寺之練行尼魏主乃不能之廢后非得罪於宗廟也典后所為彭巧如主乃不能之正其果廢后於文家乃文不能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巨萬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為太保誕為司徒脩為侍中尚書庶子聿為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之聿于筆翻以黃門侍郎與黃門郎同直特以為兩宮謂宦官直禁中也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詛莊助翻呪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悛丑緣翻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

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憐百餘黜為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大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幽后尋廢（大和二十年幽后廢）夙亦擯棄馮氏遂衰（史言外戚罕有能全保其福祿者）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勰音協）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按陳顯達傳馬圈在南鄉界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圈漢涅陽縣地穰如羊翻）城中食盡啖死人肉及樹皮（啖徒濫翻又徒覽翻）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史言齊師貪財不能以殲敵殲息廉翻）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莊丘拔之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舊治也）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任音壬）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守音狩凡留守太守之守皆同）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攝七兵事者攝七兵尚書事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掌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晉又分中外兵各為左右為七兵尚書）弁精勤吏治（吏治之治直吏翻）恩遇亞於李沖癸未魏主至梁城（魏收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又原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隋書曰汝原置汝北郡唐志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梁縣古梁城在西南十五里）又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五代志鄧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離力智翻）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伺相吏翻間古莧翻下同）丙戌以勰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使疏吏翻）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軍要當言軍權也左傳曰握兵之要杜注云威權在己治直之翻）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心寄謂推心以託之也）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水經曰均水出析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邑北南入于沔注云即郡國志筑陽縣之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沔謂之均口斷丁管翻）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王建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陳顯達引兵渡水西（均水之西也）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沮在呂翻）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陳讀曰陣）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擔丁甘翻）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盛時征翻擔都甘翻負也磧七迹翻）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又左軍將軍張千戰死（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齊書）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汋均口（水經注

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沔水沔水又南流注于沔水又南汮水注之故謂之汮口汮水亦一水也
廣平馮道根沔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僑立寄治襄陽宋為實土以漢朝陽縣實若鄧廣平郡及襄平縣領鄧陰北陽等縣杜佑曰朝陽在襄陽西北又出貝西說顯達曰汮均水迅急易進難退易說險要以致勝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鄧城即漢鄧縣之地今襄陽郡晉屬荊州平鄧人馮道根江左僑立廣平郡南五代志襄陽郡安養縣舊置鄧縣音鄧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私屬若家之奴客及其親黨之類官之所調發者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詔以道根為汮均口戍副

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陳顯達之敗固不可以敵是弱於兩年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考異曰齊紀永泰元年以顯達為江州本傳亦云以江州刺史除公...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庚子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記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

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漢武帝託霍光昭帝蜀先主託諸葛亮事並見前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猶為知己畢命古語有之士為知己者死況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託靈謂以兄弟同氣之親也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總攝又將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未忍暌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鎮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年三十三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

不可輒則取之，勿為它人有也。以嘯之驕貪於此，孝文以此語之，是啓其姦心也。景明之禍實兆之。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處，昌呂翻。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略。嘗於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分之祭。魏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故謂之二分之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帝輒曰：粗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粗，坐五翻。去，羌呂翻。剗，楚限翻。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稼。踐，息淺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魏紀云：帝以指彈碎羊髀骨。羊髀骨堅難碎也。彈，徒丹翻。髀，部禮翻。射禽獸無不命中。謂先命其處而後射之，命中亦中。中，竹仲翻。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復，扶又翻，下同。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之美。邪，音耶。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覆，扶又翻。恐以問外露，陳顯達知之反。乃祕不發喪，徙御臥輿，[illegible]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

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宛，於元翻。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illegible]斂，力贍翻。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史言魏孝文之臨終付託得人。處，昌呂翻。太子至魯陽，不動聲色，蓋其素所養也。分，扶問翻。魯陽，前漢屬南陽郡，後漢、魏、晉因之。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一年罷州置魯陽郡。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即位，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推誠盡禮，謂盡事君之禮。東宮官屬，謂東宮舊僚也。間，古莧翻。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長，知兩翻。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勰字彥和。握蛇騎虎，喻其危也。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飲，呼，火故翻。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強之，乃飲藥而卒。強，其兩翻。

貴嬪徵太子與喪會魯陽詩於撒馮后傳并言至魯
陽乃行遺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遺萬之事人謂傳高
祖崩徵過祕喪事遣張儒徵世宗亦以高祖遺詔徵太子事喪至洛城南咸陽王
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
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去羌呂翻行下孟翻
謚曰幽皇后謚法壅遏不通曰幽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
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丙申魏葬孝文帝
於長陵長陵在瀍西廟號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為
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
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使疏吏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七州冀定相瀛幽平營也勰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魏任城王
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己上王肅本江南人奔魏故以為羈旅肅為尚書令而
澄為右僕射故以為位加己上意頗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
謀逃還江南降戶江翻澄輒禁止肅禁止不令入宮省表稱謀叛
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
出為雍州刺史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大議
澄每出辭氣加萬乘而數其上孝文外雖容之內實嫌之況咸陽王禧等乎已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國疑之時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雍於用翻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
為文昭皇后高氏卒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
終寧陵據后傳陵在長陵東南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

颺余章翻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
為澄城公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徵也魏真君七年置澄城郡三人同日
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見賢遍翻皆惶懼
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赫明也奕盛也為高肇以擅權致禍張本秋
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魏高
祖始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位視三公帝自在東宮不好學
好呼到翻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澀色入翻及即位不與朝
士相接朝直遙翻下同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御刀
御刀在左右者帶刀在左右應敕命者應於敕命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
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祏音石右將軍蕭坦

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內省在禁中以
別於外省也帖丁念翻帖敕者於敕後署紹書行帖以畫敕也更工衡翻雍州刺史蕭衍聞
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張弘策范陽方城人衍母張氏
從策之從父弟衍於用翻從才用翻一國三公猶不堪左傳晉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
三公吾誰適從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
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
耳衍兄懿時為益州刺史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
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水經注檀溪水出襄
陽縣西柳子山下東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即劉備乘的盧墮處也堅兗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積
茅如岡阜大脊曰岡大陵曰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

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羽林監漢官監羽林兵先悉薦翻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說輸芮翻又如字下同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圖謀也謀相戕滅也或曰圖當作畫睚玉解翻眦士懈翻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媟私列翻近其靳翻慓匹妙翻急疾也輕遣正翻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言不肯任朝政以聽於六貴但唯諾而已唯者同無否唯主許諾而已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遍翻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

嗣聽人穿鼻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江祏無斷斷丁亂翻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後守好術所料史言翻破不錯對義雄生心所赴律也郢州控帶荊湘郢州當荊湘二州之下流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治直吏翻治直吏翻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易以豉翻此桓文之業也得霸易以豉翻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揣初委翻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

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憺徒濫翻初高宗雖顧命群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顧命見上卷上年高宗崩江祏祏兄弟高宗皇后之姪也故寄以腹心二江更直殿內更工衡翻更迭也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會工外翻茹人余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言異為不同偏指為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夏戶雅翻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

肫之春翻鳥藏曰肫又徒渾翻豕也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詩渭陽序曰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玄以舅呼之後世率以渭陽為舅言暄不能用情於甥若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寶寅明帝子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起復者起之於苫凷之中使復其位也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

此復疾又發下可復復能不復生復同恐四方兇解我期不敢言耳遙
還宅行喪竊思之冒于榮勢皆能然後者直以鬻立大事不俗順其禍亂此以引涯可引祏
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貞年少脫不堪負荷明土了湖
荷下可都又如字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
非以此要富貴要讀如邀政是求安國家耳政與正同遙光又
遣所親丹揚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渢房戎切欲引以
為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衞尉事朓懼以即兼用
事本無足懼其所懼者以為為遙光所引用持懼其難也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衞
率左興盛率所律翻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
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
晏若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
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祏祏謂朓以人以輕江祏祏固請除之
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
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乘繩證翻間古莧翻輕議
朝宰朓遂死獄中謝朓以告王敬則躍身而死於此死之手持陰以殺幸一之謂其以兵
可再令朝又之亦當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
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
於青溪橋曇徒含翻刺七亦翻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
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
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

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
斬王敬則功當封斬敬則事見上卷祏執不與文曠以剌
仆敬則與文曠爭功祏執不與當為山抱帝使文曠以
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
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問左右收至未良
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亦自知禍及也帝
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近習於後堂鼓叫
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節朔朝見晡奔謨翻每月
朔旦朝見參之外一月之內又自有朝參日分國制之節才前或際閤遣
出出後復不帝復不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

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五省黃案以黃紙書案有六
曾尚書左右有東部和五省為一省部之尚書五省案文書用黃紙故曰黃案帝常習騎致道騎致民康支五尚書以為案據之顧謂左右曰江
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得此因問祏親戚
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冶東冶帝於馬上作
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
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
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被誅帝召遙光入殿
告以祏罪遙光懼懼禍及也還省即陽
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

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illegible]）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渚[illegible]）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東府在臺也東府之南臨秦淮 遷司徒以奪其位望不使還第[illegible]）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二州部曲 荊州豫州[illegible]來）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仗兵仗也）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illegible]）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墻走（[illegible]）向臺（[illegible]）道逢游邏主顏端（[illegible]）執之（見坦之露袒[illegible]）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illegible]）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illegible]）曰公但乘輿隨後（輿與舉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illegible]上時掌翻）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據梁書沈約傳約時為左衛將軍[illegible]）馳入

西掖門（掖音亦）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illegible]）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湘宮寺明帝所起在臺城東[illegible]東府[illegible]故命興盛屯東籬門以遏遙光）左興盛屯東籬門（臺城外六門皆設籬門而已）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青溪中橋也[illegible]）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illegible]）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東府之南門也沮在呂翻）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illegible]）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illegible]）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扶音蒲[illegible]）軍人

排閤入於閤中，牽出斬之。纂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颺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illegible]）；西中郎司馬夏侯詳（時南康王寶融[illegible]）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illegible]）；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illegible]）；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illegible]）；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illegible]）。陵，文季之族子也（[illegible]）。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illegible]），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為之備，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眾來奔（[illegible]）。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眾心乃安（[illegible]）。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illegible]）。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illegible]徐州來降，因[illegible]其位，改曰北徐）。

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illegible]），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illegible]）。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illegible]），未發（[illegible]），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illegible]）。」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illegible]），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

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illegible]），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illegible]），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illegible]），舅焉可信邪！」遂殺之。

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illegible]）；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illegible]）。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illegible]）。

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illegible]）故帝數與近習謀誅

大臣數所翦翻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史言帝昏暴果於誅殺上下離心　九月丁未以荊州刺史裴叔業為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為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　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魏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茹音如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推吐雷翻皓失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新城王魏高宗子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沈約宋書曰江為中水　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

拔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言依違取容於昏暴之朝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賁音奔將即亮翻為于偽翻勸行廢立孝嗣持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須待也閉城門召百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文季雖為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　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

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典策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甌小器也所以盛酒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卒子恤翻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武康公主山陰公主皆明帝女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曇徒含翻吭戶郎翻又戶浪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將即亮翻下同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

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為翻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時顯達年已七十矣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事見上卷永泰元年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樂音洛顯達自尚書令除江州刺史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蓋求死不得死也　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

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朝直遙翻數所具翻云欲奉建安王爲主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爲郢州刺史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郢州治夏口在尋陽西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姥莫補翻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楊集始請降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十里建康震恐甲申軍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

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石頭城西有橫塘謂之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守式又翻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矟色角翻折而設翻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蕭子顯齊書顯達傳云至西州後烏榜村顯達落馬蕭子顯齊書顯達傳云潭注刺之也騎官蓋在馬隊主之下騎奇寄翻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之子也庾炳之用事於宋元嘉之季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著陟略翻曰子路結纓纓於盈翻左傳衛孔悝之亂子路入爭國刼蒯聵孔悝與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

纓而死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軍請命耳爲于僞翻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母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定林寺舊基在蔣山應潮井後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製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

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褶音習　帽著陟略翻）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冒莫北翻又如字　穽疾正翻　騁丑郢翻　蠡盧戈翻　瓢也　今謂之馬杓　爾雅曰蠡　古字通　蠡之為器小　傳曰以蠡測海　言不量也）復上馬馳去（復扶又翻　上時掌翻）又還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往來略不暇息（史言帝之昏狂甚於宋蒼梧王）

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九品每品各有正從二品　歷隋唐至今猶然）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稱尺證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　音註

齊紀九（上章執徐　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二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即還殿西序寢（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飢甚（僵居良翻）比起就會（比必寐翻）忽遽而罷（經典釋文　比必利翻　下比及同　以此考之　比及之比　皆音必利翻　比起之比　讀至翻　兩音殷白不同也）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數所角翻　下數遣同）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兗州（事見上卷上年）意不樂內徙（樂音洛）會陳顯達反（亦見上卷）叔業遣司馬李元護將兵救建康（將即亮翻）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還從宣翻　又如字）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使疏吏翻）眾論益疑之叔業兄子植颺粲皆為直閤在殿中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颺余章翻　說輸芮翻　下等說同）徐世檦

等以叔業在邊邉與邊同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宗人，同宗之人也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親人，所親信者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復，扶又翻；下可復、復奔同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言若降魏，不失爵賞也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蕭衍當時諸弟而令叔業送家還都，此亦筆舌耳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斷，丁管翻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處，昌呂翻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等之問蕭衍之報，雖二人者所志有大小，而齊之遣鎮皆有異心矣。帝雖與之成叔業沈疑未決，沈，持林翻。沈吟，疑慮也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質，音致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問以入魏可不之宜。不，讀曰否真度勸其早降，降，戶江翻，下同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和，戶臥翻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昕，許斤翻丁未，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勰，音協。帥，讀曰率以叔業

為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使，疏吏翻。雍，於用翻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壽陽自東晉以來為揚州治所，宋始為豫州治所，今復其舊。勰，音協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之孫也。楊難當，氐王也，宋元嘉中據仇池。二將字皆亮翻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卒，子恤翻。監，工銜翻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北史曰魏丁光中廣豐出山君處城建安者八九千戶屬迢文陵度據楊近清陂鄉恩縣龍鎮縣郡縣東古殷城為名以宋末建安元年改殷城為苗城避宣諱也後省為鎮入光州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裴叔業本河東人，席法友安定人，不同州部，蓋並僑居襄陽，遂為鄉曲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為兗州刺史，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曲珍為南徐州刺史。巴西民雍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巴西郡治閬中縣，分之屬州即其先也。雍，於用翻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眾五千救之，帥，讀曰率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

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完全也言非全勝之策涪音浮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少詩沼翻）奉伯不從悉衆入山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劫字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屏必郢翻琅邪太守本治江乘晉州上之金城永明徙治白下屏除）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圍內即屏除之圍之內也騎奇寄翻）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峴戶典翻）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自交州入朝今令帶交州刺史）（蓋以其兵賞不逮遇以良藏于家金衆不用也）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衆萬餘屯死虎（杜佑曰死虎在壽春東四十里以此知之宋明帝泰始三年劉勔破殷琰死虎即此也）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泝淮而上（上時掌翻）以逼壽陽軍于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魏兵南來齊兵北向建安皆為要衝之地故曰彼此）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魏得建安則西南可圖義陽若齊得建安之兵北斷內沿）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據東關壽陽路）面縛出降（降戶江翻）己亥魏皇弟恌卒（恌他彫翻）崔慧景

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約為變也）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三帝武帝明帝也荷下可翻）當顧託之重（明帝遺詔慧景與劉暄蕭坦之同任心膂之寄）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崔恭祖慧景平西司馬）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事見上卷）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使疏吏翻將即亮翻下同）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戚姓也姓譜衛大夫食采於戚因以為氏漢有臨轅侯戚鰓助鎮者助道玄守）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憕澄陵翻）寶玄乘八掆輿（掆古郎翻又居浪翻掆舉也八掆輿蓋八人舉之即今之平肩輿不蓋蕭子顯曰輿手人舉之字林曰掆舉也）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

朝直遥翻斷音短下所斷同佛護對曰今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射而亦翻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齎食傖助庚翻齎即夷翻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復扶又翻下同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降戶江翻下同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王誕見信於司馬元顯及宋武帝以才用顯慧景至查硎查鉏加翻硎戶經翻竹塘人萬副兒萬副兒竹塘處家投慧景說慧景曰說輸芮翻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蔣山道從陵以上山甚嵬尾之隆也因曰龍尾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叫古弔翻城中即湖頭所築壘中也鼓叫者鼓又叫呼也按元景曰鼓噪氣易衰叫數力且竭鼓叫即鼓譟也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帥讀曰率下同北籬門云王瑩屯北籬門東方若異日紀典樂游苑在玄武湖南崔恭祖帥輕騎十餘匹突入北掖門乃復出掖音亦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

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渚在淮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盪度浪翻又他朗翻燒蘭臺府署為戰場蘭臺御史臺也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隨方應拒眾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文惠太子妃王氏鬱林之立尊為皇太后每發之出居鄱陽王鋒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之而中止事見一百四十一卷帝後召之故昭胄懼禍而逃明帝永泰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欲殺之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昭胄武帝之孫武帝高帝之太子故慧景意向之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言費功力多也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好呼到翻義理也佛理諸有皆空之說解戶買翻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懿將兵討壽陽屯小峴峴戶典翻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使疏吏翻箸遲據翻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帥讀曰率自採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叫稱慶以戒中外恭祖先勸

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斷音短西岸謂蕭懿兵入援[illegible]自江西來也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

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精手軍中事藝高強者也南岸秦淮南岸也懿軍昧旦進戰數合昧旦天欲明之時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桁即朱雀桁以斷懿兵使不得渡淮水為固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illegible]眾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為于偽翻為慧景戰也城中出盪殺數百人

懿軍渡北岸即秦淮北岸臺城慧景餘眾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蟹戶買翻為漁人所斬南

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以張冲為南兗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時壬子左興盛督眾軍寶玄以京口納慧景乙卯至登屯北籬門手戍慧罪全登等敗甲子慧景入京師蕭懿入援癸酉慧景棄東走死慧景傳四月至廣陵曰軍十二日己攻陷竹里按長曆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二日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與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會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江萬徐光君之分兄今擅強兵紀取寶筮收吳楚勤余身奉外以托淮取大功如反掌官慧景常不自安開言響慧言時慶萬王長史蕭寅司馬孫恭祖守廣陵欲慧景以寧玄事告恭祖恭祖曰臨湘和心寶不間陳不慧景至恭祖景所不敢出慧景與逆軍主劉靈遣闍仁堂入慧景敗子逢聯其城子覺至仍使說

矢騎景門驚家下門大車牛炎交[illegible]步[illegible]失所室拒貴擊走之恭祖及[illegible]入[illegible]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敗[illegible]降京口[illegible]止覺等軍器精嚴柳從[illegible]謂實[illegible]或石既重乃議可見既[illegible]中[illegible]歸之亂江石齊離誰[illegible]是道[illegible]爲烽火舉以殿覺懸[illegible]北[illegible]齊越口賓玄仍以[illegible]投[illegible]率人[illegible]郡暫爲眾軍從受又云[illegible]維[illegible]實玄羽舊不頁又奉[illegible]之已[illegible]述人問出發熱[illegible]句[illegible]人幽慢來[illegible]始武於楚景又[illegible]壽[illegible]人太長祭之裂之故爲遷蓋門人特爲我[illegible]之書慧景送都按更程始若開城皆岸景慧景嚴得[illegible]投據景之當有更按以兵抵又異[illegible]若不並實立[illegible]別祖及策之既云[illegible]人又云爲改自[illegible]今並從齊書

以頭內鰌魚籃擔送建康鰌七由翻[illegible]時人取食之其味甘美至三月後人不[illegible]古今人謂之[illegible]鰌[illegible]所以盛鰌[illegible]

恭祖繫尚方

少時殺之少時言不多時也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屯於東城東城即東府城士民多往投集往投寶玄而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朝直遙翻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言[illegible]之君豈無[illegible]理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晉志曰鼓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士卒思歸於是減為中鳴尤更悲矣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illegible]

居之，故爲慧景所……遣……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

點。蕭暢謂茹法珍曰：〔茹，人余翻〕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

量。〔言何點若不與慧景講說，事安危未可量也。[illegible]〕以

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點，胤之兄也。〔何胤隱於會稽若邪山〕

蕭懿既去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妄云

肅復謀歸國。〔復，扶又翻；下當復同〕五月乙巳，詔以肅爲都督豫

徐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己酉，江夏王

寶玄伏誅。〔夏，戶雅翻〕壬子，大赦。六月丙子，魏彭城王

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壽陽取

之功〕太陽蠻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附於魏。〔太陽……當……〕

魏置四郡十八縣。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慧景自南徐兗州還兵而向建康，建康而是邑之人又多從之，既大赦而又曲赦建康……二處〕

先是，崔慧景既平，〔[illegible]〕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

不依詔書，〔[illegible]〕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黨，殺

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

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況晚翻；惡，如字，不善也〕咺之曰：正

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

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

徐世檦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

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

實在世檦。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

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儂，吳語稱我；[illegible]〕法

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惡，烏路翻〕遣禁兵

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

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

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爲阿丈，〔前漢書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注：丈人，尊老之稱。下同〕

梅蟲兒、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

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

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資財莫不啓乞。〔謂啓上而多乞之〕一

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illegible]〕帝數

往諸刀敕家遊宴，〔數，所角翻。[illegible]〕有吉凶輒往

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illegible]〕號爲倀子，〔[illegible]〕最有

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下，遐稼翻〕

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

卿見之，莫不懾息焉。〔[illegible]〕

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於其鄰國示君臨之〕

魏主遣使責而宥之。〔使，疏吏翻〕

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是年春，伯之攻壽陽敗退，今再攻之〕

玩翻騎奇寄翻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勰音協辭翻虎翻下同伯之防淮口甚固此汝水入淮之口也水經汝水東至汝陰原鹿縣入于淮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上時掌翻下同以水牛挽之水牛形力倍於黃牛挽音晚直南趣淮趣七喻翻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守壽陽而援兵不至其心孤危故云然復扶又翻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諸王與任事方州者皆得下教於其屬故云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分扶問翻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肥水自黎漿北注之過壽春城東又北流而入于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蓋軍於肥口以逼壽陽也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魏壽春自漢以來為淮南郡治所史言伯之既敗建康遂不能爭壽陽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召勰還洛陽勰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中山定州也去年勰命勰刺定州今年督赴壽陽故乞還本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代之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出市里遊走未還也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漏不敢輒開後宮門比及開死者相枕枕職利翻就之任翻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後漢張衡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章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樂音洛以麝香塗壁麝狀如小麋其臍有香華山之陰多有之陸佃曰南洛山中多麝所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遠迹它所惡為人所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麝絕愛其香每為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繫且死猶拱四足抱其臍麝神夜翻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副稱也不能稱其欲速之意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復扶又翻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使以金折錢輸官折之活翻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華讀曰花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訂丁定翻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為訂蓋取平議而為之之義雉頭雉頭上毛也細而色紅鮮鶴氅鶴毛為之也白鷺縗取其製白詩疏曰鷺水鳥毛白而潔然此即製也爾雅釋鳥曰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氅音昌兩翻縗音倉回翻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為人于偽翻下不為同見賢遍翻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重直用翻再也更居孟翻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號戶高翻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

於長風城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塞大隧直轅冥阨所謂大隧即黃峴關直轅冥阨乃武陽平靖二關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寒嶺郡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杏老坡郡北七十五里魏太和十七年田益宗降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廣陵城以益宗為刺史長風城在陰山縣南陰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蜀西陽郡九城志舒州懷寧縣有長風寨懷寧漢皖縣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寧縣為郡治所蓋以齊寧蠻左名縣也子陽等敗還考異曰此一事齊書紀傳皆無之魏宣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傳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閒拔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皆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說輸芮翻下說帝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

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朝直遙翻下同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使之廢立也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謂官爵雖高而無權去己必將束手就死長史徐曜甫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憺徒敢翻又徒濫翻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謂出臺城門而遊走也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謂隆昌廢鬱林王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茹音如咺況晚翻

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史言蕭懿忠於齊室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雍於用翻時以襄陽為雍州治所言衍必將舉兵也為于偽翻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史言人心皆為蕭懿兄弟覆護唯融捕得誅之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好呼到翻樂音洛幹局也謂臨事有幹用也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遺詔見上卷上年復為世宗所留謂出當方面復入為司徒錄尚書也復扶又翻勰每乘情輒常悽然歎息為

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記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注云折旋曲行也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處昌呂翻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史言彭城王勰之賢宗室諸王之秀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桓暉入寇拔下筰戍下筰戍在唐州北直襄陽東北筰側百翻又在各翻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宋明帝泰始元年桓誕降魏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候伺也刺七亦翻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閉窻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艦戶黯翻）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易以豉翻）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為于偽翻）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南峴蓋即馬鞍山道）相持慟哭而別（各盡心於所事恐不復相見故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宅謂州宅也[illegible]）茂天生之子（王天生事齊高帝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慶遠元景之弟子也（諸柳雍州望族世不乏人）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考異曰齊帝紀十二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illegible]也今從梁書高祖紀）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艘蘇遭翻）出檀溪竹木裝艦（裝側羊翻）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艣（艣與櫓同）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僧珍具櫓事見上卷元年[illegible]所具者數百張[illegible]）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行下孟翻[illegible]）（南康王以西中郎將鎮荊州穎胄為長史行府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守式又翻將即亮翻）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

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州謂荊州官屬府謂西中郎府官屬）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上時掌翻雍於用翻）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宋以來襄陽兵強荊州人皆畏之）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illegible]宋[illegible]分立巴陵郡[illegible]）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王國官有友）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孫武子兵法有是言）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illegible]）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行事謂穎胄[illegible]）云天虎口具（[illegible]）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illegible]）天虎是行事心膂（[illegible]）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illegible]）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illegible]）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illegible]）山陽至江安（[illegible]）遲回十餘日不上（[illegible]）穎胄大懼計無所出

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定議以決其所從忱氏壬翻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蓄許六翻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四時運而成歲歲至極寒而終矣歲寒以比事勢窮極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亦此意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累力內翻又力追翻重直龍翻重足而立累息而不敢出氣懼之甚也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藉借也音慈夜翻獨不見蕭令君乎蕭懿為尚書令故呼為令君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趙世家太史公之言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冠古玩翻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冑從闡文等計詰旦詰去吉翻穎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冑穎冑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入城門也即於車中斬之

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降戶江翻柳忱世隆之子也柳世隆爲高武佐命功臣穎冑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易以豉翻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纂集也嚴裝也纂嚴集行裝也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一教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冑為都督行留諸軍事行謂東下之軍留謂留守之軍穎冑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夬古邁翻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冑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為金龍數千兩埋土中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鎮江陵起寺為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憐資福因名長沙寺穎冑取之以資軍費穎冑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驍堅堯翻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兵以銳爲用者也是以巧遲不若拙速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寧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一月穎冑與夏

衍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茹□具翻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度攻張寶援也冠古玩翻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沖也夏戶雅翻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穎胄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帥帥所類翻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齊以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爲宣城王蓋以明帝自宣城王入纂大統故假宣德太后令以是肇封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

如故須軍次近路須待也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說式芮翻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蘭有國香人貴之艾蕭艾也人賤之言若事不捷則與穎胄同於焚也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耶觀衍此言已有代齊之心特權宜推奉南康以舉兵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自漢以來爲三輔光晉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illegible]以芮翻

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將即亮翻更工衡翻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州刺史當方面擁兵權故曰州將將即亮翻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帥讀曰率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illegible]華山蠻京兆宋置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亂遷于藍田絢曾祖[illegible]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於襄陽[illegible]元年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後[illegible]爲宜城縣屬襄州華戶化翻絢許縣翻馮道根時居母喪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馮道根[illegible]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悅之兄也惔徒甘翻帝聞劉山

陽死發詔討荊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爲雍州刺史欲以代蕭衍雍於用翻冠古玩翻澮古內翻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荊雍在西故謂之西師暨姓也音居乙翻又其既二音將即亮翻監古銜翻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與沔水會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偃月城漢陽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晉安帝隆安五年置以處蠻

陸鸞立武寧郡屬荊州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漢鄀縣地我〇宋齊時爲樂鄉縣入長林縣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其還郢還郢州也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時鄧元起之母蓋在江陵元起南郡人也武寧本南郡地母留郡界故自言西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是時西臺方集元起向夏口勸者不以安文先後之次而害意可也治直之翻上時掌翻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水經注白沙戍在黃陵廟北黃陵蓋湘水二妃廟也羅含湘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寶積懼請降江陵户江翻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帥衆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楊集始歸魏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將歸附謝下同魏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辯辯皮莧翻遺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遺于季翻將即亮翻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集始初降魏魏人授以爵位而叛歸秦州刺史則齊所授今降魏人還其元授爵位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十起重光大荒落盡一年

和皇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

中興元年是年三月始改元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義爲司徒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昏侯以永元三年紀年今從齊書紀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去年楊公則已爲湘州刺史因衍用爲湘州刺史考異曰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戊申蕭衍發襄陽考異曰梁高祖紀云正月十三日梁紀云二月戊申發衍陽按長曆正月戊申二月無戊申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壘城襄陽城外壘也若壘附近大城者今謂之羅城又謂之夾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莊丘複姓黑名也衍既行州中兵及儲偫皆虛偫直里翻積物以待用謂之偫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齊分魏興郡東界鄖錫二縣地爲齊興郡沈約曰左僑立始平郡郡治武當五代志曰然漢武當縣舊爲齊興郡則二郡皆置於今均州界宋白曰齊永明七年置齊興郡又領鄖鄉始平武當又郡爲雍州乃安雍於用翻魏咸陽王

禧為上相（禧以太尉輔政位居羣臣之上故曰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
多為不法魏主頗惡之（惡烏路翻）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
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舊字衍執仗出入每出入欲使之執兵翊衛賁音奔）烈
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闇音陰）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
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惘然失志貌惘音罔）禧復
遣謂烈曰（復扶又翻）我天子之　叔父身為元輔有
所求須（言之所欲為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
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索山客翻）烈頭可得羽林
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恒戶登翻）烈不願出外固
辭不許遂稱疾不出（不出不外出也）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
閤（閤古沓翻左右有直閤官有衣直閤直閤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常在魏主左
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
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
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勰音協）帝然之時將礿
祭（宗廟之祭春曰礿礿余若翻薄也春物品性祭尚薄）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語牛
倨翻見賢遍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質正也質明天正明也）帝命烈將直閤六十
餘人宣旨召禧勰詳衛送至帝所（將即亮翻）禧等入見于
光極殿（光極殿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所起以引見羣臣見賢遍翻）帝曰恪雖寡
昧忝承寶曆比纏尩疢（魏主名恪自稱其名示謙抑也比毗至翻近也尩

烏光翻弱也疢丑刃翻疾也）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
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還府司謂
各歸公府司存之所）又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
（南北務殷謂使勰北鎮中山南取壽陽而守之也沖操謂勰退止沖挹謙虛之操）恪是何人
而敢久違先敕（先敕謂高祖遺敕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令遂叔
父高蹈之意勰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
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惟思也）庚戌
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遷其位而奪之權）詳為大將軍
錄尚書事（為詳以專政得罪張本）尚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
非常亡走出洛陽城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彈（甄之
人翻彈徒丹翻）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為領軍仍加車騎大
將軍（復扶又翻又如字）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
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
茹皓（茹音如）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
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
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
百官皆從（為後趙脩誅張本從才用翻）辛亥東昏侯祀南郊大
赦　丁巳魏主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
意（見賢遍翻）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為司徒
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

陛下強與之，[illegible] 令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為司空。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為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為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illegible]

甲戌，魏大赦。

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illegible] 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illegible] 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掎角，[illegible] 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illegible] 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illegible] 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illegible] 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illegible] 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illegible] 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

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illegible] 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illegible] 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于夏口。蕭穎胄以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illegible] 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illegible] 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逾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illegible] 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illegible] 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荊、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illegible] 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illegible]

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illegible]

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illegible] 改元，[illegible] 大赦。[illegible] 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

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夤為徐州刺史，（寶義、寶源、寶夤皆東昏侯之弟，寶夤在建康逃投之。）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涪音浮。）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夬，古賣翻。勞，力到翻。）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帥讀曰率。[illegible]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illegible]）夬返西臺，（江陵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illegible]）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荊、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illegible]）諸將欲攻之，衍不許。（[illegible]）

魏廣陵惠王羽通於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為俊興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

魏主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illegible]）齊帥劉小苟每言於禧云：（[illegible]）「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氐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北邙，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長，知兩翻。）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說，式芮翻。）天子必北走桑乾，（謂北歸平城也。平城，魏故都，桑乾旁。）殿下可斷河橋，為河南天子。」（斷，丁管翻。）眾情前卻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既出，即馳至北邙告之。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通謀。（[illegible]）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弒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癩音賴，惡疾也。）魏孫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衛無幾，（幾，居豈翻。）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城，（守，式又翻。）計防遏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騎，奇寄翻。）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為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illegible]）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強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洪池在洛陽東二十里。[illegible]）遣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收。（行，下孟翻。）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

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言意趣已發見中止必貽顛)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渡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閤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將即亮翻賁音奔)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濟洛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華林都亭蓋在華林園門外)帝面詰其反狀(詰去吉翻)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雜色補官不入品者謂之流外官)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陸馛以輿冀文於賓內禪之初禍及其子至是其子敗矣勰音協賑津忍翻琇音秀勒直踐翻)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　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璝將兵擊穎胄(璝古回翻)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此巴陵峽口也在宜都夷陵界夷陵今峽州)與巴東太守任漾之等拒之(任音壬)　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水經注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下靈山亦曰巴山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今蘄州之巴河口是也)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勞力到翻)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雍於用翻)(水而上至漢中秦梁二州刺史所治也故可以控引)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搤於革翻咽音煙)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說輸芮翻)脫距王師(脫或也蓋未可必之辭)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稱尺證翻卒讀曰猝)脫東軍有上者(上時掌翻)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卷讀曰捲)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詩云天步艱難不云時艱難)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

何謂上策（[illegible]）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illegible]）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illegible]武口[illegible]）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illegible]）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illegible]）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illegible]）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亡，廬陵民脩靈祐爲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篹奔豫章。（篹[illegible]）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illegible]安福縣在吉州西一百二十里）穎胄以僧簡爲安成太守，以穎孚爲廬陵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希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南康，今之贛州）攻穎孚，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篹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僧簡，東昏侯以希祖爲安成內史。脩靈祐復合餘衆攻謝篹，篹敗走。

東昏侯作芳樂苑，（[illegible]）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illegible]）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illegible]）以潘貴妃爲市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illegible]）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實中荻。（[illegible]）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illegible]）又好巫覡，（[illegible]）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illegible]）不許數出。」（[illegible]）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illegible]）北向斬之，懸首苑門。（[illegible]）

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illegible]）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illegible]）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illegible]）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illegible]）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

千古笑談

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偶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寶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膝中得其事。（[illegible]麝膝，猶今之香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illegible]）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illegible]）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宋孝武帝即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率，所律翻。）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柈，蒲官翻。[illegible]果及魚肉。）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illegible]）帥城中將吏見力，（見力，見在兵力也。）去車輪，（[illegible]）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臺城六門之外各有草市，[illegible]）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爾日，猶言其日也。）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將，即亮翻。）俘其餘眾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illegible]）乙巳，柔然犯魏邊。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illegible]）密治輕船，將奔夏口。（夏，戶雅翻。）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斷，丁管翻。）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降，戶江翻。下同。）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illegible]）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流腫，言毒氣流而腫也。）死者什七八。（考異曰：[illegible]）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illegible]）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illegible]）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illegible]）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illegible]）

分失之義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若天運不與當幅巾
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
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詩曰高山仰止注云有高德則慕而仰之彼諸蕭將
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夏戶雅翻
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瘞於計翻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
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
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
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
為圖畫如在目中郢魯未克蕭衍州遣衆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屬萬全之算昔既克
新遣督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弘策逆為圖畫者畫錄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為圖使衆將按之以為進止

上時掌翻辛酉魏大赦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於壽
陽安國縣漢屬中山郡晉屬博陵郡贈侍中司空初肅以父死非命王奐死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
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
喪賢者不敢過記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
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大
祥之後中月而禫鄭氏曰祥吉也禫澹澹然平安之意禫徒感翻釋曰除服祭名然肅猶素
服不聽樂終身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先約口汝
安本江夏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縣為江夏大守治所宋白曰晉安有郡人流寓夏口
因僑立汝南縣左僑口又寓汝南鄴晉末故為江夏縣將朋記云今水北岸有汝南益城又也晉惠帝世
立灄陽縣晉書宋何傳曰張為之寫安陸人多附焉唯何合其齊人許之昌說威何部曲以逆順有豬案

別立縣遂從之分安陸東界立灄陽縣屬江夏郡灄書涉翻時汝南之地已入於魏蕭子顯齊志司州汝
南郡寄治義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
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晉武帝分南陽義陽立隨郡屬荊州宋孝武帝度屬郢州
前廢帝永光元年改屬雍州明帝泰始五年改為隨陽郡還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屬司州齊曰隨
郡五代志隨州隨縣舊置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為質
於衍司部悉平司部謂司州所部諸郡質音致崔慧景之死也其
少子偃為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少詩照翻及西臺建以偃
為寧朔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
子忠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
與鎮軍是也慧景既死江夏王寶玄亦誅事見上卷上年夏戶雅翻雖成敗異

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芥
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
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
民之無識而罔之以非道欺人謂之罔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
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帥讀曰率事寢不報偃又上
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
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是
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為不
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象魏闕也其故何哉
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人目不能視氣不復息則死矣非有他故所

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稷者返爲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謹案鎮軍將軍臣顗曾中領軍臣訥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臣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瞥然一言（瞥普蔑翻暫見也爲于僞翻）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使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斬王天虎以詐山陽事見上卷上任使說史詔）江夏違先臣之請寔誅孔斡（事亦見上卷上年）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必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南董謂齊南史晉董狐也崔杼弒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晉趙盾弒靈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載子亥翻）亦何待陛下哀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惓逵員翻惋烏貫翻下遐稼翻）八月丁卯東昏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未以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監古銜翻瓌古回翻）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爲吳

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忷懼（忷許拱翻）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幢傳江翻）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說式芮翻下同）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首鼠者言首鼠兩端服虔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降戶江翻）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揚公則徑掩柴桑（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illegible]）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illegible]）伯之收兵退保湖口（湖口[illegible]今江州湖口縣其地）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瑀音禹）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毛晃曰匈匈喧擾之意漢書高帝紀天下匈匈勞苦數歲[illegible]荀子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illegible]荀子有呼去二音）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新蔡郡以五代志考之地新蔡當置於今光州界[illegible]齊志江州有南新蔡郡豫州有北）父恭祖爲鎮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響所殺（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illegible]）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死不二伯之殺之

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冑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上，時掌翻。少，詩紹翻。良須兵力，良，信也。兩弟在雍，謂偉、憺也。雍，於用翻。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冑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左率，太子左衛率也。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漢高帝委蕭何以關中，光武任寇恂以河內，使給饋餉之事，並見漢紀。前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比，必利翻，及也。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征虜將軍勁之女也。勁，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于栗磾，魏功臣。磾，丁奚翻。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冑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冑，直祐翻。雍，於用翻。驤，思將翻。琕，部田翻。珍國，廣之之子也。王廣之歷事高、武、明三帝。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冑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

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騁，丑郢翻。茹，音如。白門，建康城西門也。方恃白門以爲一決，言一戰以決勝負也。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建康有左右二尚方、東西二冶。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

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沈約曰：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江，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更名江寧。今建康府江寧縣，去新亭六十里。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騎，奇寄翻。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邏，郎佐翻。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陳，讀曰陣。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墩，音敦。陳伯之據籬門，陳伯之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據陶弘景書，板橋時屬丹陽，白板橋市今在建康城之南江寧界。

寧鎮北李居士覘知僧珍眾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少詩沼翻帥讀曰率僧珍曰吾眾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塹七豔翻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遐稼翻勝音升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衍諸弟皆居於建康里居事見上卷上年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鐵纏矟以鐵纏矟把有武裝王茂本名茂先將即亮翻聲類曰單下史陳江讚蕭統纏道傍翔矟色角翻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眾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帥所類翻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據齊書云朱爵諸軍望之皆潰東昏侯自登宋興門督戰也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西明門建康城西門也每城中有

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耳語附耳而語也降戶江翻下同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復扶又翻語牛倨翻中竹仲翻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誘音酉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蕭衍之用鄭伯倫孫子五間所謂因間也須待也復扶又翻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眾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守式又翻考異曰齊帝紀梁帝紀敘此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射而亦翻幾居依翻中竹仲翻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

昏遣軍主左僩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冑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illegible]）（岡在丹陽界，秦始皇所鑿也。[illegible]音敦），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眾來降（史言東昏孤城自守。帥讀曰率）。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景本名昺，李延壽作南史，避唐諱，改昺為景，通鑑因之）。十一月丙申，魏以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大將軍穆亮為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詳為大傅，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勰司徒（勰音協），故譖而黜之；既而畏人議己，故但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詳貴盛翕赫，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李延壽曰：王遇本姓鉗耳，馮翊李潤鎮羌也。其先為羌中強族，自云姓王，後改為鉗耳氏；至魏宣武時，復改為王。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司徒長史于忠責遇於詳前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阿衡，伊尹也。衡，平也。[illegible]以為官名），所須材用，自應關旨（[illegible]），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踧踖（踧子六翻，踖資昔翻），詳亦慙謝。忠每以鯁直為詳所忿，嘗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分扶問翻），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詳因忠表

讓之際，密勸魏主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常侍、武衛之職，[illegible]），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天子左右[illegible]忠而不知高肇已常其後矣）。

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illegible]近不能勝蕭璝，[illegible]之疑，此真所以憂憤成疾也）；壬午，卒。夏侯詳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秘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眾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眾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為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於憺，乃以憺行荊州府州軍（豈特衆望歸衍哉，[illegible]。憺徒覽翻，又徒濫翻）。

魏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伊水出南陽[illegible]西[illegible]山，東北過陸渾縣南，[illegible]北入于洛。丘於洛陽之南，伊水之北）；乙卯，始祀於其上。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謂襄陽空虛也）。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襄陽在沔水南，為沔陰。帥讀曰率），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illegible]）。

（出黑水出南鄭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此蓋謂得襄陽則梁州之路斷也）脅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太史公曰楚有三俗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岷蜀之道自成斷絕（若收江北則岷蜀建康之道亦絕矣）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魏揚州治壽春徐州治彭城）建業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爽失也）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

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魏置揚州於壽春見上卷上年）山川水陸皆彼所諳（諳烏含翻）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分扶問翻易以豉翻）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使魏從二臣之計盡江為境不待侯景之亂也任音壬）懷賀之子也（源賀禿髮傉檀之子入魏賜姓源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謂西揚以西盡

（謂蕭衍歷陽以下據建康也）以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易以豉翻）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過義陽縣故曰義陽差近淮源魏人行師以此為利涉津要）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謂若蕭衍平定江南勢必用兵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此謂江南兵之常勢汎長知兩翻）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此謂魏師赴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謂義陽也）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

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度徒洛翻）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眾西擬隨雍（兩荊謂魏置荊州於穰城東荊州於比陽也隨謂隨郡雍謂襄陽也雍於用翻）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延頭在安陸界）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考異曰益宗傳曰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按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八月此表言蕭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昏時蓋益宗建此議於今日而行於後年耳）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去羌呂翻）授首之寇豈

容緩若失此不取豈唯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令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戍縣瓠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直寢因直寢殿以為官稱）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于赤亭（宋有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為建寧縣屬西陽郡後廢為郡齊志黃州麻城縣舊置建寧郡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二十八縣赤亭其一也水經注舉水出澗陂城南流逕方亭下謂之赤亭水西陽五水蠻赤亭其一也）天賜敗績（考異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益宗破蕭衍將黃天賜於赤亭益光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建寧子孫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擒吳子陽乃東昏將井街若也且方實東昏相拒何臨羣疑三錮此必益宗傳誤益光傳當從益宗傳）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史言…）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之子也（張瓌時為光祿大夫）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鬬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掆去用為厭勝（好呼到翻陳讀曰陣鬬丁豆翻創初良翻掆音剛厭於葉翻又於琰翻）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冑具裝飾以孔翠（騎奇寄翻鎧可亥翻）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

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今建康以寶寺景陽樓破基也披皮義翻）弩幾中之（幾居依翻中竹仲翻）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調徒釣翻算度也）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兇許勇翻）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復扶又翻）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盪徒浪翻）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榜補朗翻木片也）啓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屏必郢翻）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中咸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說式芮翻）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鏡所以照物獻鏡者欲衍照其心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衍斷金以為報斷丁管翻）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造七到翻造至也對席而坐兩下促席則至膝以定密謀謂之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後閤舍人蓋江左所置使主殿後閤者也按後閤舍人常在宮中）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

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 豐勇之石衛軍人為東昏所委任清豐好戲上稍子豐之後 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 東昏時年十九 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 東昏首 黃油絹 可以禦雨謂之黃油以黃油裹物表可見裏蓋欲蕭衍易於審視也 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 考異曰南史王亮傳曰張稷等議立建安王寶寅將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衆不可守故叛東昏豈敢復議立寶寅令從齊和帝已立 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 挼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今從梁書 偽悶不署名衍覽牋

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 王瑩衍引為相國左長史王度齊初位登台司 衍與范雲有舊 衍與雲同遊竟陵西邸見一百三十六卷武帝永明二年 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 朝直遙翻間古莧翻 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 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 帥讀曰率掖音亦陳讀曰陣 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

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嬖卑義翻咺況晚翻屬之欲翻 初海陵王之廢也 事見一百三十九卷明帝建武元年 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乙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 考異 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 初行臺詔命而以宣德太后之令行之所以慰人心也加殊禮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 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 更工衡翻 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

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 原南史作源蓋原源通謂事之原也盪字作日 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音徒守式又翻 又下令通檢尚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訊問也王制曰二訊然後制刑辯別白又左傳曰子辭君必辯焉 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 瘞於計翻 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茹音如 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 賚來代翻 乙酉以

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琕部里翻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說輸芮翻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說式芮翻爲于僞翻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豫州治歷陽在大江之西抄楚交翻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袁顗死於義嘉之難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曹魏置二十三郎駕部其一也杜佑曰宋齊駕部屬左民尚書爲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

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袒蕩旱翻膝行也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施式豉翻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沮在呂翻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從千容翻施式豉翻投殞言投命殞身也復扶又翻況食人之祿而顧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薦璧謂銜璧而降也薦進也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太尉袁淑

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司徒謂昂父顗也顗死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悛丑緣翻雍於用翻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謂顗死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

而兵入圍之數十重重直龍翻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近其靳翻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斷丁管翻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飼祥吏翻復扶又翻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劉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臨湘羅二縣自漢以來屬長沙

郡吳立蜀陽縣亦屬長沙宋書新王元徽二年分益陽湘西羅及巴陵流民立湘陰縣屬湘東郡隋廢臨湘為長沙郡唐州治所也唐復置縣入劉湘屬岳州劉昫今屬岳州湘州劉音留又音柳長沙人皆欲泥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數所角翻）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按當時州府官屬無鎮軍之稱此以梁書之誤）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服（坐徂臥翻下同首手又翻）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眾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王丹為郡人所殺（王丹以郡應東昏劉希祖以郡應）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幾居依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一（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 宣德太后詔蕭衍自梁公進爵為王尋受齊禪國號曰梁）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令整之孫高帝為族叔武皇帝紀凡十八卷以蕭何之二十五世孫也至武帝通鑑之為下改合有一字）

天監元年（自是年三月以前猶是齊和帝中興二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勞力到翻）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衍承制見上卷上年蕭衍以靚人心）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昺監南兗州諸軍事昺衍之從父弟也（昺兵永翻與帝同祖治書侍御史道賜之子監古銜翻從才用翻）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上時掌翻）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

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歎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寶晊、安陸昭王緬之子也、頗好文學、東昏侯死、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晊為太常、寶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晊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

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illegible]王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賚來代翻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illegible]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寶貞南史作寶[illegible]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illegible]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屩草履也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華戶化翻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任音壬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

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喪息浪翻衰倉回翻齊音咨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illegible]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illegible]唯不見夏侯一族夏戶雅翻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齊和帝東歸[illegible]以蕭憺為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憺厲精為治治直吏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任音壬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卒[illegible]魯陽蠻魯北燕等起兵攻魏潁州[illegible]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憲章前代以前代為法[illegible]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illegible]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古者君薨其夫人自稱未亡人[illegible]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亮王亮也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illegible]

監

是日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懿爲東昏侯所殺葬不成禮今依晉安平王孚禮葬之）丁卯奉和帝爲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倣齊奉宋汝陰王之禮）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王皇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降者王降公公降侯省者除其封國若所悔翻）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撫三恪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考異曰南史云五月追尊今從梁書）追謚妃郗氏曰德皇后（東昏侯永元元年郗氏卒于襄陽郗丑之翻）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騎奇寄翻）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雍於用翻）左衛將軍恢爲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 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解讀曰廨一皆放遣一切盡放遣之也）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天之報應固不爽矣）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沈持林翻）伯禽就摺

殺之（時年十五摺落合翻）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録事參軍及即位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治直之翻）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史言齊臣以死殉和帝者僅一顏見遠）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曰從人者避皇考順之諱也）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此言不可以訓） 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舜典金作贖刑注曰誤入而刑出金以贖罪周穆王訓夏贖刑亦以五刑之疑者罰贖至漢文帝令民入粟以贖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蓋自虞及周疑誤者贖漢則凡犯罪者皆可得而入贖）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上之受禪也寶義以晉安王降封謝沐縣公晉志謝沐縣屬臨賀郡沐食聿翻）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子恪子範齊豫章王嶷子也祁陽縣吳立宋屬零陵郡見賢遍翻）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謂南平王鑠也粗坐五翻）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謂顏竣王僧達周朗沈懷文等朝直遙翻）然或疑而不能去（去羌呂翻下同）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此正指疑而不能去者謂齊高帝也卒子恤翻）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此正指不疑而卒爲患者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

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五服之親至於祖免則無服矣夫先）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齊代宋俾代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無復同之際帝父順之參預佐命）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謂齊明帝建武中誅高武子孫）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為于偽翻）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永元齊東昏年號）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為荒高武子孫為王）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無當作毋）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史言高帝所誅夷者齊明帝之後高帝之後獨無恙也）詔徵謝朏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朏敷尾翻）何胤為右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癸酉詔公車

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illegible]）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illegible]）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函（[illegible]）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illegible]）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illegible]）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曾孫也（[illegible]）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魯陽蠻圍魏湖陽（湖陽縣屬南陽郡晉書[illegible]）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魯北燕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比必利翻）　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illegible]）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

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束荻為火炬用也。因運荻遂束兵仗於荻中以入。）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愍侯張弘策。（[illegible]）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少，詩沼翻。）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難，乃旦翻。）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illegible]）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illegible]）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illegible]）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繕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居建康，（[illegible]）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illegible]）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喪，息浪翻。）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主兵。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illegible]）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守，式又翻。）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illegible]）

（[illegible]）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上聞之，使陳伯之子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為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illegible]）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illegible]）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啟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處，昌呂翻。）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illegible]）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illegible]）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見力之見，賢遍翻。）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緭說伯之曰：（[illegible]）「今舉大事，宜引衆望。長史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緭為尋陽太守，永忠為輔義將軍，龍符為

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合聚而帥之）以攻伯之。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聽讀曰廳），伯之自出格闘，元冲不勝，逃入廬山（廬山在江州）。伯之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盱眙音吁怡）。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党底朗反，峴戶典反，下同）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邾音朱，菩薩蒲胡反）。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緭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卷讀曰捲，北向謂北[illegible]）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守城，守豫章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間古莧翻）。

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勞力到翻）。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爲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鄧元起，南郡當陽人）。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說式芮翻）：「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使疏吏翻），緣路奉迎；不然，萬里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易以豉翻，造七到翻，語牛倨翻）：「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筭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史言劉季連舉兵起於朱道琛）。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涪音浮）。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新附[illegible]）。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謂民多[illegible]）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illegible]），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illegible]）！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帥讀曰率）。

（[illegible]）得三萬斛。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註舊律，（王植之集定張杜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illegible]）為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

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五代史志：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illegible]為差，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去一之數也。[illegible]）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illegible]）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illegible]）施以七聲，（[illegible]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虡。（古者天子宮懸，四面周[illegible]）上始命設十二鎛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之，為[illegible]）

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illegible]太和二十三年事[illegible]）遂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illegible]）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為三老。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illegible]）

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太祖之母，[illegible]母也。）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

甲子，立皇子統為太子。

魏洛陽宮室始成。（魏武帝永明十一年始[illegible]洛陽，至是宮室乃成。）

十二月，將軍張囂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囂之敗走，魏復取木陵。（[illegible]木陵[illegible]）

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鄧元起，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

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爲實土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伯等間道襲郫陷之重直用翻郫音疲間古莧翻軍備盡沒元起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考有十八曹參軍城局其一也降戶江翻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坐沈廢累年沈持林翻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乙亥魏主耕籍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齊東昏永元二年書魏梁州刺史楊椿招降氐王楊集始今乃爲行梁州事當考　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降戶江翻下同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造七到翻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蓋言前日以阻兵拒命實爲朱道琛謀間也郫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權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稽音啓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謂公孫述不肯降漢也豈無臥龍之臣邪臥龍謂諸葛孔明赦爲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后葬於北郊謚曰順皇后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入寇姓譜[illegible]奇姓[illegible]奇之後取陰山白藁二戍據水經注陰山關在弋陽縣西南廣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　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此魏朝之宮門闕即古之象魏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八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黃門侍郎降戶江翻坐徂臥翻

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曲陽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揚州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即羊石城也在廬江[illegible]此霍丘東[illegible]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明謂明旦也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顏文智[illegible]寶寅[illegible]文榮[illegible]華戶化翻寶寅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爲私朞兄喪年服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嬉許其翻　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上時掌翻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

班行之、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霄城縣英比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曰霄城卒子恤翻下同）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處昌呂翻）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樞管謂管樞機也今人猶謂密院為樞管以此觀之沈約之位雖在范雲之右而親任不及雲遠矣）上以約輕易（易以豉翻）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休下謂休沐下直也）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稾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離力智翻）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謔迄約翻謔戲言也）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史究言二人終身大槩）

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獻音翔下嫁翻二宮上宮及東宮也會稽東土大郡也故使之同於諸州會工外翻）

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千級（是年春氐楊會叛）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為汝南王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斷音短）欲令漅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

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相息亮翻濟子禮翻）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先兵先至壽陽之兵）委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謝朏輕舟出詣闕（朏敷尾翻）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見賢遍翻）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朏宅（謝朏仕宋及齊宅在建康）宴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復扶又翻）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凡將上命者皆謂之王人）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謝朏之來英又不及建甚省悉景翻）

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

魏既罷鹽池之禁（魏主踐阼之初中尉甄琛表罷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為不可魏主詔從琛請通鹽禁目錄已提其要其事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永元二年而通鑑正文述其事錯簡置於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復扶又翻）

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音協）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為家人書用家人敍姪之禮也）勰不得已受命

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

冬十月元英勒諸

軍圍賢首栅，栅民任馬駒斬由降魏。（[illegible]）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illegible]）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靈越傳[illegible]）

（[illegible]）魏人拔關要、穎川、大峴三城，（[illegible]）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illegible]）徐州長史潘伯鄰據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illegible]）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illegible]）城未畢，党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illegible]）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illegible]）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illegible]）

武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為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illegible]）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illegible]）賑給貧乏，考論殿最，（[illegible]）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皇后之世父，（[illegible]）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illegible]）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illegible]）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illegible]）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illegible]）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

普按劾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猥，烏賄翻），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將謂鎮將也；將，即亮翻），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在齊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鎮城，注云梁置。唐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衛將軍李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翂，敷文翻。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原鄉縣，屬吳興郡），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撾，則瓜翻），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誘者開之以生路，脅者威之以[illegible]之以繩索拷掠，示將拷訊之，欲誠也。誘，音酉）。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所謂審之也。拷，音考。不，讀曰否）？且爾童騃，若為人所教，亦聽悔異（騃，五駭翻。所謂誘之也。悔異，猶律文所謂翻異也）。」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反前說為回，異前說為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掛深劾，必正刑書；瞑目引領，唯聽大戮（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瞑，莫定翻），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復，扶又翻；杻，女久翻；更，工衡翻；著，陟略翻）。

翂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illegible]翻）。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其[illegible]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魏晉以來，舉士皆由州鄉故閭）。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是言良翂之孝節，王志是以承武帝旨，不能敘用以厲流俗也）。

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嬪，毗賓翻）。

魏散騎常侍趙脩（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寒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為眾所疾。魏主為脩治第舍，擬於諸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淫縱（脩自洛歸趙郡，在道淫縱），左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懼以黨附連坐及罪。甄，之人翻；琛，丑林翻），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敦，徒門翻）。而脩愚疏，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樗蒱，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監，工銜翻。問事，行杖者），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勝，音升。上，時掌翻），舉縛

置鞍中〔腰掌也脩困極不能自勝更騎馬人對鞍而實之馬上縛著鞍中〕急驟之
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重閒〔重直用翻閒古莧翻〕紹曰
脩之佞幸為國深讎臣不因此除之〔為于偽翻〕恐陛
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
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
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廣平王懷孝文之
子以疾喪長幼之次呼紹為翁〕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
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脩
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
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尚書右僕射
王瑩為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惔徒甘翻〕　丙
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
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蕭寶
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
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去年魏遣澄入寇南
掠於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
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敵所必攻我所必守曰要便若于賊可勝便於
制敵之便陴頻彌翻〕激厲文武安慰新舊〔新謂壽陽兵民備者北來將士戍曰新者
新附舊者舊民〕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守手又翻〕不避矢

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
〔日未入之前為下晡〕慶真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
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冠古
玩翻將即亮翻〕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
陽〔邵寔照翻〕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　尚
思祖芳之從子也〔劉芳以儒學親重於太和之閒敗脩邁劉將即亮翻才用翻〕
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
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史言魏賞罰失當〕暉素之孫也上
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
義陽〔後軍者後軍將軍也帥讀曰率〕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鑿峴在鍾離南今〕
〔峴陽南三十五里有曹景宗屯鑿峴口欲襲邵陽與劉〕景宗將萬人為後繼
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拔樊城以拒之　三月壬申
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僧炳屯於樊城未得至鑿峴也否見
此非襄陽之樊城自別是一處〕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
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
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
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殿丁練翻〕澄以
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論語孔子之言〕
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
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

魏人歸之（考異曰：惠紹傳無狀。蓬及俊還事，今從魏書。）魏大（□□□）徙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昵，尼質翻。）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乘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既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為生耳。」及詳再執政（詳以和帝中興元年正月歸政，十一月詳復為司徒。）太妃不復念前事，專助詳為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茹，如□翻。思，□吏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翻。昵，尼質翻。），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櫛，阻瑟翻），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麗，力知翻）。帝既黜六輔（高祖使六人受遺輔政），誅咸陽王禧（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專委事於肇。（□□□□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肇以在朝親族至少（少，詩沼翻），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諸王，以詳

位居其上，欲去之（去，羌呂翻），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橫，戶孟翻。南臺，御史臺也。）；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賁，音奔）。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橫，戶孟翻）。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詰，去吉翻。處，昌呂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昶，丑兩翻），待之疏薄。詳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王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麗，力知翻。）杖之百餘，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卒，子恤翻。下同。）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省，悉井翻。），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門防主司，門防主守詳者也。）詳慟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

是與事史元顯獻雞雞四翼四足部主事吏關也江南制局監有典事先處薦辭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翻冠距鳴將師古曰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羣也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畜許又翻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事見漢書五行志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

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事見後漢書蔡邕傳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易以豉翻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見賢遍翻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illegible]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魏主以茹皓等伏誅為光言之驗高肇獨以自賤而貴關預政事者邪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

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樂音洛處昌呂翻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涉道恭疾未篤勝音升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從才用翻騎奇寄翻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

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守式又翻六月癸未大赦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謂孝文帝也扆隱豈翻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藏徂浪翻不復貿積以費國資復扶又翻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貢謂四方之貢篚謂以篚盛之而入貢也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恒有餘國用恒不足估音古恒戶登翻苟非為之分限分扶問翻但恐歲計不充

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降戶江翻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守式又翻將即亮翻淮陰梁重鎮也以其救援遣軍援其不從叛者斷音短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　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　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正指東荊州也魏太和中彼荊州治泚陽城領南陽順陽新野東恒農漢廣襄城北淯等郡西荊州正在東荊之西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復扶又翻下同琕部田翻仙琕轉

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士雅推山有宗雅山樓書逖字也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也外字士雅後人以名山杜佑曰唐州有大木山晉祖逖避亂於此山州刺史藏家穀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誘音酉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擐即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宦音槊劉下同擐音官弟色角翻射永洞其左股射而亦翻陳讀曰陣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事見十卷漢高祖四年下官雖微國家一將柰何使賊有傷將之名將即亮翻遂與諸軍追之盡夜

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帥讀曰率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以敗退義陽合之矣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降戶江翻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乙酉距辛酉三十六日太遠者其辛卯　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爲于僞翻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史言英伐其政賞其事　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及英克義陽乃復

立英爲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任音壬昉甫兩翻彈徒丹翻治直之翻　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爲上言事爲于僞翻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刺史南義陽治平陽城爲黃關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魏收志郢州領義陽汝南郡　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考異曰司馬悅傳作豫州按仙琕於時未　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九月壬子以吐谷

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漢沃野縣屬朔方郡[illegible]和元年置偏城郡沃野縣[illegible]此時鎮猶未廢也主已見前[illegible]）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驛騎奇寄翻[illegible]）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illegible]所須徵發者隨事行之以為用者也）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代表謂魏代都之塞外也諸國謂高車蠕蠕[illegible]上時掌翻[illegible]）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

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騎奇寄翻）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十一年）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為太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上時掌翻）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議之 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目錄是年置四門小學[illegible]）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五學於此張[illegible] 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勝音升）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少詩沼翻）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贖罪事見上元年） 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監之（監工銜翻） 己亥魏主幸伊闕（[illegible]） 上雅好儒術（好呼到翻）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

起旃蒙作噩，盡疆圉大淵獻，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監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行，下孟翻。朱元晦曰：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歇，許竭翻。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餼，許既翻。廩，力錦翻。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射策，漢制。射，食亦翻。期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期，讀曰朞。笈，極曄翻，書箱也。瑒，循之玄孫也。賀循仕晉，為儒宗。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何胤時隱居會稽雲門山。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脩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魏收地形志：晉孝武置南譙郡，蓋治渦陽。又案宋齊志，武帝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南譙，以立六郡，置南豫州。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為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悅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事見一百四十一卷明帝建武四年。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考異曰：梁帝紀：天監三年十一月，魏侵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帝紀：正始元年閏十二月癸卯，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梁書：四年正月，道遷以漢中叛也，故置於此。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

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將軍、豫州刺史，（[illegible]）且求公爵，魏主不許。辛亥，上祀南郊，大赦。乙丑，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為司空，（[illegible]）加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宕昌王。（[illegible]）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illegible]）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畟討平之。（[illegible]）

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illegible]）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illegible]）郡民嚴玄思聚眾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群氐叛魏，斷漢中糧道，（[illegible]）巒屢遣軍擊破之。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

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illegible]）魯方達戍南安，（[illegible]）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illegible]）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illegible]）

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illegible]）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illegible]）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使告急，眾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illegible]）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匆匆救之！」（[illegible]）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

蕭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illegible]）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眾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仇，汝為仇報仇，忠孝之道如何！」（[illegible]）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illegible] 考異 [illegible]）贈元起征

西將軍謚曰忠戾、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日幸下親上日胥附)功惟闢土、(謂開土地之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賤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一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二十曰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平肩輿使人舉之[illegible])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射而亦翻從才用翻去羌呂翻)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 豫州刺史王超宗(以[illegible]代[illegible]之此時梁置豫州[illegible]令[illegible]縣)將兵圍魏小峴(峴戶典翻)丁卯魏揚州刺史薛眞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王景胤李昕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秋七月足進逼涪城(昕許斤翻涪音浮)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雍於用翻) 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眞與魏戰於羊石不利(羊石蓋即陳伯之所屯之陽石也)公則退屯馬頭 雍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降

魏(致之此史青喜所據之地蓋在襄陽之東竟陵之西沔淵兗翻)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殿東西牆曰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爲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菌巨隕翻地蕈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商王太戊之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脩德而祥桑枯死殷復興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朝諸侯有天下號稱中宗高宗朝直遙翻)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妖於驕翻)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樂音洛)故光言及之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惔徒甘翻)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國租者封國所入之租田穀者職田所入之穀各上時掌翻)宏軍于洛口 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爲帝自皆稱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將即亮翻) 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

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上時掌翻下西上同）。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自襄陽西行出三峽可以至蜀梁州既入于魏則陸路絕矣），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事見上卷元年二年），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裙渠云翻下裳也屐竭戟翻履屬少詩沼翻），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洽戶夾翻將即亮翻下同），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竟讀曰境），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眾喪魄，四可圖也（喪息浪翻）。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驚怯，弓弩寡弱，五可圖也（武王之伐紂也庸蜀八國皆從庸上庸之地蜀蜀郡之地）。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省悉井翻重直龍翻重阻謂言重險也），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涪梓潼太守治益州刺史治成都），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少詩沼翻），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魏得此二州壽陽義陽故云然）。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養余亮翻）。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為辭（難乃旦翻）。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帥讀曰率），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易以豉翻下同），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謂梓潼之民也），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劍閣有小劍大劍諸葛亮相蜀以大劍至小劍三十里至劍乃有閣道故曰劍門以其地入梓潼郡晉於此置劍閣縣姜維拒鍾會於此）。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閣[illegible]梁州[illegible]），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中竹仲翻），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強者（強其兩翻），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內水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斷丁管翻），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援于眷翻）！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迢徒聊翻遞徒計翻），恆多擾動（恆戶登翻），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

孫立巴州凡一百二十五卷齊高帝建元二年考巴爲北武帝永明二年隸者諸翻下同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謂州之綱上佐少見是以犇俠多生異圖厠初吏翻比道還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巴西之地華人與獠雜居故云華獠袤音茂則大帖民情帖靜也安也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李雄據蜀 墊江以東 巴蜀不能有也 魏主不從先是魏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史言魏所以不能定蜀降戶江翻 十二月庚申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氐邢巒等並受節度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徙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朏敷尾翻 是歲大穰穰如羊翻米斛三十錢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楊集義圍關城 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 以爲武興鎮又改爲東益州 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 冀州刺史桓和擊魏南青州不克 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衆稱王改元聖明魏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平趙平平涼等郡 甲申封皇子綱爲晉安王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帥降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二月丙辰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治直之翻上時掌翻以爲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賈音古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

宗室好桑門之法（[illegible]）不親政事故因言及之戊午魏遣右衛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麗小新成之子也（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大明五年）乙丑徐州刺史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淮南壽春界故梁城其地在壽陽東北鍾離西南）義之敗績將軍蕭昞將兵擊魏徐州圍淮陽（淮陽角城在淮水之陽又在角城北十八里治宿豫梁後於宿預置淮陽郡昞音丙）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己卯魏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救淮陽魏咸陽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禧死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興元年）屢泣請於魏主魏主不許癸未翼與其弟昌曄來

奔上以翼為咸陽王翼以曄嫡母李妃之子也請以爵讓之上不許輔國將軍劉思效敗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魏收志光州長廣郡即墨縣有膠水水經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夷安縣東又北過[illegible]陌里注于海[illegible]）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丘遲為書遺陳伯之曰（遲字希範）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illegible]）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illegible]闊疏時稱為漏[illegible]吞舟之[illegible]）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illegible]謂不毀其墳墓也親戚安居謂[illegible]在江南者皆不以為累連坐也安居若也高臺[illegible]未書刑罰池臺妓妾尚在謂其婢妾猶守其家不沒于官及流落于他家也昔雍門

子見孟嘗君吟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為之喟然歎息）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illegible]）（釜中[illegible]左傳吳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杜預註曰言至危也）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眾八千來降（伯之元年奔魏今復還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為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illegible]）又之卒於家初魏御史中尉甄琛（琛丑林切）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竊木者有刑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夫一家之長必

惠養子孫（長知兩翻）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榷古岳翻）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彭城王勰尚書邢巒奏（勰音協[illegible]）以為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稱尺證翻）役養消息以成其

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注云天地任化不以仁恩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任自也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此謂田疇什一之賦不足以供國用故斂山澤稅關市以助之也取此與彼皆非爲身爲于僞翻下同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己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弈棊左傳曰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今此以諭一行一改無定法也參論理要宜如舊式自此以上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永明二年魏主卒從琛議琛議既行於景明初年通於景明四年今復罷鹽禁是卒從其議也卒子恤翻夏四月乙未罷鹽池禁復收鹽利見上卷二年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帥讀曰率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荆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將即亮翻誘音酉更魏荆州爲宛州也更工衡翻宛於元翻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蕭子顯齊志雍州有河南郡所領五縣惟棘陽爲實土則河南郡當在南陽棘陽鄰界五代志鄧州新野縣舊曰棘陽魏遣平南將

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考異曰梁傳云斬獲七千首級今從魏帝紀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晉安帝立宿預縣屬淮陽郡治南徐京[illegible]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illegible]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下魏翻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陳讀曰陣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將即亮翻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驍堅堯翻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中讀曰仲又竹仲翻考異曰魏帝紀六月辛丑陷小峴戍今從叡傳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先悉薦翻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帥讀曰率艦戶黯翻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

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三叉。（考異曰：□□又作三叉，今從梁書。蓋漅湖之口，水於此分三汊，故名。深於此利於入，船敝衆敵之。）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繖，蘇旱翻。麾，許為翻。幢，傳江翻。）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鬭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將，即亮翻。中，竹仲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跨，苦化翻。羸，倫為翻。）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籬皆應準繩。軍進至東陵，（水經注：江水□□□□東陵□，東陵□大蘇山灌□所出也。攻之諸志無金蘭縣，宋史所置。必在洛口而餘言之後。因書在戰事而然言之。）有詔班師。（班師，王思廉梁書詔班師，去城之□。）去魏城既近，（東陵二十里。）諸將恐其追躡，叡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殿，丁練翻。重，直用翻。）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自晉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遙南拒梁兵。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諸軍。丁亥，廬江太守闇甚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水經注：□□□□，以其故城□□□□，安豐郡治安豐縣南，霍丘戍，隋立霍丘縣。）

（壽春東百餘里。杜佑曰：霍丘，立漢松滋縣地。考異曰：梁書裴邃傳：二五年征邵陽，□魏人為長揚以□，壘遠援宕，什沒矣，魏會淮水暴漲，□乘勝追擊。小峴攻合肥，魏帝紀：辛巳，陵(?)將陷，□□方便□乘□□□。石硅丘，秦韋叡攻羊石，霍丘城平。在克合肥後，又梁帝紀：辛己，雍州刺史□□克合肥，己丑，又陷□□□□。石安廣克霍丘，今從之。遂□載收二城，在破邵陽後也。設□□□。）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朐，音劬。）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智，破之，斬首六千級。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水經注：彭城□有□□□□□戍，高十七丈，廣百許步，□者山陰有楚元王冢，高十□□，立戍於此，□□□。）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將，即亮翻。）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庚戌，始自禁中出居東宮。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度，徒洛翻。）魏驃騎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喜，許記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固城即抱犢固城。據□□□，固城□抱犢固，在蘭陵縣界。）呂苟兒帥衆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州，（此孤山當在上邽左右。魏秦州治上邽，漢天水郡，晉漢陽郡。）元麗進擊，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掩擊孤山，獲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兒帥其徒詣麗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秦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

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斷丁管翻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梓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梓復以馬畜餌之抄楚交翻復扶又翻不加討逐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梁北徙治陰陵城於北淮郡隋廢全椒縣屬江都郡唐分置縣屬滁州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　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相息亮翻　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魏收志南青州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有蒙山蓋蒙山即古所謂東蒙也與固城孤山皆近兗州東界故梁遣兵據之以招兗州之民北史邢巒傳是時梁人侵軼徐兗是矣角姓也姓苑漢有角善叔將即亮翻降戶江翻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收志蘭陵郡蘭陵縣有石孤山又昌慮縣有孤山有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恒攻及恒戶登翻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　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安樂王長樂見一百三十二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樂音洛詮且緣翻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illegible]

戰國策有之山大荒藍諸水經注睢水過睢陵縣故城北而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睢音雖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濟南清水之南也復扶又翻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此與後張[illegible]蕭昞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弟將兵將即亮翻下同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水經注洛澗在西曲陽劉牢之斬秦將梁成處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前軍克梁城昌義之克梁城也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分扶問翻魏詔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琕部田翻屬之欲翻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磔陟格翻張也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遙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退遠史宏傳當作從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謂有心風發動也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宏不敢遽違

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幗古獲翻）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言其怯懦如婦人女子也姥莫補翻）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始興王憺吳平侯昺帥所類翻）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騃五駭翻將即亮翻）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illegible]）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國人猶言王民也降戶江翻下同）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考異曰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爲不實今從南史）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羸倫爲翻近其靳翻）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illegible]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illegible]）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illegible]）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illegible]）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illegible]）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勑昌義之爲戰守之備（[illegible]）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illegible]）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它處見留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illegible]）何容猶爾盤桓（[illegible]）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illegible]）若爲得失之計（[illegible]）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尚可[illegible]若正欲以八[illegible]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

閒也英期以八十日擒敵鍾離故巒云然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塞悉則翻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荷下可翻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也朝直遙翻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言必無可克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為將騎奇寄翻更工衡翻將即亮翻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強其兩翻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侍中盧昶素惡巒惡烏路翻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為奴婢巒傳云巒初至漢中接豪右以禮撫衆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藉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彈徒丹翻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謂是年正月生皇子赦也魏主以為然遂不問暉與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以選曹貨賂為市故謂之市曹選須絹翻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遁徒困翻魏郢州刺史婁悅追

擊破之 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佗汗猶魏言緒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佗徒河翻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乃魏之叛臣事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十九年使疏吏翻蠕人充翻崙盧昆翻往者包容暫聽通使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五年暫與屆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少詩沼翻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孤負也魏京兆王愉廣平王懷國臣多驕縱公行屬請屬之欲翻魏主詔中尉崔亮窮治之治直之翻坐死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惟廣平右常侍楊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昱椿之子也自晉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左右常侍各一人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八年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勑景宗頓道人洲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溺奴狄翻復還守先頓謂還守道人洲也復扶又翻上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初漢歸義侯勢之末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事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二年笮音昨邛渠容翻

渠容翻 管音作 勢既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為獠所據
其近郡縣與華民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
縣不能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
巒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 堵丁古翻 遠者不敢為寇
巒既罷去魏以羊祉為梁州刺史傅豎眼為益州刺
史 去年魏以傅豎眼為益州事見上卷 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趙清
荊引梁兵入州境為寇祉遣兵擊破之豎眼施恩布
信大得獠和 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朏卒 朏敷尾翻
魏人議樂久不決 三年魏命議樂事見上卷
六年春正月公孫崇請委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高
肇監其事 監古銜翻 魏主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
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
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
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
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
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 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塹七豔翻
騎奇寄翻迮側百翻迫也 俄而塹滿衝車所撞 撞直江翻 城土輒頹義
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
番相代墜而復升 復扶又翻下同 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

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
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
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 霽子計翻少詩沼翻 魏主復詔
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
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
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
引還英不從 元英違紹議亦在必克鍾離恃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又曰兵驕者敗其謂是戰也敗補邁翻 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
叡以芮翻將即亮翻下同 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
澤行 水經注淮水出陰陵縣之陽亭東北逕鍾離縣城下而注于淮陰陵縣在鍾離西南合肥東
比毗至翻也 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
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 處昌呂翻 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
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
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 曹景宗新野人
韋叡以京兆著姓寓襄陽既同州鄉而韋為望族 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
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
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
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
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 賦布也給與也功力也計一夫之力所任作謂之功
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闊與高等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

（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蕢並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壘濠一尺得數十五丈每一人寸功日功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千人以此爲數則百里石無此沙利謂及也）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言姓孔門言偃吳人今吳人猶有言姓）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陳（冠古玩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中如字）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帥讀曰率）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麾許爲翻）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復扶又翻）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此確闔也研軍營壘程逼已寨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叡於此見藥節必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叡之晷城把可全不至誤國矣嗚呼痛哉）牧人過淮北伐芻蒿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

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將即亮翻抄楚交翻遐芟叙）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韜焚八法沙舫梓立搞南蕪公拔元之立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考異曰梁帝紀三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門二戊戌戚韓大又夫救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無溪渠魏二史益據冬司门口書亻耳分從晉宗傳）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寓居堂邑字邑本爲時前漢屬臨淮後旨芏陵陵己文舊臨淮東宁太興元年以臨淮淮陵亡芸邑郢安辛改堂邑夫秦郡王代き勿方六合縣舊門郡此置秦郡）乘鬭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計翻）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鋼收亦雜尸毅陽郡連叛縣有濊水按水經注罷處云毅水在京國拙縣界壽睢水逕毅鞅可業方穀水之名壽因地變敘則寂水即府水抜羅收又又非且爾平之漢共治取應城又按水經于非水宗發勲家東遷取病城於又東逕睢陵城北入東溟滑水會學而攻之叫濊水當在沛臨淮二郡界丁麦泉濮口出而入淝一作濊音同水名於毫九是則淩水非淡水口言而字異耳）

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枕之任翻藉慈夜翻考異曰韋叡傳云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按魏軍共止數十萬如叡傳所言似為太過今從景宗傳驢盧戈翻勝音升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樗蒲雉博私相與為戲耳不設於公庭令官賭之於徐州府廨公賭之也博以取賭丁古翻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反讀曰翻又如字博得盧者蒙五子而作塞塞者擲采未成決勝負塞之以決勝負塞與賽同先代翻異事猶言怪事也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帥所類翻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史言韋叡有功不伐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為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秀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以船載齋庫物曰齋舫舫甫妄翻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時諸王下士上書安王偉與秀尤好

丁巳，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建安王偉為揚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為尚書左僕射，左僕射王瑩為中軍將軍。

六月，丙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馮翊等郡當在梁秦州界降戶江翻

秋，七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為中軍將軍。

八月，戊子，大赦。

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處昌呂翻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為民。楊大眼徙營州為兵。魏世祖真君五年置營州治和龍城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冀陽等郡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琛屢諫不從，辛姓琛丑林翻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九月，己亥，魏以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

甲子，魏開斜谷舊道。漢高祖之為漢王也燒絕棧道後張良逆至褒中褒斜一谷也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南入蜀中意此即斜谷舊道褒漢中郡斜谷屬武功縣自長安入蜀以斜谷為險此道北出郿南出褒中兩山相夾穀道險狹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舊令諱及不諱姓名今勉所撰斜谷音隨號吏部尚書手以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太子詹事亦有五官暠古老翻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乙丑，以臨川王宏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為右僕射。

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

皆歸於高氏，宮掖事祕，莫能詳也。（爲魏皇子昌卒張本。）甲申，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乙酉，魏葬順皇后于永泰陵。十二月丙辰，豐城景公夏侯詳卒。（沈約曰：吳立富城縣，晉武太康元年更名豐城，屬豫章郡。）乙丑，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以城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帝紀：十二月庚午，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南叛。今從梁帝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三（起著雍困敦，盡閼逢敦牂，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監七年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奔。（爲後神念子僧辯有功於梁興復張本。守，式又翻。）壬子，以衛尉吳平侯昺兼領軍將軍。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二月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爲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十八班；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爲十七班；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爲十五班；尚書僕射、中書監、領護軍將軍爲十四班；中書令、領護軍、右軍、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爲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爲十三班；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衛將軍、司徒左長史、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二衛率、左右驍騎、游擊、太子中庶子、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揚州別駕、中書郎、國子博士、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師、司農、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太子詹事、大長秋、大匠卿、太僕、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子家令、衛尉卿爲十一班、給事中、皇弟皇子府司馬、太子太子太……太僕爲十班……）

子庶子揚少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從事中郎太府
卿大長秋皇弟皇子府諮議嗣王□長史前左右後
四軍嗣千府司馬庶姓公府長□□馬為九班散書
承太子千令人司徒左西掾司□蜀皇弟皇子友散
騎侍郎尚書右丞南給北屬駕□弟皇子公府掾醫
皇弟皇行軍為二濟司馬嗣王□姓公府從事中郎
左右中記侍嗣王庶姓公府寄□皇弟皇子之庶子
行長吏司子蕃王府長史司室□射持蕃府長史司
蜀為八班五校東宮三從皇弟□子之庶子府中錄
事御記五中直文六軍幸參□□從事皇弟皇子之
□子將番王府諮讀參七出大□流為遷直散騎侍
□元從王寧尚書侍郎等作宮□弟室子府功曹史
□還傅十室弟皇子府錄事元□中兵參軍室射皇
三先江庶對南徐五州兵駕□□軍長史司馬嗣王
歷左公府掾鹽南臺治書行衛□廷尉三官湘者僕
射太子門太大嗣王庶姓公府□錄事中記室中直
兵祭軍庶姓府諮議為六班□□□中皇弟皇子文
學汲將主韓太子太傅少傅丞王年皇子湘諫司益
貴青鎮七州郡駕皇弟皇子事□姓郡府兗五州中
從事嗣王無姓兗江等五州別□太常丞皇弟皇子

寧郎中令二將軍宮二將騎王府功曹史庶姓公府
錄事卯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與子府蕃王府中
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為王□皇事中皇弟皇子
府事參軍中書舍人建東三宮皇弟皇子□府北兗
學必留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諸議司蕃書書為七
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諫等七州別駕嗣王庶
姓將近等五州中從事宗正大府衛將司農少府廷
諸大子營事等承績元鹽督將軍大子左右積學從
軍皇弟皇子國大農嗣王為郎中令嗣王庶姓公府
主庫皇弟皇子之庶子□蕃王府功曹史錄事記室
中兵參軍為四班大子舍人子從祭酒皇弟皇子公
府參道貧今散騎傅部皇弟皇子府行參軍太子大
傅少傅五守功曹主簿二等司傳公車令胄子桂傅
十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為駕皇弟皇子北徐北
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庶姓北徐等五州別駕湘
豫司益廣倩衡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學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曹主簿武衛將軍光祿
承皇弟皇子蜀中尉太僕大臣丞嗣王國大農蕃王
置郎中令庶姓持節府中錄事參□室中□良參軍
先館令為三班秘書郎著作佐郎揚南徐州主簿記

□庶姓公府祭諸皇弟皇子單為領處等事二將事
功曹五官主淨文卦律士皇弟皇淨蜀高侍奉郡請
國子助數皇弟皇子越桂篁室西門中從□皇安皇
子五江等五州主淨河王□社義佳等門州州駕嗣
王騎桂比傅等王州州從事明膽丞尚書五都令史
式行常侍材宮爵軍明主一室常友令嗣王安姓公
以姓參東皇弟皇子之庶子前丘參軍皆王國大農
守史侍節府鎮事記公中直□參軍注姓侍節府功
曹六為二班揚南徐府西曹參酒從事皇弟皇子國
□壹嗣王爲常寧南徐川義曹從事東宮為事舍人
吉府侍御少大丹丞二宗從中北車皇弟皇子之庶
子州藩王府行蓉軍第王司中別室弟皇子南豫等
丁□王陳室步皇子男庶等州兩書祭酒義曹從事
□□□子兩晉從事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王
□□□往子二片中從事嗣王庶姓并江等五光主
□莊也州商寺王傅中陰三護二屬郡中令太官太
縣太市才史大郎太現東西台左右尚方南北武車
車府等令為一班又詔以將軍之名高軍州都建加
歷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下五□將軍以漢衛郡
羽陣吉為一一門功內外四用征東江西恒南江北

鎮外中軍中權中撫中權衛內為二十三班鎮東鎮
西鎮東鎮北鎮外鎮左鎮右鎮前鎮後施內為二十
二班安東安西安虎安北西外安左安右安前安後
施內為二十二征十東平南平南平北東外翊左翊
右翊前翊後施內為二十號為是為重號將軍忠武軍
內為十九施武臣爪牙號略雲壯為十八班代舊十
後左右四前軍鎮兵羽勇臣惠宣毅為十七班武代
四中部行十號為一品智寬仁威勇威信威翼寧為
十六班代舊征書皆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為十五
班代薄寧軍十號為一品戎謂五德前寧考也輕車
征遠勝剛武旅直毅為十四班代忠擬國兄遠軍加
大者威至貞毅西巳通進一帝優者方寧北征從公
寧遠明威振遠寵雄威耀為十三班代號寧威十號
為一品武威驍武猛壯武翊武為十二班震威驍
錄追鋒羽騎實驍為十一班十號為一品折衝冠武
和戎安壘猛烈為十班狄雄信掃為武銳猛鋒為
龍班十號為一品遠貞威戎殄賊遠光野為八班
馬錄輕記言伏蕩為蕩寇寧七班十號為一品武貂
錄驛撫軍宣猛撫功為六朔戎狄平勇討寇平狄威
戎為五延上號為一品伏波雄戎長劍雲冠騎驍為

四班欽飛安夷克戎綏狄威虜為三班十號為一品
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為二班綏□蕩□□□為野騎
射為一班十號為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為貴
為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以法十二月班二十四以法
氣序□品□以大號居後以□□□□□□□也以□□
不登十品□□□□□□□□□□□□□□□□大法
建武代舊□□□□□□□□□□□□□□□□□□
□□□□□□□□□□□□□□□□□□□□□□
廣武□□□□□□□□□□□□□□□□□□□□
事為一班□□□□□□□□□□□□□□□□□□
又有武安□□□□□□□□□□□□□□□□□□
崇遠□□□□□□□□□□□□□□□□□□□□
□□□為二十四班□□□□□□□□□□□□□□
二十一號為二班綏東綏□□□□□□□□□□□□
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
義安□衛海撫河□□□□□□□□□□□□□□
□□□□□□□□□□□□□□□□□□□□□□
□□□□□□□□□□□□□□□□□□□□□□

班凡十號為一品寧□□□□□□□□□□□□□□
等五□□□□□□□□□□□□□□□□□□□□
等□□□□□□□□□□□□□□□□□□□□□
從□□□□□□□□□□□□□□□□□□□□□
□□□□□□□□□□□□□□□□□□□□□□
□□□□□□□□□□□□□□□□□□□□□□
為□□□□□□□□□□□□□□□□□□□□□
八班□□□□□□□□□□□□□□□□□□□□
班凡十號為六班□□□□□□□□□□□□□□□□
等五號為五班凡十號為四班□□□□□□□□□□□
五號為五號為三□□□□□□□□□□□□□□□□
信□□□□五等□□□□□□□□□□□□□□□
□□□□□□□□□□□□□□□□□□□□□□
弘□□□□□□□□□□□□□□□□□□□□□
懷澤□□□□□□□□□□□□□□□□□□□□
凡一百九號亦為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十四班施於外國

庚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也。謂求才而薦之於上。

乙亥，以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為領軍將軍。領軍掌內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為雍州刺史。□□□□□□□出昺昺音丙□□於丙翻

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 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大赦。

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為十二卿。□□

癸卯，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蠻緣江為寇，州郡不能討，秀遣防閤文熾帥眾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 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群臣宗室皆卑下之；□□□□□□□□□ 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

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惡烏路翻。會匡與大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為馬。指鹿為馬事見秦二世紀。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以肇為宰相也。有司處匡死刑。處昌呂翻。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八月，癸丑，竟陵壯公曹景宗卒。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魏京兆王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為亮所敗。李平軍至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南草橋，平奮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壬辰，安樂王詮破愉兵於城北。

癸巳，立皇子續為南康王。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

根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復扶又翻）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號戶刀翻）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朝直遙翻喪息浪翻）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肇為尚書令故稱曰令公）由是中外惡之益甚（為高肇被誅張本惡烏路翻）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騎奇寄翻）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愉魏主手欲欲引責之）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考異曰魏書及北史愉傳皆云愉每宿止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縶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見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按愉前既敗被執猶略無愧懼安能懟見魏主違慮滋絕氣而死蓋肇潛使人殺愉因以此言紿魏主耳）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娠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武王數紂之罪曰刳剔孕婦）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為于偽翻下為國同）平從之皆得免顥祐之孫也（高祐允之從祖以文學事魏孝文）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應子禮辭帥讀曰率）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言致身于國下可□）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騎奇寄翻）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惡烏路翻）顯奏平在冀州隱截官口（官口男女沒官者）肇奏除平名（除名□不得□學門）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口降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延二年置□□□□正光□□□宗孝昌中改□□□太和十年□□□□降）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處昌呂翻徼吉弔翻別彼列翻下同）今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衣於既翻樂音洛）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夏戶雅翻）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濟子禮翻抄楚交翻）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

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趣，七喻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illegible]傳曰英與馬步七萬，[illegible]騎三萬，[illegible]今從魏帝紀。）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瓠，戶姑翻。考異曰：梁帝紀作白早生，馬仙琕傳作[illegible]王司馬[illegible]書，今皆從魏書。）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琕，[illegible]。）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秀以荊州刺史督諸州，司州其所統也。）仙琕籤求應赴。（籤求應赴之事，注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元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謂宜奏上天臺而待報。江左謂朝廷為臺，亦謂之天臺。）秀曰：「彼待我以自存，（彼謂白早生。）援之宜速；待敕雖舊，（謂待臺敕，舊制須[illegible]。）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楚王城，即楚王戍。）遣副將齊苟兒（將，即亮翻。考異曰：魏書作苟仁，今從梁書。[illegible]）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考異曰：梁帝紀：十月丙子，魏[illegible]主[illegible]以城內附。詔大舉北伐，以[illegible]入清，王茂帥[illegible]宿[illegible]。丁丑，白早生以[illegible]為司州[illegible]。壬辰，鎮東參軍成景儁[illegible]宿豫[illegible]嚴仲賢以城內屬。二月丁[illegible]鎮楚王戍主李[illegible]以城內[illegible]，姓名年月事迹既與魏書參差，又[illegible]諸列傳[illegible]，今[illegible]從魏書。）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為尚書左僕射。（射，[illegible]。）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

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離，力智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豫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降，戶江翻。）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為，于偽翻。）蠻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上帥，所類翻；下帥，讀曰率。）魏以為東豫州刺史。（魏東豫州治新息，領汝南、新蔡、弋陽、長陵郡。）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趣，七喻翻。少，詩沼翻。）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趣義陽。（趣，七喻翻。）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illegible]義陽太守[illegible]）

虜悅先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陷平虜戍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間古莧翻史言[illegible]賞罰無章）

壬申魏東荊州表桓叔興前後招撫太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illegible]）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行下孟翻）道元範之子也（酈範事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

是歲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復扶又翻）魏主弗受報之如前（[illegible]）

初高車侯倍窮奇為嚈噠所殺（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西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illegible]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執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降戶江翻）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于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為龍驤將軍（驤思將翻）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怖普布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遺唯季翻）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收曰魏言彰制也）改元建昌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衮冕兼著作郎高陽許懋請造大裘從之（[illegible]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illegible]）

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吹昌瑞翻[illegible]）

八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國山在義興陽羨縣[illegible]）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緯于貴翻）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數所角翻）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

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班志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虙羲封太山禪云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皆受命乃得封禪桓公曰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此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秦始皇

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五代志曰義興舊曰陽羨）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好呼到翻）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東關即武陽關）（攻難勢難以攻攻易勢易以破）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五統五千人之眾西關即平靖關也）以分其兵勢自督

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峴戶典翻考異曰梁馬仙琕傳云遣馬廣會超守三關今從魏中山王英傳）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甕烏貢翻）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冠古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魏書作徐超秀今從梁書）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易以豉翻）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峴戶典翻）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邵陽之捷叡遷左衛將軍尋出爲安西長史南郡

太守）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塹七豔翻）眾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鲖陽董紹招慰叛城（鲖陽縣漢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宋屬新蔡郡魏屬）（鲖陽之地當在於此時屬魏）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縣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爲移（揚州治壽陽移移文也）以易紹及司馬悅首（苟兒等十人今從魏書司馬悅傳）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

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好，呼到翻。)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勞之，(舍人，中書舍人。勞，力到翻。)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朝，直遙翻。好，呼到翻。)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遲，直利翻，待也。)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不，讀曰否。)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為，于偽翻。)凡在民上，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寇潺溝，[illegible]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昺將納之，[illegible]綱紀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illegible]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illegible]乃開樊城受其降，命司馬朱思遠等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思遠，齊之孫也。(拓跋齊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四年。)

夏四月戊申，以臨川王宏為司空，加車騎將軍王茂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降。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卒。

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詳得罪死，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元年。)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以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議并呈，從其善者。」詔從之。[illegible]

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廣陽王嘉為司徒。

十一月己丑，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illegible]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儁上疏，以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聽者，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illegible]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

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巧，工[illegible]翻。甄，呂[illegible]翻。思，相吏翻），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魏人謂之），（琛，丑林翻。比，必利翻）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是歲，魏宗正卿元樹來奔，賜爵鄴王。樹，翼之弟也。時翼為青、冀二州刺史，鎮鬱洲（水經注：朐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鬱洲），翼謀舉州降魏，事泄而死（元翼來降見上卷。五年降，戶江翻）。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為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為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冒，莫北翻，下同。唯，于癸翻）。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為之請三司之儀（梁官制，開府同三司之儀在開府儀同三司下，為一階），上不許。

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二月，丙戌，魏皇子詡生。詡母胡充華，臨涇人（充華，晉武帝時置，宋明帝時列九嬪。以魏好寺五職位亞九嬪。臨涇，漢縣，屬安定郡，翻），父國珍襲武始伯（晉志金城郡狄道，後魏置武始郡）。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故後宮皆祝其身不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嫡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娠，音身。去，羌呂翻），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長，知兩翻。下漸長同），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喪，息浪翻），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乳保，乳母、保母也），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近，其靳翻）。

己丑，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肆。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方軌，言並駕也。二丞，左右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朝，直遥翻。請，才性翻），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戶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宣毅將軍府之墨曹參軍。顒，魚容翻）。五人竝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衆（妖，於驕翻）。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屠旁縣。閏月，己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人素不習兵，吏民恇擾奔散，或勸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撙，茲損翻），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撙帥衆出戰，大破之，臨陳斬承伯（陳，讀曰陣）。撙，興宗之子也（蔡興宗仕宋，大明、泰[illegible]）。

始之間以方正自矜 承伯餘黨入新安攻陷黟歙諸縣（黟音伊歙書涉翻）太守謝覽遣兵拒之不勝逃奔會稽臺軍討賊平之覽瀹之子也（謝瀹[illegible]）

冬十月魏中山獻武王英卒 上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曆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其父沖之考古法為正曆不可改（[illegible]暅古鄧翻又況晚翻）至八年詔太史課新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疏是歲始行沖之大明曆（[illegible]何承天曆[illegible]沖之之曆也沖之上曆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魏劉芳奏所造樂器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illegible]）乞如前教集公卿羣儒議定與舊樂參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擊拊會節請於來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十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尚書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稷以殺東昏侯為功）嘗侍宴樂壽殿（樂音洛）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稷兄瓌殺[illegible]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守式又翻）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稱尺證翻）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須（捋盧括翻須[illegible]）曰張公可畏人稷既懼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為青冀二州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王珍國與張稷同殺東昏[illegible]）罷梁秦二州刺史還（[illegible]）酒後於坐啓云（坐徂臥翻）臣近入梁山便哭（[illegible]考異曰梁史[illegible]）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illegible]）因此疏退久之除都官尚書

丁巳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眾反侵擾夏州詔諫議大夫薛和發東汾華夏四州之眾以討之（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分秦州置華州治華山[illegible]白水郡又置夏州[illegible]夏戶雅翻華戶化翻）

辛酉上祀明堂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晣（晣音[illegible]莞音官考異曰梁帝紀云二月[illegible]）據朐山召魏軍（梁馬仙琕傳及魏帝紀云[illegible]劉晣而梁帝紀云[illegible]朐音劬）

壬戌魏廣陽烈王嘉卒 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漢東海郡[illegible]郯音談）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梁青冀二州治[illegible]）

夏四月文驥等據朐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illegible]）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假平東將軍天水趙遐將兵據朐山受盧昶節度（[illegible]）

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黨表置東夏州（[illegible]東夏州[illegible]夏戶雅翻）

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學 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左僕射充

緒之子也（張緒……）馬仙琕圍朐山，張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數，所角翻）秋，魏盧昶上表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魏主以兵四千給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詔揚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朐山之勢。（分，扶問翻）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城中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降，戶江翻）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勝，音升）

（帝紀盧昶敗在十二月……考異……[illegible]）

（魏主以四千給之……[illegible]）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illegible]）至郯城，借趙遐節以為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illegible]）及趙遐皆免官；唯蕭寶寅全軍而歸。盧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illegible]）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以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illegible]）（[illegible]石臼也……所用之）聞賊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無用之地，復彼舊疆，（[illegible]）兵役時解，其利為大。」（[illegible]）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還。肇，明根之子也。（[illegible]孝文以……宿見逐……）

馬仙琕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illegible]）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illegible]）

魏以甄琛為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illegible]）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材，人懷苟且，不能督察。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illegible]）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illegible]）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督責有所轄轂，可清。」（謂……轂下……）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illegible]）

品六部尉正九品（洛陽六部尉並置於東□擇爲洛陽比部尉比其職[illegible]）

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比勝几代史志按蕭子顯南齊志[illegible]徐青冀江豫交越荊巴郢司雍梁秦益寧[illegible]以王茂所立兗州足之）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勝音升）魏朝亦然（[illegible]） 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質音致又竹利翻貿其家屬而罰作之）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江南以建康秣陵爲赤縣[illegible]建康併爲江寧[illegible]）遮車駕言曰陛下爲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不聽將送也寬庶民者亦止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亂也）以臨川王宏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 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要任謂尚書令怏於兩翻）見者嗤之（嗤丑之翻）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illegible]）素以方直自業（[illegible]所謂強仕之[illegible]之不已乃成君子[illegible]）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illegible]）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illegible]）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甚重懲彭城之禍（[illegible]彭城王勰[illegible]）因侍宴酒酣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illegible]幾居依翻）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事見漢紀）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眾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旅祭名也[illegible]）誠以君臣之分（分扶問翻）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夏四月魏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穀燕恒二州及六鎮（[illegible]） 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illegible]） 以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瓠以奉太子（[illegible]）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爲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瓠少師 十一月

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丹陽尹王儉總之儉卒卒子恤翻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胤隱會稽東山齊明帝敕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佟之掌之佟徒冬翻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帝即位佟之啓審省之宜啓上審省禮局之宜當置否也敕使外詳外詳謂令外議以聞也時尚書以為庶務權輿權輿始也毛萇曰權輿始也此言王業始也宜俟隆平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左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撰具也述也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本人共參五禮令請分五禮各置學士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古一人相助抄撰抄楚交翻撰雛戀翻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石渠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白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四年斷丁亂翻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暅曼容之子也暅古鄧翻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是歲魏以桓叔興為南荊州刺史治安昌安昌縣漢南陽郡有安昌縣屬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治安昌城後義陽移治石城山玉梁帝遺區處亦仁順城而安昌仍謂之白茅城隸東荊州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右僕射己卯魏高陽王雍進位太保鬱洲迫近魏境近其靳翻其民多私與魏人交市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庚辰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朐降戶江翻考異曰梁帝紀作郡人徐玄明今從梁帝紀按傳又絢傳稷死今在山頹之明年今從魏帝紀鬱洲即郁洲魏遣前南兗州刺史樊魯將兵赴之將即亮翻於是魏饑民餓死者數萬侍中游肇諫以為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其地於賊要近要謂近之要近謂南近江淮去此閑遠魏屬東南其用兵必於淮漢之閑鬱洲介在海中又以兵故曰閑遠以閑遠之兵攻要近之眾不可敵也方今年饑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復遣平西將軍奚康生將兵逆之將即亮翻又未發北兗州刺史康絢遣司馬霍奉伯討平之北兗州當治淮陰絢許縣翻辛巳新作太極殿上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帝好集文學之士策經史事

至多引短推長常乃除一故約退有是言謹前者自謂其所短不讓人至己詳忌許其忌人在己前也約少[illegible]詩曰[illegible]不 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治直之翻

上有憾於張稷以其殺東昏故憾之從容與約語及之從千容翻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稷為青冀二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上以約與稷昏家相為為于偽翻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憑皮冰翻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斷丁管翻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即啓聞穆之與約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illegible]

氏疑焉之譏謂天可欺也故因赤章之事而懟責約古人之言有[illegible]讀必之疾而實諸服膺推其於是[illegible]約益懼閏月乙丑卒[illegible]有司謚曰文上曰懷情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上短牆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即八公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漢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止隄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尊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但憐

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筏音伐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帥讀曰率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自宋以來置豫州於壽陽絢欲自以為豫州以求應援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舸古我翻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為眾所推比毗至翻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從才用翻將即亮翻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叔業見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天監六年魏主命李崇鎮壽春至是年十年至十五年乃徵拜尚書左僕射而終言之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間古莧翻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六月癸巳新作太廟

秋八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為司空 魏恒肆二州

地震山鳴，魏世祖真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鴈門郡，治九原。恒，戶登翻。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是後破六韓拔陵等作亂，而恒、肆以北悉爲盜區，此其禍兆也。

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敢當，帝不許。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

十三年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齋，側皆翻。漢儀，正月始耕，以太牢祀先農。臣瓚注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勞益宗。勞，力到翻。桃符還，啓益宗侵擾之狀。魏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此淮南大槩謂淮水之南。爲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詔徙益宗爲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衆襲之，奄入廣陵。此廣陵益宗息之所據也。帥，讀曰率。魯生與其弟魯賢、超秀皆奔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上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爲北豫州刺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光城左郡。五代志：弋陽郡光山縣，舊置光城郡。超秀爲定州刺史。以刺史授之，北司、北豫、定州，皆因各人所據之地而授之。

弋陽、汝陰、安定，皆魏所置。建寧郡皆蠻郡也。皐水出龍頭山，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置郡戍，戍，傷遇翻。以益宗還洛陽，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爲桃符所讒，及言魯賢等爲桃符逼逐使叛，乞攝桃符與臣對辯虛實。詔曰：「既經大宥，宥謂已赦其罪。不容方更爲獄。」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

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柔然。騎，奇寄翻。

魏王足之入寇也，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上命寧州刺史涪人李略禦之，涪音浮。許事平用爲益州。足退，上不用略，略怨望有異謀，上殺之。其兄子苗奔魏。步兵校尉泰山淳于誕嘗爲益州主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說，式芮翻。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巴北，巴北，巴郡以北也。巴西郡，梁置北巴州。豎，而庾翻。梁州刺史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劍閣，琛，丑林翻。乙卯，以中護軍元遙爲征南將軍，都督鎮遏梁、楚。以淮、汝之間古梁、楚之界也。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

之言可詳……當時……

之陳計者真偽難分或有怨憝使彼不可全信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以淳于誕為驍騎將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領鄉導統軍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魏以前定州刺史楊津為華州刺史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任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

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知之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魏主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萬歲門蓋洛陽宮城之東門

魏御史中尉王顯治書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以為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之言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四 起旃蒙協洽盡著雍閹茂凡四年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大赦辛亥上祀南郊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 年三十三 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 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與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 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 帝諱詡宣武帝之第二子 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昭遵之曾孫也 陽公遵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 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 中給事宦官也 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 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東防兵 防淮之兵 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 聲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 謂高肇方將兵伐蜀 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 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 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 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

大
廿
人

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顯，北則侍御師，又以醫事王。）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掖與腋同。直閤，江翻。）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魏主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illegible]）朝夕哭泣，至於羸悴。（羸，倫為翻。悴，秦醉翻。）歸至瀍澗，（[illegible]）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衰，倉回翻。號，戶刀翻。）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舍人省，即中書通事舍人宿直之所。）肇哭畢，引入西廡，（廡，音武。）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搤，於革翻。）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側門出尸歸其家。　魏之伐蜀也，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上遣寧州刺史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入其州，（[illegible]）招誘氐蜀，絕魏運路。（及氐蜀人，氐人也。）

（誘，音酉。）會魏大軍北還，太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唐書：利州景谷縣，[illegible]置東洛郡，後周[illegible]，又廢平興為景谷縣。水經：漢水逕大小黃金南，[illegible]除水出[illegible]谷南，歷[illegible]除溪，又南流注于漢，謂之除口。）聲言梁兵繼至，氐蜀翕然從之。太洪進圍關城，傅豎眼遣統軍姜喜等擊太洪，大破之。太洪棄關城走還。（[illegible]白水關城。）　癸未，魏以高陽王雍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為司徒，廣平王懷為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廟號世宗。己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瑤光寺，（[illegible]）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瀆，[illegible]）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撲，[illegible]）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illegible]在鍾離縣西九[illegible]十五里，荊山在鍾離縣西八十三里。）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門下，謂為侍中；宿衛，謂為領軍。）遂專朝政，權傾一時。（朝，直遙翻。）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乙丑，詔文武羣官各進位一級。（史言于忠欲收衆心。）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惡，烏路翻。）乃運東

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建康有東西二冶各置令以掌之沈持林翻亦
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井幹井欄也言疊木爲井幹之形韓揚子注及西都賦注並音寒莊子音如淳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
巨細皆盡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檐都
濫翻枕職任翻蠅蟲晝夜聲合　魏梁州刺史薛懷吉破叛
氐於沮水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流逕沮水戍注云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師古曰沮子余翻懷吉眞度之子也薛眞度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
武興之圍魏南秦州治駱谷城鎮天水漢陽武都武階等郡此時蓋氐圍武興也
六月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幻戶辦翻與

勃海人李歸伯作亂推法慶爲主法慶以尼惠暉爲
妻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魏書法慶以殺一人爲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薩桑葛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
合音閤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復扶又翻唯以殺害
爲事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擊之伯驎敗死
驎離珍翻衆益盛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云新佛
出世除去衆魔去羌呂翻秋七月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
元遙征北大將軍以討之遙者宗王以征北大將軍授之　魏尚書
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植裴叔業之兄子也後戶遘翻以朝廷處
之不高處昌呂翻意常怏怏怏於兩翻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

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
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好呼到翻
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
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忠昭皆北人故深諱說言尚書左僕
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望封侯儀同天監十年魏以祚爲太子少師
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
將軍雍州刺史魏太和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武都武功三郡華州治李潤堡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
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
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惡烏路翻被皮義翻帥合

部曲欲圖于忠[illegible]臣等窮治辭不伏引伏引猶言引伏也治直之翻
然衆證明昞昞音丙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
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
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衆證[illegible]仲達處
植死刑處昌呂翻下處死同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謂齊東昏永元二年
年以壽陽降魏依律上議依八議之律上時掌翻乞賜裁處處昌呂翻
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
上議亦不須待秋分魏制決死刑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
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昏家也忠
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

第朝野冤憤，莫不切齒。[illegible] 丙子，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為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三人者，胡后所深信者也。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祿大夫。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帥眾三千降魏。[illegible] 戊子，魏大赦。己丑，魏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廣平王懷為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崔光為車騎大將軍，並加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 魏江陽王繼，熙之曾孫也，熙，道武之子。先為青州刺史，坐於良人以婢，奪爵；繼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詔復繼本封，以叉為通直散騎侍郎，叉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illegible] 群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illegible] 猶稱令以行事，群臣上書稱殿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好，呼到翻；屬，之欲翻。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illegible]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illegible] 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門下侍官，自侍中至散騎常侍。[illegible]

崇訓宮，太后所居宮也。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稱，尺證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illegible] 甲寅，魏元遙破大乘賊，擒法慶并渠帥百餘人，傳首洛陽。[illegible] 左游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水經注：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者謂之西硤石。[illegible] 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illegible] 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國珍為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illegible]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舉郡降魏。[illegible]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魏主之立也，元昭為[illegible]司，在門下，故上訴不已。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illegible]

曰天王登假注云登上也遐已也者若仙去耳登升也假讀與遐同已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謂殺生予奪皆出於于忠之意不以旨行之上拜掌樞納戶臾翻又戶得翻）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在事謂在任事之臣此指崔光執拒謂執不同而拒忠之言）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為忠廢奈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司敗司寇也）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二月辛丑以忠為太師領司州牧尋復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入居門下同釐庶政（又釐力之翻治也）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丁卯魏主及太后謁景陵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魏益州刺史傅豎眼性清素民夷懷之龍驤將軍元法僧代豎眼為益州刺史（法僧魏之東……）素無治幹加以貪殘（治直之翻）王賈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為兵……民心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夷多應之（葭音家……）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法僧熙之曾孫也 魏岐州刺史趙王謐幹之子也（趙王幹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此於王謐之上逸一字）為政暴虐一旦閉城門大索執人而掠之（索山客翻掠音亮）楚毒備至又無故斬六人闔城兇懼眾遂大呼屯門（兇許拱翻呼火故翻）謐登樓毀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諭城人城人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刺史謐妃太后從女也至洛除大司農卿（史言……）（……）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博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史言崔光……之惡）○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表請不隸東荊州許之（南荊州東荊州見上卷十一年）

十五年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李崇……）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將即亮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

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

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為尚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陳郡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illegible]）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illegible]）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illegible]）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illegible]）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illegible]）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illegible]）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illegible]）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illegible]）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illegible]）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illegible]）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illegible]）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illegible]）復封忠為靈壽縣公，（[illegible]）亦封崔光為平恩縣侯。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illegible]）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間道告急於魏。（[illegible]）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將步騎三千以赴之。（[illegible]）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illegible]）張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illegible]）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illegible]）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illegible]）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illegible]）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illegible]）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六月，庚子，以尚

書令元羣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表叩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肅為右僕射、肅儉之子也。（□古限翻□□□佐命）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傅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虯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數所角翻。虯渠幽翻。復扶又翻，下同。）寧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張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傅豎眼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大劍山□□小劍山在其西北三十里□□天險□□□□□□□□□□□□□□□□）東益州復入于魏。八月乙巳、魏以胡國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國珍年老、太后實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聞音問）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眾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壬辰、大赦。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數所角翻）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記禮運之辭也。注云：謔，戲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左傳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歸寧。杜預注：寧，問父母安否。襄十二年，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注云：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事見二十四卷漢昭帝元平元年）示男女之別也。（別彼列翻）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秩遷官也。祗，敬也。謂宗戚勳貴之家凡有吉慶皆請太后臨幸。）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屬之欲翻）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將即亮翻）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魏祖宗山陵皆在雲中）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秦漢以來九卿各置少卿。周官六卿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之屬。）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比毗至翻。邏郎佐翻。帥所類翻。屬之欲翻。斂力贍翻。）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抄楚交翻。羸倫為翻。閑，習也。）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

此等祿既不多，賞亦有限，皆收其實績，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賢者省之。）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反；孝昌……）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建康。（畟，察色翻。）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水經注：穀水南流出太尉、司徒兩坊間，水西有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杜預曰：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剎復高十丈，（高，居報翻。剎，柱也；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鐸，徒洛翻。聞，音問。）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漢明帝永平中，佛法入中國。佛弟子收奉舍利，建宮宇，號為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遷都見一百三十八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毛詩傳曰：女蘿，兔絲，松蘿也。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燕麥，雀麥也，生故墟野林下，苗似小麥而弱。古詩云：兔絲無根株，蔓延自登高；燕麥何嘗可穫。南箕北斗，見詩大東。……）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家有一子出家為沙門，則絕戶矣。）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

仍煩百姓之精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爲沙門矣都統僧暹等忿場謂之鬼教以爲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場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幽者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場言爲允難違暹等之意罰場金一兩　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求爲東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許竟卒於洛陽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強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魏大乘餘賊復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員外散騎侍郎延帥奴客拒之賊燒齋閤延突火抱福出外肌髮皆焦勒衆苦戰賊遂散走追討平之　甲戌魏大赦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殽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爲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爲用貫繦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爲深允乞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鐶鑿及盜鑄毀大爲小生新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

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太后從之匡[illegible]之孫也 [illegible] 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八年 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 殿丁練翻 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太后許之尚書令任城王澄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 治直吏翻 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若聞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 [illegible] 尋兩紀之事 [illegible] 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

止又以匡所言數不從慮其辭解 數所角翻 [illegible] 欲獎安之乃加鎮東將軍二月丁未立匡為東平王 [illegible] 三月丙子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 [illegible] 為其裁翦有乖仁恕 為于偽翻 丁亥魏廣平文穆王懷卒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書監胡國珍為司徒 [illegible] 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 [illegible] 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 去羌呂翻 復扶又翻 帝竟不從

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記曲禮牛曰一元大武 鄭玄曰元頭也武迹也 秋八月丁未詔魏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 [illegible] 參決尚書奏事 [illegible] 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 [illegible] 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 [illegible] 乙卯魏詔北京士民未遷者悉聽留居為永業 魏以代都為北京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漢寵叛降魏 五代志巴西郡梁置南梁州 [illegible]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請和於魏 [illegible] 用敵國之禮是

歲以右衛將軍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復扶又翻 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 五代志河內郡王屋縣有王屋山 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illegible] 十七年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楊定為陰平王 酋慈由翻 魏泰州羌反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 [illegible] 秀雖與上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上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久為荊

州常中分其祿以給秀秀憺皆吴太妃之子齊和帝中興元年憺督雍州天監元年憺督荊州五年徵至都荊州總西夏之寄傳入覆寧譜猶敢翻又征覺翻秀稱心受之綵天灌翻亦不辭多也甲辰大赦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龜魏東益州氐反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見賢遍翻使疏吏翻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漢宣帝待呼韓邪位在諸侯王上贊稱臣也故張倫表謂與爲不臣盡用漢文景故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爲太祖經營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謂道武南略社崙得以逞跨漠北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謂孝文南都洛陽用兵淮漢未遑戍柔然也世宗遵述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

見一百四十六卷六年以爲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爲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謂伏跋斲破高車及嚈鄰國之叛者也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張白澤見一百二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魏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諭之驤思將翻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贈襚儀衛事極優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柩其久翻諫議大夫常山張普惠以爲前世后父無稱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詣闕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爲于僞翻會胡氏穿壙下有磐石乃密表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爲十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及文母今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論語載孔子之言

比克吉定兆比毗至翻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詰去吉翻難乃旦翻普惠應機辯析無能屈者太后使元乂宣令於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也太后爲太上君造寺壯麗埒於永寧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爲于僞翻埒力輟翻復扶又翻下復復欲無復斂復復見同張普惠上疏以爲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去羌呂翻下去天下同稱尺證翻下稱尺同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

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illegible]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illegible]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遂罷綿麻。[illegible]四年。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斂，力贍翻。去，羌呂翻。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羨，弋面翻。銖，音殊。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戶主者，一家之長，則為一戶之主。三長，見一百三十六卷齊世祖永明四年。是以在庫絹

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布帛六丈為端，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illegible]說文：幅，布帛廣也。準，[illegible]翻。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灋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普惠又以魏主好遊騁苑囿，騁，丑郢翻。不親視朝，朝，直遙翻。過崇佛灋，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以為：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謂羣臣入朝者也。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也；早旦也。稽，音啓。玄寂之眾，遨遊於內，愆禮忤時，忤，五故翻。人靈未穆。愚謂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祇，巨支翻。釋氏之言祇劫，謂無數劫也。未若收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孝經之文。伏願淑慎威儀，詩之言也。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紆，音于。釋奠成均，釋奠，[illegible]。五帝之學曰成均。[illegible]竭心千畝，千畝，謂藉田也。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量，音良。撤，直列翻。[illegible]已造者務令簡約，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復更為，則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灋俗俱賴矣。尋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

普惠又表論時政得失，太后與帝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詰難。詰，去吉翻。難，乃旦翻。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御史臺亦曰南臺，亦曰南司。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灋，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宏自洛口之敗，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在秣陵縣同夏里。有盜伏於驃騎航，宏府前秦淮上浮橋謂之驃騎航，以宏官名也。待上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

事發，稱為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漢文帝，謂誅淮南厲王長也。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豫章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厭，於鹽翻。庫屋垂百間，垂，幾也，及也。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籥，與鑰同。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鎧，可亥翻。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它日，送盛饌與宏愛妾江氏曰：當來就汝懽宴。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即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賄，呼罪翻。怖，普布翻。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為一聚，黃牓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貯，丁呂翻。紵，直呂翻。上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宏於諸弟次第六，家人呼為阿六。乃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兄弟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契，上時翻。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始。復，扶又翻。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昺，雅有風力，為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以為安右將軍、監揚州。昺自以越親居揚州，越，踰也。涕泣懇讓，上不許。在州尤稱明斷，斷，丁亂翻。符教嚴整。辛巳，以宏為中軍將軍、中書監；六月乙酉，又以本號行司徒。本號，中軍將軍號也。

臣光曰：宏為將則覆三軍，將，即亮翻。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石經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乂，魚廢翻。騰作亂事見上卷普通元年。

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鐵忽反，自稱水池王。河州治枹罕。金城郡故屬河州。詔以主客郎源子恭為行臺以討之。子恭至河州，嚴勒州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八月，鐵忽等相帥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言自子恭至河州及受鐵忽降，首尾不及二旬也。

（又二句也鄉讀曰卒降戶江翻）子恭，懷之子也。（懷，獻文之子，歷事文成、獻文、孝文、宣武。）

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解，戶買翻。）而多姦謀，善揣人意。（揣，初委翻。）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事見十四年。）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效者。（為，于偽翻。）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琛，丑林翻。簡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後燕都中山，建宮室；魏克中山，因以為中山宮。）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復，扶又翻。）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養息，即養子也。）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為，于偽翻。）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崇憲高太后當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諡曰順皇后。百官單衣邪巾（古者二十成人士冠。邪，余遮翻，下同。邪巾者，於吉為凶，衰絰喪服，庶人而單衣邪巾，不成喪服也。）送至墓所，事訖而除。

乙亥，以臨川王宏為司徒。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比丘，僧也。比，毗至翻；下同。）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卷，讀曰捲。）私謁彌眾，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占，之贍翻。）屠沽塵穢，連比雜居。（比，毗至翻。）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法秀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齊太祖建元三年。）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illegible]）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著，直略翻。）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已，音紀。）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鼠，書呂翻。）內戒所不容，（釋氏有五戒。）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然卒不能行。（卒，子恤翻。）

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藏，徂浪翻。）資育群生，先朝為之禁限，（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啟求禁集，（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禁集之人。甄琛，丑林翻。）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言貴賤任其口之所出也。）請依先朝禁之為便。」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五（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監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暕為左僕射（暕古限翻）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　丁亥魏主下詔稱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胡后臨朝見上卷十四年）宜稱詔以令宇內　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瑀音禹銓量也選格選官之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近其靳翻）相帥至尚書省詬罵（帥讀曰率詬古候翻又古侯翻）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尚書左民郎晉武帝置）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懾之涉翻）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造七到翻捶止蘂翻復扶又翻下不復同）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言氣息奄奄未絕）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治直之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時官員既少（少詩沼翻）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斷丁亂翻）沈滯者皆稱其能（沈持林翻）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兩漢由州郡薦才（漢舉孝廉之事見漢紀）魏晉因循又置中正（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元年）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治直吏翻汰徒蓋翻）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行下孟翻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不調者不和也調徒弔翻）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行下孟翻下同）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濫（復扶又翻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閑之以義糾）

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制爲禄位以勸其從嚴斷之以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難乃旦翻洛陽令代人薛琡魏書官氏志西方叱干氏後改爲薛琡之六翻又音叔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行戶剛翻貫魚以喩次先後以序而進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選須絹翻者音戶闕翻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詔公卿議之

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甄之人翻琛丑林翻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事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燕音煙守手又翻其子謐爲侍御史考異曰李百藥北齊書作治書侍御史今從北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沈持林翻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凡公文書函封遣使者奉函詣京師也使疏吏翻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帥讀曰率考異曰北齊書云燒領軍張彝第彝未嘗爲領軍故曰云大臣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

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省事蓋史職名秀容劉貴魏太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又秀容縣出祖居長君七年置肆州秀容郡屬焉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史曹史外兵史職也獄掾善無尉景善無縣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拓跋氏置善無郡廣寧蔡儁秦漢置上谷郡晉分上谷郡置廣寧郡居庸州隋廣寧郡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高歡始此夏四月丁巳大赦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爲司徒京兆王繼爲司空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藏徂浪翻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

絹稱力取之稱尺證翻少者不減百餘匹少詩沼翻下同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太洛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四年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時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塞悉則翻歸則歌吹連日夜吹尺瑞翻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埒力輟翻河間王琛琛丑林翻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

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後漢書大秦國出水精以為宮室柱及食器一本鋒作鍾馬腦椀、本草衍義曰馬腦非玉非石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紋如纏絲者生西國玉石間赤玉卮，王逸論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勝音升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石崇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二年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惋烏貫翻京兆王繼聞而省之，省悉景翻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物盛而衰固其理也史言魏君臣驕侈以兆喪亂之禍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好呼到翻數所角翻施式豉翻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任城王澄上表，以為蕭衍常蓄窺覦之志，覦音俞宜及國家強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比毗至翻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

之。魏自永平以來，天監七年魏改元永平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它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為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孝經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蒼生有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詰去吉翻鮮息淺翻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司馬彪志曰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所不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律術曰陽以圜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

奇之造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出其相生
汶皆二分丕益爲之是故十二之得十七與十千
一百二十分七是爲之鍾黃又以之二以約三之三之上生之
爲下生林鍾之黃鍾以又三實約是爲上之
族之實生三上黃以爲六以之之約是九三盛數太
九十六六四十二律定之得於實以九不盈十萬
之弱得爲九分寸十律寸之小準爲足不盈者萬
置之以黃鍾七十萬七十千一五四十七下生其餘正貫其
鍾爲以鍾萬盈爲七之生律寸九九尺生色錄六十
七萬六千六十一下生鍾特夫知爲九微九六
日十八一九分十八十一六八八尺九二萬特千九
百八十一小八十萬六十五生五百八尺寸分五千
其一二分小分太執萬八分十六五生七分七
大二二尺八十萬八一一六六寸八分爲十度萬
二六八一寸八寸七生一五一二寸生爲七千
六八一下分八七四分八十一弱一分八六十
宮八七八十八十分下尺八七二十八十寸
尺六七八十一二分八尺下一寸八十八八下
生百興貫夫爲宮形晉商百與微六日律八寸五分

生尺宮八六二大執百日七
百六隨百日千寶始上管萬
與寸爲七律三準爲十八六
貫八商十八百八宮二一千
夫千結九寸一尺四執九七
爲二蕤分七十八蕤分宮
宮百鈞動分下寸商十小十
形五六十小生萬太六分十
晉十日十分五五蕤萬八六
商二律蕤六度千分四微下
百貫八八微五六十生生
與未寸十弱盛三日六準律
微十六九準爲一種百八特
六六分下八宮十六尺夫
日萬一生尺蕤六寸十九知
律十六歸七書丙八二寸
八千四萬寸爲分十萬
寸八強分萬麥十小生五
五百準動一度十七分去千
分下八爲千微萬七減九六

小分六微大分千益六小
萬分一萬五二微五十二
六八六千六八八六八千
五八寸百八大百五十一
三百四十九呂百寸八
八八八八蕤八八三
一一三八八萬十四六六五
一六形八一百微三六分下寸
一一十一八弱八百微三分下寸
十大千十一寸陰五八千小生四
一下八爲十日六分夾千
生尺宮一律百三剡九
二揆貫八五蕤大呂
寸十準十準呂四
五商十三四八爲十
百去六分下尺宮五
一南萬小生四夾大
十微一分蕤十鍾呂
四八千一形五商十

十時應分下萬商十太一南
萬商丁小生六白五蕤百南
十歸五分結千呂應爲六分
十夷萬九弱三微十宮十
夷微三少時百六千始太
百六千強息八日始蕤六
三日二準爲十律百商十
十律百七宮三十三南五律
九七五尺變時寸十呂萬八
蕤寸十八寰息九四微七寸
期七三寸商十分下一千
十分下萬結五小生日四分
五小生八弱萬分白律日九生
萬分結千微五八呂八六
一九期一六寸強寺寸十準
千弱盛百日三準知律四八
一準商六律日九爲八下尺
百七爲十十四尺宮尺生萬
九尺宮六寸十九應林商八
十七強盛八四十揆知呂千

下分商十下蕤萬分
生下夷四生五五十
未分行萬分無千分
八九微九八射二強
強六千六千分一
準十七日強準
十十律百七寸
尺八寸五
寸六五十中五
萬商分下萬下
未江小生五分
九微分夷百
百六九十
二七寸六
六寸

三宮三八生八期分千微萬分
十微萬分應千保萬九齊八八五
蕤夷九一鍾二微一微蕤百日千分
賓日十微強百八千強嘉九
十律六強二日五準爲
三十百爲十律百七宮
萬十七宮七八尺三十十
八小十尺蕤寸十二貫分下尺
千分下一宮一二寸小生四
八九生十商十分下四分明寸
十八分三應三小生萬九
四強爲千鍾萬分期千微三微
下學南一微九九保八
姓七弱百一千強爭百日五準
鍾大爲八日九連南五律七
內萬宮十律百一爲十七一尺中八
應八南七七尺宮十十二呂閒律百
鍾十南七寸十一物二三寸商時七
爲九商分八寸應五分下十
百百分十分下萬十小生十四四六

蕤四微萬小生三盛十分上爲十日一強時千應
賓百七五分千微八寸六宮六百準爲三變
爲八日十八動六七萬分執尺蕤六九六宮十商
宮十律八強內百九六始七陵寸十尺離路遲
夷蕤六百準賓八律千弱十清八二九宮時
則賓寸五六爲六二準呂七色分寸商十微
南十二十尺宮五寸百六爲十商小生二六
大二分上四歸內五八尺宮五二分遲萬
呂萬小生寸嘉貫分上六去十七十一微六律
微四分質萬十生寸減九五形百六千七
一千九未五分二分南萬商中律百準二日一寸
尺四強物千動萬七減一執呂六八六爲十律百小
件可強應微之微南千始十寸十尺宮三六二分
六一六爲百八弱六微三七二八形十一
寸一尺宮五日五準爲百八萬分上寸十五
二六三百十律百六宮四日一小生五南十分下強
分上寸與物六尺實一律千分千遲三小生準
小生萬應寸十五度二六二寶萬分夫七
分大八賓十四七寸商寸大依四二角尺
二呂千未二分上萬南中六二蕤七五千微路三

徵強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十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上生凌陰離宮為宮去南商凌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上生太蔟林鍾為宮南呂商太蔟徵一日律六寸準六尺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二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上生時息去滅為宮蕤賓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準五尺九一三千七百八十三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

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寸十分小分六微強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一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上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上生爭南分積為宮期保商爭南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微強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八十一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八十三上生變虞結躬為宮遲內商變虞徵六日律五寸二

分小分六少強準五尺二寸萬二千[illegible]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上生路時[illegible]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illegible]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萬七[illegible]形始未卯為宮遲時商形始徵六日[illegible]分二微強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illegible]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illegible]日律五寸小分五強準五尺萬二百[illegible]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illegible]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準四尺九[illegible]七十二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上[illegible]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illegible]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鄰齊九萬[illegible]五上生內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內負[illegible]八分小分六微強準四尺八寸萬一[illegible]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上生物[illegible]未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illegible]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應鍾九萬[illegible]二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illegible]七分小分四微強準四尺七寸八千[illegible]

二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分烏窮[illegible]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準四[illegible]十九遲內九萬二千九十六上生盛[illegible]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illegible]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未育九萬八[illegible]離宮未育為宮安度商離宮徵八日[illegible]分一分強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illegible]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制時遲時為[illegible]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準四[illegible]一十五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illegible]宮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商章[illegible]角觸也象諸陽觸物而生徵止也言[illegible]也陽氣將復萬物華育而舒止宋內[illegible]之宮其商雅悅咏決然果口吐聲謂[illegible]角音知淡羽勇容謂之角其音舌舌[illegible]開謂之順其音防謂徵商然齒閉唇[illegible]

遂竭愚思（思，相吏翻）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稱量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調，徒弔翻；下同）。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還，音旋），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徵，何由可諧（中呂，陸德明曰：中，音仲；又如字）！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十

三弦隱閒九尺，不言須柱以不（不，讀曰否；今刑…多用以否二字，蓋…）（當時常用…辭也）；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卻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弦粗細（粗，聰徂翻）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弦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即於中弦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弦上（著，直略翻），然後依相生之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五調之調，徒釣翻；調聲之調，如字），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

不師資而習火（古者未有火化，燧人氏始鑽燧出火，教民熟食），延壽不束脩以變律（延壽，即京房之師焦延壽也。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元晦注曰：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也），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奇哉！」尚書蕭寶夤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敢依許。」事遂寢。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匡造棺見一百四十七卷七年。數，所角翻；恚，於避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處，昌呂翻）。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騎，奇寄翻）。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曹魏置尚書三十五郎，三公郎…），以爲：「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朝，直遙翻），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匡平州刺史（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雄，琛之族孫也（辛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琛，丑林翻）。

九月，庚寅朔，胡太后遊嵩高；癸巳，還宮。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從，千容翻；稱，尺證翻），卿有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相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餉領軍元乂（相，息亮翻）。太后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之意也），乂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

昌王和之妹也。和即叉之從祖。從，才用翻。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為不逞。逞，丑郢翻。叉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處，昌呂翻。既而叉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史言靈后昵庇元叉以自遺患。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任，音壬。卒，子恤翻。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以水淘去沙石謂之沙汰，大致以淘去為義。汰，丁蓋翻。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祉，丑里翻。羊祉鎮梁益。

普通元年(庚子)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丙子，日有食之。

己卯，以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為尚書左僕射。份，奐之弟也。份，彼陳翻。王奐死於齊武帝永明十一年。

左軍將軍豫寧威伯馮道根卒。五代志：豫章郡建昌縣舊曰豫寧縣。宋白曰：建安中分建昌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為豫寧縣。是日，上春祠二廟，帝立太廟，祀太祖文皇帝以上為六親廟，皆同一堂共殿而別室。一室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以太夫人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有二廟，今偉齋事。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禮記：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高句麗世子安遣使入貢。句，音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二月，癸丑，以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劍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治東萊郡掖。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好，呼到翻。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叉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叉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人非其才為乖，資非其次為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驤，思將翻。長，知兩翻。宋弁見於魏孝文帝紀。懌薦為通直郎，通直郎即通直散騎侍郎，後魏遂為寄祿官。維浮薄無行。行，下孟翻。叉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司染有染人，漢有平準令主練染，作采色，後魏置司染都尉。府寺屬官有司染署令丞。陸德明曰：李而艷翻，又而豔翻。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反坐，誣告失實者，以其所告之罪坐之。叉言於太后曰：

令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昌平縣漢屬上谷郡後魏置昌平郡屬燕州晉復發郡屬幽州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主食主御食者也列陳也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己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魏置宗師宗士長屬也直齋直閤內齋閣者也直閤將別也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眾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五代志新泰縣屬琅邪郡終不下署。不下筆署名也乂、騰持公卿議入，俄而得可，主可其奏也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省悉景翻見賢遍翻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為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重直龍翻言懼之甚不敢安舉足而行步步踐陳跡也朝野聞懌死，莫不喪氣，喪息浪翻胡夷為之剺面者數百人。為于偽翻剺里之翻胡夷剺面而哭哀甚游肇憤邑而卒。己卯，江淮海並溢。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元英事魏孝文宣武數有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自曹魏以來公府有東西閣祭酒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帥讀曰率下間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好呼到翻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殿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橫戶孟翻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旋及也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為知為同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整，雍之孫也。刁雍去晉入魏著功庭成之間盧同希乂意，

窮治熙黨與之右直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鄴濟陰郡漢晉屬兗州魏置西兗州濟子禮翻考訊百日乃得還任又以同爲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縛荻筏夜渡孟津詣屯留栗法光家屯留縣自漢晉以來屬上黨郡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師古曰屯音純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從才用翻遂來奔上封略爲中山王爲于僞翻魏張本雙雍之族孫也乂誣刁整送略并其子孫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爲辯雪乃得免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侯韋叡卒五代志零陵郡零陵縣舊分置永昌郡諡法嚴莊公莊曰嚴戰寅而不絕口散騎騎奇寄翻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史言韋叡於事佛之朝不以王儀於以道事君者

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爲丞相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務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瓌古回翻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恒戶登翻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柔然之主曰可汗其正室曰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長知兩翻語牛倨翻上時掌翻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阿至羅高車之別種居北河之東出附於魏一門阿至羅高車種伏跋擊之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帥讀曰率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騎奇寄翻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史言柔然亂

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乂之意以桑落酒候之水經注河東郡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最爲佳酌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每云索郎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盡其私佞乂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爲侍中太尉悅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不時稱旨亶遲延不以時納所求又不稱悅意也稱尺證翻杖亶百下幾死幾居依翻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

瓌於顯陽殿，（勞力到翻 見賢遍翻）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難乃旦翻）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帥讀曰率）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常爽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蠕人兗翻 軺音遙）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強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四館皆因四方之地爲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莫北扶桑在東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日所出也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也生崑崙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曰經細柳西方之地崦嵫日所入也十州記曰扶桑在碧海中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降戶江翻處昌呂翻下同燕因肩翻崦依廉翻又依檢翻嵫音茲）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朝直遙翻）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境首猶言界首也騎奇寄

翻）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繒慈陵翻）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量音良）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魏遣使者劉善明來聘，始復通好。（自齊明帝建元二年盧昶北歸之後魏不復遣使南聘至是復通）

又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古者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帝亦能法古也但釋氏須達多長者之爲耳）戊子，大赦。魏南秦州氐反。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近其靳翻）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將即亮翻下同）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左丞張普惠上疏，以為：「蠕蠕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喪息浪翻）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樂音洛 稽音啓）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勍渠京翻）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用老子語意）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暵呼旱翻）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用左傳趙孫叔敖所任參）（語意）宰輔專好小名，（好呼到翻）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

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羨自議郎以上皆得上預朝廷大議尚書二丞於當時位不為卑而以為賤不及議蓋自曹魏以後朝廷大議止及八坐以上)文書所過(文書皆過尚書二丞之手)不敢不陳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采與綵同畜許救翻)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勞力到翻)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從才用翻帥讀曰率)示發奔地豆干(魏書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魏收曰魏言安靜也)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長知兩翻)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牒云具仁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牒云氏使疏吏翻)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邴虬討南秦叛氐(虬渠幽翻邴丙姓)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領從身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御左右有千牛刀謂之防身刀千牛刀者利刀也取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為義千牛備身執千牛刀以侍左右者也)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

之見于顏色(見賢遍翻)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坐徂臥翻迭直結翻)康生乃為力士舞(蓋今勇士進退作之氣勢而舞也儛與舞同)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折之舌翻瞋七人翻)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解戶買翻)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宣光殿在洛陽北宮元乂等幽胡太后於此魏紀與嬪御南宮故侯剛云然嬪毗賓翻)何以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復扶又翻)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援于元翻引也)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呼火故翻)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直後官名直閤之屬也)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為乂所執鎖於門下(以此知一夫之勇終受制於人也)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言其心慮恐懼也紿徒亥翻)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處昌呂翻)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

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尚食典御，尚食奉御，是後魏時先有之。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魏顯祖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殺之。魏太祖既得中山，於此置行臺，後因之，有變乃於鄴中山置行臺。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造，七到翻。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終日不得見者。公私屬請，屬，之欲翻。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固，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巨萬，萬萬也。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騎，奇寄翻。夏四月庚子，以繼為太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壬寅，以崔光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還，從宣翻。下同。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辛巳，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據所部來降。魏置南荊州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十年。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梁帝紀七月叔興以衆降，蓋奏到之日。今從魏帝紀。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此義州，梁置於……蕭子顯齊志……寧蠻府……義陽……邊城太守田守德……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邊城……擁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酋，慈由翻。魏以僧明為西豫州刺史，守德為義州刺史。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間。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水經註：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大別山……檀公峴……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尚書左丞張普惠為行臺，將兵救之，不及。考異曰：普惠傳云……從裴邃傳。以裴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

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為內應。邃已勒兵為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馬頭……太守……如聞復欲修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歐陽……今板卒已集，板，所以築城……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好，呼到翻。數，所角翻。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纂兵，纂，作管翻。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巧言之辭。度，徒洛翻。勿

謂秦無人也（左傳秦大夫繞朝之言）遂得拔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稚觀之子（長孫觀道生之孫見一百二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元年）侃播之子（楊播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初高車王彌俄突死（事見上卷天監十五年）其眾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眾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言鵠立而望[illegible]拯救也[illegible]）（[illegible]戶江翻[illegible]）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磧七迹翻）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謂伏佗汗也事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既而高車被擒（謂彌俄突也）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種章勇翻）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兩主謂阿那瓌婆羅門）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謂漢徙匈奴於內地至晉有劉石之亂）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伺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易以豉翻）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眾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此西海非王莽所置西海郡也西海但言在酒泉之北見劉昫曰西海故城也後北史蠕蠕傳西海郡即漢晉舊[illegible]又曰直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又按晉志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於居延盡此即漢晉舊郡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後突厥居金山之[illegible]則山）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稼古訝翻）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將即亮翻監古銜翻）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磧七迹翻）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詩云無然畔援鄭玄云跋扈也）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復扶又翻）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勍渠京翻）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朝直遙翻）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

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

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吐若奚泉在懷朔鎮北無結山下）婆羅門於故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遺（少詩沼翻）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爲阿那瓌婆羅門皆叛去張本）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騎奇寄翻）魏以東益南秦氐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王琛爲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琛爲劉騰養子見上卷天監十七年琛丑林翻）貪暴無所畏忌大爲氐所敗（敗補邁翻）中尉彈奏（彈徒丹翻）會赦除名尋復王爵　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柔然婆羅門（敦徒門翻）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暕古限翻）辛亥魏主耕藉田

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赤嶺在唐鄯州鄯城縣西二百餘里）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而還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魏遣宋雲求佛經事始上卷天監十七年）

高車王伊匐遣使入貢于魏（匐蒲北翻使疏吏翻）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久之伊匐與柔然戰敗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癸巳大赦　冬十一月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卒（憺徒敢翻又徒監翻）乙巳魏主祀圜丘

初魏世祖以玄始曆浸疏（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行玄始曆）命更造新曆（更工衡翻）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以壬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壬癸水也水旺於子故以壬子爲元上時掌翻）命曰正光曆丙午初行正光曆大赦（會考異曰後魏律曆志云曆成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閏命曰正光曆按帝紀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行正光曆今從之）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射寅謝翻）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麤險（少詩照翻）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沈約宋志臨川郡有西豐縣）正德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怏於兩翻）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蕭寶寅上表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元年臨川王宏爲揚州刺史）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復扶又翻考異曰梁書正德傳普通六年爲輕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書蕭衍傳正光二年衍子正德來奔南史正德傳普通一年爲輕車將

軍實之弊魏又曰魏逃歸六年豫章王北侵輯寧軍走此史蕭寶寅傳正光四年表論若謀後乃云莫折大提反後大提又在正光五年恒南此史于月前後既近今從之

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為後正德叛侯景張本)

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種章勇翻) 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音秘)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魏收官氏志：西方費連氏後改為費氏) 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左傳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奔命者，奔走以赴兵也。復扶又翻) 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羸倫為翻，騎奇寄翻) 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藉田。

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表求賑給。(帥讀曰率，賑之忍翻) 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魏孝昌元年，元譚……；三年按魏書譚太武之子，蓋魏宗室多有同名者) 孚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強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蠕人兗翻，稽音啓) 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二年) 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事見四十四卷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掾俞絹翻，單音蟬) 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粗坐五翻) 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朝直遙翻)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衰倉回翻，塞悉則翻)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柔玄鎮在懷荒鎮之東。勞力到翻) 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轀烏昆翻。漢書曰轀輬，師古曰轀於云翻) 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剽匹妙翻) 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鎧可亥翻) 謹，忠之從曾孫也。(于忠以保護胡太后特為所專恣，後坐貶) 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沈持林翻，少詩照翻，屏必郢翻) 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按漢書：趙壹……) 台

鼎之任須待時來纔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屬之欲翻鐵勒高車部也或曰敕勒訛為鐵勒）謹以眾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眾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眾者（分扶問翻）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眾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騧古花翻）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陳而出鐵勒以為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廝音斯養余亮翻）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為于偽翻為改鎮為州及六鎮事張本）初元叉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叉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楯欄楯也食尹翻）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好呼到翻遺于季翻屬之欲翻）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污之人（守式又翻令郎定翻長知兩翻）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叉叉黜為懷荒鎮將（將即亮翻杜佑曰後魏懷荒鎮在燕州界管在新州界）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改元真王（勝音升幾居豈翻魏收曰破六韓拔陵匈奴單于之苗裔也初呼廚泉入朝于漢為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帥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後人訛誤以為破六韓又曰破洛汗考異曰魏帝紀正光五年破六汗拔陵反詔臨淮王彧討之五月彧敗削除官爵按周書賀拔勝傳衛可孤圍懷朔經年勝乃告急於彧乃見拔陵反當在四年周書帝紀因詔彧討拔陵而言之非拔陵於時始反也周書作破六韓今從之）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孤考異曰北史作瓌今從周書）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魏收志尖山縣屬神武郡神武郡屬朔州薛居正五代史曰賀拔之先與魏氏同出陰山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拔氏）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

含翻比龍門山即伊闕山地爲于僞翻下復爲同皆高百尺高居報翻永平中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復扶又翻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 秋七月辛亥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見賢遍翻七十而致事合解所任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月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衞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本號中衞將軍號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親臨視之拜其子勵爲齊州刺史爲之撤樂罷遊眺丁酉光卒帝臨哭之慟爲減常膳以光擁立之功也爲于僞翻 光寬和樂善樂音洛終日怡怡未嘗忿恚恚於避翻于忠元叉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裴郭死見上卷天監十四年清河王懌死見上元年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下遐嫁翻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夜尚書左僕射王暕卒暕古限翻 梁初唯揚荊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 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杜佑曰內郭爲肉外郭爲好孟康曰周郭周帀爲郭也肉疾僦翻好呼到翻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 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魏以汝南王悅爲太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六 起閼逢執徐盡旃蒙大荒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拔陵反見上卷上年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酋慈秋翻琛丑林翻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將即亮翻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少詩照翻騎奇寄翻伺相吏翻賀拔勝字破胡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考異曰勝傳云至朔州見彧按後魏地理志雲中舊名為朔及改懷朔鎮為朔州不容更以雲中為朔亦今但云雲中拔魏氏起於平城北遠列置諸鎮孝昌以後改置為北軍郡荒發其地是不可考杜佑以為魏郡千城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又云遷洛之後於君兆三百餘里置胡川又二後魏初雲中在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川大且曰皆在郡北三百餘里將見一遷郡將見三或郡東內門朔州馬邑郡東且至故雲中二百六十里後鎮為鎮內之也亦曾為懷朔鎮孝文遷洛之後於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又曰後魏初雲中定襄故城是則是朔州與後魏初雲中共一魏通鎮北後書改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為雲州此即魏志所謂雲中舊名朔州之治也是則懷朔鎮與雲中是兩處矣是後李崇自推還白道之改方還雲中後又白雲中引還平城其退師道里方後下見而唐之東中郡乃魏之平城詳而考之歷代建置月郡其名尚難難指一與為定也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說式芮翻許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翻復同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五原即漢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治五原杜佑曰魏置朔州於懷朔鎮在唐朔州馬邑郡北三百餘里今榆林九原即漢之五原郡地志云之五原壤地甚廣唐之豐勝朔三州皆漢之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附化郡有江河縣或與彼當戰于此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武川鎮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恆朔逼近金陵魏未遷洛以前諸帝皆葬雲中之金陵恆戶登翻近其靳翻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

李崇（李崇文成皇后兄誕之子歷方面有時望）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
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
僻密邇寇戎（杜佑曰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府界）欲以慰悅彼心豈
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
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
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天賜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
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
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
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詩桑柔之篇也注云見善道之言則對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冥如醉不能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其是之
謂矣 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
督（使疏吏翻）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
崇節度深嘉之子也（按魏收魏書作廣陽王淵李延壽北史作廣陽王深蓋避唐諱通鑑多用之廣陽王嘉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 考異曰魏帝紀深作淵今從列傳及北史）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以伐魏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二夏夏州及東夏州也魏收地形志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闡熙金明代名郡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宋白曰魏改統萬鎮爲東夏州後改延州按魏收志統萬以爲鎮太和十一年改夏州延昌二年置東夏州治廣武隋始改爲延州宋白曰膚施魏太和元年置廣武縣後周改豐林縣隋分豐林金明置膚施縣唐延州治焉則魏東夏州治廣武非統萬也然魏收地形志以廣武爲太原郡所之廣武亦誤皇興二年置華州於北地太和十一年改爲班州十四年爲豳州領北地趙興襄樂郡涼州領武安臨松建昌番和泉城武興武威昌松東晉涼寧郡夏戶雍翻）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
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
莫折大提爲帥（莫折虜複姓帥所類翻）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
州刺史元志討之（雍於用翻）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
數爲寇盜（數所角翻）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爲主簿
接以辭色使說下辨氐（辨音皮說式芮翻）既而因宴會盡收
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
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
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
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卒子恤翻）子念生自稱天子
置百官改元天建 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
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
將討莫折念生（帥讀曰率）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
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騎奇寄翻）拔陵并力攻崇
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
先朝都平城（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
作鎮（謂鎮將也）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
乃更獨得復除（高門子弟謂其先世與魏同起於代北者所謂太姓九十九復方目翻）

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illegible]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illegible]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illegible]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illegible]發奔命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事見上卷上年。[illegible]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illegible]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酈道元曰：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illegible]遂相帥為亂，[illegible]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深逡巡復路。[illegible]今者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illegible]

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叉，[illegible]卒得不坐。[illegible]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illegible]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伍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illegible]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illegible]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illegible]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illegible]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illegible]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執刺史宋穎，據州反。[illegible]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童城。[illegible]

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illegible]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illegible]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illegible]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飆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illegible]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

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汧軍謂元志之軍也汧在隴坂之東汧即）則兩秦遂彊（兩秦謂莫折念生及張長命等）三輔危弱國之
（亮謂汧口堅城）
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
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麥積崖在今秦州天水縣東百里狀如麥積故名裨賓彌翻帥讀曰率）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妖於驕翻）魏以崗為
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
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
口（隴口隴坻之口也）志兵敗棄眾東保岐州（魏岐州治雍城）東西
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
廣陽王淵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貫籍也）非有罪
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
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於雲中之盛樂以漢五原郡地為懷朔鎮今以懷朔為朔州改舊朔州為雲州因雲中郡而得名也後□□□□自五原郡軍內朔州懷朔鎮離置於漢五原郡地與五原為朔城宋白曰唐五原故城在唐鹽州榆林生界受稱孝文於唐夏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此州史）
（使疏吏翻）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
（使疏吏翻）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
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先悉薦翻選須絹翻）及六鎮叛元乂
乃用代來人為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
記稱乂德美乂擢偉為尚書二千石郎（廷尉評即漢廷尉平之職也後漢百官志廷尉正左監左平各一人晉以來平旁加言今大理評事即其職也魏置二十二千石郎亦曹郎以尚書郎有二千石曹郎）

土斷氏後改為山氏）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水經注魏立秀容護軍以處胡人其治所在汾水六十里地形志永安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丁酉南
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爾朱
榮討平之榮羽健之玄孫也（羽健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萬莫翻長知兩翻）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
拔箭不復推問（中竹仲翻髀部禮翻又步米翻）所部莫不感悅官至
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卒子恤翻）子新興
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畜許救翻）牛羊駝馬色別為羣彌
漫川谷不可勝數（勝音升）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
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魏朝許
之（朝直遙翻）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
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畜許六翻）
（亮翻）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
泰（時魏於□□鎮置朔州并置太安郡）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盤頭郡屬東益州五
代志興州長舉縣魏置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
擊破之　九月戊申成景儁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
刺史趙景悅圍荊山（□□兗州治淮陰水經注曰地理志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魏收志宋於徐州沛郡已吾縣有當塗山荊山今之懷遠軍下蔡荊山以沈約志言之晉屬馬頭郡界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也後齊置荊山郡）裴邃帥騎三千襲

壽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壬戌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
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
邃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此梁所遣別將也非裴邃所部將即亮翻下同魏
使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琛丑林翻安樂王
鑒救淮陽鑒詮之子也樂音洛詮丑緣翻安樂王詮事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
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壬
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
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為蕭寶寅以關中叛魏張本宋穎密求救
於吐谷渾王伏連籌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伏連籌自將救涼州
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推宋穎為

刺史復扶又翻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荊
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為琛所敗敗補邁翻冬
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
曲木當作曲沭水經注沭水過建陵縣故城東又南逕陵山西魏立大堰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沭食聿翻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琅邪魏營州城民
劉安定就德興魏書官氏志黃賴氏為就氏西方諸姓也執刺史李仲
遵據城反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稱
燕王降戶江翻燕因肩翻魏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
華三州魏高祖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合城後改為北華州領中部敷城凡二郡宿勤複姓
夏戶雅翻華戶化翻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

子也詳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三年帥讀曰率甲申彭寶孫拔檀丘
辛卯裴邃拔狄城魏收志梁郡有狄城縣水經注肥水自荻丘北逕漢九江成德縣城西王莽更曰平阿又北
入芍陂丙申又拔甓城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
敬欣以司吾城降漢東海郡司吾縣之故城也定遠將軍曹世宗
拔曲陽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水經注淮水又北
曲陽郡曲陽縣故城在淮水之陽泗水又北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曲陽縣屬霍州五代志曲陽縣後魏置陽平郡入鍾離郡定遠縣
魏使黃門侍郎盧同持節詣
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為幽州刺史兼
尚書行臺同屢為德興所敗而還勞力到翻敗補邁翻復扶又翻還從宣翻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夏戶雅翻雍於用翻
治統萬城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眾無貳心子雍欲自
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
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
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東州謂東夏州也荷下可翻
為諸君營數月之食為于偽翻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
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帥讀曰率羸倫為翻延伯與將佐哭而
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帥所類翻子
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
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
者重為于偽翻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

衆感其義效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帥紫戶翻）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史言明氏諸子皆有才具而天降喪亂終無補魏氏之衰也）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高車自阿伏至羅與窮奇分為二部所謂東西部敕勒也）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諸要謂要衝之地恒戶登翻）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以此觀之則白道在雲中之北漢之盛樂縣地之振武軍茹越稭山之隘）賊之咽喉（咽音煙）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請奏請也時雲中已改為雲州）（朔當作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之玄孫也（肱宇文泰之父也逸豆歸晉康帝建元二年為慕容皝所敗）李崇引國子博士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專總軍政（深為內困於盜外困於賊張本）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魏置平涼郡治鶉陰縣而卜涼城敗補邁翻）巒安都之孫也（宋泰始初薛安都降魏）

丙辰蕭寶寅拔魏東莞（莞音官）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魏收志梁置新興郡治安城縣）丙寅馬頭安城皆降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魏以黃門侍郎楊昱兼侍中持節監北海王顥軍以救豳（豳卑民翻）解（解佳買翻）蜀賊張映龍姜神達攻雍州（蜀賊蜀人之流寓關中者也宋武帝西討蜀其黨皆其人也魏亂起而為盜賊）雍州刺史元脩義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留此何益遂與叔仁進擊之斬神達餘衆散走 十二月戊寅魏荊山降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 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魏平靖關辛丑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平靖關武陽關並見一百三十四卷峴戶典翻）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裏以拒之（魏郢州治義陽西郢州又當在義陽之西當中北齊時置）圍城近百日（近其靳翻）魏援軍至國興引還詢駿之孫也（裴駿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魏汾州諸胡反（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鎮西河吐京五城定陽凡四）

郡，以章武王融為大都督，將兵討之。（將，即亮翻。）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刺史，謂子建本為東益州刺史。）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魏置梁州於南鄭，置巴州於巴西郡，置益州於晉壽郡，東益州於武興郡，秦州於上邽，南秦州於仇池。）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復，扶又翻。）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散騎常侍錢唐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為朱异亂梁張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异，羊吏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六年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遣安北長史柳渾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雍，於用翻。圈，求遠翻。）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徐州刺史元灋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灋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栢，（文陵，孝文帝陵。）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灋僧殺之。庚申，灋僧殺行臺高諒，稱帝，（考異曰：法僧傳作高諒，今從魏帝紀。又魏紀云自稱宋王，法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尊號，梁書法僧傳云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為王，必稱帝也，今從梁書。）改元天啓，立諸子為王。魏發兵擊之，灋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法僧傳云魏室大亂，法僧擁兵議欲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禍，[illegible]。）安東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元麗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舉兵與灋僧戰，灋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熙，道武子也。元麗，小新成之孫；小新成，景穆之子。顯和，麗之子也。以族屬長幼之次，呼法僧為翁。）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灋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灋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為大都督，（元略東奔見上卷四年。使，疏吏翻。）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儁等將兵應接。（將，即亮翻。）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水經注：黑水出南山[illegible]黑水上合二泉於就水之右，二泉合[illegible]歸一瀆，北流會于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帥，讀曰率。嵬，五回翻。驍，堅堯翻。趣，讀曰促。）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為，于偽翻。陳，讀曰陣。）寶寅軍于水東，遙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少，詩沼翻。）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天生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殿，丁練翻。）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

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關羽張飛也)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illegible])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隴山有大隴小隴[illegible])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illegible])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illegible])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乙巳裴邃拔魏新蔡郡([illegible])詔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illegible])將衆前驅([illegible])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illegible])癸酉裴邃拔鄭城([illegible])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illegible])累月不進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庫刀以趣之([illegible])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決戰長孫稚以久雨未可出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邃邃為四甄以待之使直閤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illegible])稚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illegible]) 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illegible])與數十騎走入城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鑒單騎奔歸([illegible])將軍王希聃拔魏南陽平([illegible])執太守薛曇尚(曇尚虎子之子也[illegible]) 甲戌以元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魏以安豐王延明為東道行臺臨淮王彧為都督以擊彭城 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尉 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亢([illegible]) 初魏劉騰既卒([illegible])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illegible])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閑居寺耳([illegible]四十七卷天監八年)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

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之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顯主書台劉陽路顯文后說往來恚於避翻）又對乂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怖普故翻）乂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灋僧為徐州灋僧反太后數以為言（數所角翻）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官皆不得入（晏烏諫翻）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去羌呂翻）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戊戌魏大赦　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以上戊戌下三月己酉推之壬辰當作壬寅魏收志仇池郡屬東益州五代志漢陽郡上祿縣舊置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行下孟翻）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眾軍并攝徐州府事　己巳以元灋僧之子景隆為衡州刺史（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梁置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含洭縣）景仲為廣州刺史上召灋僧及元略還建

康灋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考異曰南史云武官戍彭城者三千餘人灋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魏書梁書皆無此事）灋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為人（惡烏路翻）與之言未嘗笑　魏詔京兆王繼班師（去年魏使繼西討今將誅其子乂故詔使班師）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興侵魏梁州攻直城（梁置北梁州於魏興涼當作梁魏收志東梁州金城郡領直城縣五代志金州安康縣舊改直州蓋因直城以名州魏以其地出金故曰金城州曰金州錫姓也漢有錫光）魏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其子敬紹擊之（豎臣庾翻）休儒等敗還　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為于偽翻勞力到翻下同）阿那瓌勒眾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稽古錄是年書蠕蠕殺破六韓拔陵在誅元乂之下）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儁扶又翻）阿那瓌部落寖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收曰魏言彰制也）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穆氏從魏起於代北）（崇奔岳出貴去羌呂翻）潘嬪有寵於魏主（嬪毗賓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說式芮翻）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害妾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日乂將入宮門者不納　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　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

書爲清河王懌訟冤（懌死見上卷元年復扶又翻爲于偽翻）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事見秦紀）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梟堅堯翻洿哀都翻沈持林翻）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疏險必敗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緒凶疏（宋維字伯緒）終傾宋氏若得殺身幸矣維阿附元乂超遷至洛州刺史（魏置洛州於洛陽荊州於上洛大和遷洛以洛州爲司州又置荊州於穰城以上洛之荊州爲洛州領上洛上庸魏興始于義和郡）至是除名尋賜死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乂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卒子恤翻）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濟子禮翻）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先悉薦翻忤五故翻）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坐徂臥翻）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任城王澄魏宗室之賢王）

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從千容翻）劉騰元乂昔嘗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憮罔甫翻朱元晦曰憮然猶悵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爪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伊闕在河南新城縣界隋開皇初改新城縣爲伊闕縣）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爪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名（去年同爲幽州刺史）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數所角翻）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去羌呂翻）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四十而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亟去吏翻數也）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初鄭儼爲太后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之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

毋𡚱政儼請奉使還鄴（使疏吏翻行直遥翻）太后留之拜諫議
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
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
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粗坐五翻）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
罕（趙脩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二年枹音膚）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
事清河王懌懌死求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
乂敗太后以紇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紇
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仗直兩翻憑也）紇以
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
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騎奇寄翻）紇累遷至給事黃

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
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
勞（治直之翻）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
（占口占也）造次俱成（造七到翻）不失事理（人必小有才也然後能迎世取寵以竊一時之權朱异徐紇是也）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
謹遠近輻湊附之（為爾朱榮討徐鄭張本好呼到翻）給事黃門侍郎
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
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神軌求婚於散騎
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僖曰昔
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引樂廣事事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卿豈易

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為此耳（為于偽翻）從之恐禍
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詩唐國風揚之水之辭也）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
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使疏吏翻怖普布翻）神軌崇
之子義僖度世之孫也（度世事見宋紀）胡琛據高平遣其
大將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琛丑林翻將即亮翻萬當
作万音莫北翻俟渠之翻万俟虜複姓北史曰万俟其先匈奴之別也）將軍盧祖遷伊
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
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
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騎奇寄翻挑徒了翻）

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
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
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盾食
尹翻重直用翻上時掌翻）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
（言是降人之名籍也降戶江翻下同）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
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覆或
作腹）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
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
傷近二萬人（間古莧翻近其靳翻）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驍堅堯翻）復自安定西進去

賊七里結營（壁於賊屯安定西北陸復又翻丁僚還復失河）壬辰不告寶寅
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
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士卒死者萬
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卒子恤翻）
（將即亮翻朝直遙翻為于偽翻）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
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
往往不與（帥所類翻）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
（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邃深沈有思略（沈持林翻思相吏翻）為政寬明（將卒軍中謚法）
將吏愛而憚之壬子以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
事馳驛代邃　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
熾蕭世澄等將兵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劍魏益
州刺史邴虯遣統軍河南胡小虎崔珍寶將兵救之
文熾襲破其柵皆擒之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
降（邴音丙說式芮翻降戶江翻）小虎遙謂安曰我柵失備為賊所
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豎眼
兵已至（魏行臺子建傳豎眼梁州）語未終軍士以刀毆殺之（毆烏口翻）
西南道軍司淳于誕引兵救小劍文熾置柵於龍鬚
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梁
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恟許拱翻）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
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計魏子建

以世澄購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魏魏昌武康伯
李崇卒（魏收地形志魏昌縣屬中山郡諡法克定禍亂曰武考異曰魏帝紀在五月戊子按是月丙午朔無戊子今從崇傳書曰乙）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
淑媛（據文帝置淑媛以下九嬪明帝以淑媛為九嬪之首）七月而生豫
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
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
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謔如常
（謔迄約翻）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
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齊無太宗當是高宗）聞俗說
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滲所禁翻）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
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伺相吏翻）綜
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
分施（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恒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為邊任（任音壬）
（上時掌翻）上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
生胝（胝丁尼翻皮厚也）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
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又使通問於蕭寶寅
謂之叔父為南兗州刺史不見賓客辭訟隔簾聽之
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惡烏路翻）及在彭城魏安豐
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將即亮翻考異曰南史陳慶）
（之傳云衆十萬今從梁書）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引軍還

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復扶又翻下復取同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悆為彧監軍鹿姓也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旟濟子禮翻悆羊茹翻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惜一夫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悆單騎間出騎奇寄翻間古莧翻徑趣彭城趣七喻翻為綜軍所執問其來狀悆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規圖也反手衣翻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為略使使疏吏翻下同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為略有疾在深

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話迎悆密以意狀語之意者傳綜欲降之意狀者言以話與成景儁設謀之狀語牛倨翻悆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見元略之南奔也梁封為中山王故稱之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又引見成景儁景儁與坐謂曰卿不為刺客邪悆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相刺之事更卜後圖景儁為設飲食為于偽翻乃引至一所詐令一人自室中出為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舊以言有所為也且

遣相呼欲聞鄉事晚來疾作不獲相見悆曰早奉音旨冒險祗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退諸將競問魏士馬多少悆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辭耳史記商君曰貌言華也將即亮翻少詩沼翻悆曰崇朝可驗何華之有鄭玄曰崇朝終朝也乃遣悆還成景儁送之戲馬臺蘇軾曰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廣百步其高十仞北望城塹塹七豔翻謂曰險固如此豈魏所能取悆曰攻守在人何論險固悆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鹿悆既得綜之心又知彭城之必可取與梁將語率多大言盡其中心喜躍不能自揜於言語之間使梁將有如史歸在之遠必能審術其情矣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

出步投魏軍考異曰自史綜傳焉延潛興具語苗雍三鞏盟於之涉汁兵逹奔蕭城自稱客主見延明而拜延妙堂弱此其名焉不首曰駁下開人詳異識苦延明名傳禍之山录章王也延明喜下弛許其手苍其拜法否名湯筱穠書及其史官僉傳皆豫有習的蔑得不知又錄書黃贊傳作單隆崗又龍此史作濟陰苗乃罷今從南史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眾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呼火故翻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將佐士卒死沒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史言陳慶之臨亂能整異於諸將帥讀曰率上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更工衡翻下更名同未旬日詔復

爵，封直為永新侯（吳立永新縣，屬安成郡）。西豐侯正德自魏還（事見上卷四年），志行無悛（悛，丑緣翻），多聚亡命，夜剽掠於道（剽，匹妙翻）。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棄軍輒還；上積其前後罪惡，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齊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衰，倉回翻）。魏太后以下並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楊王，更名贊（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改名纘）。以苗文寵、梁話皆為光祿大夫，封文寵為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綜長史濟陽江革、司馬范陽祖暅之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革辭不為。延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飯三升，僅全其生而已。上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復進。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

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殿，丁練翻）。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去年李崇使費穆守雲中）。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眾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

從朝直遙翻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冀定瀛三州就食處昌呂翻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乞活事見八十六卷晉惠帝光熙元年按年圖書是年蠕蠕殺破六韓拔陵通鑑明年書拔陵遣費律詣斬胡琛 秋七月壬戌大赦 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秉兵永翻 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illegible] 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譏屯居庸關盧龍關在虎西北杜佑曰盧龍塞在平州盧龍縣西北二百里軍都關在燕郡軍都縣唐志曰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考之漢志上谷郡有居庸縣有關凡此皆以附居庸在上谷沮陽城東南六十里軍都關在居庸山有

冬十月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復為魏去年趙天安以涼州叛降莫折念生復扶又翻降戶江翻 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嚈噠還至枹罕[illegible] 會河州刺史元祚卒祚才故翻 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徽請兵於吐谷渾吐谷渾救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景進敗走徽湖之孫也高湖事見史魏書 魏方有事於西北二荊西郢群蠻皆反斷三鴉路西荊州治上洛北荊州治汝南魯陽縣杜佑曰此荊州今鄧州向城縣三鴉鎮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名高平城古達角城在縣東南又云百里山在鄧州向城縣北即三鴉之第一鴉又北分嶺山北即三鴉之第二鴉其第三鴉入汝州魯山縣界斷丁管翻 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種落最盛三姓蓋皆居汝源種章勇翻其餘大者萬家小者千室各稱王侯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師掃蕩逋穢今先討荊蠻蠻詔理南服時群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此荊州治穰城即漢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更以臨淮王彧為征南大將軍將兵討魯陽蠻彧於六翻更工衡翻司空長史辛雄為行臺左丞東趣葉城葉城屬襄城郡治北即漢南陽郡之葉縣城也趣七喻翻葉式涉翻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恒農太守京兆王羆羆彼為翻恒戶登翻考異曰周書羆傳太守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鴉路以救荊州衍等未至或軍已屯汝上汝上汝水之上也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眾已集蠻左唐突自宋以來謂蠻之大者所部置左郡左縣謂之蠻左之撓亂近畿撓呼高翻擾也王秉麾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符行臺所下之符也還接邀一遙翻雄以群蠻聞魏主將自出心必震動可乘勢破也遂符或軍令速赴擊群蠻聞之果散走魏主欲自出

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陳讀曰陣難乃旦翻）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懕與厭同樂音洛）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載子亥翻）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三方之師謂西討秦隴北禦邊鎮南擊蠻左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歷稔言歷年一年五穀熟故以年為稔）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庸人無所畏（[illegible]）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賒遲也）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省悉景翻）曹義宗等取順陽馬圈（圈求遠翻）與裴衍等戰於淅陽（漢弘農郡有析縣晉分置順陽郡元魏置淅陽郡以其地在淅水之陽也即隋唐南鄉內鄉二縣之地）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進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以馬圈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取順陽（復扶又翻少詩沼翻上時掌翻幾居豈翻）魏以王羆為荊州刺史邵

陵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恆肆行非灋遨遊市里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䱇而死（䱇與鱓同音市演翻䱇魚似蛇今江東溝巷皆有之躁則到翻）百姓惶駭道路以目（道路相逢者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著陟略翻）匍匐號叫（號戶刀翻匐蒲北翻）籤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帥所類翻又讀曰率悖蒲內翻）乃取一老翁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坐徂臥翻褫敕豸翻）捶之於庭又作新棺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灋（[illegible]翻貯丁呂翻轜音而喪車也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紼謳挽歌也左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曰虞殯送葬歌曲田橫之死其徒有蒿里薤露之歌[illegible]曰挽歌喪家之祭執紼者相和之）使嫗乘車悲號（嫗威遇翻號戶刀翻）會意不能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免綸官削爵土魏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置百官（山胡即汾州之稽胡）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將即亮翻少詩沼翻嗅許救翻）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眾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眾南出黃瓜堆（水經注桑乾水與武周水合而東南流逕黃瓜堆南又東南流逕桑乾郡北）為杜洛

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爲別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七 起柔兆敦牂盡彊圉協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壬子魏以汝南王悅領太尉 魏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 水經注大榆河出禦夷鎮北塞中南流逕密雲戍西又南流逕孔山西又南逕密雲戍東右合[illegible]水出西又西[illegible]山東上[illegible]之孔山大榆河又東流白場泉水注之水北發白趙[illegible]望[illegible]石大徐流又東南流出決逕安州舊[illegible]部之滑[illegible]南出請之[illegible]堡城[illegible]北去集夷築二百里[illegible]輕煙[illegible]行呼州守之號也[illegible]望[illegible]之營州西北百里[illegible]松陞嶺 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 將即亮翻 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 元譚軍於居庸[illegible]見上卷上年 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崔秉時爲幷州刺史

初魏廣陽王深通於城陽王徽之妃徽爲尚書令爲胡太后所信任會恒州人請深爲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戶在恒州者謀奉深爲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 [illegible] 魏以左

衛將軍楊津代深為北道大都督詔深為吏部尚書徽長壽之子也（長壽景穆子也）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按楊津傳左城當在唐縣界又以魏志定州中山唐縣有左人城帥讀曰率）改元魯興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津至靈丘（靈丘漢時屬代郡唐為蔚州）聞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至津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劍擊之（[illegible]）被走得免津開門出戰斬首數百賊退人心少安（[illegible]）詔以津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illegible]）二月甲

戊北伐眾軍解嚴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乾音干）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深井牧子於河西（北河之西）　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魏大赦　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為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徽與給事黃門侍郎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后出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宰嚭（宰嚭吳太宰嚭也好讒吳王夫差信而任之以至亡國嚭匹鄙翻）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朱元晦曰脅肩竦體也小人側媚之態）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

豈應汙辱門下斁我彝倫（汙烏故翻斁多路翻敗也）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魏朔州城民鮮于阿胡等據城反（[illegible]）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眾拒之洛周引還上谷（鈔楚交翻薊音計帥讀曰率）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言鄉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謂為裴邃所敗事見上卷上年）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節度魏朝不聽（[illegible]）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不從鮮于脩禮邀擊稚於五鹿（[illegible]沱徒河翻）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　五月丁未魏主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既而不行　衛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乂死（乂死見上卷上年喪息浪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因刁雙獲免（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徵雙為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暅之南還以求略（江革祖暅之見上卷上年暅古鄧翻）上備禮遣之寵贈甚厚略始濟淮魏拜略為侍中賜爵義陽王以司馬始賓為給事中栗法光為本縣令刁昌為東平太守刁雙為西兗州刺史凡略所過一餐一宿皆賞之（略來奔見百四十九卷元年魏收志曰孝昌三年置西兗州於定陶領濟陰二郡是年則孝昌二

魏以丞相高陽王雍為大司馬，復以廣陽王深為大都督，討鮮于脩禮，復扶又翻 以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為之備。[illegible] 融、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illegible] 臣疏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為。自徽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勳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它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莫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讎；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illegible] 徽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illegible] 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由是愈亂。

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帥眾棄城奔定州。[illegible] 自[illegible]年八月為杜洛周所圍 [illegible]

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孫為都督，[illegible] 討汾州反胡。[illegible]

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眾反，蜀人居絳郡者謂之絳蜀 [illegible] 魏分置絳郡 [illegible] 元 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為討蜀都督。考異曰 [illegible] 別將河東薛脩義輕騎詣雙熾壘下，曉以利害，雙熾即降。詔以脩義為龍門鎮將。[illegible]

丙子，魏徙義陽王略為東平王，頃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為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徽相埒；[illegible] 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illegible]

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illegible] 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邀之於粟園，[illegible] 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眾南趣范陽，[illegible] 景與榮等又破之。

魏僕射元纂以行臺鎮恒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illegible]

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illegible] 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壽陽。[illegible]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illegible] 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考異曰北史廣陽王深傳云深以兵士頻經退敗人無鬪情 [illegible]

（達營轉攜曰行千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録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與魏帝紀全殊又其語雜亂難辟今從帝紀）魏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據城不出（尉紆勿翻）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此時爾朱榮已有無魏之心矣從才用翻弱育逢翻）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恒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先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將即亮翻）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九月己酉鄱陽忠烈

王恢卒　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并杜洛周此傳許升等禮之發也）北趣瀛州（趣七喻翻）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水經注章水逕武安縣東清水自虎縣陳清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津口）辛亥榮至白牛邏（據魏紀白牛邏在高陽博野縣邏郎佐翻）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牓尚書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朝直遙翻）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牓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見賢遍翻）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趣七喻翻）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謐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拯撫至翻恤仍旦翻）謐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走出謐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間行至博陵界（閒古莧翻後漢桓帝置博陵郡屬定州）逢葛榮遊騎劫之詣榮（騎奇寄翻）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惡烏路翻恐其衆有奉深爲主者故殺之）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降戶江翻）

深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玄孫也（宋繇事西涼李氏李滅事且渠氏沮渠滅入魏爲子孫翻）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就德興陷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魏平州治肥如縣卽唐平州盧龍縣也）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廣光武置顯親縣以封竇友以其兄融以河西歸附且以顯親其孝文竇后之親也屬漢陽郡後魏屬天水郡至時壽州成紀縣治顯親川）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丑林翻）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復扶又翻下生度同）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窘渠隕翻）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

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魏太延二年置平秦郡於雍縣屬秦州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久不進隴口隴坻之口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万莫北翻俟渠之翻賊勢益盛蕭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琛應拔陵見上卷五年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誘音酉醜奴盡并其衆冬十一月庚辰大赦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太子綱丁貴嬪所生也卒子恤翻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引孝經孔子之言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合古沓翻漢志曰十龠爲合合者合龠之量也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過工禾翻

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降戶江翻下同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爲豫州宋以來以壽陽爲豫州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魏以壽陽爲揚州改合肥爲南豫實蕭魏之舊也今復以壽陽爲豫州復失齊之舊也復扶又翻又如字州天監五年豫州治合肥以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常景擊杜洛周數戰數勝而終於爲虜皆民樂於從亂而疾視其上也魏齊州平原民劉樹等反宋武帝僑

置平原郡於梁鄒屬冀州後入於魏改冀州爲齊州平原爲東平原郡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爲將討平之敗補邁翻將即亮翻曹義宗據穰城以逼新野穰人羊翻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辛纂救之考異曰梁書此年冬新野降魏書肅宗崩後新野猶在孔年書言嘉梁自新年攻新野此年魏役闕承相戰之地又闕于謹傳云孝昌二年與辛纂討義宗今以爲據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調徒弔翻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

得其人守式又翻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地門地也崔亮創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後先並去聲三載黜陟載子亥翻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稱尺證翻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自息矣不聽大通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大通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僕射時右僕射缺故左僕射上爲僕射辛未上祀南郊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寅爲

司空。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按魏收志……領趙郡……）（南趙郡……）（……四年改……）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按量……）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強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并命其志節有可嘉矣，上之人實有罪焉。）遂圍冀州。　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右民郎……）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

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
（帑他朗翻藏徂浪翻）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
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
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
順討逆（悛丑緣翻）如此則何異厲蘄斧而伐朝菌（戰國時莊周）
（札是言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音義云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渠蘄文云菌生之芝也其音）
鼓洪爐而燎毛髮哉（燎力召翻）弗聽　戊子魏以皇甫度為
太尉　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
討竟亦不行　雍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湛姓譜）
（[illegible]）
（置新昌郡　考異曰魏帝紀及出表傳作湛僧智今從梁夏侯夔傳）將軍彭羣王辯圍
琅邪魏敕青南青二州救琅邪（魏青州領齊郡樂安高陽河間樂陵南青州領東安東莞）
司州刺史夏侯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
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水經注木陵關在黃武山東北）
（西陽城西南下）夔亶之弟之禮邃之子也　魏東清
河郡山賊羣起詔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
守（宋武帝僑置清河郡於盤陽魏收志東清河郡領鄃齊州五代志淄州長山縣舊置清河平原二郡焉）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
窮捕禽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
念舊惡皆相帥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景伯母崔氏通經有

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貝丘縣亦宋武帝置屬清河郡五代志齊州）
（淄川縣舊曰貝丘置東清河郡按前注所謂清河郡置於盤陽者據魏收地形志宋郡也五代志長山之清河平原雙頭郡此房景伯所守者貝丘之舊東清河也）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
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
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
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
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
卒以孝聞（卒子恤翻）景伯法壽之族子也（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二年）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潼音同）　庚申魏東
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東郡治滑臺）
（烟音因）將軍成景儁攻魏彭城魏以前荊州刺史
崔孝芬為徐州行臺以禦之先是孝芬坐元叉黨與
盧同等俱除名（盧同名見上卷普通六年）及將赴徐州入
辭太后太后謂孝芬曰我與卿姻戚（孝芬女為魏主世嬪）
柰何內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嫗威遇翻）
孝芬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
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
悵然有愧色景儁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
李叔仁等擊之景儁遁還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
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又翻）　戊辰詔回

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同泰反爲大大通反爲同泰是反語也反音翻　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illegible]是年爲大通元年　魏齊州廣川民劉鈞聚眾反[illegible]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須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魏收志東清河郡有昌國縣　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趙顯德將即亮翻　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可汗音刻寒使疏吏翻且請討群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處昌呂翻雍於用翻復扶又翻　椿還鄉里楊椿世居華陰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朝直遙翻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二聖謂胡太后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illegible]

五月丙寅成景儁攻魏臨潼竹邑拔之[illegible]　東宮直閤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之[illegible]斬魏將曹龍牙將即亮翻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西華漢縣屬汝南郡晉屬潁川郡元魏屬陳郡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illegible]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為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為東豫州刺史

諸將以賊眾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輿出呼統軍是云寶是云姓也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是云氏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為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也向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比必利翻及也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

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相息亮翻。樂安當作安樂，樂音洛）鑒見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降戶江翻，下同）。乙丑，魏大赦。初，侍御史遼東高道穆奉使相州（使疏吏翻，下同），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律禁壓良為賤，謂本良民，壓為奴婢），神軌收謙之繫廷尉。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朝直遙翻）。彭羣、王辯圍琅邪，自夏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羣、辯，破之。羣戰沒。劭，勰之子也（彭城王[illegible]勰之賢王）（[illegible]死於高肇之難[illegible]）。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

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illegible]），安樂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琛丑林翻）。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寶寅[illegible]）。[illegible]又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此廣陵[illegible]新息縣界）。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武陽關，義陽三關之一也）。冬，十月，夔

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幟昌志翻），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僧智自是年[illegible]攻圍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元顯伯宵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illegible]魏收志[illegible]汝南郡有安陽縣[illegible]），

遣別將屠楚城（[illegible]），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illegible]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illegible]），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分扶問翻），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illegible]）。魏又遣將軍元昭等眾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illegible]）。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illegible]），不如勿擊，待其來至

敬有文 [illegible]

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君或作軍）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背蒲妹翻）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去年慶之入壽陽至是涉歷一年）靡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鬬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抄楚交翻）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

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緯于貴翻　考異曰魏帝紀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叛梁帝紀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illegible]元慶和[illegible]東豫州鎮廣陵韋放傳普通八年曹仲宗攻渦[illegible]城主王偉降陳慶之傳大通元年[illegible]曹仲宗[illegible]渦陽[illegible]主王偉降詔以渦陽置西徐州然則廣陵[illegible]陽兩[illegible]事梁紀慶和[illegible]或更有號字耳魏紀九月[illegible]慶和始[illegible]十月據慶和降[illegible]陳慶之傳云自春至冬今從梁紀十月爲定此別一廣陵非南兗州之廣陵也王偉當作王緯蓋章書之誤也）韋放於閭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古獲翻）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尚書有都令史故行臺亦置之）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靡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朝直遙翻）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魏都洛置司州）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劾戶槩翻使疏吏翻）寶寅聞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復扶又翻下寶寅復同）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

明帝子天下所屬（屬之欲翻）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殰一子不殰關中亂（寶寅明帝之子[illegible]）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此新豐縣驛也魏收地形志曰陰盤縣本屬安定晉屬京兆郡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置陰盤[illegible]京兆昭應縣縣東十三里有故城[illegible]陰盤復寄理於此今亦謂之陰盤城[illegible]移陰盤縣城於今昭應縣東三十一里[illegible]故城足也）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illegible]）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illegible]秦人[illegible]白賊[illegible]秦中若是時亦相謂爲盜因謂之白賊或曰白賊[illegible]）又上表自理稱為楊

構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 說式芮翻以寶寅為開府故有掾屬 略自梁還魏大見寵任故寶寅以為言剪子淺翻 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剪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 寶寅歸國封為齊王 [illegible] 下口為句 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 屬之欲翻 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 間古莧翻 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 [illegible] 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 沮在呂翻 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 不讀曰否 湛恐荊棘必生於齋閤 此亦用伍被語意 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

督長史毛遐 寶寅都督雍涇等州西討大都督以遐為府長史 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祗柵以拒寶寅 帥讀曰率 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寅使在洛陽 文安縣前漢屬勃海郡後漢屬河間晉置章武郡文安縣屬焉使疏吏翻 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為光祿勳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馬山 趣七喻翻 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桀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反 魏收志曰 置太平郡於河東聞喜縣太和十八年改曰正平郡領聞喜臨汾二縣 宗人薛脩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為北討都督鎮渦陽戊辰以渦陽為西徐州 [illegible] 葛榮圍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 帥讀曰率下同 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 為于偽翻 都督

淊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將即亮翻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縣魏避諱弘改弘農曰恒農將即亮翻恒戶登翻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卒子恤翻秦州民駱超殺杜粲請降於魏杜粲殺莫折念生駱超又殺杜粲羣盜互相屠滅以邀一時之利不足徑跐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八起著雍涒灘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相息亮翻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新糧治器械治直之翻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說式芮翻遺于季翻為于偽翻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禮統衆榮得脩禮之衆見上卷普通七年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普通七年春津守定州至是三年說式芮翻其使疏吏翻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廣昌縣漢以來屬代郡自廣昌東南山行出倒馬關至中山上曲陽縣關山

遂還。乙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史言魏之將帥不能守。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

乙丑，魏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恆農，（長知兩翻）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反，度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反，西逼河濱，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以為：「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復可收，唯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下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反；一失鹽池，三軍之食，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

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illegible]），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監謂監臨之官）與尉（[illegible]），還師所部，依常收稅，（[illegible]）更聽後敕。（[illegible]）

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illegible]）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長安城東出北來第二門即白門也）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illegible]）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二月，魏以長孫稚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西道行臺。

（[illegible]）羣盜李洪攻燒鞏西闕口以東，（[illegible]）南結諸蠻。魏都督李神軌、武衛將軍費穆討之，穆敗洪於關口南，遂平之。

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illegible]）嬖倖用事，政事縱弛，恩威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illegible]）

魏肅宗年寖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illegible]）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illegible]）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

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illegible]）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illegible]）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illegible]）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illegible]）勸從榮之馬廄，廄有惡馬，榮命歡翦之。（[illegible]）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illegible]）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illegible]）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賀六渾，歡字）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illegible]）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

外清河廣平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illegible]）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illegible]）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illegible]）不須出兵（[illegible]）

榮復上書（[illegible]）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illegible]）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illegible]）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illegible]）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illegible]）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

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illegible]）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illegible]）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illegible]）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illegible]）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

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illegible]）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佞更立長君（[illegible]）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榮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illegible]）海內咸稱鴆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illegible]）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illegible]）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鐘（[illegible]）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侍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illegible]）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榮從弟世隆時爲直閤（[illegible]）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

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魏肅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郡。）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乙酉，魏葬孝明皇帝于定陵，廟號肅宗。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勰，[illegible]下，[illegible]，忠勳謂[illegible]帝致[illegible]，[illegible]極忠勳也。）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樂音洛。）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魏人立后，[illegible]以下之。慕容氏謂將閤以金鑄之，[illegible]不成，[illegible]人鑄像以卜君，其來尚矣，故爾朱榮用之。）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illegible]翻。）（帥，[illegible]翻；將，即亮翻。）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復，扶又翻，下[illegible]同。）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考異曰：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高渚作[illegible]；今從魏書。）丁

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帝，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以劭爲無上王，（劭，彭城王嗣子也。封爲無上王，言其尊無上也。有君而言無上，君子是以知魏主之不終也。）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領左右，領千牛備身也。）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晉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其北岸有一城，[illegible]魏高祖置北中[illegible]諸將守之，并[illegible]之北中城，[illegible]守不守可以平行，[illegible]北中城[illegible]河[illegible]城。）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降，戶江翻。）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廄御馬十匹，（驊騮廄，以名御馬也。）東奔兗州。（紇將投羊侃，侃與紇[illegible]南也。）（[illegible]本。）鄭儼亦走還鄉里。（儼，滎陽開封人。）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璽，斯氏翻。考異曰：[illegible]帝紀：十一日，爾朱榮[illegible]部[illegible]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己[illegible]，召百官迎駕至[illegible]之長[illegible]。是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也。今從魏書。）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騎，奇寄翻。）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沈，持林翻。說，式[illegible]翻。）（[illegible]翻。陳，讀曰陣。厭，於葉翻。）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

度太行而內變作矣（度徒洛翻 行戶剛翻）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芟所銜翻 馭牛倨翻）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海（殽雜也錯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殲息廉翻）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illegible]）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喪息浪翻 朝直遙翻）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考異曰[illegible]一千三百[illegible]）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illegible]）儁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躁子到翻）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考異曰[illegible]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從是[illegible]

[illegible]得不死魏書本傳皆無其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illegible]）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illegible]）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illegible]）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更工衡翻）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考異曰[illegible]）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illegible]）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漢高祖定天下[illegible]為燕國昭帝[illegible]為廣陽郡[illegible]漢光武併上谷[illegible]）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

不言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illegible]）久而方寤（[illegible]）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曰歡雖復愚疏言不思難（復，扶又翻；難，乃旦翻）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將，即亮翻）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更，工衡翻）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illegible]）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品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illegible]）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illegible]）洛中士民草草（[illegible]）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襁，居兩翻）直衛空虛官守曠廢（守，手又翻）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眾（橫，戶孟翻）臣今粉軀不足塞咎（塞，悉則翻）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

白民贈郡鎮（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郡鎮郡守鎮將也）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勞，力到翻）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粗，坐五翻）封無上王之子韶為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為不可（[illegible]）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事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illegible]）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illegible]）生既無益死復何損（復，扶又翻）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illegible]）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行，戶剛翻）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諶謐之兄也癸卯以江陽王繼為太師北海王顥為太傅光祿大夫李延寔為太保賜爵濮陽王并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為司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為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丘王雍州刺史長孫稚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雍，於用翻；長，知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殺中

尚書元諶爲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沖之子也，[illegible]以帝舅故得超拜。徐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季產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紇俱奔泰山。[illegible]鄭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illegible]爲部下所殺。丁未，詔內外解嚴。

魏郢州刺史元顯達請降，[illegible]詔郢州刺史元樹迎之，[illegible]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遂留鎮焉，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illegible]夔進攻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圍南頓，攻陳項。[illegible]魏行臺源子恭拒之。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王。

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illegible]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北海王顥聞河陰之亂，皆來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爲僞，彧表啓獨稱魏臨淮王；[illegible]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

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illegible]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illegible]密，琛之從父弟也。[illegible]

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荊州刺史李志皆舉州來降。[illegible]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illegible]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也。[illegible]

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illegible]重謝河橋之事，[illegible]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illegible]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illegible]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illegible]事有反經合義，[illegible]陛下獨何疑焉？[illegible]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illegible]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

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上時掌翻。中，竹仲翻。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匡坐，正坐也。虜歌，胡歌也。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所謂蹋歌也。回波樂，曲名。性甚嚴暴，喜慍無常，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槊，色角翻。離，力智翻。每有嗔嫌，嗔，昌真翻。輒行擊射，射，而亦翻。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去俗爲僧未受大戒者曰沙彌。重騎者，二人共騎也。重，直龍翻。榮即令相觸，力窮不能復動，復，扶又翻。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邙陰，邙山之北也。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

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爲之。丙寅，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喪，息浪翻。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散侯，散官也，入粟者之賜也。魏制，散侯亞開國侯一品。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沙門授本州統及郡縣維那。維那，各管其郡縣之僧。爾朱榮之趣洛也，趣，七喻翻。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酈惲拒守不從。乙亥，子鵠拔平陽，斬元珍及惲。惲，於粉翻。元珍，挺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

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難，乃旦翻。城中糧盡，王羆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擐，音宦。呼，火故翻。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魏孝文太和中置荊州於穰城。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破賊。彌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中，竹仲翻。被，皮義翻。癸未，魏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兵救之。魏臨淮王彧聞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還，彧，於六翻。辭情懇至。上惜其才而不能違。六月丁亥，遣彧還魏。魏以彧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高祐，允之從祖弟。從，才用翻。與

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喜，許記翻。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閒，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乾等，乃降。濟，子禮翻。降，戶江翻。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復，扶又翻。抄，楚交翻。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薛脩義爲龍門鎮將，附葛榮，既而降，又反，故亦被拘。誘，音酉。敖曹名昂，以字行。敖曹之父翼以其子昂，故以敖曹爲字。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沁水縣，漢以來屬河內郡。任，音壬。沁，千浸翻。魏以元天穆爲大都

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帥讀曰率下同〕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東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眾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戎兵也六戎猶言六軍也〕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相息亮翻〕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初置柱國大將軍長孫嵩以開國元勳加此號〕壬子魏光州民劉舉聚眾反於濮陽〔濮博木翻〕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魏書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郡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醜奴留之改元神獸魏泰山太守羊侃〔守式又翻〕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祖祭酒從事常有南歸之志徐紇往依之因勸侃起兵侃從兄兗州刺史羊敦侃之從兄也〔從才用翻〕知之據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襲敦弗克〔魏兗州治瑕丘在泰山東南〕〔太守冷傳〕築十餘城守之且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詔廣晉縣侯泰山羊鴉仁等將兵應接〔廣晉縣晉志本吳所置陽羨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廣晉〕魏以侃為驃騎大將軍泰山公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不受將軍王弁侵魏徐州番郡民

續靈珍擁眾萬人攻番郡以應梁〔魏收志徐州治彭城領彭城蘭陵陽平番沛等郡番郡治番城漢晉屬魯國魏孝昌三年置番郡隋開皇十六年改番縣為滕縣番音皮又音翻〕魏徐州刺史楊昱擊靈珍斬之弁引還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孫擊劉舉於濮陽滅之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汲郡隋唐之衛州〕所至殘掠爾朱榮啟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從才用翻稱尺證翻〕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魏收書云帥騎卜萬副騎曰副騎奇寄翻〕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淵為前驅〔滏音釜〕葛榮為盜日久〔梁普通七年葛榮得鮮于脩禮之眾〕〔[illegible]〕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見賢遍翻〕令其眾曰此易與耳〔易以豉翻〕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如箕之張也陳讀曰陣〕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譟先到翻〕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斬級者斬首以計功級〕以棒棒之而已〔棒步項翻〕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陳讀曰陣〕擒葛榮餘眾

悉降〔降，戶江翻〕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樂，音洛〕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散，悉亶翻〕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帥，所類翻。量，音良。擢，直角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是年夏，魏以穆紹為北道……以羅……為左……軍……為右軍……〕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魏收志，定州中山郡唐縣有唐水……西北……東流至……西北……〕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宇文泰始此〕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昌樂公文暢並進爵為王〔樂，音洛〕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洛城西面有三門，又廣陽……閶闔門，宮城門也。閶闔，注已見八十四卷晉惠帝太安元年〕引見，斬於都市。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將，即亮翻。考異曰：梁帝紀皆云以顥為魏主，惟顥傳作魏王。按魏封劉昶為宋王，蕭寶寅為齊王，蕭綜為梁王，皆使得開府，然後使稱帝耳……已稱魏帝，當付以待之禮，又須朝見，以客禮將之；又顥不應稱即位於梁，求盡由王字與主字止差一點，故多致誤。今從顥傳〕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菩提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菩，薄乎翻〕丁酉，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通前十萬戶，為太原王榮國〔樂，音洛〕戊戌，又加榮太師，皆賞擒葛榮之功也。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魏使征虜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降，戶江翻。復，扶又翻〕李叔仁擊杲於惟水〔……當作濰水……東……西……〕失利而還。魏費穆奄至荊州，曹義宗軍敗，為魏所擒〔費，扶沸翻〕荊州之圍始解〔荊州受圍始三年〕元顥襲魏銍城而據之〔……〕魏行臺尚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丘〔瑕丘……〕徐紀恐事不濟，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紀遂來奔。暉等圍侃十餘重〔重，直龍翻〕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十一月，癸亥夜，侃潰圍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眾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言或去或留，各從其意也〕於此為別。」各拜辭而去。

復取泰山（復扶又翻又如字）暉勁之子也（于勁事魏孝文帝）戊戌
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并
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魏詔于暉還師討邢杲　葛
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為爾朱榮遣將平韓樓張本復扶又翻）北邊
被其患（被皮義翻）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
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九（屠維作噩一年）

高祖武皇帝九

中大通元年（是年十月方改元）春正月甲寅魏于暉所部都
督彭樂帥二千餘騎叛奔韓樓暉引還（不敢[illegible]進軍討邢杲帥讀
曰率騎奇寄翻）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甲子魏汝南王悅
求還國許之（悅來奔見上卷上年）辛巳上祀明堂　二月甲
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
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大
司馬兼錄尚書臨淮王彧表諫以為漢高祖立太上
皇廟於香街（香街在漢長安故城內左馮翊府東北）光武祀南頓君於
舂陵（事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九年）元帝之於光武已踰絕服（服至袒免
則無服謂之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漢元帝以大宗[illegible]上出母[illegible]五世以
祖孫出服數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帝之世光武[illegible]接景帝亦比亡王服之次[illegible]盡無服而[illegible]武中興以[illegible]劉之九
之符[illegible]元帝為九世而別為舂陵節侯以下立四親廟於舂陵）高祖德洽寰中道超
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北面為臣又二后皆將配

嫳乃是君臣並筵，嫂叔同室，謂不可。吏部尚書李神儁亦諫，不聽。彧又請去帝著皇，（[illegible]去帝著皇[illegible]）亦不聽。（[illegible]）

詔更定二百四十號將軍為四十四班。（[illegible]）

（考異曰：[illegible]異同，今從[illegible]書[illegible]）

壬寅，魏詔濟陰王暉業兼行臺尚書，（[illegible]）都督丘大千等鎮梁國。暉業，小新成之曾孫也。（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以費穆為前鋒大都督。

夏四月癸未，魏遷肅祖（[illegible]）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廟，又追尊彭城王劭為孝宣皇帝。臨淮王彧諫曰：「茲事古所未有，（[illegible]）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illegible]）弗聽。

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強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琡曰：（琡，[illegible]）「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illegible]）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illegible]）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illegible]）

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illegible]）

州封讀曰宇慶之攻拔其城擒暉業考異曰魏書帝紀克考城在辛丑後今
從梁帝紀辛丑魏上黨王天穆及爾朱兆破邢杲於濟
南濟子禮翻杲降送洛陽斬之兆榮之從子也從才用翻五
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
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崿岅崿五各翻岅與阪同
音反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
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引兵而西直指洛陽楊昱擁
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
不從說式芮翻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
後繼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即亮翻下同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
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少詩沼翻
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筭矣天穆之衆皆是
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
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
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
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帥讀曰率癸酉拔
滎陽執楊昱楊昱輕慶之兵少不設其肉薄急攻故敗陷傳曰敵無小不可輕也又曰不備
不虞不可以師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
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
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

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事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
帝中興元年降戶江翻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
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帥所
類翻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
大破之帥讀曰率背蒲妹翻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
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東中郎府在虎牢魏主
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
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復扶又翻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
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親帥宿衛將即亮翻帥所
類翻親帥讀曰率下同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
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
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犄居宜翻
旬月之閒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
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河內郡治野王魏主自洛北如河內當夜至郡城南
不應至郡城北恐誤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
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
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考異曰
彧傳無迎顥事而梁陳慶之北齊宋遊道傳有之蓋魏史爲彧諱也丙子顥入洛陽宮
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
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

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楊播楊椿兄弟仕魏，一門貴盛，子姪通顯，累朝榮赫。侃，播之子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睢陽即梁國睢陽音雖）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之，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大梁即陳留浚儀縣）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慶之，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天穆開兩端以問子昇。濟子禮翻）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守式又翻）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為于偽翻）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降戶江翻）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臨陽即梁國下邑縣）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遺于季翻）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朝直遙翻。桎之日翻。梏古沃翻）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言魏主為爾朱榮所得一民尺地皆爾朱榮之物，非魏主之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三蘇暫翻。復扶又翻）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顥，北海王詳之子；子攸，彭城王勰之子也。同出於顯祖）今宗祏不移，（祏音石。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也）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坐徂臥翻）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亂臣賊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受朝眷，（朝眷者，朝廷恩眷也。朝直遙翻）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使疏吏翻。下同）光韶，亮之從父弟也。（崔亮貴顯於延昌正光之間，從才用顯）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魏孝昌中置襄州，領襄城舞陰南安期城宜義建城等郡，治襄城）廣州刺史鄭先護、（魏主置廣州，治魯陽，領南陽順陽定陵魯陽南廣襄城郡）南兗州刺史元暹（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領陳留梁郡下蔡譙郡北梁郡沛郡馬頭郡）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賈思伯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四年）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相息亮翻）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案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

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遂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爾朱榮既至魏主有所倚以攻顥故也 傳張戀翻分扶問翻）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九州并肆恒朔雲蔚顯汾晉也）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

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費穆勸爾朱榮殺王公事見上卷）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辛亥魏淮陰太守晉鴻以湖陽來降（五代志舂陵郡湖陽縣後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淮陰當作淮安）閏月己未南康簡王績卒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難乃旦翻）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顥曰（說式芮翻）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天子謂梁武帝）更請精兵并

勑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眾寧肯復為人用乎（復扶又翻下更復敢復遣復顥後時復亦同）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慮慶之密啟其事於上）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陳慶之挾爾朱榮敗走是時君之諸將又皆出寔之下使得繼進至洛與元顥互相猜阻亦必同歸於敗設梁兵之不進梁之幸也武帝不務自治而務遠略所以有侯景之亂）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眾十倍軍副馬佛

念為慶之曰（凡一軍有主帥副為之貳為慶之為于偽翻本為作謂）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馬佛念有戰國策士之氣然有非常之才然後可以行非常之事慶之豈足以辦此哉）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朝寄謂託以朝廷之寄也朝直遙翻）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為于偽翻）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河橋南岸也）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

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中渚上有河平……之南岸有一碑，題曰洛陽北界，意此中者，即唐詩河陽之小潬城也……），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顒，魚容翻），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桴筏（編竹木以渡水，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方無翻。筏，音伐），間以舟楫（間，古莧翻；下間行同），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柰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越書曰：為虺不摧，為蛇將奈何。以文義觀之，蓋以……）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檦（……聞喜、曲沃二縣置正平郡……正平縣令絳州治所……）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艘，蘇遭翻。鄉，讀曰嚮）。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五代志：河南新安縣有後魏硤石縣，又有硤石山……），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陳，讀曰陣），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嵩高水出少室山……入于潁水……），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慶之所以得免者……），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五代志……會稽郡……永興縣……）。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賞硤石之功也）。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報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天柱……）。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

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陳慶之之入洛也蕭贊送啟求還贊即豫章王綜也奔魏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時吳淑媛尚在媛于眷翻上使以贊幼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异羊至翻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比必利翻及也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東晉之時有見於洛陽華靡之俗而為是言耳

甲戌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太宰城陽王徽為大司馬兼太尉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勞力到翻將即亮翻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繒慈陵翻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復方目翻復除賦役也

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中尉前驅之卒執赤棒以清路者也棒部項翻呵虎何翻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見賢遍翻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幾巨依翻又居希翻高道穆上表以為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言銅一斤造薄錢二百而有餘也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沈持林翻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復扶又翻下況復同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言置私鑄直使無利亦自應息心而不為況又廣設科禁有嚴刑之可畏耶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為而弊自改樂音洛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辛卯魏以車騎將軍楊津為司空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獠魯皓翻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宋白曰[illegible]以始欣族子愷為鎮將將即亮翻始欣貪暴孝昌初諸獠反圍州城行臺魏子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帝遣使以詔書鐵券衣冠等賜之降戶江翻使疏吏翻為愷所獲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鎮為南梁州五代志巴西郡舊置南梁州西魏與路曰此州舊有隆城故又謂之南隆治古隴中戍今之閬中即其地用愷為刺史囚始欣於南鄭魏以唐永為東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豎眼為行臺豎而庾翻子建去東益而氐蜀尋反氐丁奚翻蜀人也唐永棄城走東益州遂沒魏置東益州於武興時為氐蜀所攻沒罪不在子建也傅豎眼之初

至梁州也州人相賀（事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既而久病不能親政事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州人患之嚴始欣重賂敬紹得還巴州遂擧兵[illegible]滅之以巴州來降（[illegible]）帝遣將軍蕭玩等[illegible]援之傅敬紹見魏室方亂陰有保據南鄭之志使其妻兄唐崐崘於外扇誘山民相與圍城欲為內應（[illegible]）圍合而謀泄城中將士共執敬紹以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恚而卒（[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寔為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楊椿致仕　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

房（[illegible]）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子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illegible]）癸卯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illegible]）奉贖皇帝菩薩（[illegible]）僧眾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illegible]）三請乃許上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illegible]）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illegible]）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

必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illegible]）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韓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illegible]）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為復資遣之（[illegible]）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illegible]）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illegible]）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

濮陽頓丘（[illegible]）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平營安四州行臺（[illegible]）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illegible]）冬十月己酉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illegible]）魏以前司空蕭贊為司徒　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請降於魏營州平（[illegible]）丙午魏以城陽王徽為太保丹楊王蕭贊為太尉雍州刺史長孫稚為

司徒（雍，於用翻）十二月辛亥，兗州刺史張景邕、荊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叛，降魏（三人者，皆梁所置以刺史將軍寵安之耳）。以陳慶之為北兗州刺史（此北兗州，留治淮陰）。有妖賊僧強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此北徐州治鍾離。妖，於驕翻）。慶之討斬之。魏以岐州刺史王羆行南秦州事，羆誘捕州境羣盜，悉誅之（誘，音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上章閹茂，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

中大通二年春正月己丑，魏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儁等遣將擊嚴始欣，斬之，蕭玩等亦敗死（玩，五換翻），失亡萬餘人（始欣叛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將，即亮翻）。辛亥，魏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殺刺史元大賓，據城反（魏收志：孝昌元年，分徐州置東徐州，治下邳）。魏遣都官尚書平城樊子鵠討之。二月甲寅，斬文欣。

万俟醜奴侵擾關中（万俟醜奴見上卷上年。万俟，音墨其），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勍，渠京翻。嫉，音疾）。勝曰：然則柰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帥，所類翻）。勝為之言於榮（為，于偽翻），榮悅，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魏收志：雍州治長安；東雍州治鄭，後治正平；岐州治雍；南岐州治固道郡。雍，於用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

右大都督（侯莫陳悅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出爲部帥遂以爲氏其後編代郡武川因家焉）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水經注赤水在鄭縣北[illegible]水也[illegible]蜀賊本蜀人之遷渭中者[illegible]丁管翻）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illegible]）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少詩沼翻）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李延壽曰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以爲氏尉紆勿翻菩薄胡翻薩桑葛翻）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仵疑古翻[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史[illegible]）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illegible]又如[illegible]）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挑徒了翻[illegible]）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省悉景翻省事蓋今之通事傳兩國之語以相通使之往來者[illegible]）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射而亦翻）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復扶又翻）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岳既還兵擊賊伏兵又發故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并收其輜重（降戶江翻重直用翻）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走音奏）置柵於平亭（[illegible]）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illegible]）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汧口堅翻）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illegible]後周書[illegible]細川[illegible]）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侯伏侯三字[illegible]將即亮翻）其餘千人以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illegible]用此術[illegible]下同）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侯幾氏後改爲幾氏[illegible]）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illegible]九域志[illegible]趣七喻翻）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以大呼衆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丁癸醜奴敗平涼之役也普通六年投魏至二年敗；伯父寶寅蕭寶寅大通元年叛魏）是皆丞（奉醜奴及）壬申以吐谷渾王佛輔爲西秦河二州刺史（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贊以寶寅爲叔父故請其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謂明帝時）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應詔之待詔者也）帝問道習在外

所聞對曰惟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周至款誠也）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爲醜奴大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駝牛署屬太僕寺都官後魏署）（者兵寺舍五代志太僕寺之屬有駝牛署掌飼駝騾驢牛）斬醜奴於都市六月丁巳帝復以魏汝南王悅爲魏主（復扶又翻）（紀中大通元年正月甲子魏汝南王悅求還北爲魏主二年六月丁巳遣悅還北爲魏主按魏書孝莊紀悅來書歸魏投入梁令據大元年事）戊寅魏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皆黜爲民（謂靈后親屬也胡直遙翻）庚申以魏降將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從魏王悅北還（范遵魏汝南王悅之舅也）

（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万俟醜奴既敗自涇以西至靈州（後魏置薄骨律鎮孝昌中改爲靈州）（成帝以舊立城置薄骨律鎮今靈武郡）賊黨皆降（……之中洛水上下……）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降戶江翻帥讀曰率）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正光五年改爲原州治高平城）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牽屯山在安定郡涇陽縣西師古曰开音牽在今渭州東南即笄頭山也）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使疏吏翻）以詔書黜天光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隴山）歸略陽賊帥王慶雲（帥所類翻）（略陽郡……龍城……考異曰……）道洛驍果絕倫（驍堅堯翻）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水經注……水洛城在……）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朝那之西……）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失弓還走拔其東

城賊併兵趣西城（趣七喻翻）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降戶江翻）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少詩沼翻）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illegible]）今相為小退（為于偽翻）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槍七羊翻此即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一丈銳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降戶江翻）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illegible]）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凋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為宇文泰[illegible]創大業於關西張本）

八月庚戌上餞魏王悅於德陽堂遣兵送至境上（[illegible]）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illegible]）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伺相吏翻）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illegible]）榮聞之不悅（[illegible]）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illegible]）榮嘗關補曲陽縣令（[illegible]）神儁以階懸不奏（[illegible]）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見賢遍翻）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后性妬忌屢

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illegible]）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illegible]）世隆曰：「止自不為；（[illegible]）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樂，（[illegible]）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他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荒餘謂兵荒之餘民）彌成不易。」（易，以豉翻）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illegible]）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illegible]）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illegible]）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illegible]）謂榮曰：（[illegible]）「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illegible]）

（[illegible]）何必盛夏驅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illegible]）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illegible]）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illegible]）仍出魯陽，歷三荊，（[illegible]）悉擁生蠻，北填六鎮，（[illegible]）回軍之際，掃平汾胡。（[illegible]）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illegible]）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illegible]）

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為己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illegible]）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illegible]）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娩乳，（[illegible]）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illegible]）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

恐不可圖讀子理翻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邢劭字子才，避魏主尼彭城王劭諱，故以字行。本傳云少時有避，遂不行名。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恆望其不來；恆戶登翻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劭，以字行，巒之族弟也。[illegible]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奚毅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爾朱氏契胡種也，契欺訖翻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款誠也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妻元氏也，以榮功封北鄉長公主。考異作鄉郡長公主，注曰北史長公主，傳作北鄉郡公主，今從魏紀。按考異作鄉郡長公主是也，通鑑作北鄉長公主，傳寫之誤耳。五代志：上黨郡鄉縣，石勒置武鄉郡，後魏去武字為鄉郡。長以魏收志無此鄉郡，則後魏郡為是，唯北斛斯抑[illegible]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騎奇寄翻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考異曰：魏帝紀曰：辛卯，榮、天穆自晉陽來朝。按北史，九月初榮至京，十五日天穆至，是月甲戌朔，辛卯乃十八日也。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從才用翻又皆挺身不持兵仗。挺徒頂翻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耐忍也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三台中台上星為諸侯三公，大角者天王坐。左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恆戶登翻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李顯和蓋為榮九州行臺郎中，時從榮至洛陽。索山客翻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禪文故羅翻等云郭羅察即郭羅剎何但九錫！」已有河陰之事，蓋胡之作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上時掌翻奚毅又見帝，求間，間古莧翻請間也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孩何開翻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持刀自割落十指，惡

之（惡，烏路翻）。」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宴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將，即亮翻。騎，奇計翻。省，悉井翻）。」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先，悉薦翻），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董卓、王允事見六十卷漢獻帝初平三年）。」良久，語子昇曰（語，牛倨翻）：「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高貴鄉公欲誅司馬昭，不克而死；常道鄉公禪位于晉而生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爾朱仲遠時鎮徐州，天光時鎮關隴。）帝亦以為然。徽曰：「榮腰間常有刀，或能狼戾傷人（狼，當作很。孟子：樂歲粒米狼戾；狼戾，猶言狼藉也，非此義），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上，時掌翻），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親喪之日為忌日。禮記曰：忌日不樂）。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

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怱怱！」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始九月，可乎？」（朝，直遙翻。孕，以證翻。）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騎，奇計翻）。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脫，李太白詩云：脫君帽，為君笑。脫帽懽舞，蓋夷禮也），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趣，讀曰促）。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酒能變色，又能張膽，故連索飲之。索，山客翻）。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漢九卿皆止卿一人，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始各置少卿一人。典御，嘗食典御也。少，詩照翻），即起趨御座（趨，七喻翻）。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為伏兵所殺（菩，薄乎翻）。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出，不使在帝左右）。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

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
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
淵將兵鎮北中[illegible]是夜北鄉長公主帥榮部
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西陽門即洛陽城西面門也衛將軍賀拔
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
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
當有備吾輩眾少何可輕爾少詩沼翻但得出城更為他
計怡乃止及世隆等走勝遂不從考異曰周書及北史云勝復從世隆至
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勸所部還都事帝大悅今從魏書帝甚嘉之朱瑞雖
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朱瑞本榮之行臺郎中也榮死瑞從世隆出洛陽以
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處昌呂翻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
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子
如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
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
恟許勇翻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
腋腋音亦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
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
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
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
魏分漢中之沔陽西縣置華陽郡以其地在華山之南也朝直遙翻華戶化翻世隆斬育以

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雍於用翻
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行臺經略河汾驃匹妙翻騎奇
計翻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illegible]朱榮拘高[illegible]
敖曹事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元年榮死帝引見勞勉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兄
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illegible]
[illegible]
帝以乾為河北大使使疏吏翻敖曹為直閤將軍使
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illegible]
[illegible]舉酒指水曰卿兄
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
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為于偽翻
[illegible]援于元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illegible]
[illegible]將胡騎一
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illegible]
奇計翻山客翻帝升大夏門望之洛陽城北有大夏其二門夏戶雅翻遣
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篡逆篡初
患翻王法無親言法在必行雖親無赦也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
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隨太原王
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

榮因泣涕哀不自勝（勝音升）羣臣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爲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illegible]）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行戶剛翻）吾爲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illegible]）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長知兩翻）洛陽之人不習戰鬬（[illegible]）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衆討世隆（帥讀曰率）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

三州皆稟蘭根節度（[illegible]）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朝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illegible]）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橋（[illegible]五百人爲旅[illegible]）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illegible]）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諡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募士即各城西門外所募者也）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水經注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南流注于丹谷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塗自此去不復由關矣行戶剛翻考異曰御覽記云源子恭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今從魏書）世隆至建州（[illegible]分上黨置建興郡[illegible]和平五年復置[illegible]永安中罷郡置建州治[illegible]高都長平安平[illegible]據五代志建州[illegible]澤州之地）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爲晉州刺史（魏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曰晉州治白馬城後魏平陽西河南[illegible]

北絳永安北五城定陽西平城敷城河西五城冀氏義寧郡）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illegible]）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聞汝南王悅在境上乃帥部衆棄州歸悅（帥讀曰率下同）悅授椿侍中大將軍司空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　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騎奇寄翻）世隆至長子（考異曰魏帝紀云世隆停建興之高都今從世隆傳）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守式又翻）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中山王英著功於太和正始之間）以兆

爲大將軍進爵爲王世隆爲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爲太尉賜爵常山王（從才用翻）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三徐徐州治彭城北徐州治琅邪永安二年置東泰山琅邪二郡東徐州治下邳皆長廣王所除授）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宿勤明達與万俟醜奴皆胡將也降戶江翻）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東夏魏之延州夏戶雅翻）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復扶又翻）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更工衡翻）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天光設兩端以疑魏帝）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本領平州鎮范陽范陽即涿郡後漢章帝改爲涿國）淵屯於郡南爲榮舉哀（爲于僞翻）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敗補賣翻）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怖普布翻）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

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靳居焮翻少詩沼翻）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史言徽誤魏主復扶又翻）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爲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敬宗所授）長廣王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于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爲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王肅去齊入魏而貴盛）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曇徒含翻）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從千容翻）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鬭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譬之以牛牛鼻既穿則爲人所制）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蜀人徙汾）

（當衣山為居者謂之山蜀）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illegible]）曰當陽河為犄角之勢（犄居綺翻）兆不悅曰還白高（[illegible]）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藺（藺草叢實馬藺子也出冀州圖經曰馬藺子吐河東川谷葉似薤而長厚行義曰馬藺葉牛馬皆不食為纔出生葉尾變沙也）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為歡起兵討爾朱張本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仵宜古翻降戶江翻）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考異曰伽藍記云從雷波涉渡今從魏書兆傳）先

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先是悉薦翻）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彎烏關翻射而亦翻）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元斤事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元年鷙以此始亦以此終天邪人邪）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衛兵不使鬭（鬭都豆翻復扶又翻）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illegible]）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頭巾首頭巾也）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

刻漏於庭撲殺皇子（皇子爾朱后所生也撲弼角翻）汙辱嬪御妃主（汙烏故翻嬪毗賓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山南伊闕南山之南也）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考異曰魏書作寇彌按洛陽伽藍記[illegible]名彌字祖仁今從伽藍記）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怖普故翻）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illegible]）兆亦不加

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覺古孝翻）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款服誠服也[illegible]）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捶止蘂翻）爾朱世隆至洛陽（自長子至洛陽也）兆自以為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illegible]）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瞋七人翻）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

深恨之。為爾朱兄弟殺拔岳[illegible]張本 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 官氏志，次南諸姓有紇豆陵氏。紇，下沒翻。 使襲秀容。[illegible] 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河梁，即河橋。監，工銜翻。 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illegible] 初，敬宗恐北軍

不利，[illegible] 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眾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復，扶又翻。 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illegible] 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使，疏吏翻。 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 [illegible] 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illegible] 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勞，力到翻。

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乘，繩證翻。 安定別給將士，將，即亮翻。 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眾少，留鄴召募，少，詩沼翻。[illegible] 欲自滏口入并州；[illegible] 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眾，輕騎還朝。[illegible] 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illegible] 洛京之曲巷也。朝，直遙翻。 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illegible] 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年二十四。[illegible] 帝諡曰武懷皇帝，[illegible] 改諡曰孝莊。

[illegible] 并殺陳留王寬。[illegible] 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考異曰：北齊書[illegible]天下擾攘，人懷異望[illegible] 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此河，蓋汾河也。 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平樂郡，[illegible] 爾朱兆傳當作樂平郡。[illegible] 後漢獻帝分太原置樂平郡，[illegible] 歡與兆進兵

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魏收志，秀容郡秀容縣有石鼓山。其眾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淩暴，契胡，[illegible]。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illegible] 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帥，所類翻。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坐，徂臥翻。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illegible] 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illegible] 兆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魏改六鎮皆為州，故曰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illegible] 陳部分。[illegible] 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illegible] 莫不皆至。居無何，居無何，猶言無幾何時也。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illegible] 面無穀色，徒

汙人境內，[illegible] 請令就食山東，[illegible] 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復，扶又翻。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重誓，謂與歡誓為兄弟。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illegible] 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illegible] 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illegible] 會漳水暴漲，橋壞，[illegible] 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illegible] 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illegible] 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illegible]

爲之誓問古莧翻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歡齧臂止之齧研結翻又五結翻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並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此只圖若謂其易圖也史言歡舉大事者必審而後發驍堅堯翻悍侯旰翻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上時掌翻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當是時爾朱兆已知歡之不可制矣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按通鑑念賢後仕於西魏貴顯此豈別有一念賢邪又按李百藥北齊書歡取賢佩刀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則謂所殺者賢之從者非殺賢也姓譜有念姓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齊州城民趙洛周聞爾朱兆入洛逐刺史丹陽王蕭贊以城歸兆贊變形爲沙門逃入長白山五代志齊州章丘縣舊曰高唐有長白山太佑日長白山在淄州長山縣流轉卒於陽平陽平郡漢東郡地晉以來分置陽平郡隋唐魏州之莘縣即其地梁人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陵次章陵之次也王綜奔魏改名贊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贊不以帝爲父而帝猶以贊爲子可謂愛其所不當愛矣

魏荊州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敬宗外族敬宗母彭城王勰妃李氏也故云然誣琰之欲奔梁發兵襲州城執琰之自行州事魏王悅改元更興更工衡翻聞爾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還斛斯椿復弃悅奔魏爲斛斯椿誅爾朱世隆搆間高歡以分魏爲東西張本復扶又翻

是歲詔以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梁置南司州於安陸北司州於義陽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溱水魏孝昌四年置潁州於汝陰領汝陰潁陽北陳留潁川陳汝陽南陳留新蔡南陽汝南[illegible]陳南頓汝南淸河南陽新蔡南陳留汝陰蔡[illegible]南太原東恒農北靑衣山亭郡以南陵郡南二恒農郡東南邊郡溱水出西東七邊縣宜春縣故城北又東北入于汝按溱水出白日蔡州城南有溱水注汝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梁置西楚州於楚城縣界其地當在唐申州界按孫騰此時猶從高歡在并冀相之間蓋史家之誤也晉非此年事史言之耳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彭蠡謂之江湖謂湖以南諸州也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黓困敦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中大通三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去年魏敬宗遣鄭先護討東郡 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二月辛丑，上祀明堂。魏自敬宗被囚，被，皮義翻。宮室空近百日。近，其靳翻。敬宗去年十二月壬寅遷晉陽，是月己巳崩。宋光渡河，因敬宗入宮。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疎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更，工衡翻。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廣陵王羽，孝文之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乂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好，呼到翻。瘖，於今翻。華，讀曰花。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考異曰：北史云，莊帝疑恭，遣人盜掠其衣物，拔刀劒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瘖，放令歸第。今從魏書。恭懼，逃於上洛山。山在上洛縣界。上洛郡，洛州治上洛。洛州刺史執送之，魏洛州刺史治上洛。繫治久之，

以無狀免。無狀者，無形狀也。治，直之翻。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廣陵王羽，孝文之弟。說，式芮翻。夙有令望，沈晦不言，沈，持林翻。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用論語孔子之言。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薛聰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元年。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為之作禪文，為，于偽翻。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守，式又翻。瑗，于眷翻。啓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成濟殺高貴鄉公，事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魏晉以來，出命皆由門下省，故其發端必曰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樂之，音洛。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莊二十二年肆大眚，杜預注曰：赦有罪也。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至太平。至，一作致。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為沖挹，謂皇降稱帝，帝降稱王，蓋遞為謙下也。自秦以來，

[illegible]皇帝子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
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
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杜佑通典曰後魏永安三年高道穆奏廷尉置司直十人位在
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若配世宗於時無功（宣武帝廟號世宗）
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謂殺胡后也）若配莊帝為臣不終（武懷
帝始改諡敬宗曰孝莊帝以時當猶為懷帝）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
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
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
立廟於首陽山（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
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因周公舊廟而祀爾朱榮周公豈以奪余饗為
□識天人之心固不許也）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
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
軍史仵龍平北將軍陽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
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眾
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
（事見上卷上年仵疑古翻行戶剛翻帥讀曰率降下江翻）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
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
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
為西兗州刺史（魏收志西兗州領沛濟陰郡）先用後表詔答曰已
能近補何勞遠聞爾朱天光之滅万俟醜奴也（事見上卷

上年万莫北翻俟渠其翻）始獲波斯所獻師子送洛陽（波斯獻師子見一百
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及節閔帝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
命送歸本國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於路殺之而
返有司劾違旨帝曰豈可以獸而罪人遂赦之（史言節閔
帝賢明而不終制於彊臣也使疏吏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魏鎮遠將軍清河
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眾圍東陽（青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
河間樂陵七郡治東陽）旬日之間眾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
帥城民固守（帥讀曰率）使太傅諮議參軍崔光伯出城慰
勞其兄光韶曰城民陵縱日久（言東陽之民安州家之勢陵暴習為恣
縱之日久矣勞力到翻）眾怒甚盛非慰諭所能解家弟往必不
全貴平彊之（彊其兩翻）既出外人射殺之（射而亦翻）幽安營
并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知
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
臺聲言為敬宗復讎（燕因所居為于偽翻）且妄述圖讖云劉氏
當王（讖楚譖翻王于況翻）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魏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
置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安德三郡）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
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魏收志博陵郡安國縣有
安國城北平蒲陰縣亦有安國城故稱博陵以別之）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
冀州（監古銜翻鷂弋照翻）託言調發民馬（調徒釣翻）欲俟高乾兄弟
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

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鐵[考異曰北史作何鐵今從北齊書]執刺史元嶷[嶷魚力翻]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皮封隆之小字也]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為于偽翻]將士皆縞素[縞古老翻]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封磨奴見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永初二年]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擐音宦將即亮翻騎奇計翻]乾在城中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矟色角翻]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據魏地形志上黨郡屯留縣有鳳凰山一名大王山按魏太平真君九年二月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為三封又斬其北鳳凰山南足以斷之以其有王氣也後高歡果起兵於其地]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爾朱榮用歡為晉州時史改稱之]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參預也]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屈與倔同其勿翻彊其兩翻屈彊之徒指爾朱氏之黨也]鄙州雖小戶口不下

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秸古八翻]歡深然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喜許既翻]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殷州西山真定之西山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鄉人甚敬之[契約即古所謂券也元忠不責其償也]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梗古杏翻]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舍讀曰捨]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帥讀曰率]坐大槲樹下[槲胡谷翻]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為趙李所破[李氏趙郡之大姓時號為趙李]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此言爾朱榮平葛榮時事魏太和之十一年分趙郡之平棘等縣為南趙郡後改為殷州]好酒無政績[好呼到翻]及爾朱兆弒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以周公之事責歡也洗先典翻]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闋苦穴翻歌終也]

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乾邕，乾字。）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粗，何肯來！（紿，蕩亥翻。從，才用翻。）元忠曰：雖粗，並解事。（解，胡買翻，曉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復，扶又翻。）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勝，音升。）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illegible]冀州治信都，高乾兄弟據之，故云然。）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劉誕亦契胡種也，時為相州刺史，鎮鄴。[illegible]）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爾朱氏加歡儀同三司，故當時以稱之。史言高歡能收衆心以傾爾朱。）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車營租米，紀作軍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illegible]婦人常服也。[illegible]）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illegible]）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諶，氏壬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使入朝。（[illegible]）長孫稚固辭太尉，（[illegible]）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illegible]）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illegible]復，扶又翻。）

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illegible]為尚書僕射。）畏爾朱榮之威，深自刻厲，留心几案，（[illegible]）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illegible]）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illegible]）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

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私家，謂仲遠私家也。）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勝，音升。）自滎陽已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爲爾朱氏敗張本。守，式又翻。惡，烏路翻。彊，其兩翻。）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涇、渭荒殘，而秦、岐差完，故以內遷爲進律。）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叱列，虜複姓。固城，當在中山城東、安國城西南。）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好，呼到翻。）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厭，一協翻。書爲符以厭勝也。）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史言用兵不可信占驗，亦以明其驗。）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天監十四年，太子加元服。）上即使省錄朝政，（省，悉景翻。朝，直遙翻。）百司進事填委於前，太子

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引接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言自禁中出居東宮也。）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行，下孟翻。賑，之忍翻。）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恆西向。（必西向者，不敢背上也。恆，戶登翻。）或宿被召當入，（當，丁浪翻。）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言帝有敕問疾，太子力疾手書自答。）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宮門，號泣道路。（惋，烏貫翻。號，戶刀翻。）

癸丑，魏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東道，謂太行山以東也。）又以安定王爾朱智虎爲肆州刺史。魏爾朱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癸亥，擒明達，送洛陽，斬之。（爾朱天光既擒万俟醜奴，明達走東夏。）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伯爲司徒。魏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魏不欲以僞號加梁也。復，扶又翻。下同。）

五月，丙子，魏荊州城民斬趙修延，復推李琰之行州事。（趙修延執李琰之，見上卷上年。）魏爾朱仲遠使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考異曰：北齊李渾傳：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以渾爲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社客宿將，諸將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若簡練驍勇……）

衛校夜襲徑爲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珍如社客就擒耳諸君可傳檄而定諸將遲疑湛乃強行未明達域下賊已覺發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按其年時事迹與祖皡略同未知社客即祖皡爲別一人也今從親帝紀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普通七年丁貴嬪卒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今地謂求賣之地也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長知兩翻厭一協翻又於琰翻下厭禱同或可申延申伸也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五代志梁制東宮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宮監者即專內直局之職也[illegible]二年改監曰內直郎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爲嗣銜其前事猶豫久之卒不立卒子恤翻庚寅遣還鎮史因帝不立孫究言事始嗚呼帝於豫章王綜臨賀王正德雖犯惡逆猶容忍之至於昭明被讒則終身銜其事蓋天奪其魄也爲昭明子譽詧仇視諸父張本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少詩照翻離力智翻不可跬步失也跬窺婢翻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湔將仙翻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也奇居宜翻遠于願翻

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立由適孫爲順朝直遙翻司議侍郎周弘正按陳書周弘正傳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議當作義嘗爲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朱元晦曰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或曰將大也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左傳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弗及也遂走而退子魚目夷字也執子臧大賢之節左傳成十三年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諸侯執曹成公[illegible]而歸諸京師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負芻立是爲成公子臧欣時字也逃玉輿而弗乘玉輿當作王輿莊子讓王篇曰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獨不可以捨我乎棄萬乘如脫屣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illegible]所綺翻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illegible]太伯以天下讓逃而君吳也澆堅堯翻薄也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生於遂古復扶又翻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朱元晦曰遂往也莊子外篇[illegible]以天下讓來葉來世也豈不盛歟王不能從弘正捨之兄子也周捨[illegible]天監之初[illegible]太子以侍讀東

海徐摛為家令（晉王綱宗選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此侍讀之始也）兼管記尋帶領直（管記職同公府記室梁制上臺東宮皆有領直領直者領直衛兵也）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東宮謂之春宮坊謂之春坊）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誚才笑翻見賢遍翻）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較古岳翻從子容翻）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上信釋氏意謂徐摛業儒但知經史而已初不知其攻擊之餘及於釋教商較從橫應對如響遂加歎異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釋教盛行可以媒富貴利達江東人士孰不從風而靡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异羊至翻）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上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欲之乃召摛謂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為新安太守（史言朱异因[illegible]忌嫉[illegible]古[illegible]翻）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詧為岳陽王（詧[illegible]）上以人言不息（[illegible]也）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久之鮑邈之坐誘掠人（掠音亮）罪不至死太子綱追思昭明之冤揮涕誅之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魏晉省後魏天平二年始以善無為郡也）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契欺訖翻）又為并州符徵兵

此下又出之第一張

討步落稽（稽音雞朱兆擅命并汾此亦高歡僞為兆符也步落稽即稽胡）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為于偽翻[illegible]人請留以又因其願留之[illegible]動之於下此當以意會也）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illegible]動其心而撥諭之號戶刀翻高歡亦鎮戶故云然）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illegible]）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爾朱契胡種也[illegible]契胡為國人故）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高歡先立法制以戢其眾故能成大事史言[illegible]也）眾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考異曰魏書帝紀起兵於庚申北齊書帝紀在庚子北史魏紀齊紀[illegible]今從魏書）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眾救之（高乾[illegible]歡密謀[illegible]使之救殷州此不過使之詣會爾朱羽生耳）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騎奇寄翻）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高歡反謀非一日矣及爾朱羽生授首方言反決蓋其猶豫有疑李元忠高乾邕之心[illegible]既舉兵逼殷州乾邕又斬羽生歡於是深悉二人之心而實數之勢已合於是決反）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

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世隆為尚書令，故得匿歡表。）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凡三從之服服緦麻。）男女百口，人無間言。（間，古莧翻，異也。）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史言楊氏貴盛。）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事見上卷上年。）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華，戶化翻。）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貰音世，始制翻。）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雍，於用翻。）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治，直之翻。）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世隆、天光先已約同夷楊氏，故東西一時俱發。居華陰者為西族，居洛者為東族。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已皆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惋，烏貫翻。悵，丑亮翻。）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為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使，疏吏翻。愔，於今翻。按皮氏謂 考異曰：北齊書愔事云：愔父津為并州刺史，愔隨之任，俄而孝莊崩，愔時適欲還鄴，行達邯鄲，過津義從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遣隊主鞏榮貴防送至安陽亭，榮貴遂與俱逃，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署行臺郎中。按時齊神武已在信都，言潛竄累載，誤矣。又云孝莊崩而愔欲還鄴見執，皆非也。）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為，于偽翻。）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楊愔門地既高，又有幹用，高歡起，知其人望，以為重藉才幹以亂用所以置而用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賊田橫島之逃賓其於此。）

乙亥，上臨軒策拜太子，大赦。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司，位上公。）庚寅，以世隆為之。

瑞斯搆諸朱譖於世隆，世隆殺之。（以朱瑞為敬宗所親遇也。）

庚寅，詔兄宗戚有服屬者，（有服屬謂袒麻以上。）並可賜湯沐食鄉亭侯，（婦人賜湯沐邑，男子食鄉亭侯也。）隨遠近為差。（隨服屬之遠近以為等差。）

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為尚書右僕射。敬容，昌寓之子也。（何昌寓，尚之之弟子。）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強，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將，即亮翻。騎，奇計翻。陘音刑。趣，七喻翻。）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

癸巳，魏主追尊父廣陵惠王為先帝，（支子入繼大宗，尊所生父。）

為后自尊袁氏姊嬪之為后自吳孫皓始母王氏為先太妃，封弟永業為高密王，子恕為勃海王。

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坐，講涅槃經，涅，奴結翻。七日而罷。

樂山侯正則先有罪，徙鬱林，五代志，桂林縣屬鬱林郡。鬱林，漢古郡，唐為貴州。招誘亡命，欲攻番禺，番，音潘；禺，音愚。廣州刺史元仲景討斬之。仲景，當作景仲。正則，正德之弟也。[illegible]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禀，[illegible]不權有所立，則衆將猜散。」[illegible]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章武王融為葛榮所殺。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illegible]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illegible]

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illegible]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于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illegible]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illegible]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嘯，蘇弔翻。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數，所具翻。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事見上卷上年。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illegible]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被，皮義翻。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迄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

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親信都督，蓋未有官以領親兵者也。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言得衆人之死力也。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小能敵大，小道大淫，左傳記隨大夫季梁之言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也。段韶父子世為爾朱氏宗門[illegible]之辭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illegible]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

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鬭（爲于偽翻）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段榮與高歡親款）　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般北末翻若人者翻）　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守式又翻）　是歲魏南兗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劉世明舉州來降（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領陳留梁譙沛下蔡北梁馬頭等郡譙沛江劉）世明芳之族子也（劉芳以儒學見重於孝文宣武二帝）　上以侍中元樹爲鎭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鎭譙城以世明爲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儀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請北歸上許之世明至洛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劉世明有焉）（長世長鼓城）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偉爲大司馬元法僧爲太尉袁昂爲司空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上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言帝嘗養正德爲子既而還本爵故不得與諸子齒也异音羊至翻）故王之　以太子右衛率薛法護爲司州牧衛送魏王悅入洛　庚午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爲宣城王（長知兩翻）　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兗城下爲地道而未成恐其土頹塌而不得深以柱拄地道既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逞之五世孫也（㥄力膺翻崔逞去燕歸魏爲道武帝所殺）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爲東魏王（上既以元法僧爲魏王使自西道入又使元法僧從東道入故謂之東魏王）欲遣還北兗州刺史羊侃爲軍司馬與法僧偕行　揚州刺史邵陵王綸遣人就市賒買錦綵絲布數百匹市人皆閉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啓聞綸被責還第（被皮義翻第與第同）乃遣防閤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於都巷（都巷猶言京都巷也槊色角翻）刃出於背（刺七亦翻）智通識子高取其血以指畫車壁爲邵陵字乃絕由是事覺庚戌綸坐免爲庶人鎖之於

第經二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　辛亥魏安定王追諡敬宗曰武懷皇帝（閔既廢位孝武節以爲安定王）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帥讀曰率）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

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illegible]）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斛斯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illegible]）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兆據并、汾，天光據……仲遠據……）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爲敵！（[illegible]）然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水經注：洹水……）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水經注：……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將，即亮翻。從，才用翻。）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illegible]）不須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illegible]）連繫牛驢以塞歸道，（[illegible]）於是將士皆有死志。（[illegible]）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勠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illegible]）歡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illegible]）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illegible]）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illegible]）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illegible]）欲輕騎西走，（[illegible]）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illegible]）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illegible]）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illegible]）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北中，即北中郎府城……）簡閱敗卒，以次內

之（內，讀曰納）。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說，式芮翻）叔渊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渊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陂，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辛未，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降於安定王，以景為尚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濟，子禮翻）。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說，式芮翻）其眾，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爾朱世隆之拒高歡也，使齊州行臺尚書房謨募兵趣四瀆，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亂城，揚聲北渡，為掎角之勢。及韓陵既敗，弼還東陽，聞世隆等死，欲來奔，數與左右割臂為盟。帳下都督

紹宗為弼所信待，說弼曰：今方同契闊（詩擊鼓曰：死生契闊。毛萇注曰：契闊，勤苦也），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眾。弼從之，大集部下，披胸令紹宗割之，紹宗因推刃殺之（推，吐雷翻），傳首洛陽。丙子，安東將軍辛永以建州降於安定王。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疏遠（章武王太洛，文成之子；[illegible]之季子也。太洛生融，融生安定王，於孝明帝緦麻親也，故以為疏遠。[illegible]章武王太洛[illegible]之子，以為後魏子孫[illegible]則魏收書誤矣），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復，扶又翻）。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共勸歡廢之（㥄，音陵）。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胡所立（節閔帝本廣陵王），何得猶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比，毗至翻），且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荷，下可翻。[illegible]），何苦憚之！椿乃止（史言賀拔勝有才武而無遠識。[illegible]高歡[illegible]以姦詐[illegible]斛斯椿[illegible]歡之志[illegible]）。

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考異曰：魏書悅傳云：神武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不可扶立，乃止。按悅時猶在梁，蓋梁武聞其所為而止耳）。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懷之子也（廣平王懷，高祖之子；修於孝明帝從兄弟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氈帳（[illegible]），陳誠，泣下沾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修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孔安國曰：昧爽，未旦也），文武執鞭以朝（軍中不能備朝服，故執鞭以為敬），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磬折，言屈折其腰如磬之形也），修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書曰：天位艱哉。[illegible]）。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為，于偽翻）。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帝諱修，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東郭，洛城東郭也），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

畢入御太極殿[魏自孝文帝用夏變夷宣武孝明即位皆用漢魏之制今復用夷禮]臣朝賀[朝直遥翻下同]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爲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魏收志廣寧郡屬朔州領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馬邑郡善陽縣後魏置朔州及廣寧郡]素爲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孝通聰之孫說輸芮翻]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爾朱兆字吐萬人]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勍其京翻]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屬之欲翻]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華戶化翻塹七豔翻]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後漢王元說隗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柰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卒子恤翻]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年三十五魏諡帝曰節閔]詔百司會葬葬用殊禮[加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蓋其禮異於諸王之喪]以沛郡王欣爲太師趙郡王諶爲太保[諶時壬翻]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長孫稚爲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京兆王愉孝文之子]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爲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爲弟恃歡勢驕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遷洛陽北人留居北鎮者率隸尺籍故謂之曰鎮兵毆烏口翻]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爲驃騎大將軍歸第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諡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帝[諡法武而不遂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兵甲亟作曰莊]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爲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滏音釜陘音刑]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于太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晉置武鄉縣屬上黨郡石勒分置武鄉郡唐爲武鄉縣屬潞州我朝屬威勝軍]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走音奏]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太原郡之地東]

（……宜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險……北陘東陘西陘關故亦以為四塞之地自此至于高齊建國遂以晉陽為陪都）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魏夏州遷民郭遷據青州反（郭遷自夏州遷青州必叛當也），刺史元嶷棄城走（嶷魚力翻）；詔行臺侯景等討之，拔其城，遷來奔。魏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圍元樹於譙城，分兵攻取蒙縣等五城（去年梁遣元樹鎮譙城蒙縣漢屬梁國晉屬譙郡隋并入谷熟縣唐改山桑為蒙城），以絕援兵之路。樹請帥眾南歸，以地還魏（帥讀曰率），子鵠等許之，與之誓約。樹眾半出，子鵠擊之，擒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以歸。羊侃行至官竹（水經注睢水自竹圃東南流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彌望世人謂之梁王竹園官收其利因門官竹），聞樹敗而還。

九月，樹至洛陽，久之，復欲南奔，魏人殺之（復扶又翻）。

乙巳，以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冬，十一月，丁酉，日南至（夏至之日日北至冬至之日日南至日南極故曰北至北近極故晷短冬至日南極日行南去極遠故晷長……），魏王祀圓丘（……天於圓丘……）。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二王皆嘗擁立……之地故見殺）。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

魏葬靈太后胡氏（爾朱榮沈靈后於河今乃克葬）。上聞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復以太尉元法僧為郢州刺史（是年春以元法僧為東魏王）。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悅魏王之叔父也），丁亥，殺之。魏大赦，改元永興，以與太宗同號（太宗……永興），復改永熙（復扶又翻）。魏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轟呼宏翻），比來寂寂無人問（比毗至翻）。」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捋盧括翻），歡亦悉其雅意，深重之。

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抄楚交翻）。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揣初委翻），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為明年竇泰破爾朱兆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二 起昭陽赤奮若盡閼逢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中大通五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谼嶺杜佑曰石州離石縣有赤洪水即離石水所出赤谼其別名也宋歡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又曰赤洪水源出方山縣東流入離石谼户工翻考異曰魏帝紀正月庚寅朔甲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北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北齊帝紀出兵在去年破兆在今年按歲首宴會不應直至入日今從北齊書衆並降散散悉亶翻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臨力鴆翻哭也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義故猶言義舊也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啟疏疏所據翻啟疏歡嘉之以為丞相府參軍魏罷諸行臺天監十五年魏以李平為行臺節度諸軍攻硤石諸軍雖創以之制而置之也正光之末盜起始復置諸道行臺辛亥上祀明堂丁巳魏主追尊其父為武穆帝太妃馮氏為武穆后母李氏為皇太妃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能勝等舉城降魏曹鳳雷能勝以州左也因此授以州刺史降户江翻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事見上卷上年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椿本有圖歡之心因嘉表之取難將又未計為之毗遵之玄孫也直武遵常山王遵國之初有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以直閤武直之入直殿閤者據五代志比齊之制領軍府將領掌宿衛禁衛又左右衛府將軍二人掌之其屬有武衛將軍二人貳之其屬有直盪

杖正副都督御杖五職御杖等員直盪屬官有直盪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武騎正副都督[illegible]前鋒五職等員直齊屬官有直齊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illegible]負直閤屬官未衣直閤直寢直齋等又有雲騎武騎驍騎游擊前左右後等將軍直後之屬二都督等中郎將步文殿騶射羽林虎賁射聲長水等校尉奉車駙馬及員外將軍武騎常侍殿中司馬督員外司馬督等蓋其制猶於晉代有損益觀北齊之制則當時置可知矣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驍堅堯翻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行陳數所角翻陳讀曰陣行户剛翻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七州三荊及襄南雍南郢也欲倚勝兄弟以敵歡倚於綺翻勝及歡益不

惚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絕句）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怏於亮翻）帝既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謂自高允以來）今日復建殊效（復扶又翻）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

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外示疏忌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近其靳翻）冀據有西方禍難（難乃旦翻）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令令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為徐州（數所角翻難乃旦翻）二月辛酉以乾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咸陽王坦為司空（坦為魏主殺高乾張本）癸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般音鉢若人者翻）七日而罷會者數萬人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常附於魏（阿至羅高車種也魏書孝靜帝興和二年阿至

羅國主副伏羅越君子去賓來降封文為高車王）及中原多事阿至羅亦叛丞相歡招撫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三月辛卯詔復以歡為大行臺（魏以北方阿至羅降以行臺命歡）使隨宜裁處（處昌呂翻）歡與之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西大破其用（謂收其用……也）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惡烏路翻）即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使疏吏翻下同）（上時掌翻）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

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按李延壽北史紀魏主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殺敖曹則是高敖曹此時在信都也）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歸歡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為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斷音短仲密由東萊歸渤海道出青州）仲密亦間行奔晉陽（間古莧翻）仲密名慎以字行　魏太師魯郡王肅卒（卒子恤翻）丙辰南平元襄王偉卒　丁巳魏以趙郡王諶為太尉（諶氏壬翻）南陽王寶炬為太保　魏爾朱兆之入洛也（兆入洛見一百五十四卷二年）樊太常樂庫鍾磬俱盡節閔帝詔錄尚書事長孫稚太常卿祖

劉等更迭之，至是始成，命曰大成樂。魏青州民耿翔聚衆寇掠三齊，（三齊[illegible]）膠州刺史裴粲專事高談，不為防禦。夏，四月，翔掩襲州城。（魏永安二年置膠州，治東武城，領東武、高密、平昌三郡。東武城，今密州諸城縣是也。）左右白賊至，粲曰：「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之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翔斬之，送首來降。（降，戶江翻。下同。）

五月，魏東徐州民王早等殺刺史崔庠，以下邳來降。（考異曰：梁帝紀，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以下邳城降。今從魏書。）六月，壬申，魏以驃騎大將軍樊子鵠為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等討耿翔。（鵠，戶沃翻。儁，祖峻翻。）秋，七月，魏師至青州，翔棄城來奔，詔以為兗州刺史。

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諶為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考異曰：魏帝紀作賀拔岳。按岳[illegible]，今從[illegible]。）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使，疏吏翻。）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歃，色洽翻。）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使，疏吏翻。）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遣劉備，劉裕之於桓玄之容劉毅，類如此耳。有天命者，豈非人之所能圖也。）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悅不難。今費也頭（費，音祕。）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勝，音升。）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近，其靳翻。扼，於革翻。）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塞，悉則翻。）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復，扶又翻。）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illegible]二十州：雍、華、東雍、岐、南岐、豳、原、涇、夏、東夏、秦、南秦、河、渭、益、東益也。[illegible]）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使，疏吏翻。）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illegible]）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万俟，音墨其。）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illegible]）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被，皮義翻。）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沈，持林翻。卒，子恤翻。）

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請分封邑十萬戶頒授勳義，（勳義，謂自信都從起義討爾朱有功勳者也。）從之。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

僕射何敬容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為右僕射。

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為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以討下邳。（邸，姓也。風俗通：漢有上谷太守邸杜。守，手又翻。）

十二月丁巳，魏主狩於嵩高；己巳，幸溫湯；（溫湯在嵩高南。）丁丑，還宮。（[illegible]）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寇雍州，拔下迮戍，（迮，側百翻，亦作笮。）扇動諸蠻。雍州刺史廬陵王續遣軍擊之，屢為所敗；（敗，補邁翻。）漢南震駭。勝又遣軍攻馮翊、安定、沔陽、鄧城，皆拔之。（五代志：竟陵郡藍水縣，舊立馮翊郡；沔陽郡，後魏為復州；襄陽郡陰城縣，舊置齊興郡；南齊志，寧蠻府所領有安定郡，領安定等縣；五代志：新安縣并入襄陽郡南漳縣，舊置安定郡；蓋於唐辟界也。藍水，唐并入郢州長壽縣；陰城并入穀城縣；五代志：馮翊郡、沔陽郡縣，分翻。）續遣電威將軍柳仲禮屯穀城以拒之。（五代志：穀城縣，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屬襄陽。）勝攻之不克，乃還。於是沔北蕩為丘墟矣。（蕩，徒浪翻。）仲禮，慶遠之孫也。（柳慶遠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二年。）

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間，古莧翻。）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河西，五原河之西也；河東，亦五原河之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左傳，戎子駒支曰：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王忽代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東梁州民夷作亂，（魏收志：東梁州領金城、直城、安康、魏明五郡。五代志：西城郡舊置東梁州，金城即今金州城也，東梁州治。）二月，詔以行東雍州事豐陽泉企討平之。（東雍州，平陽太和中羅李昌中於平陽置唐州以唐陽以名州，建義初改為晉州，未寧復置東雍州。五代志曰：雍州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參考魏志，縣時已置華州界，未知此東雍州置於何地也。魏志豐陽縣，舊置上庸郡，太安二年置。豐陽縣，諸曰：余滿皆方姓，泥姓又吳全琮，符降魏，封白永，因為泉氏。企，去智翻。考異曰：北史作泉仚，今從周書。指漢古縣商縣上洛縣而言也。隋志上洛郡有商洛縣。）企世為商洛豪族，魏世祖以其曾祖景言為本縣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孫襲之。

壬戌，魏大赦。

癸亥，上耕籍田，大赦。

魏永寧浮圖災，觀者皆哭，聲振城闕。（魏起永寧浮圖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史言末俗深信浮圖，以至於此。振，之刃翻。）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曹泥附高歡，岳不從宇文泰之言，急於致討，蓋欲報高歡擒伊利之役耳，力忿兵也。）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數，所角翻。）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河曲在靈州西，河自漢朐衍縣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所謂河曲也。富平，唐靈州地。）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誘，音酉。）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illegible]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

止取一人諸君勿怖（怖普布翻）眾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我朝以渭州隴竿城置德順軍水洛城在軍西一百里）岳眾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畧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真度之從孫也（憕直陵翻將即亮翻真度見一百三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長知兩翻）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眾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冠古玩翻）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朝直遙翻）猶豫不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盛樂前漢之成樂縣也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晉省後魏先世園陵在焉魏收志朔州中置盛樂郡雲中治所魏土地記雲中城東八十里有盛樂城宋白曰後魏所都盛樂唐為振武軍）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騎奇寄翻）眾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帥所類翻）自應乘勢直據平涼

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用漢蒯徹語易以豉翻）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姐音紫又子也翻元進之族為州之首望又為都督彌姐羌復姓）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言能決大計也）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勠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持刀直入（被皮義翻）瞋目謂諸將曰（瞋七人翻）朝謀夕異何以為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斷丁管翻坐徂臥翻）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以我為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眾先據彈箏峽（杜佑曰彈箏峽在今原州之百泉百泉卽漢朝那縣地九域志渭州前盡卽彈箏峽也水經云都盧山峽之內常有彈箏之聲又云弦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灘響有似音韻也騎奇計翻帥讀曰率）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討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汗音寒難乃旦翻）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射食亦翻英雄之姿表與其眾括必有異乎人者以侯景）

之凶狡宇文泰一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戕李密見唐太宗不覺驚服事亦類此遂還疾累不敢
崩至平涼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徒弄翻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
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
魏收志建義元年置義寧郡治孤遠城屬晉州五代志上黨郡沁源縣後魏置義寧郡又延和二年置太安郡於漢五原界屬汾州後又翻勞力到翻下勞同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
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
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
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
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
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

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
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
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眾已至河東河之東亦謂五原侯
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
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此泰不能受而為之辭而亦事勢所以致也敗補邁翻乞少賜停緩少詩沼翻徐事誘
導漸就東引誘音酉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
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雍於用翻岳死
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眾說式芮翻勝不從虎聞宇
文泰代岳統眾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閿鄉閿鄉縣在漢湖縣界隋

跋胡城將兵闕鄉取關音吳以李虎州又之城里去之則魏東雍州時鄠人李景興為忍日
歡則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
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京王李歆為涼
事泰據所據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
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
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明約而君黨附國賊共
危宗廟口血未乾乾音干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
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
道同歸取平涼趣洛陽東邁之路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
見言進兵討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

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瓜州以敦煌郡涼州以武威郡
不然終為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
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悅遣其黨王
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正光五年改置原州治高平長城郡
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
千襲之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眾皆
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少詩沼翻崇即入據城門高
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內應於是中
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
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眾軍畢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魏南秦州刺史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以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導邀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

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筭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

意也子建聞其中古年矣今乃遇宇文氏卒以功名自負所謂知己者邪即所遇自有所
然詳事廣陽王深所謂集書不遇所時設變今事宇文泰勸之以近天子而成與王以宋為知宇文泰之才足以有為所謂量而後入也使者孫子亥鄭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
言厚禮以結之史記泰不受封其書遣都督濟北張
軌獻於魏主齊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
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言泰之才
初賀拔岳為宇文泰知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
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
為勢援時置東雍州於華州鄭縣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
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

相歡遣其都督大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
莫陳悅悅死其黨將即亮翻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
見顯度說使從泰說式芮翻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
魏主以泰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
大都督略陽縣公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
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為
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
襲而擒之史言宇文泰所以能定關隴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
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
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

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
孫騰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
歸晉陽高歡所親在洛者多帝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都督及
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
珍奪其管鑰大年鷙邸丁禮翻鑰弋灼翻華戶化翻建州刺史韓
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濟子禮翻帝省建州以去賢
建州太行路自晉陽入洛之要道也不特南道主人也使
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
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北史
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

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勳
庶子及騎官皆宿衛之官也騎奇計翻魏主欲伐晉陽高歡居晉陽辛卯下詔
戒嚴云欲自將伐梁將即亮翻下同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
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
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
有異志宇文泰字黑獺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
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荊雍將有逆謀謂賀拔勝宇文泰
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
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
當在平城之西河津之要也

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令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并州僚佐，皆歡府之僚佐也。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間，嬖，卑義翻，又博計翻。間，古莧翻。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斟，職深翻。量，度也。斟量，猶言酌量也。量，音良。出，當作黜。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胡，陽胡，即陽壺城，在邵郡白水縣。白水，漢河東之地也。水經注曰：白水逕垣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白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按陽壺城在崤谷之北岸，魏主欲入關，故先使子恭守之，以防歡邀截。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復，扶又翻。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背，蒲妹翻。規，圖也。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言歡亦惡乾封上其所論時事，故因殺之。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易，以豉翻。長，知兩翻。語，牛倨翻。更，工衡翻。行，戶剛翻。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言歡不加二人以罪，又不執送洛陽也。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言西討宇文泰也。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四道俱進，謂婁昭之兵東來，竇泰及斛律之兵也；蔡儁臨荊州，侯景出東南，皆高歡之兵也。若討宇文泰，安不得東出，此則見其欲窺洛、江，故云言之者猶應自怪。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疏至此！」今人猶謂辨析為分疏。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

(復扶又翻)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
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
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時尚有直閤將軍又置閤內都督用親信將帥之)
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
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俠戶頰翻帥讀曰率)王思政問曰今權
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
百二之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注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所謂已操戈矛寧
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
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

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
授左中郎將(將即亮翻)初丞相歡以洛陽久經喪亂欲遷
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illegible])爲永永之基王既功存
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復扶又翻)遣
三千騎鎮建興(魏收志建興郡屬建州[illegible])益河東及濟
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和糴以給軍食蓋始於此[illegible])
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厭於協翻又如字)
([illegible])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
之粟([illegible])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
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

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枕職任翻)朕垂拱京洛矣王
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
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
(書旅獒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相爲于僞翻)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
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
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illegible])
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

歡咎惡(數所具翻)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
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
以之上策也(掾于絹翻[illegible])北阻魯陽南并舊
楚(江陵舊楚之郢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
釁而動中策也([illegible])舉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
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illegible])
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
妻以馮翊長公主(妻七細翻長知兩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
薦曰([illegible]五代志曰[illegible])

魏置寧夷郡後周改曰秦郡卿歸語行臺語牛倨翻遣騎迎我以翊爲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行臺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候接魏主也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琛丑林翻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子也通鑑以此爲破六韓拔陵所敗之崔暹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事見上卷四年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橫戶孟翻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數所具翻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將即亮翻賀拔勝軍于汝水賀拔勝蓋出魯陽也權越境而止

耳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陳讀曰陣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說式芮翻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熒惑入四國星入之天子不安其位後所謂天子下殿走是也今上信左右間構間古莧翻構古候翻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乘繩證翻不能度河決戰

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別道而進以擣高歡之後趣七喻翻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以迎魏主也將即亮翻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陝失冉翻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安樂王鑒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趣七喻翻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水經注河水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爲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降戶江翻軍司元玄覺之

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魏書官氏志入諸姓者侯幾氏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五代志河內郡有河內縣野王歡至河北十餘里自野王進兵距河纔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使疏吏翻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洛水過鞏縣東而北入于河謂之洛口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已至考異曰魏書斛斯椿傳云椿罷已不免後諸出帝假說遊聲以劫脅帝帝信之遂入關彼齊高祖興兵向洛而云椿劫脅帝不亦誣乎此乃魏收欲以椿爲罪人重爲之眾耳今從魏書丁未帝遣使

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illegible]璽斯氏翻從才用翻）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廣陽王深爲葛榮所殺）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illegible]）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陝有二崤之山魏太和廿[illegible]）（[illegible]）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陝西陝城西也）帝鞭馬長騖糗漿之絕（騖音務糗去久翻[illegible]）三日間從官唯飲澗水（從才用翻）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稠桑[illegible]湖城西有稠桑驛）（[illegible]）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數所角翻爭讀曰諍從才用翻）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乘繩正翻）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歡責辛雄等以[illegible]）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凡事經門下者使之詳奏也閒古莧翻）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一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水經注渭水逕長安城北又東過新豐東合西霸水又東合東陽水二水出南出黃[illegible]原上[illegible]復扶又翻見賢遍翻）泰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詩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乘繩正翻）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今日相見深用厚顏（[illegible]曰顏之厚者不知慚於人）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廨居隘翻雍於用翻）也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雍於用翻）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

杜簡士馬魏朝賴之治直之翻朝直遙翻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武帝置奉車駙馬三都尉魏晉以來尚主者例拜駙馬都尉長知兩翻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鄭玄曰卻變曰禳跣先典翻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己未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史紀不正之下當有以字書亦然辛亥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癸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帥讀曰率下同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此戰國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華戶化翻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據魏收志北華山郡夏陽縣有龍門山水經注河水又南出龍門口蓋兩山夾河故謂之龍門大禹所鑿後魏置龍門郡龍門縣屬焉隋廢龍門郡以龍門縣屬河東郡此乃河東之龍門也非夏陽之龍門降戶江翻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晉志析縣屬順陽郡宋永初郡國志析陽郡魏收志析陽郡屬析州五代志析州內鄉縣舊置析陽郡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朝直遙翻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勠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考異曰北史作薛瑜帝紀作薛瑾典略作薛

令狐北齊書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水經注潼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上世謂之風陵渡蒲津即河東郡蒲阪津也唐志蒲州河西縣有蒲津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華戶化翻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奔梁也以梁繫年故書來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北方謂高歡也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天子所至爲行在所人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穰城謂南陽城也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魏東荊州本蠻左所據之地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考異曰齊書北史皆云九月庚寅遂至洛陽按歡九月己酉克潼關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不容庚寅已還至洛陽庚寅乃十月十日也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

稷帝亦不荅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為大司徒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為昭[illegible]）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敬宗尊其父彭城王勰為皇帝列於七廟以孝文為伯考[illegible]孝武帝以孝明於孝武為兄[illegible]禮兄弟不相入廟遷孝明帝主於夾室凡宗廟之制有中[illegible]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illegible]）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魏收曰善見者清河王亶之子也[illegible]明帝[illegible]入[illegible]自[illegible]）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illegible]穆[illegible]東北者[illegible]陽城東北也[illegible]東西）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薛脩義傳楊氏壁在龍門西岸宋武帝以[illegible]以自[illegible]陰洛[illegible]以員）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復取楊氏壁（[illegible]讀曰[illegible]下[illegible]又翻）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魏汾州本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已屬東魏故西魏僑置南汾州於楊氏壁[illegible]西）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初孝武既與丞相歡有隙齊州刺史侯淵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元貴平封東萊王）陰相連結以觀時變淵亦遣使通於歡（使疏吏翻）及孝武帝入關清河王亶承制以汝陽王暹為齊州刺史暹至城西淵不時納城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帥部曲出走妻子部曲悉為暹所虜行及廣里（廣里在[illegible]東[illegible]相[illegible]也）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承制謂清河王亶也[illegible]）歡遺淵書曰（遺于季翻）卿勿以部曲單少憚於東行齊人澆薄唯利是從（[illegible]）齊州尚能迎汝陽王青州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淵乃復東（復扶又翻）暹歸其妻子部曲貴平亦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克之（魏收地形志高陽郡屬青州[illegible]樂安[illegible]宋[illegible]魏[illegible]代志青州北海郡[illegible]下密置高陽郡）置累重於城中（累力瑞翻重直用翻）自帥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世子帥衆攻高陽淵夜趣東陽（青州治東陽城）見州民餽糧者紿之曰臺軍已至殺戮殆盡我世子之人也脫走還城汝何為復往（紿待亥翻復扶又翻）聞者皆棄糧走比曉（比必利翻及也）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侯公淵取韓樓亦用此術故止此）城民恟懼遂執貴平出降戊辰淵斬貴平傳首洛陽（恟許勇翻）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諶為大司馬（諶氏壬翻）咸陽王坦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元樹奔梁）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中大通三年[illegible]為[illegible]所[illegible]）書下三日即行（書謂歡所下書也[illegible]）丙子東魏主[illegible]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illegible]）收百官馬尚書丞

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驛赴鄴，〔從，才用翻。分，扶問翻。乘，繩證翻。〕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陽。〔魏明元帝取洛陽，置洛州；孝文帝既都洛陽，太和十七年改為司州。高歡既遷東魏，還以名州，改為洛州。〕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朝，直遙翻。〕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賑，之忍翻。〕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大野，虜複姓。〕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東魏司州領魏、陽平、廣平、汲、廣宗、東郡、林慮、黎陽、清河、頓丘……〕魏郡太守為魏尹。〔後北齊改魏尹為清都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魏盡以宿衛之士分為六坊。〕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閏月，元慶和克瀨鄉而據之。〔司馬彪曰：苦縣有賴鄉。老子所居。瀨，音賴；苦，音怙。〕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案，由是復與泰有隙。〔椎，直追翻。〕

〔沮，在呂翻。復，扶又翻。〕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年二十五。〕泰與群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沖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寶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順，素之曾孫也。〔按魏宗室名順者前後二人……皆已改姓元氏。〕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為大都督。東魏既取荊州，魏以信為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蠻酋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治，直之翻。〕聞臺軍不久應至，〔臺軍，謂東魏所遣軍也。〕公但約勒屬城，使

此字文泰之名便以

[illegible]民以討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illegible]

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陶（[illegible]）東魏遣恒農太守田八能（[illegible]）帥蠻左拒信於淅陽（[illegible]）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illegible]）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illegible]）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illegible]）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辛纂出戰大敗還趨城門未及闔（[illegible]）信令都督武川楊忠為前驅（[illegible]）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illegible]）信分兵定三荊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魏文帝立為西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三（起旃蒙單閼[illegible]）

高祖武皇帝十三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是日魏文帝即位於城西（[illegible]）大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為文景皇帝妣楊氏為皇后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悅死見上卷中大通六年）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illegible]）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illegible]）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魏孝武帝去年十二月殂）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illegible]）

史070-355

人以禮詔有禮君反服之禮令之君[illegible]加諸膝退人若隊諸淵之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反服之禮有孟子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之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高后歡女以為孝武皇后[illegible]留之不從西奔[illegible]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眾，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illegible]

乙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

乙卯，魏王立妃乙弗氏為皇后。乙弗先也[illegible]吐谷渾之[illegible]家子欽為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妒忌，帝甚重之。[illegible]

稽胡劉蠡升自孝昌以來自稱天子，改元神嘉，居雲陽谷。李延壽曰[illegible]魏之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illegible]

壬戌，東魏丞相歡襲擊，大破之。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illegible]歡歸，一婢告之，二婢為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浟，歡欲立之。[illegible]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偽為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illegible]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illegible]同走并州，貧困，妃然馬矢自作靴。[illegible]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illegible]男承大業，[illegible]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illegible]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illegible]脅告者自縊，[illegible]乃啟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illegible]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甲子，魏以廣陵王欣為太傅，儀同三司万俟洛為司空。[illegible]

己巳，東

奸計

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按韓軌傳為秦州刺史又魏收志東魏置秦州於河東領河東北鄉郡以秦為帥竇泰之誤又為太帥請曰辛 以魏丞相泰屯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 時脩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臥尚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洶許容翻 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却。羆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於封鯨石真左右又勇於戰川其以癸不備不覓之中而乾却哉也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壬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為太傅，西河王悰為太尉。悰徂宗翻 東魏使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丁亥，上耕籍田。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魏收志孝昌中置東平郡太和末罷定義中復置治泰城屬濟州泰城在范縣界 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鵠以眾少，悉驅老弱為兵，子鵠死，各散走，諸將勸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跂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將誰訴乎！皆捨之。

戊戌，司州刺史陳慶之伐東魏，與豫州刺史堯雄戰，不利而還。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為太尉，高敖曹為司徒，濟陰王暉業為司空。東魏丞相歡偽與劉蠡升約和，許以女妻其太子。妻七細翻 蠡升不設備，歡舉兵襲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餘眾復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下四百餘人，華夷五萬餘戶。壬申，歡入朝于鄴，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為行臺郎中，魏收志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 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為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水經注云水上承長安城東南昆明池

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

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

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意在問綽不在觀漁遂從容翻又如字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

治之要治直吏翻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illegible]不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席者綽之言深有以感泰心久而愈敬也語遂達曙不厭

詰朝天曉為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

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illegible]後人多遵用之[illegible]

東魏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代侯

淵淵既失州任而懼行及廣川[illegible]遂反夜襲青州南郭劫掠郡縣夏

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儁子峻翻淵部下多

叛淵欲南奔於道為賣漿者所斬送首於鄴　元慶

和攻東魏城父[illegible]丞相歡遣高敖曹將三萬人趣項

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illegible]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illegible]五

月魏加丞相泰柱國[illegible]元慶和引兵逼東

魏南兗州東魏洛州刺史韓賢拒之[illegible]六月慶和攻南頓豫州刺史堯雄

破之　秋七月甲戌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為太

尉万俟壽洛干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為司

空[illegible]益州刺史鄱陽王範南梁州刺

史樊文熾[illegible]合

兵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illegible]範恢之

子也敬和豎眼之子也[illegible]　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illegible]且曰朕

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

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

刻期西討[illegible]　東魏遣行臺元晏擊元慶和戊

寅東魏司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尚書薛琡貳於魏[illegible]

辛卯執送晉陽皆免官[illegible]　八月

甲午東魏發

民七萬六千人作新宮於鄴，使僕射高隆之與司空胄曹參軍辛術共營之。術，琛之子也。鄴南城周二十五里。

梁趙剛自蠻中往見東荊州刺史趙郡李愍，勸令附魏，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丞相泰以剛為左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泰使剛來請之。

九月丁巳，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為司空。

冬十月，魏太師上黨文宣王長孫稚卒。

魏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內兄也，而驕貪。泰奏請加法，詔賜死。

十一月丁未，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癸丑，東魏主祀圜丘。

甲午，東魏閶闔門災。門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馬遠望，謂其匠曰：「西南獨高一寸。」量之果然。（高，居豪翻。量，音良。）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任，音壬。）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歡曰：「忻集潛通西魏，令人故燒之。」歡斬之。

北梁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降。（梁以南鄭為北梁州，魏以南鄭為梁州。考異曰：典略在七月，今從梁帝紀。）

東魏以丞相歡之子洋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眾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眾與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

初，大行臺右丞楊愔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為孝武帝所殺，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愔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久之，歡聞其尚在，召為太原公開府司馬，頃之，復為大行臺右丞。

十二月甲午，東魏文武官量事給祿。

魏以念賢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叡為太尉。

是歲，鄱陽妖賊鮮于琛改元上願，有眾萬餘人。鄱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為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為寇。

[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illegible]）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illegible]）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illegible]）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illegible]）魏人圍之，（[illegible]）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illegible]）以豐為南汾州刺史。（[illegible]）東魏加丞相歡九錫，固讓而止。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illegible]）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illegible]）誣弘氏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illegible]）二月乙亥，上耕藉田。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為大行臺、并州刺史，（[illegible]）求入鄴輔朝政，（[illegible]）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搴為之請，（[illegible]）乃許之。丁酉，以澄為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考異曰：[illegible]）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illegible]）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為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搴劇飲，醉甚而卒。（[illegible]）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illegible]）為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為主簿。收，子建之子也。（[illegible]）他日，歡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illegible]）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illegible]）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為誰？」（[illegible]）季式以司徒記室廣宗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即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考異曰：[illegible]）遷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

元顥從孫追前姓，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東魏丞相歡令阿至羅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万俟，音莫其。）歡以衆應之。

三月戊申，丹楊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illegible]）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illegible]）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illegible]）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illegible]）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鷙為大司馬。（[illegible]）魏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司徒，万俟洛為太宰。（[illegible]）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灋僧為太尉。（[illegible]）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illegible]）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illegible]）戊辰，東魏高盛卒。（[illegible]）魏戎勤肱卒。（[illegible]）魏秦州刺史万俟普與其子太宰洛、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illegible]）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illegible]）秋七月庚子，東魏大赦。

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寧史寧謂勝曰：（[illegible]）「朱异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上許勝、寧及盧柔皆北還，（[illegible]）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自是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illegible]）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illegible]）從者凍餒，道死者太半。（[illegible]）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主執勝手歔欷曰：「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柔為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九月壬寅，東魏以

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illegible]魏以扶風王孚爲司徒斛斯椿爲太傅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兵七萬寇楚州[illegible]虜刺史桓和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illegible]十一月己亥罷北伐之師　魏復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皇帝爲烈祖[illegible]

十二月東魏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　壬申東魏遣使請和[illegible]上許之　東魏清河文宣王亶卒[illegible]

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癸未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師　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三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illegible]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illegible]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illegible]悔何及也[illegible]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illegible]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illegible]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illegible]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illegible]深曰竇泰歡之驍將[illegible]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illegible]竇泰躁急必來決戰[illegible]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illegible]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illegible]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illegible]竇泰猝聞軍至[illegible]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illegible]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illegible]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illegible]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illegible]丞相泰亦引軍還[illegible]高敖曹自商山轉鬭

而已 [illegible] 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 [illegible] 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 [illegible]，洛州刺史泉企知之 [illegible]，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敖曹 [illegible] 流矢通中者三 [illegible]，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能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敖曹創甚 [illegible]，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 [illegible]。丞相歡聞之，即以季式為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 [illegible]，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泉、杜雖皆為土豪，鄉人輕杜而重泉。元禮、仲遵陰結豪右，襲窋，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二月丁亥，上耕藉田 [illegible]。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為中權將軍 [illegible]，護軍將軍蕭淵藻為左僕射，右僕射謝舉為右光祿大夫 [illegible]。

大赦 [illegible]。三月辛未，東魏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 [illegible]。魏斛斯椿卒 [illegible]。夏五月，魏以廣陵王欣為太宰，賀拔勝為太師。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為太傅，廣平王贊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王盟為司空。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 [illegible]，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問行臺郎中陽休之 [illegible]，對曰：六者，大王之字 [illegible]；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為三川，涇、渭、洛亦為三川 [illegible]。大王若受天命，終應奄有關洛。歡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況聞此乎！慎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 [illegible]。行臺郎中中山杜弼承間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 [illegible]。東魏通直散騎常侍李諧、吏部郎盧元明、通直侍郎李業興聘于魏 [illegible]。諧，平之孫；元明，昶之子也 [illegible]。秋七月，諧等至建康 [illegible]，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 [illegible] 卿

羣官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謂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為首。神儁名挺，寶之孫；元明，昶之子；元景名昕，憲之曾孫也；遵彥名愔，津之子；贍，㥄之子也。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獨孤信求還北，上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上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貳心。」上以為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上書謝罪。魏以信有定三荊之功，遷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官爵如故。丞相泰愛楊忠之勇，留置帳下。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illegible]，攻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為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擒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眾。東魏以東雍州刺史司馬恭鎮正平，司空從事中郎聞喜裴邃欲攻之，恭棄城走，泰以楊檦行正平郡事。

上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辛卯，上幸寺，設無礙食，

王塔紙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遣舍利近北對舊文所造塔西造塔及帝開之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之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盌盌內得四舍利及爪髮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帝乃設無导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大赦。九月，柔然為魏侵東魏三堆，魏收志肆州秀容郡平寇縣真君七年并三堆縣屬焉有三堆戍寰宇記包縣為并州縣門郡宋白曰嵐州界本漢汾陽縣地唐內有雕窠三堆戍為平寇縣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治直之翻歡曰：「弼來，我語爾。語牛倨翻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此指言可朱渾道元等及侯景、高敖曹、賀拔仁輩等部曲也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去羌呂翻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復扶又翻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史言高歡權謀非至以大勢固其衆據上過以戍大功少詩沼翻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矟色角翻射而亦翻刺七亦翻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言如傭作之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史言高歡雜用夷夏有撫御之術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敖曹還自上洛，歡復以為軍司大都督，還從宣翻復扶又翻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為西道大行臺，景時為司空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万莫北翻俟渠之翻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槊之劉翻后宜握槊之戲其制未詳或云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則易，脫則難。」易以豉翻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難！」貴不

敢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溺奴狄翻
貴曰一錢漢言漢人之賤也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貴貴走
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諭
久之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之
射而亦翻歡知而不責　閏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為都督
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為後紀與東魏爭蜀張本　東
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班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illegible]使高
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
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

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恒戶登翻歡右長史薛琡言
於歡曰琡昌六翻西賊連年飢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
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陝式冉翻但置兵諸道
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比必寐翻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其民自應餓
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降戶江翻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
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
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
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考異曰北齊書帝紀十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河[illegible]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
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

翊城下[illegible]
謂羆曰何不早降降戶江翻羆大呼曰呼火故翻此城是
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
於許原西[illegible]
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
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
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
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重直用翻
[illegible]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illegible]
[illegible]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
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
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眾所欲獨歡恥失竇泰
愎諫而來所謂忿兵[illegible]漢魏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
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
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
奚武覘歡軍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
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
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

[又如字] 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陳讀曰陣下同]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杜預曰拒方陳]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晡奔謨翻]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言欲盡死力以決勝負]譬如猘狗或能噬人[猘居例翻漢書音義曰猘狂犬也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濘乃定翻泥也]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使斛律羌舉之計行西魏殆哉]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侯景此言固不無…心復扶又翻]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史言東魏將士皆恃衆輕敵故敗復扶又翻行戶剛翻]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時東魏之師萃于左拒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引右拒之騎與橫擊之帥讀曰率]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摽身小而勇[摽與標同]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左傳晉楚戰…]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謂不必獲首級之多少]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刺七亦翻]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點者以筆點其名]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喪息浪翻]棄鎧仗十有八萬[鎧可亥翻]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

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還軍渭南所[邙山之戰歡不敢乘勝逐泰蓋二人者留力以相敵足以相持不足以相斃也]徵之兵甫至[甫方矩翻]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十二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也]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宮姓也左傳虞大夫有宮之奇]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

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欻，許勿翻。斷，丁管翻。下斷同。脛，胡定翻。）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下趣同。）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西魏洛州治上洛。）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乘，繩證翻。）天下忠義之士皆欲事刃於其腹。（倳，才用翻，又側吏翻。賈公彥曰：倳，立也。東齊人謂立物地中為倳。）今又稱兵西上，（上，時掌翻。）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斷，丁管翻。）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猗氏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丁度曰：猗氏，本郇國之地也。後以猗頓居於此，因為氏。左傳所謂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其後猗頓居之，用盬起富，蓋以猗氏名縣，而郇瑕之氏遂失。帥，讀曰率。）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泰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荷，下可翻。為，于偽翻。）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絳郡，東魏置東雍州，後周改為絳州。）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背，蒲妹翻。）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杜佑曰：洪洞縣，古楊縣也。洪洞，古城在縣北，因洪洞嶺以名縣。洞，徒弄翻。）說祖業還守，（說，式芮翻。）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為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新安縣，後魏屬河南尹，東魏置新安郡。五代志：宜陽郡，後魏屬宜陽郡。）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西遷見上卷中大通六年。）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水經注：洛陽縣之西有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虯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五代志：陽城縣，後魏置陽城郡。）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為行臺郎中，諏之為開府屬。（諏，將侯翻。）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收志：潁州治長社城。）

名敦賀若複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魏部若之比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為氏若人有爾
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
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魏收志天平初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陽夏
開封陳留汝南潁川汝陽義陽郡舒夢切安襄陽城陽齊陵郡鹿姓也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旗魏收官
氏志阿鹿桓氏後改為鹿氏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
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降戶江翻偉
先護之子也鄭先護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
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
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丞相泰使大
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峯怡姓峯名遼西怡寬之子將步
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後魏置陽翟郡九域志陽翟在長社西北九十里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言雄等軍去潁川相去三十里
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
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少詩沼翻彼與任祥
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
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
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背蒲妹翻陳讀曰陣雄等至合戰
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降戶江翻下同俘其士卒萬餘人悉
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
退保宛陵宛陵漢屬河南尹晉屬滎陽郡魏天平初分屬開封郡隋開皇十六年併宛陵縣

入新鄭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
那椿以州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治宜陽郡陽令阿那椿人姓名魏以
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
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
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万俟普為太尉　司農張樂皐等聘于東魏司農
之下有翻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
段粲戰於蓼塢水經注蓼水出河北陰襄山蓼谷當之人以此谷築塢巴謂之蓼塢漢書音義曰襄山在道關北十餘里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郭鸞攻
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東魏以魏郡為清都郡尹儼晝
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間古莧翻時河南
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
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從才用翻東魏濟
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鎧可亥翻仗直兩翻
濮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衆近萬人濮博木翻斬其翻
攻城剽野剽匹妙翻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
陽平賊路文徙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
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二郡東魏皆屬司州故云然不奉詔命
又不侵境言無詔命使季式討而賊又不來侵濟州境何急而使私軍遠
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所養部曲不衣食於官故謂之私軍季

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四 起著雍敦牂盡閼逢困敦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東魏碭郡獲巨象送鄴（魏收志孝昌二年置碭郡治下邑城隋徐州碭徒朗翻） 丁卯大赦改元元象 二月己亥上耕籍田 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降戶江翻下同）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治直之翻）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迥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梁迥在潁川韋孝寬在汝南未知趙繼宗所棄何城也）侯景攻廣州（廣州治襄城）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東魏洛州治洛陽諸將即亮翻下同）乃帥百騎至大隗山（班志河南郡密縣有大騩山魏收志密縣屬滎陽郡五代志滎陽郡新鄭縣有大騩山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騩隗同五罪翻又音歸）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廣州守

將騎趨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盧辯仕於西魏[illegible]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考異曰典略[illegible]克廣州在十一月按北史魏文帝紀二月東魏陷南汾潁豫廣四州今從之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二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下同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為邊患數所角翻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

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妻七細翻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為尼乙弗后立見上卷太同元年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敗見上卷上年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考異曰北齊帝紀上有高[illegible]求[illegible]年月而無復故之文按[illegible]曰[illegible]參軍[illegible]北齊帝紀興和元年讓[illegible]之捷而復也柔然送悼后於魏[illegible]悼后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唐志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illegible]池[illegible]即黑鹽池也乘繩證翻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

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赦以王盟為司徒丞相泰朝于長安還屯華州朝直遙翻下同華戶化翻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朝于鄴既解丞相故不書官壬辰還晉陽五月甲戌東魏[illegible]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考異曰[illegible]丙[illegible]蓋於受[illegible]時在[illegible]也秋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illegible]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得如來舍利大赦[illegible]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於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帥讀曰率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

將如洛陽拜園陵魏自孝文帝遷洛以後孝武西遷以前園陵皆在洛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漢志河南郡有穀成縣師古注曰[illegible]水[illegible]出新安[illegible]穀水[illegible]東[illegible]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陳讀曰陣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莫多婁[illegible]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五代志新安縣有孝水[illegible]之陰[illegible]西四十里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

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恆戶登翻）泰進軍瀍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陳讀曰陣下陵陳置陳陷陳同屬之欲翻景置陳北據河橋者慮不利則保固其北歸之路也南屬邙山以見兵多分異參用馬步其置陳堅固宇文泰以於河來異其陳勞如此欲交不進可也遂前合戰亦憂勝而歸耳）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抶泰背罵曰隴東軍士（抶丑栗翻打也荀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潰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楊倞注曰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陸德明曰東籠占蘇貌也如文張之沾縣然）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

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逃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宇文泰以輕騎合戰而不利大兵繼至乘勢復振故大破東魏）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河陽南城在河橋南岸北岸即北中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樂音洛從才用翻下其從同）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杜預曰闔門扇也未徹未透也徹敕列翻）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從才用翻）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言得其頭西魏將以開國賞之也）追者斬其首去

高歡聞之如喪肝膽（喪息浪翻）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比必利翻）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年老（錢尊尚齒先也下莫北翻俟渠之翻）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上時掌翻稽音啟）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北度河橋也）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宋白曰河陽縣南有回洛故城）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史言兩軍轉鬪）氛霧四塞（塞悉則翻）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

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illegible]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矟色角翻踣蒲北翻）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從才用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下裹創同著陟略翻）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

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重直龍翻）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王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承先蔡祐字）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史言泰倚祐之任）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史言蔡祐勇不伐）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少詩沼翻）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剽匹妙翻）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

（京兆渭陽縣晉置咸陽郡）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閿音文）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東寇謂東魏之兵）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以賊言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華戶化翻）太保梁景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

和十一年置崤縣屬恒農郡因三崤山以名縣隋廿崤縣入河南熊耳縣程大昌曰三崤山一名嶔崟山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謂邙山之戰信先軍西還）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瑾事吳亮事蜀）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

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華戶化翻）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平之（邢磨納等起兵見上卷上年）盧景裕本儒生太師歡釋之召館於家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難乃旦翻詆丁禮翻訶虎何翻調徒弔翻從千容翻）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散騎常侍劉孝儀等聘于東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

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魏收志孝昌中置廣州[illegible]陽建義初[illegible]五代志[illegible]郡東[illegible]後齊置襄州後周又[illegible]翻下同）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庸用也勞也）以枉法論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五代志河南陸渾縣舊置伊川郡[illegible]春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故郡以為名伊闕以南大山長谷蠻多居之置都督以防扞焉）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帥讀曰率）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illegible]）延孫資遣衞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數所角翻）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京謂洛也[illegible]）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兵少（少詩沼翻）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法保為東洛州刺史（西魏洛州治上洛以洛陽之地為東洛州）配兵數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illegible]）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

郎中天水權景宣（晉魏置二十二曹有中兵外兵別兵元魏以後中兵外兵又分左右）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採運者使之伐材運入洛陽城也）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間古莧翻）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魏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洛門城北荊州五代志河南郡伊闕縣後魏曰新城置新城郡杜佑曰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又曰高齊置孔城衛於伊闕交境）洛陽以南尋亦西屬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塢在宜陽西北水經注河內軹縣有白騎塢在洪水北原上據二溪之會亦深塹三面阻澗唯西面版築而已）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章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將即亮翻琛丑林翻）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領宜陽郡金門郡治宜陽恒戶登翻誘音酉）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按周書孝寬傳西魏令孝寬領宜陽郡事南兗州刺史然南兗州治譙城在東魏境內孝寬未能取其地也）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諜徒協翻遺于季翻）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崤澠遂清（崤謂崤山及澠池也澠彌兗翻）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五代志絳郡稷山縣舊置勳州州即玉壁也杜佑曰稷山縣南十二里即玉壁城）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東西魏蓋以汾險為界晉并皆入東魏）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崔亮制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為中衛將軍丹楊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射纘弘策之子也（弘策佐帝創業）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時俗所嗤鄙（旰古按翻嗤丑之翻）自徐勉周捨既卒（普通五年周捨卒大同元年徐勉卒卒子恤翻）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illegible]門下省為內省朝直遙翻异羊至翻）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行下孟翻）异書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休沐之日自省中出還下舍謂之休下好呼到翻）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暕之子（王暕儉之子）翔淵之曾孫也（褚淵歸蕭齊為佐命）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輦為人挽[illegible]）琛瑒之弟子也（賀瑒以儒學顯[illegible]）辛酉東魏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辛未上祀南郊　魏丞相泰於行

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丞郎，尚書丞郎也。]悉令

旦治公務，晚就講習。[時就學者先道以其所貞之於經傳有所陳於以心治其所]

[學之進文豈螢窗雪案勝經摘傳者能及其職合直之者來在累朝廢其官史漢以丞相書之]東魏丞相歡[怨我之政]以徐州刺史房謨為廣平太守，[丁孫綴瑗]

廣宗太守竇瑗，[瑗字光叔，小路二十一]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

稱謨等以勸之。夏五月甲戌，東魏立丞相歡女為

皇后。乙亥，大赦。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司空。

秋七月，以扶風王孚為太尉。九月甲子，東魏發

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

大赦，改元興和。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王元景、魏收來聘。

東魏人以正光曆浸差，[魏行正光曆，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命校

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杜佑曰：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後有校書郎，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後魏，始置祕書校書郎。]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

既成，行之。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

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

為差。[參僚，即參佐也。]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

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

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牂柯音臧哥。]

南平俚洞，[交廣界中俚人依阻深險，各自為洞。俚音里。]紛綸甚眾，故异請

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

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

人為之。[為，于偽翻。]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

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

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

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

矣。[將，即亮翻。帥，所類翻。]魏自西遷以來，禮樂

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北海唐瑾

損益舊章，至是稍備。[瑾，渠吝翻。]

六年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庫狄干為太保。

丁丑，東魏主入新宮，[東魏作新宮，見上卷大同元年。]大赦。魏扶

風王孚卒。二月己亥，上耕藉田。魏鑄五銖錢。

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杜佑曰：三鵶在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將侵荊州，

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

還。[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事見大同四年。]

[尼，女夷翻。]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為秦州刺史，

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以大計，[謂以國事廢乙弗后，立郁久閭后。]

而恩好不忘[illegible]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illegible]會柔然舉國渡河南侵[illegible]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illegible]興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為一女子邪[illegible]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illegible]乃遣中常侍曹寵[illegible]齎手敕賜文后自盡[illegible]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illegible]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illegible]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illegible]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illegible]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帥鄉里破之[illegible]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illegible]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illegible]

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illegible]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illegible]

東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illegible]

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己丑東魏封皇兄景植為宜陽王皇弟威為河間王諶為潁川王

六月壬子魏華山王鷙[illegible]

秋七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聘

八月戊午大赦

戊戌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誌[illegible]上不許贈本官謚穆正公

冬十一月魏太師念賢卒

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illegible]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

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illegible]

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辛丑祀明堂

宕昌王梁仚定為其下所殺弟彌定立[illegible]

二月乙巳以彌定為河梁二州刺史宕

三年辛亥上耕籍田 魏幽州刺史順陽王

仲禮坐事賜死(西魏幽州也) 三月魏夏州刺史劉

平伏據上郡反(魏收志上郡屬東夏州 隋志延安郡有…石門因城) 魏

大都督于謹討擒之 夏五月遣兼散騎常侍明少

遐等聘于東魏 秋七月己亥東魏宜陽王景植卒

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

測深之兄也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

接東魏(分汾州界置…東魏…) 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

解縛引與相見為設酒殽待以客禮

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慚不復為寇

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

者丞相泰怒曰測為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間我骨

肉(間古莧翻)命斬之 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為強國富

民之遷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黨長閭長…) 并置屯田

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

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

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 又令百司

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計帳式見…)

(又翻 計帳見上 大同元年) 東魏詔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新制

謂之麟趾格 冬十月甲寅頒行之 乙巳東魏發夫

五萬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 十一月丙戌東魏以

彭城王韶為太尉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僧敬名

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之舅也(國珍…)

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來聘 交趾李賁

世為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

吏部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廣陽門建康城西面第一門…)

韶恥之與賁還鄉里會交

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眾心

時賁監德州(五代志…置德州…) 因

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賂于賁奔還廣州上遣

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五代志…)

(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縣立高州…興縣立新州…) 諮恢之子

也(恢上之弟也) 是歲魏又益新制十二條(宇文泰前已行二十)

(四條令又益十二條…)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

式 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為匹

魏自孝昌以來 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

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事見一百五十卷中大通三年)

(四年…) 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

郡鞠為茂草 公私困竭民多

餓死歡命諸川澱河及津梁[illegible]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煑鹽[illegible]軍國之費粗得周贍[illegible]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illegible]　東魏尚書令高澄尚靜帝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賜錦綵布絹萬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illegible]貨溢十室　東魏臨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illegible]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illegible]而每閭止為一比計族省十一丁皆綿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眾人多信之[illegible]八年春正月敬躬據郡反改元永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illegible]豫章內史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纘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受綰節度[illegible]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illegible]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illegible]而志氣高遠　魏初置六軍　夏四月丙寅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繪來聘繪元忠之從子也[illegible]　東魏丞相歡朝于鄴[illegible]司徒孫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侍中廣陽王湛為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初大尉尉景與丞相歡同歸爾朱榮[illegible]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勳戚貪縱不法為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illegible]丁亥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歡往造之景臥不起大叫曰殺我時趣邪[illegible]歡撫而拜謝之辛卯以庫狄干為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為大司馬封祖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甲辰歡還晉陽　八月庚戌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為兼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隨機防討[illegible]　魏以王盟為太保　東魏[illegible]魏入白

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斷高歡後道。玉壁城在絳州稷山縣南十二里。杜佑曰：……）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授以并州。（高歡以晉陽為霸府，并州之任，重於諸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道元降見上卷元年。）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皁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激於王思政之書也。）十二月，魏王狩於華陰，大享將士。（華，戶化翻。將，即亮翻。）丞相泰帥諸將朝之。（帥，讀曰率。朝，直遙翻。）辛亥，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考異曰：典略作楊斐；今從魏書紀。）

孫冏、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渝侯暎不許，（新渝縣屬安成郡。渝，當作諭。）武林侯諮又趣之。（趣，讀曰促。瘴，之亮翻。南方瘴氣，蒸為毒也。）冏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眾潰而歸。暎，憺之子也。（憺，始興王憺。憺，徒敢翻，又徒濫翻。）武林侯諮奏冏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帥廣陵杜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帥子雄之眾攻廣州，欲殺暎、諮，為子雄復冤。（為，于偽翻。）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主帥，所類翻。帥下同。……高要郡……）

（沈約志曰：廣州……西江口……出邕州，經……象郡……廣州……南二江……入廣西，……合桂江……為西江……廣州置督護，專任……）大破子略等，殺天合，生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為主帥。（驍，堅堯翻。）詔以霸先為直閤將軍。（陳霸先起此。）

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為侍中。元忠雖處要任，（處，昌呂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為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搔，蘇曹翻。）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樂，音洛。）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九年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武定。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為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搆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艷而慧，（崔暹之妹既去，李氏始室，故曰後妻。）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為北豫州刺史，（北豫州治虎牢。）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鎮城，鎮防城都督。）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降，戶江翻。）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

澄匿暹，為之固請（為，于偽翻；下為之同。），歡曰：我匄其命（匄，居大翻，又居曷翻。），須與苦手（言必痛杖之也。）。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暹得杖，勿復相見（復，扶又翻。）。元康為之言於歡曰（為，于偽翻。）：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illegible]），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帥，讀曰率。），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

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將，即亮翻。），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艇，徒鼎翻，小船也。伺，相吏翻。）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釘，音丁；下釘，丁定翻。），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陳，讀曰陣。重，直用翻。瀍曲，或作瀍西。），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歡以堅陳以持之，待其渴而後發，故云然。乾，音干。）。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甄，稽延翻。），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使，疏吏翻。），虜

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

五千騎，復為王取之（為，于偽翻。復，扶又翻。）。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復，扶又翻；下同。）！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illegible]）。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illegible]）。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illegible]）。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魏收志：天安二年置懷州，太和八年罷，天平初復。）；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

少詩沼姻興慶拒戰矢盡而死考異曰典畧作引與東敬今從北齊書北史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考異曰周賀拔勝傳云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令從典畧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行戶剛翻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槊色角翻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河州於西魏爲東魏使劉洪徽遙領刺史耳騎奇寄翻下同中竹仲翻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比必利翻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魏收志梁置南郢州治赤石關領定城光城邊城郡五代志光州定城縣後齊置南郢州非西魏郢也耿令貴亦遙領刺史耳呼火故翻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如此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樂音洛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逐坐人指當時抗文墨議論者但能相隨逐坐談而坐食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復扶又翻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

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陝失冉翻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事見六十七卷獻帝建安二十年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之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爲歡每不用陳元康之言張本余謂邙山之戰蓋僥倖而敗宇文泰雖力竭而高歡之氣亦衰矣多安敗後不入矣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恒戶登翻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懼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率所類翻改東宮武衛將率爲武衛率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雍於用翻探吐南翻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

□□□□若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扶勤冀州豪傑使爲內應（仲密兄弟本起兵於信都故[illegible]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叛者，[illegible]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illegible]），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又鄴都之[illegible]）。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賁，賁將范脩破林邑於九德（吳分九眞立九德郡）。清水氐酋李鼠仁（漢清水縣[illegible]）乘魏之敗，據

（五代志曰：[illegible]置[illegible]；又[illegible]五代志曰：後魏置清水郡[illegible]秦州[illegible]）

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遣軍擊之，不克。丞相泰遣典籤天水趙昶往諭之。諸酋長聚議（長知兩翻），或從或否。其不從者欲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辭氣逾厲。鼠仁感悟，遂相帥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氐酋梁道顯叛，泰復遣昶諭降之（[illegible]又翻，下同），徙其豪帥四千餘人并部落於華州（華戶化翻）。泰即以昶爲都督，使領之。侯景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諜徒協翻，將即亮翻）。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illegible]復虎牢，降死罪以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

相歡以高乾有義勳（謂起兵於信都也），高昂死王事（[illegible]），季式先自告（[illegible]），皆爲之請，免其從坐。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盛服見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illegible]）。秋七月，魏大赦。乙未，以侯景爲司空（[illegible]）。以王盟爲太傅，廣平王贊爲司空。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等來聘。冬十一月甲午，東魏主狩于西山（鄴[illegible]西山[illegible]之西山也）。乙巳，還宮。高澄啟解侍中，東魏主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丞

相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至土墱（[illegible]），四十日罷。魏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別立（[illegible]），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illegible]）。十年春正月，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三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行下孟翻），校河北戶口損益，因朝于鄴。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

子入守京城。辛丑，詔脩陵。（四日置南東海郡於京口，脩蘭陵郡於延陵，建寧陵□□紀曰□愛皇妣張皇后陵也，脩武皇后郗氏陵也。）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太保。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樓，更名北顧。（[illegible]）庚戌，幸回賓亭，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各賚錢二千。壬子，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事，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侍中高洋為左僕射。

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黨也，委以朝政，（朝直遙翻。）鄴中謂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門下省侍中[illegible]）文武賞罰皆稟於澄。（[illegible]）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澄前拜高隆之，呼為叔父，澄怒罵之。（[illegible]）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長知兩翻。）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illegible]）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日乃得見。

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擢直角翻。）中兵參軍崔季舒為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帝報澄父子之語，常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從才用翻。）夏，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朝直遙翻。）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屬領軍河東王譽，（屬之欲翻。）丁酉，敬容坐免官。東魏廣陽王湛卒。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illegible]之怨也。）勝憤恨，發疾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陳讀曰陣。）真大勇也。」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更工衡翻。）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二十四條、十二條，並見上卷大同元年[illegible]）總為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守手又翻，長知兩翻。）數年之間，百姓便之。東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為御史中尉；（五代志：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處昌呂翻。[illegible]南臺[illegible]北省[illegible]）

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遏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義雲衆敬之曾孫也宋明帝初畢衆敬降魏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坐徂臥翻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暹不讓而坐觴再行即辭去澄留之食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illegible]澄降階送之他日澄與諸公出之東山[illegible]遇道於道[illegible]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以[illegible]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黷貨無厭厭於鹽翻暹前後彈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游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杖投相王[illegible]王給露車一乘乘繩證翻犗牸牛犢[illegible]犢在道死唯犗角在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曰司馬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懼澄殺之也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濟陰王暉業為太尉濟子禮翻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罷太師也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久之歡見子如哀其憔悴憔慈消翻悴秦醉翻以

膝承其首親為擇蝨[illegible]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米五百石[illegible]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勖之[illegible]丞相歡亦與書曰[illegible]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illegible]尊貴親暱無過二人[illegible]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illegible]並鞭斥之令僕已下皆側目[illegible]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illegible]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illegible]遊道竟坐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并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illegible]己丑大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illegible]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illegible]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使疏吏翻行下孟翻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庚子東魏主祀圜丘　東魏丞相歡襲擊山胡破之山胡即汾州山中稽胡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是歲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　自梁魏通好好呼到翻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

安和上後盡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相境內清晏
令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五 起柔兆攝提格盡著雍執徐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來聘散騎常侍騎奇寄翻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北史曰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按魏書孝靜紀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爭余謂打簇蓋北俗之戲也任音壬殺丞相歡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弟皆不坐歡上書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沒之口處昌呂翻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吐谷渾國於西魏西南高歡欲與親納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丁未置晉陽宮二月庚申東魏王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容華漢內職僭比可汗刋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

史070-386

工、[illegible]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illegible]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三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鄴都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勞力到翻 劾戶槩翻 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陳讀曰陣 當官正色，今始見之。[illegible] 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鄴都亦有華林園 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illegible] 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齒，為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illegible] 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illegible] 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illegible]

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魏王盟卒。[illegible]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誥，度徒洛翻 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illegible] 上遣交州刺史楊瞟討李賁，[illegible] 以陳霸先為司馬，[illegible] 命定州刺史蕭勃會瞟於西江。[illegible] 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瞟。說式芮翻 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illegible] 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

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也撓奴教翻長知兩翻沮在呂翻遂勒兵先發以霸先為前鋒至交州考異曰典略作十二月癸丑至交州姚思廉陳書帝紀六月今從之賁帥衆三萬拒之帥讀曰率敗於朱鳶鳶音緣朱鳶縣自漢以來屬交趾郡五代志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朱鳶音緣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晉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嘉寧縣屬新昌郡五代志交趾郡吳平縣舊置興州及昌國縣宋約志吳武帝諸軍圍之勃昺之子也

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婚使疏吏翻為于偽翻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魏明元帝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謂其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封蠕蠕王蠕蠕公主以為蠕蠕公主則為蠕蠕國人所號以為尊稱也蠕人兗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下館當在太原城北宋白曰下館在今并州陽曲縣理又曰代州即古陰館也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處昌呂翻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趙郡李氏曰婁妃以此避正室處之惡其有內寵也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聘作聘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恚於避翻歡輿疾就之冬十

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十五卷復扶又翻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乙未東魏丞相歡請釋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間寡婦邙山之捷所獲西魏之兵也邙山事見上卷九年桎之日翻梏古沃翻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為司徒中書令韓軌為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魏築圜丘於城南長安城南也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騎奇寄翻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稽音啟謂通和也正是生聚教訓之時用伍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言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關外謂在京畿之外者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裒蒲侯翻更相呼擾更工衡翻惟事徵斂斂力贍翻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守式又翻歟音余又東境戶口空虛東境謂三吳之地皆由使命繁數使疏吏翻數所角翻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龍翻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掣尺制翻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詩曰魯侯燕喜相競誇豪燕燕飲也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

之官小有等秩（富山王[illegible]故卑綿[illegible]）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億[illegible]）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少詩沼翻）如復傅翼增其搏噬（[illegible]又翻[illegible]讀曰[illegible]宦家[illegible]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飽[illegible]之鳥復[illegible]之羽翼也）一何悖哉（[illegible]下同）其餘淫侈者之凡百（[illegible]時人凡百所為皆事淫侈也）習以成俗日見流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道讀曰導）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為之（易象曰不節若則嗟若又誰咎也）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深[illegible]用之[illegible]發[illegible]中人情[illegible]其[illegible]論）

之弊矣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illegible]宜[illegible]）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推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吹毛以求其疵擘肌以分其肉理言其苛細）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繩逐者繩糾其過逐而斥之也）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長[illegible]）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徼堅堯翻）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古[illegible]實同）

（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處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儀章也戎備兵甲之屬也）四方屯傳邸治（屯軍屯也傳傳舍也[illegible]）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徹之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一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illegible]）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書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illegible]不[illegible]中書事出舍人省四[illegible]）（省謂之四戶其丁有主書令史[illegible]）大指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讜[illegible]多[illegible]善言也直[illegible]）

（言[illegible]也）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傯（倥[illegible]翻傯[illegible]）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闒茸（[illegible]翻[illegible]不肖也）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其刺史橫暴（橫戶孟翻）某太守貪殘（守式又翻）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使疏吏翻）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illegible]）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illegible]三十有二[illegible]）

必有蟋蟀之譏（詩唐風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 [illegible]）若以為功德事者（[illegible]）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illegible]）治一菜為數十味（[illegible]）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illegible]）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illegible]）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傅翼（[illegible]）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illegible]）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illegible]）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illegible]）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纔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illegible]）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尸主也）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illegible]）

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illegible]）呼為指鹿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illegible]）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佇聞重奏（[illegible]）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illegible]）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棊無不精妙（[illegible]）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illegible]）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七倫翻皮細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illegible]）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illegible]）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illegible]）身衣布衣木綿皁帳（[illegible]）

（冠古所謂白疊巾身衣以既繒）一冠三載，一衾二年。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法事謂佛寺梵唄）。雖居暗室，而理衣冠，小心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深疾之。上惡其觸實，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群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因循，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五代志敦煌郡置瓜州），與其壻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刺史。屢徵不至，又南

通吐谷渾（吐谷渾[illegible]在敦煌之南隅大河吐谷[illegible]入盤谷音浴）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衆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illegible]文選李陵答蘇武書[illegible]）不以為疑（[illegible]）徽遣人微勸彥（[illegible]）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留計（[illegible]）彥信之遂來至館徽先與州主簿敦煌令狐整（令狐整[illegible]州之望也[illegible]晉大夫令狐文子魏顆也[illegible]）等密謀（[illegible]令狐本自畢萬之後）執彥於坐（[illegible]）責而縛之因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illegible]）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徽為都官尚書

中大同元年（[illegible]）春正月癸丑楊瞟等克嘉寧城（[illegible]）李賁奔新昌獠中諸軍頓于江口（[illegible]）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寧（[illegible]）為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晉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應保（[illegible]敦煌郡之冥安縣[illegible]晉昌[illegible]）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信開府儀同三司怡峯與史寧討之

三月乙巳大赦　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illegible]）講三慧經（[illegible]）夏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illegible]）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魏史寧曉諭涼州吏民率皆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其東北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illegible]）遂擒仲和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甚忌之整陽為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漸逼涼州（[illegible]）彼勢孤危恐不能敵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在於將領（[illegible]）令狐延保兼資文武（[illegible]）使將兵以往庶幾可濟矣保從之整行及玉門（[illegible]）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illegible]）

[illegible]為刺史整曰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illegible]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illegible]行州事[illegible]具以狀聞丞相泰以申徽為瓜州刺史召整為壽昌太守[illegible]封襄武男整帥宗族鄉里三千餘人入朝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illegible]六月庚子東魏以司徒侯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臺秋七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illegible]甲子詔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illegible]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illegible]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illegible]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illegible]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illegible]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illegible]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illegible]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上年高諸子心不相睦[illegible]邵陵王綸為丹楊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illegible]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如鄴[illegible]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illegible]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illegible]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illegible]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illegible]西師不出李賁復帥眾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illegible]大造船艦充塞湖中[illegible]眾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illegible]諸將曰我師已老[illegible]

謂自去年夏五月出師至是幾一年半故自謂師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饑弊人情未固夷猶爲合易爲摧殄殄徒典翻下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諸將已不欲戰故默然莫敢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竄入南豫洞中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事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內常愧之寵亞諸子言寵遇亞於諸子帝恐詧之才略足以自立矣以會稽人物殷阜會工外翻故用詧兄弟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秕卑履翻後漢書安帝紀贊曰秕我王度註曰秕穀不成者也蓄聚貨財折節下士下遐稼翻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謂帝自襄陽起兵以得天下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治直吏翻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於汾水上流決而移之不使近城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先悉薦翻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之孤虛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爲孤辰巳爲虛[illegible]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illegible]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貯丁呂翻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排蒲拜翻韋囊以吹火一鼓皆焦爛[illegible]敵以攻車撞城撞直江翻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幔莫半翻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壞音怪敵又縛松麻於竿松麻者燒之易然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此所謂鉤刀也如鐮而旁有曲刃可以鉤物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illegible]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扞侯旰翻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孝寬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illegible]

若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閒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

共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檦鎮車廂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

爵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

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閒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

贊

葬武功（蘇綽武功人）載以布車一乘（乘繩證翻）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九域志同州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泉力源同馮翊有九龍泉流因以名州）泰於車後酹酒（以酒沃地曰酹酹盧對翻）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卮章移翻）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冠古玩翻）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言其勇而無謀也）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史言侯景久有取江南之志太平寺在鄴）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體之半也言歡憑之也）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先悉薦翻）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易以豉翻）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言澄當以得書無點外大權為害不應更有餘憂）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東魏天平元年歡使景取荊州後遂委以河南至是十三年歡此語當在來春歡沒之時）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畜許竹翻）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遒慈秋翻迫也固也）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可朱渾道元奔東魏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五年劉豐生見上卷大同元年）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少詩沼翻戇陟降翻）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為後彭樂叛張本）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使汝以官爵縱之使其恩出汝也遺于季翻）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段韶字孝先）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事見上卷大同九年）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瞑莫定翻）相樂廣寧人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六（起彊圉單閼，盡著雍執徐，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丁卯，公元五四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壬寅，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以湘東王繹為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續素貪婪，臨終，有啟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餘件。上方知其富，因問宣融曰：「王之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大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上意乃解。初，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狀聞，由是二王不通書問。繹聞其死，入閣而躍，屧為之破。

丙午，東魏渤海獻武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在得其才，苟其所堪，無問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為之用。世子澄祕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

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二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

直沒官勿問。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爲司空，侯景爲太傅、河南道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illegible]）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易，以豉翻）。若齊、宋一平（齊謂青州，宋謂徐州），徐事燕、趙（燕、趙謂河北之地）。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大同二年，魏請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illegible]）。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朝，直遙翻）。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少，詩沼翻），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

三

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帝不能自[illegible]妖夢是踐[illegible]）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獨言其事，蓋帝欲受景地，念茲在茲而不能自已也）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illegible]誘音酉），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易，以豉翻），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illegible]）丁亥，上耕籍田（[illegible]）。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大通元年帝捨身事見一百五十一卷）。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illegible]）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魏大赦。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爲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豫

四

作丞相教數十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握彥深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鄴。朝直遙翻 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昔周景王喪大子及后，以喪賓宴，晉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之喪也 丙子，羣臣奉贖。自庚子捨身至是 丁亥，上還宮。丁亥當作丁丑 大赦，改元，如大通故事。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也。李繪見一

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繪，今從本傳。五月，丁酉朔，東魏大赦。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為太尉。旭，許玉翻 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將，即亮翻 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言景不敢棄潁北向者，蓋以高歡雖死，高澄能用其衆也。甲辰，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司空韓軌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僕射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

陽王斌為右僕射。斌，音彬 戊午，尉景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少，詩照翻 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 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

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為：「王旅未接，謂羊鴉仁等軍未至也。昕，許斤翻 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 事不得已，本圖為國，為，于偽翻 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見，賢遍翻。朝，直遙翻 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言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 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之可也。上引此義，欲以緩侯景，不知狼子野心之難

别出接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上報此詔已爲侯景所覘矣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爲大司馬　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使範魏荊州故以應景穰如平許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巳引兵還鄴考異曰魏書帝紀三月李弼援侯景今從典略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李弼之計以爲侯景不能保河南之地將爲東魏去矣故止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東魏之師已退梁之援兵始來弼若不還歸則梁魏之兵必與戰於陂潁之間矣

引兵而還則僑梁於景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兵出屯懸瓠景引兵出潁川以城與魏爲王思政守潁川没於東魏張本景復乞兵於魏復扶又翻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五代志河南郡壽安縣後魏分置熊耳縣同軌郡界以宜陽爲界以同軌名蓋言將自此出兵以混一天下使天下車同軌也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高歡侯景皆懷朔鎮人少相友善又同事爾朱榮[illegible]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將卽亮翻背蒲妹翻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

史言西魏多知士宇文泰能用善謀侯景之姦詐不得逞而其禍移於梁矣泰乃召景入朝朝直遥翻下同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爲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間間古莧翻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從才用翻少詩照翻詣五計翻造七到翻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言其不肯應召而入朝也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誑居況翻誘音酉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鎮辭景而還同軌也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

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記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言如鴈並飛而進也景知泰覘其情知泰之可侮弄故以書調泰而決意附梁遺唯季翻行戶剛翻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史言西魏諸將唯任約爲侯景所誘將卽亮翻任音壬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使疏吏翻下同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高顥見一百四十七

卷天監十年考異曰北史帝紀上今從北齊書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若干惠卒。若干虜複姓 丁酉，東魏主為丞相歡舉哀，服緦縗，禮記緦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凶禮依漢霍光故事，霍光事見漢宣帝紀喪禮 贈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啓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州。後漢書郡國志合肥侯國屬九江郡，晉志治壽春 自晉氏南渡，豫州治壽春，是後強盛，處豫州刺史鎮戍，或治姑孰，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是後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又進鎮懸瓠，宋武帝欲歸拓河南，數旋陵土，以淮西爲豫州，淮南爲南豫州，治壽春，因其立江分，大明以後，以南豫州治合肥，淮西爲豫州，復以壽春為豫州治，後入魏，豫州復以懸瓠為豫州，以壽陽爲南豫州，天監中又鎮豫，以合肥爲合州，今得懸瓠，復宋之舊，以懸瓠爲豫州，壽陽爲南豫州，合肥爲合州，南北兵爭，離合之間，廢置不一，易州郡如是矣 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改東魏之北揚州為殷州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將即亮翻 淵明，懿之子；會理，績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取急，取休假在外舍也 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京口北固亭也 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自壽陽以至江右有反氣，不知防閑 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襻音攀，襻輿，人以手舉之也 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以淵明為都督，言大丞相以退朝也 辛未，高澄入朝于鄴，固辭大丞相；詔為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魏收志，鼓山在成安縣，成安縣後齊分鄴置 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戍，拔之。五代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

之志會景將蔡遵道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
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
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
攝（語牛倨翻攝收也）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二邦謂梁及西
魏）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
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太上囚楚乞
羹自若（事見十卷高帝四年）況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
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
也（復扶又翻累力瑞翻）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東魏靜
帝美容儀旅力過人（旅與膂同膂脊骨也）能挾石師子踰宮牆
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中竹仲翻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沈持林翻）時
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
病逐君之醜（謂逐孝武帝使入關也）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
必以聞可否聽旨（言不敢專決也）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
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上時掌翻從才用翻）鞠躬屏氣（屏必
郢翻）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
頗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大小皆令季
舒知之（晉書職官志曹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頭
讖要特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漢書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魏黃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
黃門郎則中書侍郎之任也按二書皆置黃門中書通為一官而五代志紀見於之制黃門侍郎屬門下

省中書侍郎屬中書省分為二官居禁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郎者蓋欲使季舒伺察靜帝也為黃門
郎則侍從左右以為中書郎則典掌詔命故兼二職也）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
復何似（比毗至翻復扶又翻）癡勢小差未（差楚懈翻又本作瘥疾愈謂之差）宜
用心撿校（校居效翻）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
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嗔昌眞翻
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衛帝所也烏那羅受工伐虜三字姓呼火故翻）澄嘗
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屬之欲翻）
（剸然無復君臣之敬）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
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
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勝音升毆烏口翻勞力到翻）帝亦
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徐知訓陵侮其王與高澄異世同轍
卒不能保其身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誅哉）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仲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謝靈運作詩事見一百二
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年）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荀濟以散騎常侍侍
講）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
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鷙東
華山王鷙見大同六年）帝謬為敕問濟曰欲以何日
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
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
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

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illegible]）。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illegible]）。壬辰，烹濟等於市（[illegible]）。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illegible]），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illegible]起兵於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illegible]）；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illegible]），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illegible]）：衰暮何苦復爾？（[illegible]）濟曰：壯氣在耳（言年雖衰而氣不衰也）。因下辯曰（[illegible]）：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illegible]鹿車，小車，僅容一鹿也）。澄疑諮議溫子昇（[illegible]）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illegible]）。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illegible]）：吾近書與京師諸貴（[illegible]）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illegible]）。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illegible]）。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illegible]）。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魏丞相泰從魏主狩于岐陽（岐陽，岐山之陽。唐五代志：扶風郡岐山縣有岐陽宮）。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五代志：河南郡宜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高歡令澄用慕容紹宗，見上卷上年）。公但推赤心於斯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

不偷金（謂近時之事）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言保紹宗無有違異）。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高岳、潘樂俱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

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眾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

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懼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眾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

朱异啟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恍然將墜牀。僧胤扶而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

誅（以下茅）宋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
生猜貳遠託關隴（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
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與周太祖結兄弟之親也）豈曰無恩終成難
養傲而易慮親尋干戈（猶豫反覆）首鼠無託（謂侯景見容
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
孰圖身（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事也侯景字萬景）詭
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
臣敝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
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
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左傳吳伐齊越入吳吳敗于姑蘇）
矣會于黃池（吳伐齊越王句踐乘虛伐吳吳王與晉會於黃池）趙（以兵入趙戰于長平秦將白起坑趙卒）
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事見五卷）乃鞭
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言數侵徐州之地）
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
之士（拔距投石言有人逆坐相拔以角勇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
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蛣蜣有甲在甲下螳蜋有斧當車轍不避）

坐積新而候燎及鋒刃纔
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
鼓下（左傳晉荀林父之師敗於邲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左傳宋萬弒閔公宋人請猛獲於衞衞人歸之）見黃雀而忘深穽
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
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
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
向背離披不已（謂侯景反覆）
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
藏（易曰慢藏誨盜）使其勢得容姦時堪
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天亡有徵老賊姦謀
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
陳曾習軍旅豈同劉璋之

師（漢張良曰楚兵……）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

（……事見……晉成帝……二年……）

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

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

（……先君唐叔射兕……）年既老矣

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

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怪鳥紛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

（……）傳險躁之風俗

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釁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

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

（……）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

但恐革車之所轔轢（……）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

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其後梁室禍敗

皆如弘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illegible]）詣建康說上曰（說，式芮翻）：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言為附國以附於國也，[illegible]）；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illegible]）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考異[illegible]），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illegible]），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illegible]）。貞，樹之子也。

（[illegible]）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illegible]）受俘，讓而釋之，送之晉陽（[illegible]）。大將軍澄待之甚厚（[illegible]）。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illegible]）。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illegible]）。景閉壘，俟風止乃出（[illegible]）。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illegible]），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illegible]）。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illegible]）。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illegible]）。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illegible]）。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illegible]），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illegible]）？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

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illegible]），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然（[illegible]）。魏岐州久經喪亂，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最，丞相泰擢穆為京兆尹（[illegible]）。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七 起著雍執徐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承上卷上年紹宗與景相持事故不書東魏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蓋謂此時景以此言誑衆也誑居況翻紹宗遙呼曰呼火故翻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歸謂復歸東魏官謂諸各人先所居之官勳謂階也被髮向北斗為誓北土以北斗為誓以明其言之不欺被皮義翻景士卒不樂南渡樂音洛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暴顯去年春為侯景所執將即高帥讀曰率降户江翻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渦音戈水為之不流為于偽翻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騎奇寄翻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侯景右足偏短故詬為跛奴陴頻彌翻詬苦候翻跛補火翻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考異曰典略云晝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人臣苟有才以養寇以自資東魏之出彭陳守一

耳傳又翻叙 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爲僕射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去年使羊鴉仁鎮懸瓠羊思達鎮項城考異曰典略在六月今從帝紀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淮上不敢歸義陽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去年蕭淵明敗没以範代鎮壽陽時猶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黯叡子聞景至故往候之杜意見之爲故事玄日古者謂借爲進引毅達日古時謂迎客爲候時謂迎客爲候令迎客爲進則進使者不得故之辭見也迎客爲候見辭注引注謂候人云候迎賓客之宠來息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鄉讀曰嚮導讀曰翻 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陴頻彌翻 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說式芮翻 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思玉本書暢人付於東魏令隨侯景以來 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

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將即亮翻可音去吉翻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合肥之役黯請救下裁與夏侯爭閣可也次使領能拒吳梁將肅黯教豁之 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禍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自蕭齊以來東宮有玄圃見帝紀下曰宮闕二門玄圃三曾城太宮以外昭東宮以於帝居城北玄圃 敬容謂學士吳孜曰孜津之翻史學士 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羯居謁翻見紀 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何敬容不能優游 於寸前見錄明謁於羿翻臣拔只入鞠下景復復毅乃復敵復 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便工翻 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

敗績，僅焉歸命。（□音）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事見漢獻帝紀。）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事見晉安帝紀。構，古侯翻。）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左傳，楚令尹子□曰：□□□□□□□狼子野心。）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乾，音干。）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李斯上秦王書曰：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漢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與國，謂東魏。）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芥，古拜翻。）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行年老疾，不應干預朝政，（預，讀曰豫。）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左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家語：衛大夫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漢劉向事見三十卷成帝陽朔二年。）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思話之孫也。）

己未，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朝，直遙翻。）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爲司空。（□□□□□□□□□）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石長宣者，表其以南兗州附□，□□□□□□□□之。）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移，謂移書也。數，所角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同。言爲□主君臣所福也。）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使，疏吏翻。）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人之仁也。）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間，古莧翻。）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

之見

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墮，[illegible]反。) 朱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省，悉景翻。) 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illegible]之也。) 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illegible]) 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illegible]) 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illegible]) 澄苟行合天心，腹心

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illegible]) 胡騎迫其背，([illegible]) 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先軫之言。) 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六年。) 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舍，讀曰捨。遺，于季翻。) 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左傳，楚殺伍奢，其子員奔吳，吳王闔閭用之，以破楚入郢。腕，烏貫翻。相，息亮翻。) 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見漢高帝紀。) 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

[illegible]

誠知高澄忌賈在狸，恐會稽存，([illegible]) 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illegible]) 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illegible]) 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illegible]) 使臣何地自處！([illegible]) 乞申後戰，宣暢皇威！」([illegible]) 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

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眾，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illegible]) 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illegible]) 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illegible])

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傅岐先兼中書通事舍人，[illegible]) 「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illegible]) 上從之。

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帝之情態於此畢露)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言坐而聽帝朝所為必至於死說式芮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為軍士(屬之欲翻)輒停責市估及田租(市估者商旅之物入市者估其直而稅之 田租者[illegible])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景之反謀[illegible])三月癸巳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為大司馬(旭許玉翻)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辛亥大將軍澄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史裴寬與東魏將彭樂等戰為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間逃歸(間古莧翻)澄由

太行返晉陽(行戶剛翻)屈獠洞斬李賁(賁音奔 事見一百五十九卷 考異曰陳高祖紀云太清元年[illegible])傳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圍愛州(五代志九真郡梁置愛州)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帥讀曰率)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糾檢者糾官所糾檢而發之 首者自首其實[illegible] 喪亂之際吏因為姦濫 首手又翻)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王思政取潁川事始上卷 將即亮翻 騎奇寄翻)思政命臥

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驍堅堯翻)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堞徒協翻 守式又翻)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李弼為大宗伯趙貴為大司寇于謹為大司空(宇文[illegible]周之職)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此蓋秦所築長城也)東趣五原(趣七喻翻)至蒲州(置秦州後周改曰蒲州[illegible]清坂為名也)聞魏主不豫而還(還從宣翻)及至已愈泰還華州(華戶化翻)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于東魏(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梁官制建康令秩千石 散騎常侍秩二千石 不當在徐陵之上 蓋挺時請行耳 故悉書[illegible])復修前好(好呼到翻)陵摛之子也(摛丑知翻 徐摛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朝直遙翻)以道士多偽濫始罷南郊道壇(魏太武帝崇信寇謙之置南郊道壇)八月庚寅澄還晉陽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帥讀曰率)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朱張謂朱异張綰之族也)景恚(恚於避翻)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為軍人作

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鍛丁貫翻）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為長史（譒補過翻）徐思玉為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夏侯詳為梁朝佐命功臣子亶夔皆宣力邊陲並著聲績至譒不克負荷矣）

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使疏吏翻）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求輔貞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帝既不問景又不為之備蓋耄期倦勤追咎之無可奈何）

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正德既奔魏而逃歸上復其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劫掠及臨豫章王綜侵又棄軍而走為有司所奏上詔曰汝往奔在蜀睢近小人誘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號郡殺義無東站盜財擄又還京師專為道逃乃至江乘要道游頭貴路奪人妻妾略人子女救每加擄奄與汝自新了命陵軍妃鸞逾萇正馬奔亡志懷反望內既求歸又令戍節董戎商歸豈謂倖狼心不數志效懼敗國告以安汝心令害汝以遠於足覓宮肖封祉疏海未至被六追殺之復以姝異之言封諸賀王為冊揚伊坐所部家劫奩去職出為南兗州任任奇刻人不堪命從是熟廢轉增根）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謂奔魏時也）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詳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被皮義翻）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哺薄故翻）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重直用翻撲普卜翻）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此亦報範之言朱异語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範兵景敵也使上許範而進兵討景欲發兵討耳復扶又翻下不復問）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异不復為通（使疏吏翻下同為于偽翻）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羊鴉仁自懸瓠還領軍淮上）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云並抑不奏典略朱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景又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讎門謂高氏也）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旰古按翻）上使朱异宣語答景

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畜吁玉翻〕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史言帝養成侯景之禍以致國亡身〕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驎離珍翻李延壽曰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善子聚口書判云候武官者車君監才器仗兵役刀用羣之校局佳者亦隸律斷〕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驎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賈音古〕异尤與之暱〔暱尼質翻〕世人謂之三蠹

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比毗至翻〕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閒謗黷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朱异字彥和〕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難乃旦翻〕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景自壽陽之段南走馬頭戍主劉神茂以入壽陽當之馬頭也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以證其此又非謹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度之要衝馬頭郡也當在壽陽之東考異曰梁書云太守劉神茂按神茂素附景無煩攻執今從太〕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木柵在并山西〕執戍主曹璆〔璆渠尤翻〕又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即〕

〔朱异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之譏也而自貪賄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折之舌翻〕敕購〔購古候翻〕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五代志封山縣屬合淝郡〕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邃之兄子也〔宏之弟正表正德兄弟皆其子也柳慶遠裴邃皆天監名臣〕九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婁力朱翻〕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壽陽古謂淮南郡治所〕決志東向

帥輕騎直掩建康〔帥讀曰率〕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illegible]渦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於新昌城領高塘臨涂南梁郡其地當在唐壽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二年割北徐州山西南譙加之北[illegible]〕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二日以王質[illegible]略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無三日庚寅也〕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先悉薦翻〕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腰輿人舉之〕

石刻

（而行其高纔至腰縢蘇旰翻又蘇旱翻蓋也）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降，戶江翻。）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說，式芮翻。趨，七喻翻。）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羸，倫為翻。）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

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八盧諸之冠建康也給亦許啟於張侯壇君兵大上至丹楊郡則丹楊郡治蓋近江者。）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實以濟景。（荻，音狄。艘，蘇遭翻。）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恐其不能濟事也。諜，徒協翻。）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許斤翻。）昕，慶之之子也。（陳慶之有[illegible]入洛[illegible]）質去采石，而昕猶未

下渚，諜告云：「質已退。」（未下渚昕未下春淮渚也。諜，徒協翻。）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晉成帝初於姑孰僑立淮南郡。五代志：丹楊郡當塗縣，舊置淮南郡。）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帥，讀曰率。）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眾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見，賢遍翻。）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事，悉以付汝。」（考異曰：太清紀云：太宗見事急，乃入面啓高祖，高祖曰：「以軍事並以委付，不勞聖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

何更問為！」今從典略。）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大臨、大器，皆太子之子。）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更，工衡翻。）不復通行。（復，扶又翻。）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劉禪建興八年立南浦縣，屬巴東郡。）西豐公大春守石頭，（沈約曰：吳立豐縣，屬臨川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西豐。）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

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朝，直遙翻。）推，秀之子；（安成王秀也。上弟）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攝，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藏，徂浪翻。天監六年，改閱武堂爲德陽堂，在南閣前。）庚戌，侯景至板橋，（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岸行小峽中十里過板橋[illegible]。）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屏，必郢翻。）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悚，息勇翻。）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了事，猶言曉事也。領，總錄也；解，分判也。領解，言總錄景所欲言之事而分判是非也。凡此皆侯景詭言以怠梁朝君臣，使無戰心。）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勞，力到翻。）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復，扶又翻。）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間，古莧翻。）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所司，謂武庫令之屬。）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天監十八，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至是太清二年，通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

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將，即亮翻。少，詩照翻。）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仗，除兩翻，憑仗也。）辛亥，景至朱雀桁南，（桁，戶剛翻。）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帥，讀曰率；下同。舶，傍陌翻，大舟也。）見景軍皆著鐵面，（著，陟略翻。）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illegible]）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渡景。（景至秦淮南岸。子睦領遊軍在南塘東，信既走，北岸無兵，子睦因得閉桁以度景兵。中，竹仲翻。復，扶又翻。）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著，陟略翻。）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恟，許拱翻。）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邵陵王綸[illegible]，西昌侯淵藻時鎮京口。）衆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

（□戶江翻）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射，而亦翻）：「朱異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異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異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帀（帀，作答翻，周也），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竅，苦弔翻，空也，穴也），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扇，門扇也），以槊刺殺二人（刺，七亦翻），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衛尉，掌受章奏。梁公車令，署在端門外，故景得據之。府，若署舍之屬也），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棒，部項翻）。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妓，渠綺翻；女樂也）。東宮近城（近，其靳翻；近臺城也），景眾登其牆射城內（射，而亦翻；下臨射同）。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廄、士林館、太府寺（大同中，於臺城西立士林館，使朱異、賀琛、孔子袪等遞互講述。乘，繩證翻）。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杜佑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杜佑曰：雉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上飛下，燒其攻具），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射，而亦翻；下同）。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塹，七豔翻），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啟求誅朱異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射，而亦翻；下同）：「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朱異、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少，詩沼翻），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異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太半。侃子鷟為景所獲（鷟，士角翻），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復，扶又翻），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趣，七喻翻），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紿，待亥翻）：「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之求福祥辟貨曰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劒戟

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天監六年改置儀賢堂在南闕前）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左傳王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朝直遙翻）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妻七細翻）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宣城王大器太子之長子也許伯衆為其防閤在東府故得為景內應[illegible]梁書作許[illegible]時為東[illegible]主）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語牛倨翻）若不早降正當如此（降戶江翻）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粗坐五翻）江子一之敗還也（謂自采石下流敗還之時）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主帥所類翻帥讀曰率）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利則其情效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矟洞胷而死（呼火故翻刺七亦翻從才用翻中竹仲翻矟與槊同色角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江子一兄弟以死於闕下而不足以紓社稷悲夫古人所以重折衝千里之外者也塹七豔翻）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毆烏口翻捶止蘂翻羸倫為翻號戶刀翻）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畚布衮翻所以盛土器鍤測洽翻所以盤土）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芙蓉層樓下施榻拱曾音層疊出若芙蓉花然罽居例翻布也氈毛為之高居傲翻罽音居[illegible]）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衣於既翻下衣錦同）分配二山（二山謂東土山西土山也）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斷音短）徐於內築城賊[illegible]進景募人奴降者悉

免爲良（降戶江翻）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詬苦候翻）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夫人爲奴者皆困苦以思溫飽一旦免之爲良又厚撫之時又賞之以金帛安得不爲賊致死用奴婢者豈特竊其身哉其家亦以景爲[illegible]可不戒哉爲于僞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雍於用翻）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南平王偉上帝弟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遺于季翻爲于僞翻）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從才用翻）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景書及此异等其何辭以對）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將即亮翻）長江天險二曹所歎（事見魏文帝紀）吾一葦航之（詩衛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注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辛苦三思自

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去月前月也）届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承奉也言奉近敕始知母弟尚在也）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景欲卑辭以卬其家窮治兄弟詎能望其發中邪）己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說式芮翻）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縋馳僞翻）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鐫子全翻刻也雕也）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易以豉翻）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

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考異曰：太清紀、南史皆云桃棒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今從典略。）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太子綱固多疑亦歟？朱异撫膺於此時，何其晚也。）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殺之。（拉，盧合翻。[illegible]其幹而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射，而亦翻。）「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將，即亮翻。）景欲裹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群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剽，匹妙翻。中，竹仲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盧循之亂，劉裕冒風濟江而風止；及景之亂，綸濟江而風起，豈天之欲亡梁邪！是以書。觀人之國者必觀之天人祐助之際也。）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illegible]）新淦公大成、（帥，讀曰率。[illegible]新淦縣，漢屬豫章郡。[illegible]皆以古縣名為侯國耳。[illegible]）永安侯確、安南侯駿、（[illegible]晉武帝分江[illegible]立安南縣，五代志無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武州，梁置。[illegible]）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上，時掌翻。）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鍾山即蔣山。吳孫權立蔣子文廟，又以其祖諱鍾，改名蔣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迂，羽俱翻，又音紆，曲也，遠也。）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illegible]）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考異曰：太清紀云二十九日；典略云壬午。今從梁帝紀。）與景對陳，不戰。（陳，讀曰陣。）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近，其靳翻。）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illegible]朱方之地。）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illegible]）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帥，所類翻。梁置二百四十號將軍，安前將軍[illegible]。考異曰：典略作[illegible]陵令霍俊。[illegible]今從太清紀。）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毆，烏口翻。）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

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晉安帝分廬江郡立晉熙郡［illegible］）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illegible］）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水北，謂秦淮水北也。）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隋志有封山縣，屬鍾離郡，蓋梁置也。）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illegible］別江入淮六十里。）帥眾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illegible］歐陽［illegible］）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爲，于僞翻。）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復，扶又翻。）以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將，即亮翻，下同。）庚子，發公安。繹又遣

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漢水逕竟陵郡入江。考異曰：太清紀云僧辯將精卒二萬，今從梁書。）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illegible］）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思，相吏翻。）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illegible］）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迂，曲也。）狀如却月

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景眾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illegible］）乃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嶷，魚力翻；降，戶江翻。）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為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illegible］）

（郡[illegible]東郡今之衡州[illegible]五代志[illegible]衡州[illegible]南[illegible]郡[illegible]始置）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範之子也。（[illegible]）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範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範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範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illegible]）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illegible]）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illegible]）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illegible]）遣偏將賜隨，（[illegible]）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illegible]）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illegible]）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李孝欽、（[illegible]）前司州刺史羊鴉仁、[illegible]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illegible]）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眾軍。（[illegible]）

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illegible]）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illegible]）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illegible]）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illegible]）「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illegible]）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illegible]）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illegible]）援軍大集，眾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illegible]）與弟姪子孫帥水軍一萬屯張公洲，景因之高弟子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鎖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illegible]）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illegible]）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illegible]）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illegible]）

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守，手又翻。沈約志：廣州南海郡有綏寧縣，宋文帝立。）諮議參軍劉之遴等三上牋請留，答教不許（[illegible]）。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復，扶又翻）。東魏大將軍澄患民錢濫惡，議不禁民私鑄，但懸稱市門（稱，尺證翻），錢不重五銖，毋得入市。朝議以爲年穀不登（朝，直遙翻），請俟它年，乃止。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泰[illegible]封安定公，故茂爲國臣）。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撓，奴教翻），曰：慶聞君蔽於事爲不明，臣知而不爭爲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分，扶問翻）。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illegible]），賊必爭之，頗憚之（[illegible]）。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八（起屠維大荒落，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比，必寐翻），夜已過半（[illegible]），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亟，紀力翻；帥，讀曰率）。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後，[illegible]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從，才用翻），親戚死者數百人（史言韋粲[illegible]）。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騎，奇寄翻），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沈，持林翻）。仲禮矟將及景（矟，色角翻），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illegible]），馬陷于淖（[illegible]），賊聚矟刺之（[illegible]）；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illegible]）。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臶吮瘡斷血（[illegible]），故

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復扶又翻下同）仲禮亦氣索（索昔各翻）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邵陵王綸敗走見上卷上年）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淦古暗翻）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庚申卒（考異曰梁帝紀作乙丑今從太清紀典略）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

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太清紀）　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取其福壽）高州刺史李遷仕（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藏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

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帥讀曰率）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侯景以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肉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

所曰古露蜀乾竟干若生於海其形如髮者一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沃於土窨中出而曬之令乾南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眾亦飢，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援軍斷其路；斷丁管翻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伺相吏翻懈古隘翻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將即亮翻任音壬先鎮謂壽陽時已陷於魏矣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仗直兩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為于偽翻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綱疑范桃棒之衆卒信侯景之詐和何其長技也哉子亮翻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北徐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梁之智士唯傅岐一人而已質音致下同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復扶又翻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都

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韶帝室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為郡縣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瑳七何翻又七可翻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為盟。更工衡翻歃色甲翻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鎧可亥翻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援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眾合三萬，至于馬卬洲。馬卬洲蓋即今王家沙北岸蕭一帶考異曰梁帝紀作丁未今從太清紀典略云至于衆部今從太清紀梁帝紀[illegible]置[illegible]部於江乘渚洲上即所謂今王家沙也景慮其自白下而上，上時掌翻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以地望言之馬卬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謂秦淮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異曰[illegible]苑今從太清紀典略邏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為儀同三司，悊與哲同夏侯譒為豫州刺史，譒補過翻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

為散騎常侍。上以偉為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即歷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荅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盱眙太守。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為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獻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欷哽咽。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之孫也。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言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

退[illegible]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illegible]。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illegible]，願且觀其變。景以大功垂就，豈可棄去！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illegible]。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illegible]，以袄怪爲嘉禎[illegible]，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illegible]；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illegible]；

通鑑百六十二　八

豫章以所天爲血讎[illegible]，邵陵以父存而衣衰[illegible]，石虎之風也[illegible]；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餓，笮融、姚興之代也[illegible]。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illegible]，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illegible]。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illegible]。親爲孫姪[illegible]，

位則藩屏[illegible]，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illegible]，今日之舉，復奚罪乎[illegible]！伏願陛下小懲大戒[illegible]，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慚且怒[illegible]。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illegible]；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

通鑑百六十二　九

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illegible]；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illegible]：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illegible]，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illegible]！

所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爲重崗不擊刀非爪牌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景所得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仁是以從院壁不出戮典路云景遣以金銀亦又近誣今不取戊午南康

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

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

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軍上之敗及此時之敗）

（趙伯超爲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溺奴歷翻）

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

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

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

對橫刀叱之（示將殺浚也）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詛莊助翻）

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

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

決石闕前水（石闕前水景決之以灌城者也）百道攻城晝夜不息

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太陽門臺城六門之一也）終日蒱飲（蒱音蒲）

（蒱飲擲蒱且飲酒也）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考之南史）

（熊曇朗後來爲盜於豫章之能景史及景傳作白曇朗曇徒含翻）丁卯夜向曉

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

能卻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

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

慰勞在外諸軍（勞力到翻）俄而景遣王偉入文

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稱爲

姦佞所蔽領衆入朝（朝直遙翻）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

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

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典儀典朝儀者也）

（稽音啓）上神色不變問

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

（被皮義翻）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

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

唯以一身歸陛下（自此以上上所問景景皆懾伏）上又問初度江有

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

土之內莫非己有（自此以上景之辭氣悖矣）上俛首不言

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

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摛丑知翻）通事舍人

陳郡殷不害側侍（東宮通事舍人如中書通事舍人）摛謂景曰侯王

當以禮見（見賢遍翻）何得如此景乃拜

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

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陳讀曰陣）矢刃

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慴之涉翻）

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

兩宮侍衛兩宮謂臺及東宮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永福省蓋直閣[illegible]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考異曰梁帝紀[illegible]錄尚官在庚午今從太清紀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出尺類翻太子洗馬蕭允洗悉薦翻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五代志宣城郡秋浦縣舊曰石城考異曰典略在庚午高紀在辛未今從太清紀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將即亮翻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言諸軍各隨所來之方散去也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按姚思廉梁書大連封臨城縣公自東揚州入援臺城臺城陷復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所書皆繇此誤以東揚州為南兗州當書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illegible]州刺史十字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此當書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代志衡山郡有湘潭縣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帝平建康袁昂以節義見褒位至台司邵陵王綸奔會稽會工外翻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降戶江翻下同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

而後見上見賢遍翻下見父同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illegible]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有餘息者亦聚而焚之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王僧辯得歸竟陵為湘東王繹用之以平侯景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帥讀曰率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見賢遍翻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辭啜張劣翻[illegible]多而不止[illegible]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秦郡本秦國晉中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舊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晉安帝改堂邑為秦郡又[illegible]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舊置秦郡[illegible]梁置陽平郡[illegible]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並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下邳郡梁置東徐州清州興略[illegible]南冀州考異曰[illegible]太清紀山陽太守蕭鄰棄城走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考異曰梁紀在六月今從太清紀東魏據其地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

蘭欽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將，即亮翻）陷之，以郡降之。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illegible]）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付度者，前刺史以州府之事付後刺史也。）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復，扶又翻。）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illegible]）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illegible]）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illegible]）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illegible]）岳陽在雍，共謀不逞。」（[illegible]）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illegible]）繹懼，鑿船沈米，斬纜，（[illegible]）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illegible]）囚慥，殺之。（[illegible]）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illegible]）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眾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illegible]）「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

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眾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illegible]）遣會理單馬還建康。（[illegible]）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眾降東魏，（[illegible]）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illegible]）新城戍主戴僧遏有精甲五千，（[illegible]）說太守袁君正曰：（[illegible]）「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illegible]）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illegible]）

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十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illegible]）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

相繼踰年猶不下（去年四月岳攻潁川）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五代志潁川郡長社縣後魏置潁州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東南過長社縣北注於潁翻）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言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丙休則丁進至於癸休甲復進番休遞者不勝其勞也）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穰人羊翻）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艦戶黯翻射而亦翻）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堰於扇翻）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

纜斷飄船徑向城（纜盧瞰翻飄匹遙翻）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溺奴狄翻）豐生游上向土山（游浮水而行土山城上所起）城上人射殺之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時令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受朝命（朝直遙翻）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雍於用翻將即亮翻）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以襄

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沈約志華山郡治大隄五代志襄陽郡漢南縣宋置華山郡後併入宜城縣沈約志宜城在襄州東九十里宋武帝築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處昌呂翻）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萬山以西中廬縣界諸山也紿待亥翻）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兄弟嵩岑嶷岌巘岸幼安兄弟九人驍堅兗翻）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著陟略翻）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

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說纘詧兄弟於翻）荊州長史王沖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三公燮理陰陽言宋子仙非其人也）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梁制禁中有主帥杜佑曰凡言便殿者皆非正大之殿又曰便殿別殿所頻御）上不許景不能強（強其兩翻）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

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屬，之欲翻，託也。）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索，山客翻。）再曰：「荷！荷！」（荷，何可翻，下同。）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殯，必刃翻。昭陽殿，后妃所居。）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朝，直遙翻。）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王，謂澄也。[illegible]）自輔政以來，（澄輔政，見太清元年。破侯景，[illegible]。）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太清元年，高澄[illegible]。）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於扇翻。[illegible]。）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帝，高祖第三子也。[illegible]。）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景自昭陽殿出屯朝堂。朝堂在太極殿東，[illegible]朝直遙翻。）

壬午，詔北人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

委輸。（毛晃曰：漢有三輔委輸官，掌委輸者也。凡以挽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金陵記曰：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戶，西至石頭，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于陳時，中外人物不當宋、齊之半。）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稆，音呂，不種而生曰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勝，音升。）癸丑，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丹陽郡，晉分立宣城郡，治焉。五代志：宣城郡治所宣城縣，舊曰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華，讀曰花。）誘（誘，音酉。）而斬之。甲申，（考異曰：典略，甲申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中軍，中軍將軍也。）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單，音蟬。）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難，乃旦翻。）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嵊，石證翻。張稷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興元年。）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梁置東揚州於會稽。五代志：會稽郡[illegible]。）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梁置南陵[illegible]，屬揚州。）

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侍中、司空。（考異曰：[illegible]。）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考異曰：[illegible]典略作戊戌，今從太清紀、太清紀、梁帝紀及典略[illegible]。）

初，侯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illegible]。）

（重，直用翻。憂，他計翻）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亥，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夏，戶雅翻），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賻，音附）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考異曰：太清紀[illegible]立太子居日今從[illegible]）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攣，呂緣翻），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太清元年，西魏授王思政大將軍，故以稱之）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土山，東魏築土山以攻潁川，思政奪而據之），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刎，扶粉翻），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語，牛倨翻）：汝齎我頭出降（降，戶江翻），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相，息亮翻），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遺，于季翻），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將，即亮翻，下同），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卒，子恤翻）。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鄭州（按魏收志，潁州本治長社，既改鄭州，徙治潁陰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後齊之制，三師、二大、二公各置西閤祭酒。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也）：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盧度世事魏太武帝）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使，疏吏翻），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魏收志：淅州領脩陽、[illegible]、上洛、淅陽郡；五代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宋白曰：鄧州內鄉縣，本淅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將，即亮翻；易，以豉翻），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illegible]）。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崔孝芬爲高歡所殺，子猷入關，事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侯景之南叛也（事見一百六十卷元年），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復，扶又翻），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考異曰：梁帝紀在五月，今從太清紀），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宋子仙圍戴僧逿（[illegible]）。丙午，吳盜陸緝等

考異曰典略作戊子陸贊今從太清紀南史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
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
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邏得其書癸丑縊
殺正德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典略五月正德死今從太清紀南史景以儀同
三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
鎮新秦舊置秦郡於六合新秦即秦郡也簡文帝之變也元建自秦郡馳還諫景此可證也封
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典略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
之確曰景輕佻佻吐彫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
得其便便毗連翻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
弓射鳥因欲射景射而亦翻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考異曰
太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典略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爲妃生
世子方等妃醜而妬又多失行行下孟翻繹二三年
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目眇爲半面粧以待之
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
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
怒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
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驍堅
堯翻使疏吏翻下同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竟不
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

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
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美景既
須接滅今欲遣并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韋有一
人能臣國難吾親所情譽對弘直擁扶云身如至錦
百度俱賊征伐之往啓未既行又遣舍人實領至譽
拆曰周弘直還知史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便長驅席
卷還望三指兵濯以伯弁給譽又拒絕意色殊憤上
又遣錄事參軍劉殺往雍官吉迫京陽王營曰吾舟
贈及來唯糧仗鬪少湘州有求己就譽求雍部請兵
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爵自擇之啓答曰兵馬番打所
犯非散數徹義湯形勝之他賞可贊委毀求請雍州
別萬鄧玄虎日觀毀下辟色曾衆臣後之意當是殷
敗所害可相世贊狠答口獎馮衡更手業所基人情
驟勇斗州陰國君美雅識寧侯多言穀曰本論東計
其打擄刑義要迅帕井殺朔命於是服遲二番成亂
謀矣昇見之違出子方等柱淮州貝棄軍國之計誠
方等曰吾道果遺使往猶垂未湘寶壁今故令汝至
稅以空申吾意若就招隨下可留王沖擢知州事書
蓋不受命時益構逆此皆蕭器爲元帝積遷[illegible]鋒耳
今從梁書南史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
其所吾復奚恨方等不死於救臺城之時而死於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乎復扶又翻
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鄱陽王大
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湘東
世子方等軍至麻溪酈水經註麻溪水口在臨湘縣北劉口戍南河東王
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溺奴狄翻安南侯方矩
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
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爲之爲于偽翻逼令自殺妃赴
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史言湘東猜忍西江督
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

仲許奉以為主元景仲法僧之子普通八年父子歸梁景仲由是附景陰圖劉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illegible]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從子容翻朝廷遣曲陽侯勃為刺史軍已頓朝亭[illegible]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illegible]景仲縊於閤下[illegible]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illegible]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illegible]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illegible]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考異曰太清紀擒裕在八月今從典略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眾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申重也重為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中竹仲翻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怖普布翻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將即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作八日或者八日受命丁卯乃行也　陸緝等競為暴掠吳人不附宋子

仙自錢塘旋軍擊之時宋子仙攻錢塘[illegible]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吳記曰海鹽本名武原鄉秦以為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在府東南八十里子仙復據吳郡復扶又翻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　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考異曰大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援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守式又翻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將即亮翻[illegible]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illegible]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為質于東魏以乞師諮議者諮議參軍也質音致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安樂柵者嗣所立以安樂名之然臺城覆陷父兄蒙難此子弟沫血枕戈之時以安樂名柵非名也樂音洛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菰與苽同音孤雕菰米本草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也稗蒲賣翻稗者似稻而細實尖圓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為于偽翻範進退無計進則孤軍之不足以制侯景退則合肥已為東魏人所據乃泝流西上上時掌翻軍于樅陽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晉省[illegible]同安郡[illegible]

百容翻職七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降，户江翻。）之
悌之高之弟也。 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
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
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謂伊霍輔少主，曹馬篡國也。篡，初患翻。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傳，直戀翻。）
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
侯子鑒等擊吳興。 己亥，鮑泉軍于石槨寺，河東王
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晏公類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湘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注：湘水東逕龍陽縣之汎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勑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疋。今洲上猶有遺柑，余按汎洲非橘洲。水經注又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過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此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郴行錄：橘洲對西岸。）
戰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譽退保長沙，泉引軍
圍之。 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勃海文襄王
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次長，言於兄弟行次居長也。長，知兩翻。行，戶剛翻。）意
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
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
（相，息亮翻。古之善相者，許負皆相觀人之骨法狀貌以知吉凶貴賤，有相書傳於世。解，戶買翻。）洋為
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為，于偽翻。）澄輒奪取
之；夫人或恚未與，（恚，於避翻。）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
何容吝惜。（猶，猶言尚也。）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
讓。每退朝還第，（朝，直遥翻。）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
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漫，莫半翻。
言漫爾作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
以為膳奴，（蘭欽，見梁武帝紀。元康，作蘭固成。今從北齊書。）欽請
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
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
（琅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欲其往來無間，（間，古莧翻。）侍衛者
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
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屏，必郢翻。禪，時戰翻。）
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
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
曰：我未索食，（索，山客翻。）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
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牀，弑之。（去，羌呂翻。）楊愔狼狽走，遺
一靴；（靴，許戈翻。）崔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
被傷，腸出；（被，皮義翻。下同。）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鬭
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
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分，扶問翻。）入討羣賊，斬而臠之，（臠，力
兗翻，割切其肉也。）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
莫不驚異。（洋素自晦匿，今遇變而不驚，故皆為之驚異。）洋祕不發喪。陳
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
（珽，他鼎翻。）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使，疏吏翻。）虛除元

康中書令（并誅陳元康，死節，刁以鎮安人情）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王基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分，扶問翻）邕支配須臾而畢，（支配，分支配隸也。支，分也。配，隸也，令人各得其所也）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以安眾心，實以度澄之死也）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主者，主奏事者也）「臣有家事，須詣晉陽。」（懷諸也）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晉陽文武之驚，洋蹐鄴城內外也）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惡，烏路翻）奏暹及崔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二人素為澄所親任，故隆之等惡之）

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子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晉以來，儀同三公者，必加將軍號，今開府不加）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湓，蒲奔翻。處，昌呂翻）

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嵊與大心互相猜忌，張本也）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袁氏自袁昂以至君正，以忠貞著者）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魏文帝書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張嵊闔門死義，以雪其父之恥也）並殺沈浚。（沈浚責侯景之時，張嵊舉兵，皆望生耶）

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眾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帥，讀曰率）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沮，在呂翻）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分新興郡為新興郡，晉省。宋江左立新興郡，領定襄、廣牧等縣）

[illegible]安興縣[illegible]密邀之乙丑嶷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illegible]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保林，晉宋以來太子宮女官也，齊高帝建元二年太子宮置保林[illegible]]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湕水名，出南陽[illegible]]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考異曰：太清紀云[illegible]東王繹主之眷今日雖弱義無[illegible]賊將殺之纘曰諸使備師必滅北賊將亡吾與死無所恨[illegible]之棄尸於江陵北湖又云[illegible]情所未忍曰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為逆我應降不遂見我之弘此蓋亦[illegible]詔之序美今從南史]詧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晉渡江南僑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南陽郡之朝陽縣為實土[illegible]朝陽縣在新野縣西[illegible]巘魚蹇翻]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illegible]數泉十罪[illegible]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illegible]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illegible]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背蒲昧翻]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時繹[illegible]書[illegible]令旨稱令]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啓自申[申，明也]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月癸未朔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初歷陽太守莊鐵帥眾歸尋陽王大心[大心見一百六十卷太清二年[illegible]]大心以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為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縣立，屬豫章郡]光遠將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illegible]獨走南昌[南昌，漢豫章郡治也]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

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趣七喻翻降戶江翻]

[illegible]下同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考異曰：太清紀云十四日[illegible]]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見城闕荒圮[illegible]異於曩來[illegible]哭於端門[illegible]侯景怒錄送莊嚴寺[illegible]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遏降之　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　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illegible]請為附庸[illegible]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滎陽榮權使於襄陽詧使司州

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襄陽；岳陽王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嶚，力弔翻）以求援。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勰，音協）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illegible]）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會，工外翻）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考異曰：南史云東土皆附，乃臨城公大連據會稽書[illegible]）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illegible]）綸進擊蕃，破之。（[illegible]）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illegible]）伯符為鄉導。（鄉，讀曰嚮）伯符，岫之子也。

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勝，音升）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樂，音洛）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為眾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異，東陽人）尋以其眾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illegible]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安縣，有江山。即今江山縣地。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為新安，晉為信安，唐[illegible]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為江山縣。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庚[illegible]。按是月壬午朔，今從太清紀）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illegible]之不忍見其子之俘執也）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為後留異張本）收其妻子為質。（質，音致）

乙酉，東魏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上，時掌翻）

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偲，[illegible]又倉才翻）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大庾嶺也。帥，所類翻）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謂柳仲禮等）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illegible]）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漢鄒陽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荷，下可翻）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元謂元景仲，蘭謂蘭裕也）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illegible]孔子語[illegible]）

卑也乃更上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
度[illegible]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勒乃以
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晉始興郡唐為韶州與路
養相結同遏霸先為陳霸先破蔡路養張本魏楊忠拔隨郡執
太守桓和五代志漢東郡舊置隨郡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
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
淮南之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九 上章敦牂一年

太宗簡文皇帝上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諡法平易不訾曰簡學勤好問曰文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陳霸先發始
興至大庾嶺大庾嶺在今南安軍大庾縣西南二十里吳錄南野縣有大庾山皇嶠嶠九嶝二里至嶺下平行十里至平亭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南野縣漢屬豫章郡晉屬南康郡[illegible]
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騎奇寄翻被皮義翻
陳霸先救之援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上時掌翻復扶又翻
眾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
軍南康考異曰太清紀在二月今從陳帝紀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
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庚
午邵陵王綸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會理迎[illegible]

[illegible]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illegible]）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illegible]）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illegible]）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漴頭，（[illegible]）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illegible]）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illegible]）

廣陵人來嶷說（[illegible]）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illegible]）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也。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illegible]）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illegible]）仍結東魏為援。皓，暅之子；（[illegible]）勔，勃之兄也。（[illegible]）乙亥，景遣郭元建帥眾奄至，

……嬰城固守。（[illegible]）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illegible]）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illegible]）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湛北。（[illegible]）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遷有無，（[illegible]）永敦鄰睦。忠乃還。（[illegible]）

宕昌王梁彌定（[illegible]）為其宗人獠甘所襲，彌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鐵怱據渠株川，（[illegible]）與渭州民鄭五醜合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將軍宇文貴、涼州刺史史寧討之，擒斬鐵怱、五醜，別將韓果破獠甘。獠甘將百騎奔生羌鞏廉玉。（[illegible]）魏復納彌定於宕昌，置岷州於渠株川。（[illegible]）進擊鞏廉玉，斬獠甘，屬廉玉送長安。

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眾二萬攻諸藩。（[illegible]）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illegible]）況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illegible]）唯應剖心嘗膽，

膽泣血枕戈[illegible]其餘小忿或
宜容貰[illegible]若外難未除家[illegible]今訪古
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illegible]求克勝至於骨肉之
戰愈勝愈酷[illegible]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
失多矣[illegible]
良為藩屏盤固宗鎮[illegible]弟若陷洞庭
[illegible]不戢兵刃雍州[illegible]迫何以自安必
引進魏軍以求形援[illegible]

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
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illegible]且曰昏引揚
忠來相侵逼頻遣說楚用郡秦軍[illegible]
曲直有在不復自陳[illegible]臨湘[illegible]暮便即路[illegible]
[illegible]綸得書投之於地慷慨[illegible]曰天下之事
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illegible]
[illegible]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illegible]徒兵一萬[illegible]
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

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
[illegible]
子鑒為南兗州刺史鎮廣陵[illegible]景
還建康 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東揚州刺史省吳
州[illegible] 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
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宣城內史楊
白華進據安吳[illegible] 侯景遣于子
悅帥眾攻之不克 東魏行臺辛術將兵入寇圍陽
平不克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illegible] 二月
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illegible]

[illegible]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
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庚申東魏進丞相澄爵為齊
王 臨川內史始興王毅等擊莊鐵[illegible]
[illegible]鄱陽王範遣其將巴西侯瑱救之[illegible]殺等
敗死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
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
為長沙王[illegible]
[illegible] 丙午侯景請
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

衛左右[illegible]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illegible]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菱芡[illegible]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illegible]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壟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illegible]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栅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illegible]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illegible]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illegible]

魏封皇子僩為燕王[illegible]為吳王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illegible]　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縣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illegible]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訴主也說恪圖綸[illegible]恪驚曰若我殺邵陵[illegible]靜一鎮荊益兄弟必皆內幕[illegible]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illegible]逆未梟[illegible]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illegible]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勿深憂[illegible]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illegible]初世子方等之死[illegible]臨蒸周鐵虎功最多[illegible]譽委遇甚重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illegible]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illegible]其麾下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illegible]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illegible]

鄱陽王範至盆城以晉熙為晉州[illegible]遣其世子嗣為刺

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改易郡縣守令也）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惟尋陽一郡而已）大心遣兵擊莊鐵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瑱他甸翻）（又音鎮帥讀曰率下同）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復扶又翻）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illegible]）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恚於避翻）（考異曰[illegible]今從[illegible]）其衆秘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唐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洋爲開府見一百五十七卷武帝大同元年）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管記即記室參軍之職）由是親暱言無不盡（暱尼質翻）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illegible]）皆善圖讖（讖楚譖翻）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爲于僞翻）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

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樂音洛）洋以人心不壹遣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illegible]）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謂宇文氏也勍渠京翻）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illegible]）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強不過（屈其勿翻強其兩翻）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illegible]）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illegible]）王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大橫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乾之初九九五二爻變而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

其位（陰陽家之說上官忌子月五月九月）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復扶又翻）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愔於今翻）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議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凡禪代皆奉表三讓百僚三表勸進而後即位故令收預草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前亭在晉陽之東平都城之西）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惡烏路翻復扶又翻）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

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夫民夫也）齎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圓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五德之運以木代水以火代木以土代火以金代土以水代金也）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推吐雷翻挹伊入翻）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劼丘八翻）制已作訖即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

高洋篡位

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坐徂臥翻）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范曄字蔚宗作後漢書其帝紀之贊此獻帝之贊也賢注曰辰時也屯難也言獻帝生不逢時身既播遷國又屯難漢有天下四百年而終虞賓謂舜以堯子丹朱為賓書曰虞賓在位屯陟倫翻）所司請發（所司謂有司請發者請出宮居別館也此蓋楊愔等使人請之）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屨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曹植魏武帝之子封陳王諡曰思嬪毗賓翻）直長趙道德以車一乘候於東閤（直長官名居殿中諸局各有奉御有直長趙道德蓋尚乘直長也高氏之私人東閤即東閤門長竹兩翻乘繩證翻）帝

登車道德超上抱之（上時掌翻）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子如有宅在太府故謂北城之宅為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東魏十六年而亡考異曰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五月六日得咸陽王坦等七日司馬子如等至鄴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案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辛亥王如鄴甲寅加九錫丙辰禪位戊午王即帝位典略辛亥王還鄴以長曆推之此月己酉朔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蓋辛亥始自晉陽如鄴非自鄴之晉陽也）戊午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諱洋字子進歡第二子澄之母弟也歡以勃海王進爵齊王日高氏本勃海人封）

故齊地也國號曰齊 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
祿至是始復給之（後扶又翻）己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
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
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
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
力霸朝（自高歡起兵以來諸勳貴皆宣力霸朝者也朝直遥翻）及西南投化者
不在降限（謂自蜀西及江南來投者） 文成侯寧起兵於吳有眾
萬人已進攻吳郡（吳郡吳縣寧蓋起兵於吳縣界進攻吳郡也按侯景傳寧起兵於吳西鄉去年陸緝等推寧為宋子仙擊之故今復起兵於吳西鄉）行吳郡事侯
子鑒逆擊殺之寧範之第也子鑒因縱兵大掠郡境

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
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
遺民殆盡矣是時唯荊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州刺
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
東王節度（帥讀曰率）圓照軍至巴水（巴郡巴縣有巴水巴水折三迴如巴字巴郡巴州）（考異曰南史云六月辛丙紀遣圓照東下典略在五月戍者五月辛……）
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梁置信州於白帝唐改夔州）未許
東下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 江夏
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奔江
陵 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

七人皆為王（高岳及隆之歸彥思宗長弼普叡孝瑜凡十人庫狄干斛律金賀拔仁韓軌可朱渾道元彭樂潘相樂凡七人）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
陽王浟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淯為襄
城王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淯以周翻湝戶皆翻）湜（音殖）為高
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
陽王 鄱陽王範既卒侯瑱往依莊鐵鐵忌之瑱不
自安丙戌詐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尋陽王
大心遣徐嗣徽夜襲湓城安南侯方矩將之橫等擊走
之 齊主娶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
段韶之妹及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政欲結勳貴之
援乃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帝不從
丁亥立李氏為皇后（考異曰典略在五月乙丑今從北齊帝紀）以段氏
為昭儀子殷為皇太子庚寅以庫狄干為太宰彭樂為
太尉潘相樂為司徒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清河王
岳為司州牧 侯景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
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南徐州有東莞郡不在江西意者東莞古東莞之墟）與
盜疑其懷金邀殺之（考異曰太清紀在五月今從典略） 魏人
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
命詧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詧字理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
荊州先修崎頭古城徙郢州之（崎渠羈翻地志曰安陸有崎頭城……）

（与南對也有南東古城又有峽頭鎮）初燕昭成帝奔高麗（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麗力知翻）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郡立新會郡隋廢郡為新會縣屬廣州九域志新會縣在州之西南二百二十里）。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石龍縣舊置羅州）。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郡吳置……）。高涼洗氏（洗蘇典翻……姓氏……），世為蠻酋（酋慈秋翻），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累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戚無所縱舍（舍讀曰捨）。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質音致）。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灨石，城魚梁以逼南康（帥所類翻……）。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灨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卑辭厚

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擔都甘翻賧吐濫翻），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分廬陵立陽都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寧都五代志……）。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辛丑，孔之橫攻稽亭，衍嗣徽擊走之。秋七月辛亥，齊立世宗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後齊書……）。又封世宗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封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自此鄰益卑屈……）。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云洛等（牒云複姓……）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附於魏……皖城古皖縣也……）。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後漢……）。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

下所字衍

心使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降戶江翻下同洗悉薦翻亦同音）先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眾奔江陵（帥讀曰率下同）未發為麾下所所殺臧粲之子也（大清三年青塘之戰韋粲死之）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質音致）遣瑱隨慶徇蠡南諸郡（蠡[illegible]以南[illegible]）以瑱為湘州刺史（考異曰太清紀在十一月今從典略）初巴山人黃法氍有勇力（五代志臨川郡崇仁縣梁置巴山郡）侯景之亂合徒眾保鄉里（[illegible]吳分臨汝置新建縣[illegible]置巴山郡[illegible]）太守賀詡下江州（赴江州[illegible]自巴山順流）命法氍監郡事（監工銜翻）法氍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淦音紺新淦縣[illegible]屬豫章郡五代志屬臨川郡淦古暗翻）法氍敗之（[illegible]）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氍引兵會之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眾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湘東王繹改宜都為宜州（[illegible]宜都郡[illegible]宜都入夷陵郡）以王琳為刺史

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為江州刺史魏丞相泰以齊王稱帝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illegible]）以齊王廓鎮隴右徵秦州刺史宇文導為大將軍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鎮關中益州沙門孫天英帥徒數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紀與戰斬之邵陵王綸大脩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惡綸由此兵力益彊不利於己也惡烏路翻）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趣七喻翻郢以井翻考異曰典略云九月戊[illegible]太清紀在八月戊戌今從簡文帝紀）聲言拒任約以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齊王初立勵精為治（治直吏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清河房超（屬之欲翻[illegible]）超不發書棓殺其使（魏收志[illegible]州治黎陽城棓步項翻[illegible]）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棓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軌奏曰（都官郎中[illegible]）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為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司都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司都功曹司州之功曹也[illegible]）詔右僕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麟趾格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七年[illegible]）齊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illegible]分為六坊）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百保言其勇可一人當百人）（保任也陳讀曰陣也高氏以鮮卑創業當時號[illegible]）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要一遙翻）始立九等之戶（戶有上中下三等又分上中下是為九等）富者稅其錢貨者役其力九月丁巳魏軍發長安（發長安東伐齊）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鸚鵡洲在江夏[illegible]）

之。丁巳，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質音[illegible]）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礩[illegible]）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謂殺河東王譽[illegible]）今歲伐人之兄，（綸，繹之兄也。）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illegible]）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礩自倉門登舟北出。（[illegible]）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澗飲寺（武昌，今壽昌軍是也。）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時流民聚於江州，結七柵以相保護[illegible]）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illegible]）遣使請和于齊。（使，疏吏翻。）

以綸為梁王。湘東王繹改封皇子大款為臨川王，大成為桂陽王，大封為汝南王。癸亥，魏軍至潼關。（[illegible]）

庚午，齊王如晉陽，命太子殷居涼風堂監國。（[illegible]）南郡王中兵參軍張彪（[illegible]）起兵於若邪山，（若邪山在今越州東[illegible]）攻破浙東諸縣，有眾數萬。吳郡人陸令公等說太守南海王大臨往依之，（[illegible]）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illegible]）以我自解，（[illegible]）不可往也。」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五代志[illegible]）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illegible]）應，續之子也。（[illegible]）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西陽[illegible]今黃州黃岡縣[illegible]）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通（[illegible]）將鐵騎二百襲之，（叱羅[illegible]）綸不為備，眾驚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執，復歸齊昌。（[illegible]）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illegible]）

代志竟陵郡舊置郢州所領有萇宋縣舊曰上黎則安南城即漢東縣城也又按沈約宋書故南安陸重城安白曰晉故南郡人流寓要口因僑立汝南縣於漢口則沌北郡云水北治林陂南晉城是也僑遂據之。考異曰：梁紀在六月，今從太清紀。裴之高帥子弟
部曲千餘人至夏首，帥，所類翻。夏，戶雅翻。湘東王繹召之，以為
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新興郡置於江陵縣界，永寧郡置於襄陽南界。又以
南平王恪為武州刺史，鎮武陵。武陵，晉以為郡，梁以為武州。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為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
擊擒之，送建康，殺之。十一月。考異曰：今從太清紀，帝紀在。獻，暢之孫
也。暢，武帝之弟。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
加殊禮。 岳陽王詧還襄陽。詧自朝魏而還也，前已書詧為梁王，今復書岳陽王，從後書。

詧以義例言。 黎州民攻刺史張賁，賁棄城走。五代志：義城郡，梁曰黎州。
州民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楊法琛據
黎州。魏以武興為東益州，氐王楊氏居之，梁置北益州。法琛治平興，即梁置北益州於平興也。命王、賈二姓詣武陵王紀請法琛為刺史。
紀深責之，囚法琛質子崇顒、崇虎。質，音致。顒，魚容翻。冬，十月，
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使，疏吏翻。 己卯，齊主至晉陽宮。
晉陽宮，齊獻武王所置。晉志：晉陽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唐志：晉陽宮在北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晉陽古城在汾水西，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汾東曰東城。廣武王
長弼與并州刺史段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
於帝曰：「韶擁彊兵在彼，恐不如人意，恐為變。豈可徑

晉甲子大畧 之

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之，曰：「如君忠
猶有讒，況其餘乎！」長弼，求樂之弟也。讒又遣段韶父子為尚書。
段韶為右僕射。 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
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
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
號乎！」 立皇子大鈞為西陽王，大威為武寧王，大球
為建安王，大昕為義安王，大摯為
綏建王，大圜為樂梁王。
東徐州刺史行臺辛
術鎮下邳。十一月，侯景徵租入建康，術帥眾度淮斷

之。斷，音短。燒其穀百萬石，遂圍陽平，景行臺郭元
建引兵救之。壬戌，術退，掠三千餘家還下邳。 武陵王
紀帥諸軍發成都。考異曰：南史云十一月壬寅，按是月無壬寅。 湘東
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易，以豉翻。
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擬孫、劉，各安
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為
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魏丞相泰自弘農為橋濟河，
至建州。丙寅，齊主自將出頓東城。
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

魏軍畜產多死乃自蒲阪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已東皆入于齊（還遂民心既叛魏師由此不振平陽易遂定）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

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勔音）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乂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拷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隱謂之曰諸郎鄉宜不爲我致此（……）勸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

曷之子貴正德之弟子子邕啓之孫也（曷音丙……）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見賢遍翻）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疏諮獨不離帝（離力智翻）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惡烏路翻……）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

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爲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楊白華殺來亮見上卷太清二年）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爲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賞其告會理之功也）辛丑齊王還鄴（自晉陽還鄴也）邵陵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祐以告丞相泰（五代志安陸郡梁置南司州西魏改曰安州今爲德安府）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武陵王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淹合兵二萬討楊法

琛元和郡縣志梓潼郡梁置潼州潼音同法琛發兵據劍閣以拒之
侯景還建康自晉熙還也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為柱國
大將軍柱國大將軍魏初官也世祖以加太尉長孫嵩位在丞相上榮敗此
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為之後以又御其後
功參佐命望實相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
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
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
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
一切蠲之唐租庸調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每丁歲輸綾絹絁布絲綿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調徒弔翻以
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
一郎將主之將郎將即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
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陳讀曰陣從千容翻餘
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廣平王元贊淮安王元育齊王元廓章武郡公宇文導平原郡公侯莫陳順高陽郡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范陽公豆盧寧化政公宇文貴博陵公賀蘭祥陳留公楊忠武威公王雄凡十二人皆使持節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
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眾率為散官無所
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散悉亶翻
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閼音

主命尋業叶圖讖造天保曆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
命包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
蔀應六百七十六以為
章齊主大悅乃施用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十（起重光協洽，盡玄黓涒灘，凡二年。）

太宗簡文皇帝下

大寶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漢靈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隋省新吳入建昌縣。）景遣于慶攻之，不克。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江夏，今鄂州；武昌，今壽昌軍。將，即亮翻。夏，戶雅翻。趣，七喻翻。考異曰：典畧在去年十一月，今從太清紀。）受徐文盛節度。楊乾運攻拔劍閣，楊法昌退保石門。（去年武陵王紀遣楊乾運討楊法琛。杜佑曰：大劍山在今劍門關之劍門縣大劍山西北三十里者小劍山。輿地廣記曰：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即秦所通石牛道也。又魏收志：武興郡治石門縣，隋為將利縣。魏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仇池郡有西石門縣。輿地紀勝：龍州江油縣有東百里有石門戍。杜佑曰：龍州治江油縣，有石門山，與氐分界。蓋蜀多山險，地之以石門名者多矣。唐志：利州景谷縣西有石門關，此蓋楊法昌退保之地。）乾運據南陰平。（晉永嘉流寓置南陰平於縣所之襄。楊乾運既拔劍閣，無緣弃陰平退據。五代志：南梁州有陰平縣，宋之北陰平郡也。九域志：劍州東北五十五里有劍門縣，西北百六十里有陰平縣，乾運所據，其此陰平歟？若漢之陰平，則今之文州是也，又在西北矣。以此為南陰平。）

辛亥，齊主祀圓丘。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考異曰：典畧大年十一月彪自圍錢塘……超戰敗于臨平，死者八萬餘人……）稜，伯超之兄子也。

癸亥，齊主耕藉田。乙丑，享太廟。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李素，綸司馬，見上卷上年。）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宇文泰……）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或告齊太□□勤樂謀反，壬辰，樂坐誅。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考異曰：典畧在正月甲午，今從太清紀。）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侯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或曰張化仁即支化仁。）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索，蘇各翻。）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雋主擊斷，（斷，丁亂翻。）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內監……）邵陵王記室伏

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楊乾運進據平興。平興者，楊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魚石洞，乾運焚平興而歸。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曰白水[illegible]唐志：武德四年以[illegible]州之景谷[illegible]李遷仕收眾還擊南康，去年李遷仕[illegible]陳霸先遣其將杜僧明等拒之，生擒遷仕，斬之。考異曰：[illegible]

湘東王繹使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三月丙午，齊襄城王淯卒。庚戌，魏文帝殂。四年五十。太子欽立。欽，文帝之長子，母乙弗后。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蘆洲在武昌西[illegible]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己未，齊司空司馬子如自求封王，齊主怒。庚子，免子如官。任約告急於景，景自帥眾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為質。帥讀曰率。上，時掌翻。質音致。留王偉居守。守，式又翻。閏月，景發建康。考異曰：梁帝紀[illegible]

月丁未，景發京師。[illegible]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illegible]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illegible]景遁還營。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為馬，恃徐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蒱酒為樂。[illegible]侯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

四百由淮內襲郢州。[illegible]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何由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眾，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髯，[illegible]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間綵，[illegible]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illegible]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illegible]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

景（降戶江翻）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五代志巴陵郡梁置巴州夷陵郡梁置宜州桂陽郡梁置郴州龕苦含翻帥所類翻）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自江陵至巴陵四百一十里自巴陵至江夏三百五十里）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遺于季翻自江夏指江陵當作西上）不勞遠擊但守巴丘（巴丘即巴陵有巴丘山）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湘東安能料敵如此當時作史者寫之辭耳將卽亮翻下戶雅翻）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五代志湘陰縣梁置羅州及岳陽郡湘羅縣屬巴陵又梁置武州於武陵郡崱士力翻）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趣七喻翻）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拓斥開也邏進也又拓開巡邏張兵勢遠巡可進可退也邏郎佐翻水經江水自公安而東過下雋縣北又東逕彭城磯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入江之中也）僧辯乘城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自隱磯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考異太清紀作……）

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降戶江翻）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言兵若向荊州此城當非進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說式芮翻難乃旦翻）曾不內愧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薄伯各翻）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被皮義翻射而亦翻）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著陟略翻吹昌瑞翻）景望之服其膽勇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漢鄀縣也其地當在今郢州長壽縣界宋白曰梁末立武寧郡故編縣城宋爲長林縣宋分編縣置也）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使疏吏翻）衆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語牛倨翻）是趣之令進也（趣讀曰促）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湕水待時進軍詧聞之召其軍還（湕居偃翻又音建）僧祐南陽人也

五月魏隴西襄公李虎卒

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時坐謀議忤旨繫獄（據梁書胡僧祐傳……僧祐討之令盡……）

任約被擒侯景宵遁

其將帥僧若謀半肯下獄仵江五故斷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艦，戶黯翻。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湘水入闕之口口即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堉以待之，堉，尺又翻。僧祐由它路西上，上，時掌翻。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羊口，[illegible]在南平郡安陸縣界。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降，戶江翻。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水經注：[illegible]而東逕安南縣[illegible]又東與[illegible]湖水會[illegible]巴陵[illegible]赤亭城[illegible]面臨水[illegible]青草[illegible]南平[illegible]赤亭湖[illegible]任約[illegible]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盛弘之荊州記：枝江縣左右有數十洲，[illegible]百里洲最為大也。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沙門[illegible]苦行[illegible]守戒[illegible]或豫言吉凶，多中，中，竹仲翻。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撩，落蕭翻，取物也。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克，謂景取臺城；不克，謂景終於敗而卒也。法和若設為兩端之言，使人莫之測，[illegible]之驗古。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眾，溺，奴狄翻。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眾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考異曰：梁帝紀作魏司徒，按化仁[illegible]魏司徒安得為景守城，今從典略。范希榮行江州事，考異曰：典略云江州刺史[illegible]太清紀[illegible]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晉州，梁置於晉熙郡。

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鵠磯。沈，持林翻。[illegible]黃鵠山一名黃鶴山，在江夏縣東九里，近縣西北二里有黃鵠磯[illegible]山東北對夏口城，黃鵠磯直鸚鵡洲之下[illegible]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下，遐稼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余孝頃起於[illegible]梁以巴州刺史[illegible]考異曰：長曆六月[illegible]日[illegible]任約[illegible]繹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法和知武陵王紀將東下。乃引兵屯峽口。峽口，巫峽之口也。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荀朗起兵據巢湖[illegible]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illegible]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喪，息浪翻。離，力智翻。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illegible]

注自曰謂自宋子仙之辭史言哀太子之孝 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
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艘蘇
刀翻 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
人攀堞而上龕苦含翻帥讀曰率堞達協翻上時掌翻 鼓譟奄進水軍
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 帥讀曰率 子仙且戰
且走至白楊浦 白楊浦蓋在郢城之下 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
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庚午齊主以司馬子如高
祖之舊復以為太尉 是年三月齊主免子如官今復之 江安侯圓
正為西陽太守 宋白曰西陽本漢江夏郡之地 寬和好施 好呼到翻施式豉翻
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

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
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釁自此起矣 圓正武陵王紀之
子也為紀東下張本釁許覲翻 陳霸先引兵發南康灨石舊有
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
進頓西昌 章貢圖經曰東江發源於汀州界之新樂山經雩都西會于章水西江發源於南安
大庾縣之聶都山與貢水合會于贛縣二水合而為贛在州治之後北流一百八十里至萬安縣界
而上水為石難十有八灘以險
自頓上水石上信豐縣界
俚俗以為上下三百里
昌縣屬廬陵郡今在吉州界 鐵勒將伐柔
然突厥酋長土門邀擊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落 厥九
勿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土門恃其強盛求婚於柔然柔然

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 突厥
鍛丁亂翻 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
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
妻之 妻七細翻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
沙王韶監郢州事 丁亥侯景至建康 考異曰
王僧辯還豫章侯瑱
閉門拒之瑱走江州據郭默城 景悉殺瑱子
弟 繹以瑱為兗州刺史 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 湓蒲奔翻
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 此巴丘在豫章界

西軍之食 王僧辯之軍自西而東故謂之西軍 霸先有糧
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
前軍襲于慶于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
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
貴助之 任延和
等棄城走 任音壬 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
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 易以豉翻
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
之妨於政事 溧音栗嬖博計翻 王偉屢諫景景以告主
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帝

陵敗歸，徐將多死。[illegible]景自恐不能久存，欲早
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illegible]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
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illegible]以為弟姪爭立，[illegible]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
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illegible]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
歡之子也。[illegible]戊子，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
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
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illegible]
庚寅，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
甚薄，[illegible]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鉏葵。[illegible]法駕
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
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
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illegible]於景
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
見殺，[illegible]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
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illegible]又曰：吾自度死日必
在賊前，[illegible]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
若其不然，[illegible]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

無益之愁乎！及難，[illegible]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
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
殺。命取帳繩絞之而絕。[illegible]壬辰，棟即帝位，[illegible]
大赦，改元天正。[illegible]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
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
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
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
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
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殺南海王
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illegible]
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illegible]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
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
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
皇帝，[illegible]金華敬妃為敬太皇太后，
豫章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張氏為皇
后。以劉神茂為司空。九月，癸巳，齊主如趙定二州，
[illegible]遂如晉陽。

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眾心，（[illegible]）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齎曲項琵琶，（[illegible]）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illegible]）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illegible]）偉撤門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縶之後，無復侍者及紙，（[illegible]）乃書壁及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淒愴。（[illegible]）景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illegible]）召循還。

循以無故輸城，非忠臣之節，報曰：「請待改命。」（考異曰：[illegible]）魏太師泰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illegible]）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illegible]）循遣記室參軍沛人劉璠求援於武陵王紀，（[illegible]）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救之。循，恢之子也。（[illegible]）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illegible]）湘東王繹請上尊號，（[illegible]）繹弗許。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illegible]）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illegible]）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為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程靈洗字[illegible]）十一月，乙亥，王僧辯等復上表勸進，（[illegible]）湘東王繹不許。戊寅，繹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為中衛將軍以自副。（[illegible]）方矩，方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為湘州刺史。侯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為軍司，

掾富春。以李慶緒為中軍都督，謝答仁為右廂都督，李遵為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上，時掌翻。）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樛，居虯翻。）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阿爺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眾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為元皇帝。景之作

相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好，呼到翻。）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樂，音洛。）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擯，斥也。）壬辰，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為郢州刺史。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乘輿車服，天子之車服。）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之嘗

食護視之。是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元韶娶魏孝武后，高歡之女也。）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沉其尸。孝友，彧之弟也。齊主嘗剃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世祖孝元皇帝上（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

承聖元年（是年十一月方即位改元。）春正月，湘東王以南平內史王褒為吏部尚書。褒，騫之孫也。齊人寇侯景邊地。甲戌，景遣郭元建帥步軍趣小峴，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至合肥，齊人閉門不出，乃引還。

丙申齊主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畜許又翻）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效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將即亮翻少詩沼翻粗倉胡翻）糧儲虛實靡不諳悉（諳烏含翻）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帝常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魏將王雄取上津魏興東梁州刺史安康李遷哲軍敗降之（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曰寧都宋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安康寧都二縣……東梁漢時漢中郡之安陽縣也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突厥土門襲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厥九勿翻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眾奔齊餘眾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復扶又翻）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考異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舳音逐艫音盧）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贛水謂之南江過彭澤縣西注于彭蠡北入于江白茅灣在桑落州西南史王僧辯傳霸先帥眾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蓋水路下也）築壇歃血（歃色甲翻）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杜佑曰宣州南陵縣……有戰鳥圻……）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七里瀨在桐廬縣……四十餘里與嚴陵瀨相接）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曄酈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降戶江翻）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為此也（去年景與徐文盛水戰亦敗走不特任約也以被擒云為于偽翻）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

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
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
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復扶又翻）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
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類篇曰鵃舸長艇玉篇曰鵃舸小船集韻鵃丁了翻舸古我翻按王僧辯傳鵃舸其中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襲突捷過風電蓋今之水哨馬船其類考異曰典略作烏舸千艘今從梁書）
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
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趨七喻翻）大艦斷其歸路（艦音檻）
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呼火故翻）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
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
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
迎降（降戶江翻）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覆敷又翻）引衾而
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
公洲（張公洲在蔡洲考異曰典略作戊寅今從太清紀）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
前（禪靈寺齊武帝所建）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舴艋及
海艚（敎音又[illegible]蒲故翻方言[illegible]石深謂之[illegible]艚又[illegible]翻）以石縋之塞淮口（縋馳
偽翻塞悉則翻）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
堞相接（堞達協翻）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
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
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

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
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考異曰陳書橫隴立柵今從典略）
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
自帥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帥讀曰率）
景使王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王世子方諸前
平東將軍杜幼安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
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劉神茂始導侯景取壽陽及其逆又爲爪牙東南之禍神茂實爲之其死宜矣夫剉碓者爲大剉刃發機以殺之雖酷[illegible]）
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丁亥王僧
辯進軍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頭城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
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讀曰陣下志陳讀陳不同）陳霸先曰
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
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
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帥弩手二千橫截
其後（弩矢之力可以及遠請截其後前鋒所以敗也）景兵乃却霸先與王
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繼進景兵敗退
據其柵龕杜岸之兄子也（杜岸死於太清三年荊雍構兵之時龕岸兄之子龕苦含翻）
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降戶江翻）僧
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
左右衝陳（矟色角翻）陳不動景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

門（西明門，建康城西中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鞚，苦貢翻）：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見一百五十六卷武帝中大通六年）破葛榮（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景時在建康所生子也）掛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崱入據臺城。

僧辯不戢軍士（戢，則立翻）剽掠居民（剽，匹妙翻），男女裸露（裸，郎果翻），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號，戶刀翻）。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史言王僧辯御軍無法，失衆心）。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勞，力到翻）：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璽，斯氏翻。紱，音弗）。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侯景以趙思賢爲侍中、平原太守）。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朝，直遙翻）。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考異曰：梁帝紀：戊子，王以僧辯等奏表告捷……按表文……己丑僧辯等奏表……）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禹貢曰：淮海惟揚州。長鯨以喻侯景。短狐以喻岳陽王詧。短狐，蜮也，含沙射人）。太平玉燭，爾乃議之（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南兗州治廣陵）、秦郡戍主郭正買（……因景以廣陵歸之……）、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降，戶江翻）。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明門、閶闔門、承明門、萬春門）。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成濟事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僧辯欲……之責……）。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樛，居虯翻），逢杜崱於道，爲去其鎖（爲，于僞翻。去，羌呂翻）。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橫，戶孟翻）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沈，持林翻）。僧辯遣陳

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索山客翻）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復扶又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還從宣翻）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將盧晉春秋曰直瀆在方山王安石詩山直瀆……吳孫氏所開溫庭筠詩……直瀆……）王僧辯問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謂景……僧辯已降侯景……比言亦以揚僧辯也）尚書左丞虞騭嘗為偉所辱，（騭之日翻）乃唾其面。（唾吐臥翻）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慚而退。

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田遷東攻劉神茂，有餘兵在晉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趨七喻翻）

夏四月，齊主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兵五萬攻陽平，拔之。

王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考異曰：陳紀高祖紀……郭元建……僧辯啟高祖鎮京口。按是時……為南徐州刺史……但以兵戍京口耳，未為南徐州刺史也）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巂音髓……吐從暾入谷音浴賈音古）故

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湘東王於兄弟次第七，故呼為七官）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己瑞。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譙王，圓肅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撝許為翻……）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怦普耕翻）僧略，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反徵，（……）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恙余亮翻）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以譏紀不能救君父）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梟堅堯翻）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為中書侍郎，（璠孚袁翻）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廈戶雅翻）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

分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己用乃厚禮遣之以宜豐侯循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循府長史蜀郡太守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從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

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鵾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

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

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甲申齊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右僕射以太

原公主妻之（原，於今翻。妻，七細翻。）公主即魏孝靜帝之姑也。楊乾運至劍北（劍北，劍閣之北也。）魏達奚武逆擊之，大破乾運於白馬，陳其俘馘於南鄭城下，且遣人辱宜豐侯循。循怒，出兵與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劉璠還至白馬西（[illegible]）為武所獲，送長安。太師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武請屠之，泰將許之，璠請之於朝（[illegible]也。）泰怒，不許。璠泣請不已。泰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復，扶又翻。）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

豐城侯泰謁山陵（沈約志：豐城縣，吳立，曰富城，晉武帝更名。考異曰：梁書在四月[illegible]官為司空，太清紀[illegible]官太宰，今從梁書。）脩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梟，堅堯翻。）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鎮衛將軍，梁定二百四十號[illegible]元功必封長寧郡公長寧郡[illegible]）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illegible]賞平侯景之功也。霸先，吳興長城人也。吳王闔閭遣弟夫概築城，城狹而長。杜佑曰：湖州長城縣，晉武帝[illegible]）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

獄中上五百言詩（五百言詩，今之五十韻詩也。上，時掌翻。）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重，直龍翻。釘，丁定翻。）剜腹臠肉而殺之（剜，烏丸翻。[illegible]王偉為侯景謀主，景之所為[illegible]臣民皆欲得而甘心焉[illegible]檄文[illegible]）丙戌，齊合州刺史斛斯昭攻歷陽，拔之。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被，皮義翻。）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陳書：魯悉達，扶風人，祖父至悉達皆仕於梁。沈約宋志：江州所部有南新蔡郡，不

言置之地，但云去京都水行一千三百[illegible]十六里有餘，以水程約言之，當置於今蘄州界。五代志：蘄州黃梅縣，舊曰永興，開皇初改曰新蔡，蓋因南新蔡郡以名縣也。[illegible]曰黃梅縣，宋分置新蔡。）勠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者甚眾。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將，即亮翻。下同。）景平，以悉達為北江州刺史（魏收志：梁武帝置北江州，治鹿城關，領義陽、齊安、[illegible]、新昌、梁安、齊興郡。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置北江州。唐併木蘭入黃岡縣。）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彥告于魏。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

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使疏吏翻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令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復扶又翻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illegible]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illegible]不窮追也[illegible]辛術還吏部尚書自[illegible]還鄴以後大選之職吏部選曹謂之大選[illegible]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舉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illegible]楊愔風流辯

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閥音伐[illegible]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illegible]考之前後最為折衷[illegible]魏達奚武遣尚書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說式芮翻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白馬破走酋豪不進[illegible]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為忠乎[illegible]豈若轉禍為福使慶流子孫邪循乃請降[illegible]帶韋

慶之子也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武帝太清二年開府儀同三司劉璠聞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鬬左傳吳夫槩王之言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illegible]於是劍北皆入於魏六月丁未齊主還鄴乙卯復如晉陽復扶又翻庚寅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平侯景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illegible]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僑人本非廣陵人而僑居廣陵者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illegible]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易以豉翻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崱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八月魏安康人黃衆寶反攻魏興執太守柳檜進圍東梁州梁置南梁州[illegible]曰東梁州西城[illegible]

後改為商州令檜諭說城中諭音西說式芮翻檜不從而死檜蚪之弟也捌蚪捌炎之兄見一百五十一卷武帝大同三年太師泰遣王雄與驃騎大將軍武川宇文蚪討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求豐侯撝為益州刺史守城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霸先封長城縣侯昌為世子及兄子頊詣

江陵以昌為散騎常侍頊為領直梁宿衞之官有四領直蓋領直衞之士因以名官為昌頊陷張本　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劉璠曰從千容翻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對曰齊桓存三亡國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杜預注曰三亡國魯衞邢晉文公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解戶買翻欲激我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荊為之益武陵王紀封循為隨郡王以王循之故循請還江陵泰厚禮遣之考異曰典略云十月乙未朔太祖謂循云云按太清紀是月循至江陵今從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

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望於道使疏吏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始不之夕命劫竊其財及旦循啓輸馬仗王乃安之引入對泣以循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齊主自晉陽如離石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臨武州之境櫨音盧社平齊紀作社子按斛律入北陳黃櫨嶺在烏突戍東　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將即亮翻會工外翻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帥所類翻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遐嫁翻下同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

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龕苦含翻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謂軍人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也恐得罪欲以琳塞責塞悉則翻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帥讀曰率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之往也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撫琳軍五代志太舟卿梁初為都水臺使者天監七年改焉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堤渠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

受命納羅漢及勸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
截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出
其心向之抃舞（抃拊手而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
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數所角翻勸入承大統）十一月丙子世
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
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史言帝不能正其始）丁丑以宜豐侯循
爲湘州刺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
元良（更工衡翻）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
之子莊爲永嘉王（方等戰死於湘州）追尊母阮脩容爲文
宣皇后（脩容晉以來嬪位列九嬪又帝所制）自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
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
寧西拒硤口（[illegible]）嶺南
復爲蕭勃所據（復扶又翻）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
不盈三萬而已（著直略翻）　陸納襲擊衡州刺
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illegible]）
奔零陵其衆悉降[illegible]閣之遣使徵司徒王

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
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
其郡上即以爲營州刺史（[illegible]東漢零陵郡之地隋爲永州）
洪雅請討陸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衆與之俱納遣
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姚思廉梁書作空靈[illegible]）
兵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illegible]）上遣陳
旻至納所納衆皆泣曰王郎被囚（[illegible]）故我曹逃罪
於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旻旻至巴陵循曰
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illegible]）果夜以輕兵繼旻
後納至城下鼓譟十二月壬午（[illegible]）去巴陵十里（言納兵夜行至去巴陵相距十里）衆謂已至即鼓譟（[illegible]）中皆驚循坐胡牀
於壘門望之納乘水來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
無懼色（蔗之夜翻）徐部分將士擊之（[illegible]）獲其一艦（艦戶黯翻）
納退保長沙　壬午齊主還鄴（[illegible]）甲午復如晉陽（[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十一（起昭陽作噩，盡閼逢閹茂，凡二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承聖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使陳霸先自京口代鎮揚州。）丙子，山胡圍齊離石。戊寅，齊主討之，未至，胡已走，因巡三堆，（魏收地形志，永安郡平寇縣有三堆城。七年并三堆屬馬邑門郡，專縣有平寇縣。）大獵而歸。以吏部尚書王遐爲左僕射。己丑，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五代志：齊文宣受禪，除永安五銖，改鑄常平五銖，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雲城降陸納。（去年吳藏攻李洪雅。降，戶江翻，下同。）納囚洪雅，殺丁道貴。納以沙門寶誌詩讖有十八子，以爲李氏當王，（天監中，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讖，楚譖翻。）甲辰，推洪雅爲主，號大將軍，使乘平肩輿，列鼓吹，納帥衆數千左右翼從。（吹，尺瑞翻。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去，羌呂翻。）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魏王雄至東梁州，黃衆寶帥衆降。（黃衆寶反，見上卷上年。）太師泰赦之，遷其豪帥於雍州。（帥，所類翻。雍，於用翻。）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登注奔齊，見上卷上年。）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契，欺訖翻，又音喫。）國人立登注爲可汗。登注復爲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復，扶又翻。）國人立庫提。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卒，子恤翻。考異曰：隋書突厥傳云[illegible]可汗，[illegible]周書及北史。）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使，疏吏翻。）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可汗。（考異曰：[illegible]北史蠕蠕傳皆云立鐵伐，突厥傳皆云立鄧叔子爲可汗。蓋蠕蠕部分散，各有所立也。）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俟，渠之翻。杆，公旦翻。爲後佗鉢卒攝圖爭國張本。考異曰：周書作木汗，隋書作俟斗，今從此。）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畫，與畫同。）親釘支體以厭之。（釘，丁定翻。厭，於叶翻。）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巴東，信州。）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使，疏吏翻。趣，讀曰促。）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齊無知弑其君，小白自莒入于齊。魯莊公伐齊，納子糾。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借以爲[illegible]。）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難，乃旦翻。）大將軍代

人尉遲迥，泰之甥也，（尉遲，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氏焉。尉，紆勿翻。）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騎，奇寄翻，下同。）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考異曰：典略在正月戊戌，今從周紀。）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將，即亮翻，下同。按下文云陸納夾岸為城，甲子，王僧辯攻拔之，乙丑進至長沙，則車輪之地蓋據湘江之要，去長沙不遠也。考異曰：梁紀云二月丙子，按長曆二月無丙子，梁紀誤。）王僧辯至巴陵，（考異曰：典略云三月辛酉，按長曆是月癸亥朔，無辛酉，典略誤。）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考異曰：僧辯傳云與陳霸先讓都督，今從典略。）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考異曰：典略作甲子，今從梁紀。）

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從暾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下同。抄，楚交翻。）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唐志：涼州姑臧縣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泉，因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步走保長沙。乙丑，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帥，讀曰率。楯，食尹翻。趨，七喻翻。）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崱，士力翻。龕，口含翻。）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退，賢明死，（[illegible]）藏脫走入城。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刺史；（[illegible]）楊法琛求為黎州刺史，以為沙州刺史。（[illegible]潼，音同。琛，丑林翻。）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說，式芮翻。戮，力竹翻，又音六，并力也。）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也。）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illegible]）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安州，後改為安州，[illegible]改普安。將，即亮翻。）與法琛皆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西魏之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位次柱國大將軍。）[illegible]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illegible]）至劍閣，略退就樂廣，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

甲戌迴至涪水（涪水自龍州入潼州界潼州治涪城西臨涪水涪音浮）乾運以州降（降戶江翻）迴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見賢遍翻）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迴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五代志陸山郡盤山縣舊曰盤為縣置江州）迴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紀稱尊號見上卷上年）不可復為人下（復扶又翻下遐稼翻[illegible]）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將即亮翻）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眾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舳音逐艫音盧翳蔽也）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斷丁管翻）帝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帝封子方智為晉安王任約為侯景之將[illegible]）使助法和拒紀（法和活約是有舊恩故使助之）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妻七細翻棻符分翻）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頃將兵萬人會王僧辯於長沙（頃音傾下同）豫章太守觀寧侯永昏而少斷（少詩沼翻斷丁亂翻）左右武蠻奴用事軍主文重疾之永將兵討陸納至宮亭湖重殺蠻奴永軍潰奔江陵重將其眾奔開建侯蕃蕃殺之而有其眾（開建侯蕃[illegible]之封[illegible]沈約曰宋文[illegible]立開建縣）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法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答仁於獄（[illegible]）以為步兵校尉（[illegible]）使助法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說輸芮翻）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悲泣且[illegible]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降戶江翻[illegible]長沙[illegible]乙酉[illegible]紀[illegible]）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將即亮翻）甲辰齊章武景王庫狄干卒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眾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illegible]肯定君臣之分而同兄弟[illegible]）陸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時掌翻）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長知兩翻[illegible]史記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illegible]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illegible]當璧而拜[illegible]既乃[illegible]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illegible]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illegible]）如曰不然於此投戈交手遣使乎良所逮也

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兼孔融兄弟十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人問其故台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人皆異之推吐懽懽心乎愛矣書不盡言言兄弟之愛存之於心并書翰之間所說書言也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懣音悶又音滿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度徒洛翻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史言上兄弟皆阻兵恃安忍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罽音計繒慈陵翻稱尺證翻下同寧州刺

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將即亮翻降戶江翻考異曰典略作丙戌今從梁書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諸城已降丁峽兵斷遣激汭不捷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眾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之往也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

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饕土刀翻餮他結翻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孝勝紀之長史勸紀稱尊號舉兵東下孝勝亦失其官也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illegible]見上卷二年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號戶刀翻[illegible]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齧倪結翻啖徒濫翻又徒覽翻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魏尉遲迥圍成

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撝許為翻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史言尉遲迥能服蜀人之心魏以撝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懍力荏翻又巨禁翻御史中丞劉瑴瑴訖角翻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

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史言上懦而遠慮以成亡國之禍）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復又鎮）丙子以護軍將軍

陸法和為郢州刺史法和為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通謂之弟子契丹寇齊邊　壬午齊主北巡冀定幽安（冀定幽安四州名）遂伐契丹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眾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丁酉齊主至平州從西道趣長塹使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齊主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餘里踰越山嶺為士卒先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甲辰與契丹遇奮擊大破之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潘相樂又於青山破契丹別部丁未齊主還至營州　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丁巳齊主登碣石山臨

滄海遂如晉陽以肆州刺史斛律金爲太師召還晉陽拜其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樂音洛命其孫武都尚義寧公主寵待之厚羣臣莫及金子羨字豐樂武都光之子也樂音洛

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南豫州時治姑孰瑱他甸翻又音鎮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溺奴歷翻湘潭侯退復歸于鄴復扶又翻一王僧辯還建康　吳州刺史開建侯蕃恃其兵彊貢獻不入五代志鄱陽郡梁置吳州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將即亮翻佛受使其徒詐爲訟者詣蕃遂執之上以佛受爲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爲吳州刺史質至鄱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羅城掌門管左傳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杜預注曰管籥也繕治舟艦甲兵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質不敢與爭故開建侯部曲數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殺之質始得行州事　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右僕射

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復扶又翻　癸亥齊主自晉陽北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餼許氣翻繒慈陵翻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降戶江翻許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自是貢獻相繼　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史言宇文泰於此獨相其八官因北史成文也　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琛丑林翻使疏吏翻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梁王詧欲倚魏以報河東之讎詧音察通鑑至此復書梁王詧　十二月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江淮之民苦於兵之屢起欲推事而歸江南

三年春正月癸巳齊主自離石道討山胡遣斛律金從顯州道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顯州治六壁城蓋在西河郡界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考異曰北史作十二以上今從齊書女子及幼弱以賞軍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水經蒲水東逕蒲川石樓山南又南逕蒲城東蓋其地在蒲子縣西五代志汾州隰城縣有北石樓山又有石樓縣舊置吐京郡牙白石隰城縣本漢土軍縣後魏置吐京郡蓋胡俗譯言音訛故曰吐京也隋改爲石樓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懾之涉翻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什長十人之長也五藏心肝脾肺腎也刳苦胡翻藏徂浪翻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爲威虐　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五代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涇州梁置涇州領涇城東陽二郡陳廢涇州并二郡爲涇州後周改涇郡爲石梁縣唐併石梁縣入六合北史曰梁置涇州在石梁杜佑曰揚州天長縣梁於石梁置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　辛丑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白額帥讀曰率　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

秩五代志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臣盡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其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盡騎傳曰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丁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將軍開府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

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二萬戶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都督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一萬戶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蕩寇將軍中散大夫都督五千戶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戶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朝散大夫州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遠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驍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將驍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領撫將軍滿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中郎錄驍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正命宿衛將軍虎賁給事朔威將軍冗從給事儀中郎盛靈柱同大府軍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

宇文泰
廢魏主

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六千以上縣令正州呼藥儀命 [illegible] 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illegible]七命州從事正六命郡丞五百戶以上縣令[illegible]州呼藥正三命[illegible]冠將軍武騎常侍[illegible]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冗八命州[illegible]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illegible]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正二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彊弩司馬蕩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事正五命司郡丞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操將軍武威司馬門正前右左後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校尉二命襄野將軍殿中司馬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illegible]命武威將軍淮海騎射虎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導護皆泰兄顥之子也導鎮上邽唯以諸婿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將軍魏武為丞相置武衛營元魏之制迄于高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王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宇文相魏亦置武衛將軍以掌宿衛而盧辯所定九命無其官此蓋猶在盧辯定官之前或書授諸將如宇文所置左右衛官帥都督正七命抑李基等皆以大都督兼官都至八命始置左右武衛府列於十二衛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禁兵既泰諸婿所掌魏主誰與謀哉由是事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置之雍州廨舍雍於用郡立其弟齊王廓廓文帝之第四子考異曰國典云三月泰廢帝四月立齊王北史皆在正月今從之去年號稱元年

呂翻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單音丹魏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魏始祖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蓋後漢時匈奴既衰鮮卑始盛之際也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姓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洪邁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為徒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楊忠為普六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閻慶為大野氏辛威為普屯氏田弘為紇干氏耿豪為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伏侯氏竇熾為紇豆陵氏李穆為拓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氏寇儁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果為侯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氏陳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將郎亨都三月丁亥長沙王韶取巴郡魏得成都未暇東略故韶得乘而取之取言易也甲辰以王僧

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考異曰典略作二月甲子今從梁紀丁未齊將王球攻宿預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球歸彭城將即亮翻下同郢州刺史陸灋和上啓自稱司徒上怪之王褒曰灋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灋和為司徒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使疏吏翻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左傳晉胥午之言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武帝太清三年楊忠以[illegible]伯符

以下涅城之固留於翻復扶又翻敍直逆翻帝棄之信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賀拔仁獻馬不甚駿齊主拔其髮免為庶人輸晉陽負炭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illegible]天保二年詔收撰魏史至是而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李庶亦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盧李山東望族故以為彊宗將為刺客所殺帝怒於是斐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甲坊造甲

之所斐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潛度世之曾孫斐同之子松年遵業之子也盧度世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盧同見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監八年王遵業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恒戶登翻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為殿殿丁練翻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披普彼翻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帥讀曰率塞悉則翻

少詩沼翻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同一高阿那肱也齊文宣用之則致死以破敵後主用之則賣主以求生蓋厲威猶可使之知懼恩不足以得其死力也塞悉則翻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復扶又翻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置安康郡魏置東梁州西魏改曰直州漢川郡西鄉縣舊曰豐寧置洋州又洋川郡考漢川志蜀分漢成固縣立南鄉縣晉改為西鄉縣魏變縣仍然豐寧戍置豐寧縣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田弘河南賀若敦討之不克若人者翻太師泰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

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蜀先主置巴西郡宋武帝置歸化郡魏於漢昌縣治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五代志清化郡化成縣梁置歸化郡及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考異曰典略云斬梁巴州刺史牟安民今從周書北史巴濮之民皆附於魏春秋巴子之國三巴郡地是也春秋百濮之地在西城上庸之間濮博木翻蠻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酋慈秋翻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之泰以遷哲為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時有異味輒分賞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群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懾之涉翻餼許氣翻質音致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魏收志末

夏州偏城郡領廣武縣置廣武縣及偏城郡五代志延安郡豐林縣後魏宋興寧九年省豐林為鎮併屬膚施縣柱國李弼遣擊破之遣擊恐當作追擊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陳霸先推蕭勃為廣州刺史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朝直遙翻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五代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上以琳部眾彊盛又得眾心故欲遠之遠于願翻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言自揆分不敢懷非望也分扶問翻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

雍於用翻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史言王琳忠於所事而帝不能用為國于偽翻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分扶問翻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天之警帝未棄帝也帝不知警是自棄也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前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

眙（盱眙，音吁怡）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喪，息浪翻），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揣，初委翻）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携等圍宿預（携，當作敬顯儁），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趣，七喻翻）。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海西縣，前漢屬東海郡，後漢屬廣陵郡。齊明帝置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今西海州即其地），鎮將中山郎基固守，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將，即亮翻。下同。卒，子恤翻）。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唐志：單于府當金河縣，有金川。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鄧至羌檐桁失國（檐，余廉翻。桁，戶庚翻），奔魏。太師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導將兵納之。齊段韶還至宿預，使辯士說東方白額（說，式芮翻。額，鄂格翻），白額開門請盟，因執而斬之。

秋七月庚戌，齊主還鄴。魏太師泰西巡，至原州。

八月壬辰，齊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司空尉粲為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

渙為左僕射。乙亥，齊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丁丑，齊主如晉陽。齊主之未為魏相也（相，息亮翻），太保、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為不可（事見一百六十三卷簡文帝大寶元年。復，扶又翻），齊主由是銜之（銜，戶監翻）。崔季舒譖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禁之尚書省（譖，莊蔭翻。季舒譖之，事見前）。隆之嘗與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帝由是發怒，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之，辛巳，卒於路（卒，子恤翻）。久之，帝追忿隆之，執其子慧登等二十人於前，帝以鞭叩鞍，一時頭絕，並投尸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尸，斬截骸骨焚之，棄於漳水。齊主使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帥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帥，讀曰率）。九月，齊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史言齊彊，宇文泰畏之），乃如晉陽。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開回車路以通漢中（按北史崔猷傳，泰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此曰開回車路，因舊路開而廣之以通車耳。前史蓋誤以通字為迴，傳寫者又去其崔姓為回也。泰不書官而書姓，亦與義例之可言）。帝好玄談（好，呼到翻），辛卯，於龍光殿講老子。曲江侯勃遷居始興，王琳使副將孫瑒先行據番禺（將，即亮翻。瑒，音暢。番，音潘。禺，音愚）。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

萬人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楊上策也（謂東還建康也卷讀曰捲）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陴頻彌翻堞達協翻）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揣初委翻下同）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十二年爲一紀）屬中原多故（屬之欲翻）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少詩沼翻斷丁亂翻）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

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江陵諸將胡僧祐其巨擘也識見如此嗚戲可謂闇哉好呼到翻）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去年王琛使魏故自謂揣其容色必無此事可謂不審於明闇者矣）乃復使琛使魏（復扶又翻下復講同）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辛卯帝停講（停講老子也帥讀曰率下同）内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杜佑曰石梵在沔州沔口上又據梁書安成王秀傳石梵時爲竟陵界）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講（復扶又翻）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

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主僧辯明徹命當援救勤王可也外言部分諸軍不聞星馳電赴江陵[illegible]僧辯之罪也帥讀曰率）甲戌帝夜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illegible]）今必敗矣（翼軫楚荊州分）嬪御皆泣（嬪毗賓翻）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堊其城門（堊烏各翻以白土塗之[illegible]）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著陟略翻衰倉回翻此法[illegible]）（[illegible]至江陵不能制魏[illegible]言以爲能[illegible]知來）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illegible]建康十二門[illegible]門名皆用洛城門名之津陽門[illegible]）遇北風暴雨

輕輦還宮（[illegible]）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斷丁管翻）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行下孟翻柵測革翻）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爲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爲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illegible]）巂州刺史裴畿（越巂郡梁[illegible]）（巂音髓[illegible]）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

纖之高之子也（臺城纖以來之首起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
湘東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
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
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祇巨支翻洹胡官翻）于謹
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
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江陵南岸之馬頭岸）遙為聲援
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和戶臥翻）帝裂
帛為書趣王僧辯曰（趣讀曰促）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
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
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

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
以謝天下（買臣羅漢與諫還建康也懍力荏翻又力禁翻）帝曰曩實吾意宗
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
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王琳為鎮南將軍以裴政為府長史間古莧翻下間使同）
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
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
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
僧辯聞臺城被圍（時都在城江陵上臺所在亦謂之臺城）已自為帝王琳
孤弱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
勉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使疏吏翻監工銜翻）

詧怒使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梁置西中郎將於襄陽以蔡大業為參軍）
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
之政之禮之子也（裴之禮邃之子也）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
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考異曰梁紀作[illegible]今從典略）
城中負戶蒙楯（楯食尹翻）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
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
俄而僧祐中流矢死（中竹仲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
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
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
和（大封大圓皆簡文帝之子質音致下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

子侍中顗可為都督（顗魚豈翻）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
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
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降戶江翻下同）于謹以機
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淵猷長沙王懿之子）時
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暝莫定翻）
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
萬卷（考異曰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今從典略周書作王）手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
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焚書以為）
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

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illegible]）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illegible]）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歐，[illegible]）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illegible]）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去，[illegible]）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illegible]）魏軍士度塹牽其轡（[illegible]）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illegible]）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illegible]）梁王詧（[illegible]）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illegible]）甚為詧所詰辱（詰，[illegible]）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帝紿儉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賂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見辱之狀謂儉曰向聊相紿欲言此耳

（紿，蕩亥翻）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主衣庫在江陵金城中之禁中）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illegible]）事未成而城陷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illegible]）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身捧視（[illegible]）舉體凍溼（[illegible]）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illegible]）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犍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illegible]）庚申齊主北巡至達速嶺行視山川險要將起長城辛未帝為魏人所殺（[illegible]）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illegible]）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illegible]）斂以蒲席束以白茅（[illegible]）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illegible]）世祖性好書（[illegible]）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

於文士，（今人謂……有餘用者……）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得言者，謂其自言與此論同義。）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賢曰：以江陵縣江之地，延袤三百里，廣不及三百里也。）仍取其雍州之地。（雍州……於詧。）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泰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遂不受。

是歲，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導卒。

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十二

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凡二年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諡法夙夜警戒曰敬

紹泰元年是年十月方改元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置邵陵郡隋廢邵陵郡為邵陽縣屬長沙郡宋書為邵陵棻符分翻將即亮翻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帥讀曰率

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詧字理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也考異曰周書詧傳云詧在位八載保定二年薨然則詧雖以甲戌年為魏所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也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巋區韋翻又苦鬼翻又丘追翻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上時掌翻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勳級置以賞功柱國魏所置也為勳級之首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選須絹翻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邵陵王綸死於大寶二年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河東王譽死於大寶元年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武州巴州皆置於江陵之南岸二州尋為侯平所據不能有二州也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據姚思廉陳書小桂鎮名輿地志連州桂陽遠屬桂陽郡所小桂也至蒸城蓋漢酃蒸縣古城也在衡州界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為于偽翻縞古老翻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帥讀曰率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安州五代志安陸郡

西魏置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降戶江翻考異曰北史宋蒞作宋莅今從北齊紀又北齊紀云壬寅岳度江克夏首陸法和款與畧甲午齊巳召岳還今從典畧長史江夏太守王珉不從殺之夏戶雅翻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北齊書慕容儼清都武安人就之後也按魏收地形志東魏都鄴以魏郡置魏毋武安要云五代志齊官有清都尹蓋改魏尹為清都尹也考異曰梁紀四月法和降齊遣侯瑱討之按齊主與僧辯書云清河王岳今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然則法和先已降齊也今從典畧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瑱他甸翻又音鎮晉王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上黨

將兵送之（[illegible]之敗，貞陽侯[illegible]於齊）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武帝太清二年，徐陵使魏，羈留於齊；[illegible]是以留此。湛海珍等見一百六十二卷[illegible]）年。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illegible]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以南豫州刺史侯瑱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為郢州刺史。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傳，張戀翻），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沖藐（藐，亡沼翻），未堪負荷（荷，下可翻）；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貞陽侯[illegible]長沙王[illegible]之子，故曰猶子），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分，扶問翻；艦，戶黯翻），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illegible]當作文[illegible]受終于文祖[illegible]），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illegible]），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瀍和為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illegible]），又以宋蒞為郢州刺史，蒞弟簉為湘州刺史（簉，初救翻）。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梁置合州於合肥，[illegible]南譙郡[illegible]）。

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魏以右僕射[illegible]徵為襄州刺史（魏既得梁雍州，改曰襄州[illegible]）。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帥，所類翻）。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齊軍司尉瑾（尉，紆勿翻）、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illegible]），晉州刺史蕭惠以州降之（降，戶江翻）。齊改晉熙為江州（[illegible]晉州治平陽，故改晉熙為江州），以尉瑾為刺史。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illegible]），謀納淵明。丙申，齊主還鄴，封世宗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珩，音衡），延宗為安德王。孫瑒聞江陵陷，棄廣州還（瑒，雉杏翻；又音暢），曲江侯勃復據有之（[illegible]）。

魏太師泰遣王克、沈炯等還江南。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illegible]）。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為皁隸（[illegible]）。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

夏，四月，庚申，齊主如晉陽。五月，庚辰，兵

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莊，方等之子，元帝之孫），尼法慕匿之（尼，女夷翻），王琳迎莊，送之建康。庚寅，齊主還鄴。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使，疏吏翻），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質，音致），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散，悉亶翻）；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六月，庚戌朔，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命定州刺史趙郡王叡將兵監之。叡，琛之子也（趙郡王琛，高歡之弟也）。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乃開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煑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婿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以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壬子，齊主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親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于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申，還晉陽。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齊主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見一百六十四卷），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婚（世祖承聖元年）。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為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指唯王……

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考異曰梁書紀九月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曆丙午九月二十日己巳十月二十二日當有即位十日改元大赦乎蓋丙午復梁王位十月乃即帝位並丞署丁太廢貞陽策出辭令今從陳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紹泰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求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辛亥齊主如晉陽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癸丑以宜豐侯循為太

通鑑卷百六十六 九

保建安公淵明為太傅曲江侯勃為太尉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循之初為荊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會稽王僧辯雖知丁琳之不同刑獄戊午尊帝所生夏貴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杜龕恃王僧辯之勢龕苦含翻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長城縣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考異曰興作義興今從陳書今按吳興郡南陳書不復考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考異曰南史云不應

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分扶問翻衆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監古銜翻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中竹仲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却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從才用翻又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

通鑑卷百六十六 十

省五代志南陳置石州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梁置南譙州及新昌郡又六合縣梁置秦郡及秦州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陴頻彌翻闚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上掖門其左右二門曰東西掖門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

敢復逼臺城（[illegible]）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之（翽，呼會翻）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降，戶江翻）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監，工銜翻）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考異曰：[illegible]）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趣，七喻翻）夜，至城下，鼓譟薄之（[illegible]）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五代志：[illegible]）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illegible]）。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illegible]），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illegible]）。」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illegible]），燒齊船千餘艘（[illegible]）。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斷，音短），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五代志：[illegible]）。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illegible]）。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illegible]），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illegible]），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即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illegible]）。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illegible]），聽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illegible]）。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illegible]），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其父乞司徒（[illegible]）。帝大怒，懸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illegible]，岳不服，帝益怒。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illegible]），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illegible]），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漢李延年歌曰：[illegible]佳人難再得。）

[illegible]隨之[illegible]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illegible]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illegible]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以郢州刺史宜豐侯循為太保廣州刺史[illegible]曲江侯勃為司空並徵入侍循受太保而辭不入勃方謀舉兵遂不受命鎮南將軍王琳侵魏[illegible]魏大將軍豆盧寧禦之[illegible]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illegible]嗣徽大懼丙辰陳

霸先對冶城立航[illegible]悉度眾軍攻其水南二柵[illegible]柳達摩等度淮置陳[illegible]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illegible]溺水者以千數[illegible]呼聲震天地[illegible]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illegible]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illegible]時建康虛弱糧

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illegible]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illegible]霸先曰令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illegible]若違眾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illegible]乃與曇朗及永嘉王莊丹楊尹王沖之子珉為質[illegible]與齊人盟於城外[illegible]將士恣其南北[illegible]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

不可勝計[illegible]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illegible]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illegible]交州刺史劉元偁帥其部曲數千人歸王琳魏以侍中李遠為尚書左僕射[illegible]魏益州刺史宇文貴使譙淹從子子嗣誘說淹以為大將軍[illegible]淹不從斬子嗣[illegible]貴怒攻之淹自東遂寧徙屯墊江[illegible]初晉安民陳羽[illegible]

武帝更名晉安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王代
志建安郡南安縣隋曰晉安今之泉州即其地
爲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
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
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
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 [illegible] 或載米粟與
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強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爲晉安
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位於寶應霸先許之
是歲魏 [illegible] 入泰諷魏安王育上表請如
古制降爵爲公於是 [illegible] 諸王皆降爲公 突厥木
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 [illegible] 叔
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西破嚈噠東
走契丹北并契骨 [illegible] 威服塞外諸
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
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強請誅鄧叔子
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
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 [illegible] 初魏太
祖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
定六官

太平元年 [illegible] 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
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
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
崇爲大司空 [illegible] 百官皆倣周禮 戊寅大赦其與
任約徐嗣徽 [illegible] 者一無所問癸未陳霸先使從事
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 [illegible] 嗣徽執旰送
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
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
因說龕使降 [illegible] 龕然之其妻王氏曰
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
蒨等大破之 [illegible] 既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
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 [illegible]
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 [illegible]

名貴與瑱，瑱乃委罪於荊州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陳書南史侯瑱傳則云：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乃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典略：梁敬帝三年正月，初，僧愔與瑱共討曲江侯勃，至是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愔襲瑱，而翻以告瑱，瑱攻之，僧愔奔齊。洗比諸說，莫知孰是，今皆具錄之。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鎮巴州。三月壬午，詔雜用古今錢。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柵口在今和州界，古之濡須口也。向梁山；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

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乙丑，齊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破之。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考異曰：陳書云壬午，安都襲秦郡，破行臺。按是月己巳朔，無壬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眾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春秋公羊之言。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太師泰北巡。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考異曰：典略云：五月，王在東山飲酒……。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此丹陽縣乃漢古縣，非今之丹陽縣也。沈約志：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今太平州當塗縣也。小丹楊……。丙申，至秣陵故治。

（若今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實帝義熙九年，修治京邑，在野場，謂場猶今言教場。晉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郊之場，因名鬪場，亦曰鬪場。丹陽記：秦始皇鑿方山，其斷處為瀆，則今淮水。）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馬牧，牧馬之地。）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齊潢陽敬懷王洽卒。（洽，齊王之弟。）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墩，都昆翻。磯，居希翻。）文育鼓譟而發，（譟，蘇到翻。）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驍，堅堯翻。將，即亮翻。下同。砰，普耕翻。殿，丁練翻。）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舴，陟格翻。艋，莫梗翻。小船也。一舟曰單。）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嗣徽眾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楊步上。（上，時掌翻。下上同。）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倪塘，在臺城東。）游騎至臺，（騎，奇寄翻。）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樂，音洛。）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白城，當在句容縣界。）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槊，色角翻。）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天子親耕籍田，祭先農於田所，故有耕壇。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令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亦設籍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illegible]

南史作乞伏無芳，今從陳書。）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艘，蘇遭翻。）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illegible]）丁未，至幕府山。（[illegible]今建康城西北二十五里，晉丞相王導建幕府其上，因以名[illegible]）霸先遣別將[illegible]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illegible]）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illegible]）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illegible]）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illegible]）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鬲，音歷。[illegible]）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潮溝，吳大帝所開，以引潮抵于秦淮。[illegible]）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霽，子計翻。）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調，徒弔翻。）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以鴨肉數臠。（婫，公渾翻。以鴨肉內蓋飯上曰婫。今江東人猶謂以物蒙頭曰婫。臠，力兗翻。）乙卯，未明，蓐食，比曉，（[illegible]）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驍，堅堯翻。）摩訶

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騎奇寄翻呼火故翻直衝齊軍齊軍披靡披普彼翻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眾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蹂人九翻勝音升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晉成帝咸康元年拍之量置琅邪郡大守鎮江乘之金城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宋白曰臨沂山在江乘記江乘縣北五里大江城東四十五里攝山有草可以攝生故名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荻亭歷翻筏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眾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貿音茂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賞其功也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眾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象出南越家處曰象上歲一捕之縛擇道旁中為大穽以雄象前行為導甘蔗以之導象來食蔗上穽象出入欄閉之象生嚮導穽中既入閉其中教習之可出入之以言語論之使人意

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三臺在鄴曹操所築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謂任使之際坦懷待人人得盡力又能以灋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陳讀曰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泆弋乙翻泆放也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綵此宰翻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驢牛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胡鼓以手拍之大者至小者本皆廣首而纖腹胡鼓也擔都甘翻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暴蒲木翻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去羌呂翻從才用翻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中竹仲翻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

匐（匍音蒲匐蒲北翻）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慚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強為之笑曰曏汝醉耳（強其兩翻）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數所具翻）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腳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勝音升）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婿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眾中召都督韓哲無

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樂音洛）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強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欲入漳水）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

酗䣱狂恣不可教訓（酗吁句翻 陸德明曰以酒爲凶曰酗）帝默然而止它

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過謂過多）須痛杖我道德扶之

挾（挾丑栗翻擊也）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上典御丞

李集面諫（五代志曰後齊制官多循後魏之舊尚食典御總知御膳 尚藥二局亦各有典御及丞尚食典御）

事尚藥總知御藥 門下省）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沈持林翻 沈滅水中也）

沒久之（扶抗翻）復令引出（又）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

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

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逄比干

未是俊物（龍逢夏桀臣諫而死 比干殷紂臣諫而死 逢皮江翻）遂釋之頃之又被

引入見（見賢遍翻）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要讀曰腰）其

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憯七感翻 憯憯痛毒之意）各懷怨

毒而素能默識強記（識職吏翻）加以嚴斷（斷丁亂翻）群下戰慄不敢

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敕理也）故

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爲朝野

所重少歷屯阨（屯朱倫翻 阨乙革翻 謂爲爾朱氏所害楊氏家覆 愔得脫後歸高歡又以讒間逃隱海島歡訪而用之）（屯陟倫翻 少詩照翻）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

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

賢才爲己任性復強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

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選須絹翻 復扶又翻 猥鄔賄翻）愔曰卿前

在元子思坊（元子思坊鄴城中坊名 魏侍中元子思居此坊謀西奔事泄時人因以名坊）

東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爲不識卿

漫漢驚服 秋七月甲戌前天門太守樊毅襲武陵

殺武州刺史衡陽王護王使司馬潘忠擊之執毅

以歸（護暢之孫也 暢武帝之弟） 丙子以陳霸先爲中書

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初余孝頃

爲豫章太守（姓譜余姓由余之後）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

（新吳縣漢靈帝中平中立 新吳縣屬豫章郡 今洪州奉新縣即其地也）別立城柵與瑱相拒

瑱使其從弟奫守豫章（奫於倫翻 從才用翻）悉眾攻孝頃久不

克築長圍守之癸酉侯平發兵攻奫大掠豫章焚之

奔于建康瑱眾潰奔湓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

奔齊會霸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濟子禮翻 自建康泝流至湓城爲南上 上時掌翻）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爲之誅

侯平（說式芮翻 降戶江翻 爲于偽翻）丁亥以瑱爲司空南昌民熊曇朗世

爲郡著姓曇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眾據豐城爲柵

（南昌縣帶豫章郡 吳立富城縣 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豐城縣 隋書豐城縣在郡城南一百五十五里）（曇徒含翻）

世祖以爲巴山太守（元帝廟號世祖）江陵陷曇朗兵力

浸強侵掠鄰縣侯瑱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

之及瑱敗走曇朗獲其馬仗 己亥齊大赦 魏太

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于王琳（鉗耳虜複姓也 出於西羌 鉗其廉翻）琳遣長史

（其廉翻 孫愐曰鉗耳西羌人自云周王子晉之後爲虔仁氏音訛爲鉗耳）

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戢，阻立翻。世祖，元帝。愍懷太子，元良。愍，音旻。）八月，己酉，鄱陽王循卒于江夏，弟豐城侯泰監郢州事。（監，工銜翻。雅翻。）王琳使兗州刺史吳藏攻江夏，不克而死。（琳署，蓋領兗州耳。）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魏太師泰北度河。（據魏紀，泰北渡北河。）

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五代志：隆山郡，西魏置陵州，今陵井監是也。江州亦置於隆山郡之隆山縣。獠，魯皓翻。）獠因山為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伎，渠綺翻。）獠棄兵，攜妻子臨城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斬首萬五千級，遂平之。（唐景給破吐谷渾亦用此術。上，時掌翻。）騰，俟之玄孫也。（陸俟事魏太武帝及文成帝之朝，亦以了羅詳宗俟功封。）

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騎圍之，（騎，奇寄翻。）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是連，虜複姓。）「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勝，音升。怖，普布翻。）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若然，猶云若如此也。）遂如晉陽。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陳霸先為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自長城縣公進封義興郡公。按陳書帝紀，義當作吳。）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右僕射。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番禾縣，漢屬張掖郡，魏分置番禾郡，後周廢郡為縣，屬涼州，唐天寶三年改為天寶縣。番，音盤。）吐谷渾覺之，走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趣，七喻翻。）吐谷渾可汗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將，即亮翻。）木杆破賀真，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駒號為龍種。）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遺，于季翻。）

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齊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有夫而濫奪者什二三。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牽屯山在原州高平縣。杜佑曰：牽屯山，今謂之汧屯山。）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屬，之欲翻。）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於雲陽。（年五十。雲陽縣，漢屬馮翊，魏屬北地。後周置雲陽宮。）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好，呼到翻。）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以其地……

人或來處數便於應接也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謂魏武帝高歡所逼逃入關宇文泰延而翰之以立國於關右獲扶又翻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抗厲舉聲亢且正色嚴厲也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爲永州刺史南方以齊陽爲永州齊以泰爲永州刺史未知也永州置於何所詔以王琳爲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陁監郢州監工銜翻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壬子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日疇日猶言昔日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要荒引古要服荒服爲言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之舊多浮僞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此謂梁所置州郡在江淮之間者也循名責實事歸焉有焉於虔翻何也於是併省三

州一百五十三郡考異曰北史作五十六郡今從齊書　詔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四郡臨川安成豫章巴山其地在南江之西負山面水據二江之間因名高州以明威將軍黃法𣰰爲高州刺史鎮巴山𣰰巨俱翻宋白曰梁大同二年分廬陵之興平臨川之新建二縣立西寧巴山二縣合東縣立爲巴山郡其郡古城在撫州崇仁縣巴山之北　十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爲太保　甲申魏葬安定文公　丁亥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爲周公岐陽扶風之地昔周興於岐因爲國號宇文覺魏恭居岐以岐陽之地封之故以周爲國號代魏之張本也至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臨川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之東部立郡南城臨汝縣境爲臨川郡隋廢臨川郡爲撫州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將即亮翻橫戶孟翻下同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冠古玩翻衆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折而設翻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上塘當作工塘陳書周迪居工塘工字爲是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以衡州刺史帶臨川內史耳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數謂數令州郡下令課之數徵斂必至斂力贍翻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仰牛向翻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伎渠綺翻挼奴禾翻篾莫結翻竹篾也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齊自西

禪位泰
文泰之子
覺泰第三子

河總秦戍築長城考異曰去歲六月已云築長城自西河至渤海不同不知與此為一事乎為二事北齊書北史皆然今皆存之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魏道武帝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改元皇始歷十二世至恭帝三年而遷鼎分為東西西魏又歷三世凡一百六十年而亡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一

起彊圉赤奮若盡屠維單閼凡三年 霸先既有功於梁梁台以為[redacted]出於陳吳興武 受郡公進封陳公及受命國遂號曰陳

高祖武皇帝

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

永定元年是年十月以前猶是梁太平二年十月受禪始改元永定自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諱覺字陁羅尼宇文泰第三子 [illegible]遂封周公既受命國號曰周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露門即古之路門路大也
宇文建國朝微古制故外朝曰路門嚮玄曰外門曰
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孔籍達曰闕雉門屏之
閶閽之宁郭曰人主視朝所宁立疏李更曰正門外
兩豎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
宇立以待諸奚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矣門外有屏
者印樹塞門是止屬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
之樹李延曰常當門自蔽名曰揭郭云小牆當門中
家李郭二注以推驗禮文諸奚內屏在路門之內天
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周朝天子三朝其一
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聽燕朝
則正其位文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親之也此則
王與宗人閽其嘉事及王退奚大夫之朝也其一是
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嚴
之位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下與諸奚賓射內與治
朝同其三是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
朝士掌之此是論衆燕之朝也朝直遂翻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宋

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行夏之時，用寅正也。服色尚黑，隨水行也。夏，戶雅翻。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後周太祖初據關右，官名未改魏號。及域內粗定，改定章程，命尚書令盧辯遠師周制，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閔帝受禪，大司馬掌兵，宇文護居之，以專兵要。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為左僕射。周王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宇文氏自謂其先出於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為主。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遂以為氏。及周國號，二丘，圜丘、方丘也。始祖獻侯配南北郊，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號曰獻侯。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大社。五代志：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為壇之制。圜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丘一成，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一階，下崇一級。丘在國陰六里之郊。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除圜丘及南郊，正月上辛有事於南郊，而左社稷，親祀社稷，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皇帝除市門稅。賦稅未畜趣。國用不足，令稅入市者人一錢，今除之。乙巳，享太廟，仍用鄭玄議，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處計翻。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昭本如字，為諱，讀曰韶。以晉文帝名昭，故讀曰韶。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晉安公主也。齊南安城主馮顯請降於周，降，戶江翻。周柱國宇文貴使豐州刺史太原郭彥將兵迎之，五代志：南安郡，梁置南安郡，後魏置黃州，後周以此名之。又當在五代志天平郡界。遂據南安。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吐谷，從暾入聲；谷，音浴。都督諸軍事，都督之名，其任總兵，州有防城都督，大都督，都督諸軍事，九命；使持節大將軍開府儀同，總命，都督蓋其授也。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而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揣，初委翻。了，明也。抄，楚交翻。幸勿復言。」復，扶又翻。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頠為刺史。久之，徙頠為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頠，魚毀翻。世祖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瑒，沉即翻，下同。監，工銜翻。帥，讀曰率。頠別據一

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貨財馬仗
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
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
孜勃之從子也 從才用翻 文育傳作子孜 考異曰陳書南史周 今從梁書 南
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 江州命為刺史 考異 就置南
曰與晷皆同 刺史以入北五書 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
曰 癸酉周王朝日於東郊 朝直遙翻 戊寅祭大社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 宇文泰廟
號太 及晉公護專政 公文泰兄之子 中山 皆怏怏不服 怏於兩翻
焉 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

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此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之時也既殺
趙貴 護之威權成矣 領軍將軍徐度出東關侵齊戊子至合
肥燒齊船三千艘 艘蘇遭翻 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苦
竹灘 章之苦竹灘 傅泰據蹠口城 蹠之石翻 文育傳作石頭 余孝頃遣
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 水經注 贛水北逕豫章郡北 水之
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 步之處也 又云 自石頭 西北出 江 沿江而下 百 浦 山
記 江 去 城 七 里 有 石 頭 渚 也 祖 江 投 書 處
其 投 書 豫 歸 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
刺史黃法氍 又語法氍約共破頠 語牛倨翻 法氍音渠
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法氍城
下曇朗陽敗走法氍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

宇文覺 弑恭帝

仗歸于巴山周文育軍少船 少詩沼翻 余孝頃有船在上
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
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周迪
書 間古莧翻 遺于季翻 約為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
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 沿以專翻 燒豫章柵偽若遁
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 復扶又翻 文育由間道兼行據
芊韶 芊韶 陳書作芊韶 在南康之北 芊音千 韶音 芊韶上流則歐
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
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

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
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
走 甲午周以于謹為太傅大宗伯侯莫陳崇為太
保晉公護為大冢宰 于謹 侯莫陳崇 皆以舊德 晉公護以宗室貴 位望相
副之也 柱國武川賀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
為大司寇 周人殺魏恭帝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
歐陽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
之 霸先微時 頠先委身於蕭勃 歐陽頠 南康 故與有舊 周晉公護以趙貴獨孤信名
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甲辰以司空王琳
為湘郢二州刺史 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
敗軍中忷懼 忷許拱翻 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 梁置

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　齊遣使請和　壬午周王謁成陵　乙酉還宮　齊以太師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仍加開府儀同三司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　丁亥周王享太廟　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閉細錢　故曲江侯勃主帥蘭敱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敱持勃首降　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　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　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帥讀曰率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　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司馬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　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為西道都督周文育為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七月辛亥周王享太廟　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李諧之兄也　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之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戊辰周王祭太社　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

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周孝閔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惡，烏路翻。）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illegible]）軍司馬孫恆亦久居權要；（[illegible]）及護執政，植、恆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illegible]）植、恆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illegible]）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恆以朝政，（朝，直遙翻。）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illegible]）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illegible]）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恆為潼州刺史，（[illegible]）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屬，之欲翻。）臣情兼家國，（以家言則兄弟之親，以國言則君臣之義。）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復，扶又翻。）願陛下勿信讒臣之言，疏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群公入讌，（讌，伊甸翻，合飲也。）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illegible]）小司馬尉遲綱等謀之，（[illegible]）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illegible]）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為略陽公，（[illegible]）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illegible]）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宮門外也。）孫恆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illegible]）護召遠及植還朝。（朝，直遙翻。）遠疑有變，沈吟久之，（[illegible]）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既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

宇文護弒孝閔　梁敬帝禪位于陳霸先

遂有異謀非止專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植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曰本為此謀欲以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植弟淅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弒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為尼

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

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太妃皇后為妃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為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丙子上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上出佛牙於杜姥宅設無遮大會帝親出闕前膜拜辛巳追尊皇考文讚為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世子克為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為皇后章后烏程人也置删定郎治律令

乙酉周王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

戊子太祖神主祔太廟七廟始

共用一太牢。始祖薦首，餘皆骨體。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悉眾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艦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十一月丙申，上立兄子蒨為臨川王，頊為始興王，弟子曇朗已死而上未知，遙立為南康王。

庚子，周主享太廟。丁未，祀圜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

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斬淹，悉俘其眾。

是歲，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眾請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乾，範之子也。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周太祖以固為豐州刺史。久之，固猶習梁法，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難其人，乃以司憲中大夫令狐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周人乃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刺史。整遷豐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城府周備，遷者如歸。固之去也，其部曲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東至塢紇戍

（鳩鷙戍重自龍瀚）九四百餘里。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illegible]）

帝之為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涕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衡州刺史歐陽頠為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周以晉公護為太師。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辛亥，周王耕籍田。癸丑，周立王后獨孤氏。

氏 戊午上祀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
史沈泰奔齊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
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消難尚
高祖女 情好不睦公主譖之
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皋
消難從弟子瑒為尚書左丞 與御史中丞
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
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親中兵參軍
裴藻託以私假 間行入關請降于周

通鑑百六十七 十六

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
帥騎士五千迎消難 從間道馳入齊境
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 去虎牢三
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
夜趣城下 城四面峭絕 但聞擊柝聲武親
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
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
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
乃多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
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

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
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
以消難為小司徒 丁酉齊主
自晉陽還鄴
齊人以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
王琳為梁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
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

通鑑百六十七 十七

改
元天啟追諡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 莊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
之命 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廟 乙丑上使人
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己
巳周以太師護為雍州牧 甲戌周
王后獨孤氏殂 辛 齊主以旱祈雨於
西門豹祠不應 毀之
五月癸巳 二萬軍于工塘
連八城以逼周迪 迪懼請和

樊猛等欲受盟而還（盟從上盟欲反如字）。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周以大司空侯瑱爲大宗伯。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帥所部來降。（帥讀曰率）辛丑，齊以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illegible]）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辛酉，上幸大莊嚴寺捨身。（[illegible]）壬戌，羣臣表請還宮。（[illegible]）六月乙丑，齊主北巡，以太子殷監國，（監古銜翻）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務，仍開府置佐。齊主特崇其選，以趙郡王叡爲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己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帥讀曰率）齊主至祁連池。（祁連池在北[illegible]天池[illegible]）戊寅，還晉陽。秋，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戊戌七月[illegible]也）高州刺史黃法氍、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illegible]）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illegible]）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弃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illegible]）

月甲子，周大赦。乙丑，齊主還鄴。辛未，詔臨川王蒨西討，（蒨倉甸翻）以舟師五萬發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甲戌，齊主如晉陽。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僞以小船依䑸而釣，（䑸音[illegible]）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illegible]）戊寅，復其本官。（文育[illegible]二人[illegible]）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illegible]）丁未，周王如同州。冬十月辛酉，還長安。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illegible]）（勱音邁；颺余章翻）戊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illegible]）十一月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illegible]）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

御覽盡壞弃帝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眾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為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

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免徒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疏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臥得解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

一人殘 苑左右 無不殘 忠云人 甚無 問卿 生

（溢美觀者能於辭令之間詳其旨意夫名之幾矣）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好，呼到翻）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嘗嫌太子得漢家性，不似我，欲廢之。（鮮卑謂中國人為漢）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撞之。（撞，直江翻）太子由是氣悸語吃，（悸，其季翻；吃，居乞翻，言蹇也）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

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釭，古紅翻，車轂中鐵也）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伏。（勝，音升）唯三公郎中武強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治，直吏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數，所角翻）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慚。

委奏 究根 云

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思，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箕子為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庚寅，齊以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尉粲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常山王演為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司徒。

壬午，齊大赦。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

齊肅之
暴字道
元而

薪火亂投燒殺之，塡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為，于僞翻。)帝以儀同三司劉郁捷殺浚，以浚妃陸氏賜之；馮文洛殺渙，以渙妃李氏賜之。(為李妃捷馮文洛張本。)二人皆帝家舊奴也。陸氏尋以無寵，於浚得免。　高涼太守馮寶卒，海隅擾亂，寶妻冼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僕帥諸酋長入朝。(朝，直遙翻。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詔以僕為陽春太守。(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畧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琳兵東下，故後梁得以乘虛取之。將，即亮翻。)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諸州總管自此始。)　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五代志：始安郡，梁置桂州，今為靜江府。)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壬午，侯瑱引兵焚齊舟艦於合肥。(艦，戶黯翻。)　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據齊紀，甘露寺在遼陽。此□語所謂□漢坐禪也。)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左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省，悉景翻。)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齊斛律光(斛，戶谷翻。)將騎一萬(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擊周開府

儀同三司曹回公，斬之。柏谷城主薛禹生棄城走，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三月戊戌，齊以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寇周邊。(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庚戌，周遣大司馬賀蘭祥擊之。　丙辰，齊主至鄴。　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使，疏吏翻。)　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監利縣，沈約曰：□吳所立，晉屬南郡，宋屬巴陵郡，後梁置監利郡。今監利縣在江陵府東南百八十里。)　齊主之為魏相也，(相，息亮翻。)膠州刺史定陽文肅侯杜弼為長史。(五代志：高密郡，舊置膠州，唐武德五年改密州。五代志：文城郡吉昌縣，後魏曰定陽。)帝將受禪，弼諫止之。(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帝問治國當用何

人，(治，直之翻。)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己，銜之。高德政用事，弼不為之下，嘗於衆前面折德政。德政數言其短於帝，弼恃舊不自疑。(折，之舌翻。數，所角翻，下同。)(高德政譏杜弼而不知揚□□□□之譏也，昏昏於夏；利欲之場，眩思害人而不知其身之害者多矣。)帝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使，疏吏翻。)既而悔之，驛追不及。　閏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曆。(更，工衡翻。)　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將兵城南皖口。(南皖口，水入江之口。祝穆曰：皖水自霍山縣流入，經懷寧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輿地志：皖口，今舒州之山口。將，即亮翻。皖，戶版翻。)　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高德政事齊主於初，管禪代之際，又德政勸成之，權寵無敵，為楊愔所忌。)齊主酣飲

德政數強諫（數，所角翻）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何以
精神凌逼人。（[illegible]）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
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
差。（差，楚懈翻，病瘳也）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
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鍼。（[illegible]）
親以小刀刺之，血流沾地。（[illegible]）又使曳下，斬去其足。（[illegible]）
劉桃枝捉刀不敢下。（[illegible]）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
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
其夜，以氈輿送還家。（[illegible]）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
四牀，欲以寄人。（[illegible]）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府猶無
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
又斬之，并其子伯堅。（[illegible]）以司州牧
彭城王浟為司徒，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右僕射。乙
巳，以湜兼太尉。（[illegible]）齊主封子紹廉為長安
王。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為大司徒，達奚武為大宗
伯，武陽公豆盧寧為大司寇，（[illegible]）柱國輔城公邕為大司
空。（[illegible]）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
廄庫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
徵備如法。（[illegible]）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

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illegible]）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
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
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
厭之。（厭，於[illegible]翻）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
等十九家。（[illegible]）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illegible]）
周文育、周迪、黃法氍共討余公颺，（[illegible]）豫
章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眾且萬人。文育遣軍於金口。
（[illegible]）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
送建康。（[illegible]）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
千人救余孝勱，（[illegible]）慶分遣主帥常
眾愛與文育相拒，（[illegible]）自帥其眾攻周迪及安南將
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
謀殺文育以應眾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
之。（[illegible]）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
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并
其眾，（[illegible]）因據新淦城。（[illegible]）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

騎奔巴山（騎，奇寄翻） 曾慧達部將梅天養等引齊軍入城（曾慧達守…城） 慧達帥麾下數千人濟江自歸，拜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五代志…城郡…陵縣陳置北江州） 六月，戊子，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猗氏縣，漢以來屬河東郡，古郇瑕氏之地，…） 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效，務威猛，令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詩…之辭也…和也），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喪，息浪翻）。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好，呼到翻）。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以此觀之，選曹擬官皆奏於上，…事始也）！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易，以豉翻），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棊有劫，彼此爭行以相持，以先後決一枰之勝負。易，以豉翻），若一行不當（當，丁浪翻），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舉動。周處士韋敻（敻，呂正翻），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

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敻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夏書五子之歌之辭）。」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讚之孫也（寇讚自秦歸魏，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少有學行，家人常賣物多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行，下孟翻），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蒭菽，訓子孫必先禮義（先，悉薦翻）。自大統中稱老疾不出（…），世宗虛心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見，賢遍翻）。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史言周王禮賢）

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攻周迪，自南川歸也。炅，古迥翻）。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降，戶江翻）。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午，廬山民斬之，傳首。

詔臨川王蒨於南皖口置城（…），使東徐州刺史吳興錢道戢守之（戢，側立翻）。丁酉（…），上不豫；丙午，殂（年五十七）。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

盤（謂捷鈎翹蜂盤者髮器以為飾今謂之螺鈿蚌步項翹）殺技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梁元帝承聖元年以昌為領直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直將即亮翻朝直遙翻下同）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景歷親與宦者宮人密營斂具（斂力贍翻）時天暑須治梓宮（治直之翻）恐斤斧之聲聞於外乃以蠟為祕器（蠟盧盍翻祕器棺也漢官有東園祕器）文書詔敕依舊宣行庚寅安都軍還適至南皖與臨川王俱還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武帝既殺王僧辯使蒨平杜龕張彪等以定東土故云有大功）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又手解蒨髮推就喪次（士時掌璽斯氏翻推吐雷翻為安都恃定策之功以殺其身張本）遷殯大行于太極西階皇后乃下令以蒨纂承大統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為皇太后辛酉以侯瑱為太尉侯安都為司空 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矟所角翻）

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為于偽翻）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illegible]）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上飛下兇冀罪我今欲疾所潰顛跳兇孫猶餓殺之）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曹魏置祠部郎五代志齊尚書省祠部郎掌祠祀醫藥贈賜等事）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江陽王繼元叉之父）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常山公遵佐道武帝定中原）元景安虔之玄孫也（陳留王虔亦從道武）定襄令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皓下老翻）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八月甲申葬武皇帝於萬安陵廟號高祖 戊戌齊封皇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都官尚書崔昂為右僕射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乙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癸卯齊詔民間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託攜養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 初高祖追謚兄

道譚為始興昭烈王以其次子頊襲封及世祖即位頊在長安未還 頊與昌俱在長安 上以本宗之饗 始興王道譚二子上入纂皇緒而頊留長安故令 戊戌改封頊為安成王 以皇子伯茂為始興王 以奉道譚祀 初周太祖平蜀 見一百六十五卷元帝承聖二年 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 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 太祖以其幼不許 周人以憲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為梁州總管 廣導之子也 導字元寧周太祖之兄子 辛酉立皇子伯宗為太子 己巳齊主如晉陽 辛未周主封其弟輔城公邕為魯公安成公憲為齊公純為陳公盛為越公達為代公通為冀公逌為滕公 逌音由 乙亥立太子母吳興沈妃為皇后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 齊太子殷字正道 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 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 五代志蒙陽郡後魏置平秦郡 黃門侍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

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泣者 以其暴故哭無下泣者 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 殷字正道文宣帝嫡子也 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諸土木金鐵雜作一切停罷 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 瑒音暢 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為之聲援 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 五代志同安郡望江縣梁置大雷郡 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 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 五代志江州湓城縣置 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齊以右丞相斛律金為左丞相常山王演為太傅長廣王湛為太尉段韶為司徒平原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自晉陽至鄴 十二月戊戌齊徙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 樂音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illegible]
[illegible]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illegible]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二（起[illegible]，盡玄黓[illegible]，凡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諱蒨，字子華，高祖兄始興王道譚之長子。）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齊大赦，改元乾明。

辛酉，上祀南郊。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湜，常[illegible]。以[illegible]。史記索隱曰：滑，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illegible]）[illegible]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癸亥，卒。辛未，上祀北郊。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軍所，[illegible]。）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王琳至柵口，（柵口，[illegible]。）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illegible]）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長，[illegible]。）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illegible]）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illegible]）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illegible]）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illegible]）孫瑒嬰城自守。（[illegible]）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illegible]）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illegible]）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illegible]）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illegible]）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illegible]所以敗也。）瑱發拍以擊琳艦，（[illegible]）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illegible]）餘皆棄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illegible]）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

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舴陟格翻艋音猛陳讀曰陣）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先悉薦翻泌毗必翻又兵媚翻考異曰北齊書作長史袁泌今從陳書）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還從宣翻又如字降戶江翻下同）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袁昂著名節於齊梁之間）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自此江東皆為陳矣帥讀曰率）丁酉齊葬文宣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戊戌詔衣冠士族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材銓敘（銓此緣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此鄴省尚書也）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晉陽并州所治故曰并省并必經翻）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並縱遣（去年齊顯祖夷諸元及其家口今縱遣良口奴婢仍不籍也）乙巳以太尉侯瑱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湓城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朝直遙翻）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鄴宮昭陽殿東）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

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考異曰北齊書孝昭紀大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今從楊愔傳○第常山王第也）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鷙力智翻探吐南翻）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演以常山王錄尚書事故稱為錄王）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先悉薦翻）及濟南王立（濟子禮翻）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言國祚也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戚故言家祚王晞勸常山王以大宗其父矣）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處昌呂翻）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發晉陽赴鄴）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以為根本文宣帝以來相承不改）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

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朝，直遙翻。）又敕以王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晉陽在鄴西，故謂之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可朱渾道元自隴右歸高歡。考異曰：北史云道元第，今從北齊書。）尚帝姑東平公主，（齊主之姑，則高歡之女也。）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少，詩照翻。）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燕，因肩翻。處，昌呂翻。）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為喻也。澄者，去其泥滓；汰者，去沙石。）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演、湛皆齊主之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疏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宋弁見任於魏孝文帝。）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去，羌呂翻。）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楊愔時為尚書令，故稱之為令公。）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高仲密之妻也，（高仲密圖妻而外叛，事見一百五十八卷武帝大同九年。）

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昵，尼質翻。）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史言婦人之禍。）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錄尚書後室，錄尚書之所居也。）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

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毆，烏口翻。）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少，詩沼翻。）狼狽排眾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鄭頤於尚藥局。（五代志：尚藥局屬門下省，總御藥事。）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唐突，猶衝突也。）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叱利，虜複姓。騎，奇寄翻。）

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illegible]）太皇太后坐殿上，太后及帝側立。（[illegible]）演以塼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illegible]）威福自己，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屏氣，（[illegible]）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illegible]）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illegible]）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illegible]）帝不睨之。（[illegible]）帝素吃訥，（[illegible]）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illegible]）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

能為，留使豈不佳邪！（[illegible]）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illegible]）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illegible]）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illegible]）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illegible]）遂皆斬之。（[illegible]）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譖己，（[illegible]）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illegible]）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illegible]）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illegible]）親內之，（[illegible]）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illegible]）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illegible]）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

可悲之甚也（騧馬黑喙曰騧騧陳方翻騏驪騟毛兒口馬青驪也曰騏騟天下良馬也騧汾珍翻）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後魏敬宗以爾朱榮為大丞相後高歡復為之位在人臣之上推崇之極也）湛為大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彥言[illegible]）王浟為尚書令（浟夷周翻）

江陵之陷也（見梁元帝承聖三年）長城世子昌（高祖封長城公昌為世子）及中書侍郎頊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乃遣昌還（高祖殂在去年許而不遣以高祖存而遣還以高祖殂）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王琳據中流路梗故居安陸）（開陳使兄弟爭國也）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

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被皮義翻）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封衡陽王　齊大丞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晞曰（晞嘗為并州長史曾從至晉陽還鄴）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幾居依翻處昌呂翻）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illegible]）演奏趙郡王叡（[illegible]）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illegible]）

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死戰周人不能克（史言千人）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以大義不能下郢人之死戰不下諸侯江陵之役猶為周偽官也）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復扶又翻）既而周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illegible]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illegible]）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illegible]）塞其中路（[illegible]）迪等與周敷共圍之（帥讀曰率曇徒含翻[illegible]）敗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於武陵帝分荊州之義陽天門郡郢州之武陵郡置武州督沅州須置武陵人宋治武陵郡以荊州都尉所部六縣為沅州置通寧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郡尉沅亭元）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為武州刺史以孫瑒為湘州刺史（[illegible]）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史言孫瑒能自全朝直遙翻）徵為中領

軍未拜，除吳郡太守。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爲廣寧王，長恭爲蘭陵王。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候。昌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淸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爲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於糖䭔而進之。

十一

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爲世宗所親，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壬寅，魯公卽皇帝位，大赦。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侯安都父文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停鄉里。上乃爲置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六月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梁典。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葬之，敕上黨王妃李氏

十二

還第。馮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何物奴，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秋七月丙辰，封皇子伯山爲鄱陽王。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之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

久殿下謙退非賺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上玄天也)墜先帝之基(先帝高歡)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賛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illegible]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illegible]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illegible]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illegible]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

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illegible]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illegible]演又啟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illegible]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illegible]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illegible]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

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illegible]候少隙即徑進也[illegible]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illegible]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illegible]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illegible]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

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illegible]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illegible]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illegible]帝曰顯安我姑之子[illegible]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illegible]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illegible]行之非妄言邪帝

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睎，睎曰：「顯安一是也。」顯安，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illegible]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illegible]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馬。[illegible]

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六典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其[illegible]中大夫[illegible]六命[illegible]）帥衆一萬奄至武陵，[illegible]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illegible]軍于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于巴丘。[illegible]會秋水泛溢，盛、敦糧援斷絕，[illegible]分軍抄掠，以供資費。[illegible]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illegible]召旁村人，[illegible]陽有訪問，隨即遣之。[illegible]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illegible]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illegible]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illegible]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illegible]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illegible]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illegible]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

冬，十月，癸巳，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illegible]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瑱南討。[illegible]

十一月，辛亥，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illegible]）叔虎，柔之從叔也。[illegible]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強富也。[illegible]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

與彼蒲州相對魏神䴥元年置雍州於河東延和元年改曰秦州太和中罷孝昌分爲東西東魏天平初復置秦州於河東後周因蒲阪舊名而置蒲州東之地入周深溝
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
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為我敵所損
糧食損當作捐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更戍也一年一代穀食
既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
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
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
擊庫莫奚契丹之別種也庫莫奚至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遁
齊主分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還從宣帝文所築長城也

十二月乙未詔自今孟春諱于夏首大辟事已款
者已款謂罪人已款服也今人謂獄辭爲款宜且申停及秋冬乃行刑也
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尉紆勿翻遣巴州刺史
安鼎守之庚子獨孤盛將餘衆自楊葉洲潛遁若賈宇文護之勢孤矣
丙午齊主還晉陽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
曰是人應死不不讀曰否齊主以文宣殺人多非其罪故問晞
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記王制之言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爲
王公改之爲于偽翻帝欲以晞爲侍郎按北史王晞傳侍郎當作侍中苦
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

矣少詩照翻要人謂位居勢要者得志少時鮮不顛覆時少謂始紹
少時也少息且吾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好呼到翻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即位
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
防足食𥿟曰石鼈在淮南壽春以西八十里鄧艾屯田二千頃魏丁亥置一鼈又曰石鼈今在安豐縣西北
元年改爲實源縣肅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曄建議
開幽州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督
亢陂在唐幽州范陽縣界燕太子丹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即此地也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
以給河南之費河內郡晉分河內置汲郡河陽縣爲懷義等屯由是稍止轉輸之
勞此是五代志序齊南事見于此晉以來趙郡鑑取之附見于此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史言宇文護之權愈重翻門亂翻將也庚戌大赦
周主祀圜丘辛亥齊主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
周主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用鄭玄之說祀感生帝靈威仰
郊以於南郊乙卯祭太社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
偷楚更閣進取庚翻合州刺史裴景徽
陳書作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鄉讀曰嚮導音徒到翻齊王使
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

事泄挺身奔齊按梁置合州於合肥侯景之亂已入於齊齊之境上南豫歷陽陳蓋僑置合州於庄寨以景為刺史沈持持挖徵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己巳周主享太廟班
太祖所述六官之法宇文泰廟號太祖以泰之相魏也建六官式周禮大人以為相六官之法　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降戶江翻湘州平侯瑱
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按賀若敦傳賀之上有求字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為爾
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
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門
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五代志澧陽郡孱陵縣舊置南平郡又安鄉縣舊置義陽郡南郡松滋縣舊置河東郡安鄉縣本漢孱陵縣地漢為漢壽後立義陽郡
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　二月甲午周
主朝日於東郊周人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古舉行其禮耳朝直遙翻
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武帝中大同元年按周之制後六命三州刺史也小　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為
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間古莧翻或齊人受孝寬金
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　主帥許
盆以所戍城降齊帥所類翻孝寬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諜達協翻
離石以南生胡數為抄掠五代志離石郡置離石縣生胡即稽胡之不附屬周者數所角翻抄楚交翻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
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
河西離門河之西也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
懼不敢前監古銜翻少詩沼翻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
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晉
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
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
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傍蒲浪翻唐志
絳州萬泉縣有介山稷山縣有稷山介子推隱處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
岳卒城而還卒子恤翻　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
瑱卒　丙寅周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
役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為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而番休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周以少傅尉遲綱為大
司空尉紆勿翻　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為紀國公皇子贇
為魯公贇李后之子也贇於倫翻　六月乙酉周使御正
殷不害來聘周書曰御正任專綸誥蓋以中書舍人之職也北史盧辯傳武成元年
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六典曰後周依周官春官內史下大夫掌王言蓋比中書侍郎後又增為上士比中書舍人之任下大夫比中書侍郎下大夫又增為上大夫比中書令然則御正者亦任之職在帝左右又親密於中書杜佑通典亦云又屬天官於府中
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己酉周追封皇
伯父顥為邵國公以晉公護之子會為嗣顥弟連為

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為嗣連弟洛生為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為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為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為嗣顥與衛可孤戰歿有子什肥導護連洛生什肥為高歡所殺無後故以實嗣之洛生為爾朱榮所殺震早卒皆無後故以亮至嗣 齊主之誅楊燕也燕於賢翻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楊燕謂楊愔燕子獻守手又翻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高歡廟號高祖元海父思宗歡之從子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從才用翻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齊主以伏連代羨為幽州以羨代伏連為領軍以分湛之權湛知其故乃留伏連不使之幽州羨至又不聽其視領軍事 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廢帝濟南王殷諡閔悼先悉薦翻濟子禮翻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復立為己不利齊主誅楊燕歸彥握兵以從楊燕死而濟南廢矣故恐其復立為己不利復扶又翻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梁孝王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中二年後見主上請去兵權見賢遍翻去羌呂翻以死為限不干朝政[illegible]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沈持林翻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斛律羨字豐樂樂音洛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林慮縣漢屬河內郡晉屬汲郡魏敬宗永安元年置

林慮郡帶林慮縣慮讀如閭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覡刑狄翻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丙子齊以彭城王浟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尉紆勿翻下同樂音洛 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

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illegible]）是日，殂於晉陽宮。（年二十七）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曰：（[illegible]）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illegible]）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illegible]）大赦，改元大寧。

周人許歸安成王頊，（頊，吁玉翻）使司會上士杜杲來聘。（周禮天官之屬有司會。[illegible]）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illegible]）齊以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illegible]）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婁叡，婁太后之弟昭兄之子）

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illegible]）詔從之。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illegible]）異屢遣其長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illegible]）與王琳自鄱陽

信安嶺潛通使往來。（[illegible]）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眾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illegible]）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illegible]）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illegible]）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

己亥，以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周涼景公賀蘭祥卒（涼國公諡也）。壬寅，周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州（以二渠皆灌溉）。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爲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考異曰：典略作杜杲，今從周書）。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胡公始封於陳，故郊祀之以配天）。三月辛酉，祀北郊。

閏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爲肅宗所厚（歸彥以殺楊愔之功，爲肅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數，所角翻），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歸彥始爲文宣所親任，其後背楊愔附孝昭，成濟南之禍，又爲孝昭所信任，孝昭既殂，又從武成，以貪天之功，故武成疑其反覆而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刺史（句），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爲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參，朝參也，[illegible]），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齊有別宮在清陽。五代志：清河郡清陽縣，舊曰清河，後齊省貝丘入焉，開皇六年改爲清陽。將，即亮翻）。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帝之爲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疏，所據翻），義雲納賂於士開，得爲兗州刺史（[illegible]）。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illegible]），又徵其子入朝（朝，直遙翻），迪趑趄顧望，並不至（趑，子私翻）。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朝，直遙翻），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illegible]）。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湓城（賈，音古），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監，古銜翻）。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爲光祿大夫（五代志：建安郡，陳置閩州），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爲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爲，于僞翻；從，千容翻），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

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班固曰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劉注云謂烹酈生敗田橫驕韓信也余謂方翻相似）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王命論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著陟略翻）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懸音玄）避將安往（言生死之命懸於人手無所逃之也）縱火者自救之 乙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司徒（湝音皆任音壬）

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朝直遙翻）齊主許之

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曇朗爲齊所殺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琳於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更工衡翻）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懷之子也（高歡起兵於信都懷爲參佐）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梁普通中鑄鐵錢喪息浪翻）民間私用鵝眼錢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考異曰隋志在天嘉五年今從陳帝紀）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好呼到翻）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年四十四）葬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即帝位（巋宇仁遠宣帝之第三子也巋音歸又丘軌翻）改元天保尊龔太后為太皇太后王后曰皇太后母曹貴嬪為皇太妃（嬪毗賓翻）

二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歸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言若不以魯山歸周周亦未肯遣安成王還朝）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介大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好呼到翻）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使疏吏翻）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頊吁玉翻復扶又翻）

周人皆歸之 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𣰰…翻守式又翻）周敷共討周迪 甲申大赦 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上時掌翻諸暨縣漢以來屬會稽郡永康縣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上浦立屬東陽郡自永康至東陽一百九十里）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嶺口豎柵以拒之（豎而主翻）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中竹仲翻踝胡瓦翻足踝也）安都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為堰（迮側百翻堰於建翻）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潦盧皓翻艦戶黯翻堞達協翻）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

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鎧可亥翻還音旋）畀黨

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梁置貞毅將軍班第二十二在五德將軍之下陳制擬官品第五）帥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皆為健將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夏四月辛丑齊武明婁太后殂

齊主不豫服緋袍如故未幾（未幾言未幾時幾居豈翻）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投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帝怒撻之（和士開長君之惡者也）自此益無所忌憚矣

乙巳齊遣使來聘（使疏吏翻下同）

齊青州上言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

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先是先悉薦翻）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邑戶聽寄食他縣

五月庚午周大赦

己丑齊以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

壬辰周以柱國楊忠為大司空

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尉紆勿翻）

秋七月己丑納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祿大夫周之女也（姚思廉陳書周作固）

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此王國郎中令也）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眾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心（子繪父隆之祖回皆為冀州刺史）使乘傳至信都（傳張戀翻）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降戶江翻呼火故翻）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illegible]）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illegible]）即臨城自刎（刎扶粉翻）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illegible]水經注[illegible]之水上承[illegible]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南又東[illegible]白馬河注之[illegible]謂之交津口）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illegible]木作[illegible]）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

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

癸亥齊主如晉陽

上遣使聘齊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以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溉之弟子也（[illegible]以文學[illegible]）

吳明徹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

冬，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省，悉景翻；調，徒弔翻。）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十一月，丁卯，周以趙國公招為益州總管。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十二月，丙辰，齊主還鄴。（自晉陽還鄴。）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文宣李后宮曰昭信。）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見，賢遍翻。）慍曰：「兒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慚，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詬，許候翻。）「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之。后號天不已，帝命盛以絹囊，（盛，時征翻；囊，奴刀翻。）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為尼。（妙勝寺，文宣所建之寺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三（起昭陽協洽，盡柔兆閹茂，凡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僕射，音夜，下同。）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朝，直遙翻。）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以收為僕射；己卯除名。北史：五日不容。如此之速，恐誤，今去其日。）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敍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疏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復，扶又翻；譖，莊蔭翻。）帝以馬鞭箠元海六十，責曰：「汝昔教我反，（事見上卷二年。箠，止蕊翻。）以弟反兄，幾許不義！（幾，居豈翻。）以鄴城兵抗并州，幾許無智！」出為兗州刺史。

甲申，周迪眾潰，脫身踰嶺奔晉安，（臨川郡南城縣有東興嶺，通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

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樂音洛）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摇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瑱他甸翻又音鎮屈其勿翻強其兩翻）雄張偏隅（張知亮翻）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書泰誓曰若崩厥角言如角之崩也孟子曰若崩厥角稽首文雖小異意則大同此止言厥角稽顙當以頭叩之狀爲義叩式苟翻稽音啓）委命闕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陳編寶燕發蕃籍故云然）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勠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寶融以河西歸漢世祖寵賞甚盛）寵過吳芮（芮以長沙奉漢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傳國五世）析珪判野（揚雄解嘲曰析人之珪師古注云析分也判亦分也謂畫野分土君國子孫而傳之後世也）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弃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孝頃直遠雖高祖永定元年歐陽頠爲周文育所禽潘純陀李孝欽皆王琳將也孝欽及余孝頃二年爲周迪所禽純陀蓋琳敗而歸陳也頠爲周文育）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胷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非張繡罪異畢諶（張繡殺曹操之子其後歸操操厚待之事見漢獻帝紀又操爲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張邈以兗州叛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諶頓首無二心既出遂亡去及破呂布諶生得衆爲之懼操曰夫人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四年）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

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從子容翻）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范曄論隗囂曰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哉注云言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衂（亟去吏翻數也）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息亮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先悉薦翻）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復扶又翻）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弃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子陽公孫述字季孟隗囂字二人事見漢光武紀餘善右渠事見漢武帝紀）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季文子引史佚之言）不愛其親寧能及物留將軍身廢國爵子尚王姬猶且弃天爵而不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背蒲妹翻）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韓智事見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張陳事始秦二世三年終漢高帝三年陘音刑）北

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兵自淮東來建康於晉安爲北故曰北軍萬里遠鬭若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故其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作以無名而出事以俟機而動以北稱兵(稱猶舉也)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民(寶應娶留異之女爲妻)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少詩沼翻)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劉澤漢高祖時以功封營陵侯事見十二卷)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梁躁公侯莫陳崇從周主如原州(諡法好變動民曰躁)帝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比毗至翻宇文護封晉公)或發其事乙酉帝召諸公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冢宰護遣使將兵就崇第逼令自殺(謹當恐懼惕省)葬如常儀(引咎謂護不當專殺功臣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氍爲南徐州刺史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南豫州陳治宣城氍巨俱翻)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跋蒲末翻唐六典御史大夫秦官歷晉宋齊梁陳後魏皆有之北齊後周並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爲臺主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以左右刑罰蓋比齊御史中丞之職也)造大律十五篇(五代志周律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衛宮十市廛十一鬭競十二劫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關津十七諸侯十八廄牧十九雜犯二十詐偽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絞斬梟裂(古者公族有罪磬于甸人鄭玄曰懸縊殺之曰磬絞殺者全其身首斬者殊死梟者掛其首於木上裂者車裂也)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江州刺史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

公親則懿昆(昆兄也)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軹音只)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丙戌齊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左僕射當作右僕射蓋先是兼官今除右僕射也)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國達奚武爲太保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蔡邕…)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閒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

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舄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扆屏風也斧扆畫斧文於扆上] 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醬食味之主] 親為之袒割[為于偽翻袒徒旱翻] 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酳[酳羊晉翻以酒漱口也] 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書傳說告高宗之言] 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論語孔子答子貢之言去羌呂翻] 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行下孟翻] 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三代而下視學養老至漢明帝周武帝行之]

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橫戶孟翻] 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數所角翻騎奇寄翻] 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攝錄也捕也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輒奔歸安都上性嚴察內銜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啟封訖有事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啟其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禊飲[樂音洛] 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上時掌翻] 初重雲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殿上甚惡之陰為之備[此皆日前事史追敘安都致敗之由重直龍翻惡烏路翻] 及周迪反朝議謂當使安都討之[illegible] 而上更使吳明徹討迪[更工衡翻] 又數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使疏吏翻] 安都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舍人自武帝以來權任尤重景歷時為中書舍人] 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上慮其不受召故用為江州五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坐徂臥翻] 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初高祖在京口[高祖與王僧辯平侯景出鎮京口] 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為于偽翻] 各稱功伐[伐功也] 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厭於鹽翻佻吐彫翻] 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卒子恤翻] 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騎奇寄翻] 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更奇

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趣。[趣讀曰促] 姦謟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勝音升褻私列翻少詩照翻樂音洛縱子容翻] 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外兵及騎兵亦勒海王叡相親多用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內外馬政掌選舉者司威歸尚書惟此一曹不屬謂之外兵省騎兵省……] 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朝直遙翻] 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胡僧敬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七年] 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叡父琛……之家也……] 不可親近。[近其靳翻] 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多居晉陽，……司冀定瀛……之地，皆在山東] 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齊制八十一御女，凡……品……之御。孝瑜傳云：爾朱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 帝聞之，大怒。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飲於禁翻] 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躁則到翻] 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孝琬，孝瑜之弟也]

秋，七月，戊辰，周主幸原州。

八月，辛丑，齊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

九月，壬戌，廣州刺史陽山穆公歐陽頠卒，詔子紇襲父爵位。[陽山郡公。五代志：南海郡含洭縣，梁置陽山郡。為歐陽紇不就徵明年而反張本。紇，下沒翻]

甲子，周主自原州登隴。[登隴坂也]

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東興嶺在臨川郡南城縣界。唐志：撫州南城縣，武德四年析置永城、東興二縣，七年省……] 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昭達時為護軍將軍]

丙戌，周主如同州。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可汗音寒] 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六典曰：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則侍於左右，大祭祀盥洗則授巾，武帝改為納言，蓋侍中之職也] 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左武伯，蓋侍衛之官，注見後] 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使疏吏翻遺唯季翻] 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好呼到翻] 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元年。蠕人朱翻。降戶江翻] 如何今日遽

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背蒲妹翻）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義等復命（考異曰義在保定二年按子發傳云與突厥乃俱入并之役故置於此）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又音抗字須也帥讀曰率下同）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還從宣翻）丙申大赦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趣七喻翻）詔

益州刺史余孝頃（梁元帝之世益州之地已入于周此蓋陳命余孝頃遙領益州耳）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會工外翻）是歲初祭始興昭烈王於建康用天子禮（帝嗣高祖以□□奉始興昭烈王之祀今初以天子禮祀之非禮也）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唐志代州雁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陘音刑隘烏懈翻）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杆音干）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三可汗木杆子張居都斤小地頭可汗居東方步離可汗居西方職九勿翻并公旦翻恆戶登翻）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拒達奚武之兵也）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

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分扶問翻）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幷州刺史段韶摠之（委叡部分而段韶摠其事）

五年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晉陽北城也）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厥九勿翻邪音耶）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將即亮翻）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

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陳讀曰陣上時掌翻）周師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自晉陽以北七百餘里畜許救翻）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比必利翻長城即文宣所築者）馬死且盡截矟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沮將預翻）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

見賢遍翻。昔音皆，又戶皆翻。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紊音問。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辛巳，上祀南郊。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初，齊顯祖命羣官刊定魏麟趾格為齊律，麟趾格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五代志：名例一，禁衛二，婚戶三，擅興四，違制五，詐偽六，鬬訟七，賊盜八，捕斷九，毀損十，廄牧十一，雜律十二。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戶慣翻，車裂也。其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當考。其流外官及老小閹癡官皆贖。老者小者閹者癡者以其精氣不足也。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赦其宿罪，此後有犯者皆以法令從事。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仕門，仕宦之家。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調，徒弔翻；下夫調、斗調同。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言奴婢受田依良人。牛受六十畝。按五代志，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丁牛者，勝耕之牛。其田良人數者得受。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奴婢者，官當役其力，故減調半於良人。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調力弔翻。己巳，齊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共劫太師彭城景思王浟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內室，稱敕，牽浟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盜殺之。浟夷周翻。使，疏吏翻。從上聲。呼火故翻。庚辰，周初令百官執笏。記玉藻：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又曰：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宋志曰：昔者有刀筆，主其後漸者持之。以備忽忘，宋明帝時尚書令王景文奏以白筆綴其首，簪笏之事，因此其始也。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其餘公卿但執手板。周之笏蓋以竹木為之，其頭有白筆。通用象牙，五品已上用象，已下用竹木。唐制：三品已上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九品已上前屈後直。元年，以上[illegible]三品以上朝服並用象，九品已上用竹木，上圓下方。五品以上前挫後直。男以下依此，亦依此品。爵執笏，假板官亦依此。齊以斛律光為司徒，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普，歸彥之兄子也。甲申，以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庚子，周主遣使來聘。使疏吏翻。

癸卯，周以鄧公河南竇熾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之子賢為畢公。甲子，齊主還鄴。壬午，齊以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段韶為太師。丁亥，以任城王湝為大將軍。壬辰，齊主如晉陽。周以太保達奚武為同州刺史。

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兩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冑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冑封以奏之。齊主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冑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流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寅，周改御伯為納言。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勳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周以柱國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戊子，周以齊公憲為雍州牧，宇文貴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衛公直為大司空。追錄佐命元功，封開府儀同三司隴西公李昞為唐公，太馭中大夫長樂公若干鳳為徐公。昞，虎之子；鳳，惠之子也。

乙丑，齊主封其子綽為南陽王，儼為東平王。儼，太子之母弟也。

突厥寇齊幽州，眾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為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

蒙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供居用翻養余亮翻）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勝音升）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

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離力智翻）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薩保護字薩桑葛翻）如此不孝子為公侯母為俘隷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分扶問翻）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護兄弟呼其母為阿摩敦四姑周主之姑也）初聞此旨魂爽飛越（左傳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勝音升下同）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度徒洛翻）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

願生死肉骨（生死謂使死者復生肉骨謂使枯骨再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勝音升荷下可翻）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重直龍翻）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傳張戀翻）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既為母請和（為于偽翻）不遣一介之使（使疏吏翻下同）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護母至長安帝未及護而閻氏至周）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

臘周主帥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下同）突厥自幽州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二十四軍六柱國及十二大將軍所統左右廂散隸左右廂所統之兵也）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勞力到翻）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

軍權，留帥山南之兵趣懸瓠。[illegible] 趣，七喻翻。復，扶又翻。少師楊㯹出軹關。少，詩照翻。㯹，與標同。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守，式又翻。降，戶江翻。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五代志：鄱陽郡，陳置吳州。[illegible] 詳兵大敗，迪眾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illegible] 至定川，[illegible] 與迪對壘。迪紿敷曰：「吾昔與弟勠力同心，[illegible] 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illegible] 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渡水，為迪所殺。陳寶應據晉安、建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筏，音伐。壞，音怪。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去年遣孝頃督會稽諸郡兵自東道會攻陳寶應。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莆口在[illegible] 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illegible] 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illegible] 以為

衡陽王掌書記。[illegible] 周晉公護進屯弘農，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illegible] 戊戌，齊主遣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illegible] 初，周楊㯹為邵州刺史，五代志：[illegible] 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數，所角翻。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㯹軍，㯹遂降齊。[illegible] 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illegible] 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illegible] 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塹，七豔翻。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復，扶又翻。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騎，奇寄翻。丁巳，齊主亦自

晉陽赴洛陽、己未齊太宰平原靖翼王淹卒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邙阪邙之阪帥讀曰率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光陳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忷懼忷許拱翻韶迎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逆迎也上時掌翻韶且戰且卻以誘之誘音酉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谿谷死者甚眾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水經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墦冢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謚法危身奉上曰忠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矟色角翻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卒子恤翻

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眾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少詩照翻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賞戰勝之功也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此稽胡與離石稽胡同種散居銀夏之間誘音酉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坐徂臥翻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帥讀曰率屬之欲翻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其宇文護之謂將即亮翻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稽音啓勞力到翻是歲齊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宕州在長安西南一千八百五十六里宕徒浪翻

六年春正月癸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大司馬湝戶皆翻又音皆皆任百千齊主如晉陽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

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薦等 魏收志朔州有中山郡領尖山□□二縣 水經註灅頹水出沃陽縣東山下西南流右合詰升袁水其水左合中陵川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治尖山縣隋爲神武縣屬馬邑郡薦在甸翻 備皇后儀衛行殿幷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毅熾之兄子也 熾時爲柱國周主既誅宇文護以爲太傅 丙寅周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 隋志西魏洛爲南漳縣雕陰郡有綏德縣西魏置 李穆陸通皆代志安武縣公也五有安武 壬申周主如岐州 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頊爲司空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爲不法 自宋以來王公府皆有直兵 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 御史臺爲南臺 上見陵章服嚴肅爲斂容正坐 爲于僞翻下上爲同 陵進讀奏版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 殿中侍御史掌殿中察非法故使之引頊下殿 上爲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丙午齊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 珽他鼎翻技渠綺翻行下孟翻 嘗爲高祖中外府功曹 高歡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爲府功曹 因宴失金叵羅 叵羅飲器叵普火翻 竇泰於珽髻上得之 與史文同 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 令史劾珽盜 顯祖時珽爲秘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爲民 華林遍略

梁武帝集諸學士所撰也南人持至鄴下貴之高氏集書吏一日一夜寫畢退還其本珽盜遍略數帙質錢樗蒱重以得罪至顯祖時又盜遍略一部及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由是除名 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 伎渠綺翻 世祖爲長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 以胡桃爲油以塗畫 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 孝徵珽字也 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奸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 振古猶言自古也 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 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 分扶問翻 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 少詩照翻粗坐五翻解戶買翻說輸芮翻 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 彗祥歲翻見賢遍翻 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幷上魏顯祖禪子故事 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六年是上時掌翻下公上同 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 緯字仁綱成帝之長子也母胡氏 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

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珽，徒鼎翻），見重二宮。丁丑，齊以賀拔仁為太師，侯莫陳相為太保，馮翊王潤為司徒，趙郡王叡為司空，河南王孝瑜為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尉粲、婁叡並為太尉，北齊紀之誤。按尉粲傳，粲為太傅，當從之。婁叡封郡王。五代志：琅邪郡沂水縣，舊置東安郡），尚書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按齊紀，彥深自右僕射遷為左僕射）。五月，突厥遣使至齊（使，疏吏翻），始與齊通。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從，才用翻）。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吳人謂魚菜為鮭，音戶佳翻），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守，式又翻；誘，音酉），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庚寅，周主如秦州。八月丙子，還長安。己卯，立皇子伯固為新安王，伯恭為晉安王，伯仁為廬陵王，伯義為江夏王（夏，戶雅翻）。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金州刺史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函谷（五代志[illegible]周置中州[illegible]）。敦恃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事見上卷[illegible]），對臺使出怨言（使，疏吏翻）。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illegible]江南不能定[illegible]）。十一月癸未，齊太上皇至鄴。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撻（數，所角翻；捶，止蘂翻），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說，式芮翻；更，工衡翻；謚，神至翻）。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禮為武陵王。壬戌，齊上皇如晉陽。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謚法：布義行剛曰景，有功安民曰烈，猛以彊果曰威，[illegible]威可畏曰威，以刑服遠曰威）。

天康元年（是年二月改元）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癸未，周大赦，改元天和。辛卯，齊主祀圜丘。癸巳，祫太廟（五代志：後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圜丘以[illegible]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太廟[illegible]春[illegible]夏[illegible]）。

（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丙申齊以吏部
尚書尉瑾為右僕射　己亥周主耕籍田（籍合亦翻）　庚
子齊主如晉陽　周遣小載師杜杲來聘（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錫也言其官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而無大小之別五代志從周官有上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輦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脩廣之數辨遂逆之受審敘孝之政）　二月庚戌齊上皇還鄴　丙子大赦改元（改元
天統）　三月己卯以安成王頊為尚書令　丙午周主
祀南郊　夏四月辛亥大雩　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
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
曾孫也（孔琇之見一百二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琇音秀）疾篤奐仲舉與司

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
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　樞君正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大清二年）
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頊曰
吾欲遵太伯之事（言以天下讓也）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
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長知兩翻）
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晉成帝立母弟為嗣事見九十七卷咸康八年殷法兄死弟及）
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
痊復非久（痊愈也瘳復扶痊且緣翻）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
躋（毛萇曰躋升也鄭玄曰言日進也）安成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
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

陳文帝殂太子伯宗嗣殷任二年為安成王頊所廢為臨

於卿（復扶又翻）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人臣之
事君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孝經記孔子之言）夫孔奐在陳處腹
心之重任（處昌呂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
誠則當如竇嬰面辯袁盎廷爭（竇嬰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袁盎事見
中二年爭讀曰諍）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覬音冀覦音俞）以為誠
邪（邪音耶）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
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左傳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公卒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楚康王卒弟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而自立是為靈王）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
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如晉之荀息趙之肥

義（左傳晉獻公有疾屬其子奚齊於荀息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肥義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六年）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探吐南翻）及其
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
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
不悖哉（悖蒲內翻）　癸酉上殂（殂在胡翻）上起自艱難知民疾
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以鐵撥物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閤中判取外事故曰刺閨刺七賜翻）敕傳更籤於殿
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更工衡翻籤更籌也鎗楚庚翻）
曰吾雖眠亦令驚覺（覺古孝翻）太子即位大赦五月

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尚書令。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于周，以其地為扶州。（五代志：同昌郡[illegible]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illegible]）庚寅，以安成王頊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illegible]）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為司空，以吏部尚書袁樞為左僕射，吳興太守沈欽為右僕射，（[illegible]）御史中丞徐陵為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王太尉謂僧辯；荊州禍敗謂江陵陷沒也。[illegible]）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方，法也；窮，極也。）求安之時，（[illegible]）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illegible]）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謂一日富於一日，一年華於一年也。）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己亥，齊立上皇子弘為齊安王，仁固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為淮南王。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illegible]）丙寅，葬文皇帝于永寧陵，廟號世祖。秋七月，戊寅，周築武功等諸城以置軍士。（[illegible]）

丁酉，立妃王氏為皇后。（臨海王立后。）八月，齊上皇如晉陽。周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illegible]）攻陷白帝，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元契、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能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司陸騰督開府儀同三司王亮、司馬裔討之。騰軍于湯口，（[illegible]）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涔陽蠻為聲援；（[illegible]）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illegible]）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邏，後攻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固，外託涔陽輔車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遣王亮帥眾度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間募驍勇，（[illegible]）數道進攻水邏。蠻帥冉伯犁、冉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誘，賂以金帛，使為鄉導。（[illegible]）水邏之旁有石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密誘龍真，龍真遂以城降。水邏眾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邏

城側為京觀。是後蠻望之輒大哭，不敢復叛。（[illegible]）

扶（[illegible]）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使其子寶勝據雙城，（[illegible]東縣北臨大江，有鐵[illegible]，不捨目曰向王[illegible]）水邏既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攻擒之，斬諸向酋長，捕虜萬餘口。（[illegible]）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陣灘北，（[illegible]）以司馬裔為信州刺史。小吏部隴西辛昂奉使梁、益，且為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從亂，（五代志：巴東郡臨江[illegible]）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使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遏絕山路。（五代志：清化郡，梁置巴州，[illegible]萬榮郡，唐[illegible]）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通、開二州，（五代志：通川郡，梁置萬州，西魏改曰通州；[illegible]）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illegible]）賊以為大軍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為渠州刺史。（五代志：宕渠郡，梁置渠州。朝，直遙翻。）

冬，十月，齊以侯莫陳相為太傅，任城王湝為太保，婁叡為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

庚申，帝享太廟。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聘。（使，疏吏翻。）

十二月，庚申，周主行視武功等新城。（行，下孟翻。）丙戌，還長安。

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illegible]）為草人而射之。（射，而亦翻。）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抵，諸氏翻。）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illegible]）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上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耳。」（五代志曰：後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illegible]）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illegible]）上皇以為反，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孝琬父文襄皇帝，廟號世宗。）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以大鞭頭撾之。[illegible]）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

叔上皇愈怒折其兩髀而死（折而設翻）安德王延宗哭之

淚赤（延宗亦文襄之子初爲文宣所養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王名且延宗於德乃封安德王汝南者江盡之以血也魏中興初分勃海置安德郡）又爲草

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

地馬鞭捶之二百幾死（幾居依翻）是歲齊賜侍中中書

監元文遙姓高氏（文遙孝昭之舊黨也）頃之遷尚書左僕射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廝音斯令力丁翻）由是士流

恥爲之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治直之翻）遂請革選

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集

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

之士人爲縣自此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四（起彊圉大淵獻盡重光單閼凡五年）

臨海王（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尚書左僕射

袁樞卒（卒子恤翻）辛卯帝祀南

郊 壬辰齊上皇還鄴（去年八月如晉陽）己亥周主耕

籍田（耕籍又見前）二月壬寅朔齊主加元服大赦 初高

祖爲梁相（高祖謂陳武帝也相息亮翻下同）用劉師知

爲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儀謂朝儀體謂國體）歷

世祖朝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朝直遙翻下同）與揚州刺

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

仲舉恒居禁中參決眾事（恒戶登翻）頊與左右三百人入

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屬之欲翻）

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暹思廉翻）衆猶豫

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佞乃定翻）又

（五代志東宮職官有通事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書守舍人）

受委東宮（言在東宮爲上所親委）乃馳詣相府（是時以尚書省爲相府）矯
敕謂項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州務謂揚州事）
項將出中記室毛喜（五代志梁制藩王國及庶姓持節府有中錄事中記室）
馳入見項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illegible]）
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惟思也）令王入省共康庶
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思息吏翻又如字）
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
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曹爽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
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
曰嗣君諒闇（闇音陰）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
社稷願留中勿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
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
二郎（文帝居長項居次故稱爲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
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項項因囚師知
自入見太后及帝（見賢遍翻）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
畫（請畫可也）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
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illegible]付治付有司[illegible]）
（付治付東治使按作也以下文不[illegible]）不佞不害之弟也
少有孝行（[illegible]）
（[illegible]）
（若此皆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少詩照翻行下孟翻）項雅重之
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
項（劉師知之事大類楊愔）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
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會工外翻將即亮翻）與仲舉通謀事未
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項驚
曰韓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邪音耶）喜曰山
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若收
之恐不即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朝直遙翻誘音酉）
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間古莧翻）
（考異曰陳書[illegible]右傳云安成王[illegible]太后[illegible]諸[illegible]令誘建安人張安國[illegible]）
（[illegible]）
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
主（信義郡名五代志吳郡常熟縣梁置信義郡）除南康內史未之官
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
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
反（昉分兩翻）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
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至[illegible]歸私第[illegible]在位[illegible]召其會議因而）
執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考異曰陳書子高傳[illegible]在光大元年八[illegible]）
（[illegible]）

余孝頃始興王伯茂傳所紀等誅後伯茂乃進號中衛然則于高傳誤也餘黨一無所問 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置四中將軍晉衛將軍後上施於內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頊恐扇動內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處昌呂翻 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左僕射史言沈欽官兼爲省 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聘匹正翻 湘州刺史華皎華戶化翻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皎與韓子高皆爲文帝所親任二人故子高死皎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

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頊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爲質使疏吏翻質音致 五月癸巳頊以丹楊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甲午齊以東平王儼爲尚書令 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帥讀曰率下同趣七喻翻下同 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梁置冠武將軍與折衝同班五代志梁置安陵郡舊置安成郡茶陵縣漢屬長沙郡吳分屬湘東郡隋并入衡山郡九域志茶陵縣屬衡州在州東二百五十五里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宜陽郡宜春縣也晉孝武帝改名宜陽避太后諱也隋復曰宜春帶袁州後漢之醴陵縣屬長沙郡九域志在郡東一百六十里

宜春至醴陵二百二十里守式又翻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 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爲皇太后按魏收官氏志獻帝興於代北其後諸部以率部中別族爲內姓其餘諸部諸方分之北爲南外叱奴氏 己未齊封皇弟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樂音洛浪音郎下同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直爲丹楊王考異曰北齊書帝紀仁直名今從北傳仁謙爲東海王北五代志安樂郡舊置安樂縣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史華戶化翻使疏吏翻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

謂攻齊洛陽也事見上卷文帝天嘉五年會古外翻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好呼到翻比毗至翻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辛巳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長子光爲大將軍相息亮翻長知兩翻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斛律羨鎮幽州武都督梁兗二州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納光長女爲太子妃孝昭太子百年納光次女武成納爲太子妃後受內禪立爲皇后三公主按後主皇后斛律氏史言尚公主者三人

[illegible]尚書事家貴寵三世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illegible]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鮮息淺翻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illegible]

壬午齊以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為左僕射[illegible]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定遠昭之子也[illegible]秋七月戊申立皇子恆為太子八月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師[illegible]馮翊王潤為大司馬段韶為左丞相賀拔仁為右丞相侯莫陳相為太宰婁叡為太傅斛律光為太保韓祖念為大將軍趙郡王叡為太尉東平王儼為司徒儼有寵於上皇及胡后時兼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魏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illegible]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illegible]其或遲違[illegible]則前驅以赤棒棒之[illegible]自遷鄴以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illegible]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從騎奇寄翻從才用翻上皇與胡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illegible]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為善更敕駐車勞問良久[illegible]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illegible]諸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并州[illegible]儼恒居守[illegible]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illegible]器玩服飾皆與齊主同所須悉官給嘗於南宮見新冰早李[illegible]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illegible]自是齊主或先得新奇屬官及工人必獲罪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illegible]

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illegible]皎以武州居其心腹[illegible]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illegible]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illegible]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

糧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illegible]）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illegible]）皎軍于白螺（[illegible]）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illegible]）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沌杜本翻）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

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illegible]）西軍又以艦載薪（[illegible]）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illegible]）過巴陵不敢發岸（發或作登）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趣七喻翻）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眾（[illegible]）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illegible]）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

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啟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illegible]）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illegible]）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illegible]）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illegible]）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illegible]）

又二日乃擒之　丁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水饑（[illegible]）僵尸滿道（[illegible]）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廟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丙午齊大赦　癸丑周許穆公宇文貴自突厥還卒于張掖（[illegible]）　齊上皇還鄴　十二月周晉公護母卒（[illegible]）詔起令視事　（[illegible]）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illegible]）詰之（[illegible]）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

權寵官爲尚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illegible]）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illegible]）遂得小寬（[illegible]）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illegible]漢高帝[illegible]）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illegible]）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illegible]）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illegible]）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illegible]）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illegible]）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illegible]）

（[illegible]）齊七兵尚書畢義雲（[illegible]）爲治酷忍非人理所及（[illegible]）於家尤甚夜爲盜所殺遺其刀驗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辛丑周主祀南郊 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湘東忠肅公徐度卒（[illegible]） 二月丁卯周主如武功 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illegible]）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illegible]）數年不返（[illegible]）會大雷風壞其穹廬（[illegible]）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 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illegible]） 甲辰周大赦 乙巳齊以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珩音衡） 戊午周燕文公于謹卒（[illegible]）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謀之（[illegible]）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illegible]）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illegible]）率皆顯達 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illegible]）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illegible]） 周總管田弘從梁主副總管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illegible]）晝夜拒戰十旬梁將馬武吉徹擊明徹敗之（[illegible]）

（[illegible]）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夏四月辛巳周
以達奚武為太傅尉遲迥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司馬
齊上皇如晉陽　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
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
出之才為兗州刺史（[illegible]兗州治瑕丘）
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
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庚戌周主享太廟
庚申如醴泉宮（[illegible]）
壬戌齊上皇還鄴（[illegible]）　秋七月壬
寅周隨桓公楊忠卒（[illegible]）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

三司小宮伯（周官宮伯屬天官中士二人下士二人[illegible]）　晉公
護欲引以為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
汝其勿往堅乃辭之（[illegible]）　丙
午帝享太廟　戊午周主還長安　壬戌封皇弟伯
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　八月齊請和於周周
遣軍司馬陸程聘于齊九月丙申齊使侍中斛斯文
略報之　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廟　庚午帝享太
廟　辛巳齊以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
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

為右僕射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齊遣兼散
騎常侍李諧來聘（[illegible]）　甲辰周主如岐陽（[illegible]）
（[illegible]）　周遣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彥等聘于齊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
言（頊[illegible]）　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
等通謀（言頊為之若明太皇太后令[illegible]華戶化翻）　且曰文皇知子之鑒
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
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
茂為溫麻侯（溫麻縣[illegible]晉安[illegible]晉武帝以溫麻[illegible]為建安[illegible]）寘諸
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齊上

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
開（屬之欲翻）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illegible]）
年三十二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還兗州[illegible]）士開秘喪三
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
之喪皆秘不發（神武卒見一百六十卷梁武帝太清元年文襄卒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
今至尊年少（少詩照翻）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
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
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
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說式芮翻）大行先已傳位於今
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

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令，力丁翻。）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高歡、高澄未即眞，握魏之政，其君臣皆謂之霸朝。朝，直遙翻，下同。）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鄭玄曰：升，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行路皆傳久而不舉（謂不舉哀成服也。）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朝，直遙翻。）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世祖驕奢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史言亡齊者武成。）甲申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簡放（齊有鄴宮、晉陽宮、中山宮。官口，罪人家口沒官爲奴婢者。）

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緣坐，謂非正犯，緣而坐罪者。）周梁州恒稜獠叛（[illegible]）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illegible]爲梁州總管府長史。長，知兩翻。）諸將欲四面進攻（將，即亮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易，以豉翻。）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獠之內附者，謂之熟獠。）恒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帥，所類翻。）請爲鄉導（鄉，讀曰嚮。）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illegible]）

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降，戶江翻，下同。）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衆來降（降，戶江翻。）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爲蓬州長史（蓬州，本漢宕渠縣之地，李勢時[illegible]蓬州[illegible]以爲名也。）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

太建元年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齊世祖之喪罷朝會（朝，直遙翻。）遣司會李綸弔賻（賻，音付。公羊傳曰：貨財曰賻。會，古外翻。）且會葬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

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帝[illegible]伯茂[illegible]以叔陵奉[illegible]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右僕射勱份之孫也（度，徒洛翻。勱，音邁。份，扶問翻。[illegible]）辛丑上祀南郊壬寅封皇子叔英爲豫章王叔堅爲長沙王戊午上享太廟齊博陵文簡王濟世祖之母弟也爲定州刺史語人曰次叙當至我矣（言以兄弟之次，當爲天子也。語，牛倨翻。）齊主聞之陰使人就州殺之葬贈如禮二月乙亥上耕藉田（藉，秦昔翻。）甲申齊葬武成帝于永平

陵廟號世祖、乙丑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邪音耶)齊遣侍中叱列長叉聘于周、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掖音亦)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邪音耶)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辭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

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群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闇音庵)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

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上，時掌翻）定遠喜，謂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不，讀曰否）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見，賢遍翻。說，式芮翻）「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乾明，齊濟南王年號也，事見一百六十八卷文帝天嘉元年）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復，扶又翻；下將復同。數，所角翻。行，戶剛翻）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見，賢遍翻）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釋氏西域記：罽賓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曰雀離大清淨，故倣以建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拉，盧合翻。考異曰：北齊帝紀，天統三年六月，以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五年二月，殺趙郡王叡，三月，以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蓋定遠既為僕射，拔為并省尚書令也。按和士開傳，先出定遠，然後殺叡，叡死必在定遠作司空後，帝紀誤也，但不知果在何時耳。又士開傳云出為青州，定遠傳云尋除瀛州，蓋先出為青州，後乃除瀛州也）叡久典朝政，

（文宣帝時，齊主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以叡攝大都督府長史；至武成之世，拜尚書令，又典攝選事，又領太尉。朝，直遙翻；下同）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遺，于季翻）加以餘珍賂之。三月，齊主如晉陽。夏，四月，甲子，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魏收志：太原郡晉陽縣有晉祠）乙丑，齊主還鄴。齊主年少，多嬖寵。（少，詩照翻）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齊左右衛府領左右府，其內仗東宮各有正副都督）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黠，戶八翻）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後魏孝文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二夫人，九嬪，世婦，御女之外，又置內職，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從，才用翻）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河清新令，弘德、正德、崇德三夫人）

三公因令摽與曹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宦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齊主受內禪祖珽預其謀故思之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祖珽去年配光州五代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為海州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貴于季翻媼烏老翻媼即謂令萱沈持林翻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謂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也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祖珽字孝徵事見上卷文帝天嘉元年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行下孟翻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薄昭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年胡長仁帝舅也故引此事以誅之遂遣使就州賜死使疏吏翻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宮　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為左僕射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考異曰陳書南史沈后傳皆云太建三年拜太子妃誤也今從帝紀吏部尚書君理之女也　辛亥周主還長安　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魏收志漢晉河南新城縣後魏置新城郡治孔城其地在隋河南郡伊闕縣界　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杜佑曰宜陽郡分福昌縣築崇德等五城趣七喻翻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武帝永定二年紇與父頠定廣州至是凡十二年紇下沒翻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心疑之華戶化翻徵為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戩此始興之衡州五代志南海郡始興縣梁置安遠郡及東衡州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元鼎五年六年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以叛誅死事並見文帝紀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徐陵貴顯於陳朝　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　壬午上享太廟　十一月辛亥周鄭文公長孫儉卒鄭[illegible]陵翻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琅邪王儼為大司馬　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　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修舊好杲古老翻聘匹正翻好呼到翻

好呼到翻上許之遣使如周使疏吏翻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 齊東安王婁叡
卒東安郡五代志琅邪郡沂水縣舊置東安郡也 丙午上享太廟 戊
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讞魚蹇翻又魚
列翻 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
築統關豐化二城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周軍追之光縱擊
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illegible]景興下屢敗律而雖
攻宜陽不翻 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
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任音壬湝音皆又古
皆翻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
置陽春郡廣州南海郡守式又翻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
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僕及父寳為兩世誘音酉使疏吏翻冼蘇典翻
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帥讀
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奄至
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恇擾不知所為出頓洭口水經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
關右合湊水謂之洭口洭去王翻 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盛時征翻籠盧紅翻置于水
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艦戶黯翻下同令
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籠篾皆解篾莫結翻因縱大艦
隨流突之紇眾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於建康市
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

蕭引獨恬然曰昔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管寧字幼安依
公孫度度安其賢魏文帝初卒還鄉里袁渙字曜卿為呂布所拘而不為布所屈布敗歸魏武 君子
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為金部侍郎唐六典曰
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蓋金部之任也歷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金部郎中梁陳
隋為侍郎煬帝但曰郎 引允之弟也蕭允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史言蕭允
兄弟處患難而不懾 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五代
志石龍縣屬高涼郡蓋梁陳置郡也今[illegible]州 遣使持節冊命冼氏為石龍
太夫人賜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幰許偃翻安車亦繡幰油絡也
乘繩證翻給鼓吹一部吹尺瑞翻并麾幢旌節幢傳江翻其鹵簿一
如刺史之儀 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殂 戊戌齊
安定武王賀拔仁卒 丁未大赦 夏四月甲寅周
以柱國宇文盛為大宗伯 周主如醴泉宮 辛酉
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 戊寅
葬武宣皇后於萬安陵章太后謚武宣 閏月戊申上謁太
廟 五月壬午齊遣使來弔使疏吏翻 六月乙酉齊以
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珩音行 甲辰齊穆夫人生子恒
恒戶登翻齊主時未有男為之大赦為于偽翻下請為之 陸令萱
欲以恒為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齊主使斛律后
母養之 己丑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
僕射 秋七月齊立肅宗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忠為

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朝直遥翻賈音古）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參倉含翻）值醫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別塞空罌口內糞倉中積年得汁甚黑而苦名為黃龍湯治溫病垂死者皆差）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易以豉翻）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之強服（強其兩翻）遂得愈　乙卯周主還長安　癸酉齊以華山王凝為太傅（華山郡五代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華山郡華戶化翻）　司空章昭達攻梁（章昭達破歐陽紇而還遂引兵攻梁）

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峽口西陵峽口也杜佑曰安蜀城在夷陵郡界）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索昔各翻）因縱兵攻安蜀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襄州總管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帥騎兵出南門使步出北門（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有兵字文意較明）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夜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寧朔隄（水經注紀南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陂在靈溪東江堤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寧朔隄周書陸騰傳作寧朔堤）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八月辛卯齊主如晉陽　九月乙巳齊立皇子恒為太子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齊以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上洛王思宗為司空（思宗名見一百六十七卷）復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梁王莊又見上）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史終言之邑於汲翻）　乙酉上享太廟　己丑齊復威宗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齊改文宣謚號見上卷天嘉六年）　十二月丁亥齊主還鄴　丁酉周鄭桓公達奚武卒（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巂置西寧州（越巂郡後沒於獠周復置西寧州巂音髓）

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勳州治玉壁）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宜陽在三崤之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水經注汾水又西過臨汾縣南又西過長修縣南又西與華水合華水出北山華谷西南流逕長修縣故城東又西南注於汾所謂長秋者蓋長修語訛耳）脫其先我（先悉薦翻）圖之事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

門二城【五代志：絳郡稷山縣有後魏龍門郡。】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舍讀曰捨】，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為于僞翻】。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魏收志後魏延興四年置定陽縣又定陽郡五代志文城郡吉昌縣後魏置定陽縣及定陽郡文城郡東魏立南汾州後周改曰汾州吉昌縣[illegible]後為吉州縣九域志云汾州[illegible]慈州吉鄉縣本漢北屈縣後魏孝文帝置定陽郡[illegible]為名[illegible]】。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為左僕射。

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辛酉，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汾北之地，於鄴為西】，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將即亮翻】。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藉秦昔翻】。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仍攝吏部選；選須絹翻，下典選同】。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為子琮黨琅邪王儼殺士開張本。復扶又翻】。三月丁丑，大赦。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此自夏陽度汾陰也。考異曰：北齊書段韶傳云二月周師來寇，周書齊紀云三月憲度河，今從之】，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此齊遣段韶等出兵以牽制汾北也。將即亮翻】。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邪音耶】。壬辰，齊遣使來聘【使疏吏翻】。周陳公純取齊宜陽等九城【考異曰：北齊斛律光傳云周遣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今從周帝紀】。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騎奇寄翻】。五月癸亥，周使納言鄭詡來聘【唐六典：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則侍于左右，武帝改御伯為納言，蓋侍中之職也】。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姚襄城，姚襄為苻[illegible]所敗，奔平陽所築，後人因以為名。杜佑曰：今汾州吉昌縣西有姚襄所築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illegible]】。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外城。考異曰：韶傳七月[illegible]，周書、北齊帝紀皆云六月，今從之】。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汾州治定陽城[illegible]。敷芳無翻】。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重直龍翻】，皆無走路，唯慮東南

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帥讀曰率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見賢遍翻考異曰周書齊王憲傳屢敗齊師北齊書斛律光段韶傳屢破周師要之周失汾州齊師勝耳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楊愔以死殉齊而敷為周死於城郭各盡忠於其所事也愔於今翻敷子素少多才藝少詩照翻有大志不拘小節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謚上表申理周主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分扶問翻帝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謚法武而不遂曰壯以素為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宣慰勞之旨也勞力到翻使疏吏翻下使同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朝直遙翻軍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惡烏路翻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史言齊主已有疑斛律光之心見賢遍翻勞力到翻

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橫戶孟翻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北宮在鄴之北城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見賢遍翻儼之除大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京畿大都督總京畿兵治書侍御史王子宜治直之翻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構說式芮翻被皮義翻疏所去翻閒古莧翻何可出北宮入民閒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故儼自稱曰兒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謂收禁而推鞫之推吐雷翻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帝不審省而可之王子宜北齊書琅邪王儼傳作主不審省而可之以成一家之文遂稱本云帝不審省而可之書吏錄寫因舊史之文遂稱主審省悉井翻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庫狄次南諸姓見魏書官氏志庫狄氏誑居況翻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神虎門即神武門南北[illegible]史成於唐臣之手避唐諱凡虎字悉改為武此獨存舊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依常早入禁中朝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

以一函表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
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
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
秋門（帥讀曰率）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先事儼已詳見）桃
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
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
髮為尼（剃他計翻）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
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
（乳母為姊姊為于偽翻見賢遍翻）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
殺之（誘羊久翻）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

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
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
（珩音行）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少詩沼翻下謂少同）延宗顧眾而
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殺楊遵彥事見百六十八卷文帝天嘉元年）止八十
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
（復扶又翻）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
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以儼帝子故謂）
（之龍）入見帝於永巷（見賢遍翻）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
甲將出戰（帥讀曰率）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
云奴見大家心死（人奴謂主為大家天子為大家亦此義）至尊宜自至

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道讀曰導言步而前導也）
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
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
手強引以前（強其兩翻）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
輕為舉措（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稍長自不復然（復扶又翻）願寬
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築音竹辮頭辮髮也）良久乃
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
貴（翟萇伯翻又音狄）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射食亦翻）
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
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春秋左氏傳韓獻子謂中行桓子曰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
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弦絞殺子琮（使疏吏翻）使
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內參宦者也庫車載庫物者也）自是太后
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恐遇毒也）八月己亥齊
主如晉陽　九月辛亥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宰（湝音皆）
（冯翊）馮翊王潤為太師　己未齊平原忠武王段
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將即亮翻）出總軍旅入
參帷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
閨門雍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　齊祖珽說陸令
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

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相息亮翻)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轝密迎珽問之(食轝載食之轝也[illegible])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左傳魯莊公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illegible])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侃音[illegible])曰臣昔事

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儼字仁威)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illegible])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illegible])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illegible])乙未周遣右武伯谷會琨等聘於齊([illegible])齊胡

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朝直遙翻)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illegible])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illegible])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弰馳入南城([illegible])遣宦者鄧長顒幽太后於北宮([illegible])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太后相見太后或爲帝設食(爲于僞翻)帝亦不敢嘗庚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聘于周十一月丁

巳周主如散關([illegible])丙寅齊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珩音行)庚午又以爲司徒癸酉以斛律光爲左丞相十二月己丑周主還長安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是歲梁華皎將如周過襄陽([illegible])說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illegible])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望借數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鄀三州與之(五代志[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五 起玄黓執徐盡閼逢敦牂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尚書置二僕射分為左右若置一僕射則止稱僕射 中書監王勱為右僕射。勱莫敗翻

己巳，齊主祀南郊。五代志後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其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今書己巳以致齋之日為始也南郊為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壍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壝之外丙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牲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特牲一騂

庚午，上享太廟。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儼死見上卷上年 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厥九勿翻 司賓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後周倣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其小行人之儐數杜佑曰後周秋官之屬有小賓部下大夫七上 深，護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菩薩為太尉。菩薄胡翻薩桑

翻考異曰北齊書北史並同不知普龍何人亦不言何官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左僕射自元魏置諸道行臺各置令僕尚書等官并神武相爾朱兆得晉陽建大丞相府而居之文宣受禪遂置尚書省者乙酉封皇子叔卿爲建安王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珽他鼎翻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事見上卷三年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保太后事見百二十卷宋帝元嘉二年爲令之爲于僞翻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也錄而曰女媧古女后也媧古華翻令萱亦謂珽爲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三月癸卯

朔日有食之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立十二軍事見百六十二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敬帝太平元年周太祖殂十二軍受護處分始見元年也世祖天嘉元年周太祖歸政於周世宗受護成元安護擁衆軍旅次年護弑世宗立高祖改元定政悉歸護事具百六十六卷至百六十八卷相分見錄政歸護之事見上卷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橫戶孟翻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後周納言職官蓋周官稍人之職主稍之伯爲縣師令鄉遂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杜佑曰周官之屬有每方稍伯中大夫又每遂有小稍伯下大夫又有小稍伯上士中士後周又有稍伯正上士主稍之所致數此職至劉更季才明於天文故護問之

李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荷下可翻晉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曲禮百年曰期頤鄭氏曰期猶要也頤養也而受旦奭之美召公封於燕是爲召公奭周公旦子孫常爲藩屏爲于僞翻屏必郢翻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卿既爲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疏之衞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沌口之敗事見上卷光大二年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

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官有宮伯中大夫掌宮伯之政令又有掌宮中士以掌宮之衛士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後周內史之職大概如此右侍上士蓋宮伯之屬左右侍上士左右侍中士宮前左右侍各掌其事左右侍分掌其寢宮門之禁宮伯中大夫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中大夫下大夫掌侍衛之禁左右侍掌侍衛之事以周書盧辯傳春官府有中大夫宮伯下大夫左右侍上士左右侍中士內史下大夫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宇文安化公深安化公深以安化郡爲其邑之號以爲其子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賜之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好呼到翻

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illegible]）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illegible]）護踣於地（[illegible]）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illegible]）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illegible]）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illegible]）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illegible]）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illegible]）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illegible]）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illegible]）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illegible]）

初護既殺趙貴等（[illegible]）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illegible]）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邪音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illegible]）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illegible]）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illegible]）憲慮主相嫌隙（[illegible]）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illegible]）護使呂城公深使突厥未還（[illegible]）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illegible]）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illegible]）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illegible]）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諒（[illegible]）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illegible]）帝閱漢書記有

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後周之制，三公九命，六官七命。）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擅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聘於齊。

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為太子，大赦。

五月，癸卯，□勸卒。

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竊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而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鄣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

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

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僮奴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

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

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才[illegible]）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illegible]）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騎奇寄翻）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illegible]）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illegible]）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酋慈由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幸其死也為于偽翻）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數所角翻）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孝徵祖珽字）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孝珩文襄之子[illegible]）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見賢遍翻）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見人輒自羞赧有怍色者為弱顏[illegible]）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illegible]）子華等皆被黜（[illegible]）珽自是專主機衡（[illegible]）總知騎兵外兵事（[illegible]）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illegible]）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七月遣使如周（[illegible]）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illegible]）以任城王湝為右丞相（湝戶皆翻又音皆）馮翊王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為大司徒 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相息亮翻）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illegible]）上謂之曰若欲令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索山客翻）使臣不敢聞命（使疏吏翻）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illegible]）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illegible]）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

宣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
戊子立皇后胡氏 己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爲尚書
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
癸巳齊主如晉陽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辛亥
大赦 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悉免
爲民〔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陷士民皆爲魏所虜入關〕 辛未周遣小匠師
楊勰等來聘〔五代志大司空之屬也有倚通典周小匠師下大夫是冬官四命又有上士二命〕
〔勰奚頰翻〕 周綏德公陸通卒〔綏德縣屬綏州 上郡 置綏德縣 以夏子嶼翻〕
乙酉上享太廟〔五代志陳立七廟一歲五祠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
以三牲首餘骨體而已〕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爲皇后私謂

齊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胡后有寵
於帝不可離間〔離間見上〕 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厭一葉翻〕
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恍呼廣翻 惚音忽〕 言笑無恒帝漸
畏而惡之〔惡烏路翻〕 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
昭儀〔衣於既翻 被皮義翻〕 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
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
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
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羌橋在長安城東〕 集長安以東諸軍都
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爲大司馬壬

申周主如斜谷〔斜音耶又似嗟翻 谷音欲又古祿翻〕 集長安以西都督
已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 庚寅周主遊道會苑以
上善殿壯麗焚之 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五代志曰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南郊爲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
內壝半之以正月上辛以其祖配焚燎莫那 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 齊胡后之立
非陸令萱意 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
親姪作如此語 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
乃曰語大家云〔語牛倨翻〕 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行下
孟翻〕 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剃他計翻〕 辛丑廢
胡后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

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
厭〔斂力贍翻 厭一鹽翻〕 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藏徂浪翻〕 令萱則自太
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足屏氣
〔重直龍翻 屏必郢翻〕 殺生予奪唯意所欲 乙巳周以柱國田
弘爲大司空 乙卯周主享太廟〔五代志後周思復古之道右宗廟而
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 是歲
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
佗鉢可汗 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
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厥九勿翻 杆出阻侯翻〕
〔五年突厥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斗 可汗卒捨其子而立其弟 大邏便 未聞 木杆之弟蓋 小可汗也 杆古寒翻〕

三貴 蠹民

（佗徒何翻鉢北末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復扶又翻）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illegible]）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衣於既翻）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illegible]）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周書考異曰[illegible]）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illegible]）生女尚幼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強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帝深納之（[illegible]）

（考異[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處昌呂翻衡車衡軸車軸二者不可闕故以為喻）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滋益也）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群臣旦參（參朝參也）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illegible]）有啗人之勢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叱昌栗翻耐乃代翻）庚辰齊遣侍中崔象來聘 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堂 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為皇后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北史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宋欽道家欽道之婦[illegible]私而生此女莫知其[illegible]）后既以陸令萱為母穆提婆為外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長知兩翻）由是不復問輕霄（復扶又翻）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齊主頗好文學（好呼到翻）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illegible]修文殿[illegible]東宮[illegible]學士[illegible]）甲寅周太子贇巡省西土（省悉景翻）乙卯齊以北平王堅錄尚書事（[illegible]）壬戌周遣司會侯莫陳凱聘於齊（周官司會[illegible]鄭玄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illegible]中大夫也會古外翻）庚辰齊主還鄴 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illegible]）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illegible]）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illegible]武帝置八鎮將軍[illegible]）帝謂公卿曰朕

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所部類部）眾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梁置四中將軍與八鎮將軍同班官品第二次四中軍四將之上八鎮四征之下故以量位爲重）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吳明徹秦郡人）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將即亮翻下同）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監古銜翻將即亮翻）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氍出歷陽（氍其俱翻）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廟　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于大峴破之（梁置巴州於巴陵此以巴州刺史在合肥歷陽之北峴戶典翻）

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爲太尉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　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今真州六合縣即其地涂讀曰滁）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柵測革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驍堅堯翻）文季靈洗之子也（程靈洗以勇聞）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比毗至翻）人情騷動（紘之所謂比年以來官軍失利蓋爭宜陽汾北周齊更勝迭負周師雖退齊師亦疲也）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復扶又翻北狄謂突厥西寇謂周）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考異曰陳書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救歷陽黃法氍傳云步騎五萬今從文宗之語恐亦最大不取）庚申黃法氍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尉紆勿翻）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侏張猶言譸張也）弟往爲秦涇刺史（齊置秦州於秦郡涇州）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將即亮翻）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彥深封宜陽王）

敗績之事（敗補邁翻）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書高祖遣李繪射蒿中耳言不足惜也乃知此語之來久矣）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將即亮翻）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宓子賤爲單父宰言於魯君請與二吏俱至邑使二吏書而掣其肘書不工則怒之吏不能堪辭歸以告魯君魯君曰是寡人擾之也以能爲單父後之言掣肘者本此掣尺列翻）復成速禍彌不可爲（爲如字）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

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彪子恭以幹用稱於興平永安之間】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見賢遍翻強其兩翻蕃許其翻左氏傳曰龍見而雩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賈逵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鄭玄曰天之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五代志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為圓壇於其上祈穀實以顯祖文宣帝配通鑑言國之將亡其禮先亡諸源本出於鮮卑禿髮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嫌之蕭源師此說貴閹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鑑詳書之又一例也因源文宗不敢盡言字及其子籍戡之事】

齊師還。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呂梁在彭城緣山即石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殪於計翻又一計翻】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為于偽翻】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降戶江翻飲於禁翻】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陳讀曰陣】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銑蘇典翻鋧他典翻銑鋧小鑿也】正中其額，應手而仆。【中竹仲翻】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考異曰北齊書破胡敗在五月今從北齊書】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騎奇寄翻】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復扶又翻盧潛在壽陽與王琳不協事見一百六十八卷世祖天嘉二年】甲子，南譙太守徐櫓克石梁城。【費漢于鋤五代志石梁在四郡郡永福縣舊置涇州於此】五月，己巳，瓦梁城降。【以五代志攷之瓦梁城當在江都郡六合縣界】癸酉，陽平郡降。【以地形志攷之梁置淮州治淮陰城其屬有陽平郡治陽平城其地當在淮陰城西】甲戌，徐櫓克廬江城。

【按地形志梁置廬江郡治灊縣灊今屬無為軍界徐櫓之師蓋涉西向】歷陽窘蹙乞降，黃法氍緩之，則又拒守。法氍怒，帥卒急攻，【帥讀曰率】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氍禁侵掠，撫勞戍卒，【勞力到翻】與之盟而縱之。丁丑，周以柱國侯莫陳瓊為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難乃旦翻】江陵總管陸騰為大司空。瓊，崇之弟也。【侯莫陳崇八柱國之一也】己卯，齊北高唐郡降。【五代志同安郡宿松縣梁置高唐郡降戶江翻】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氍徙鎮歷陽。【氍巨俱翻晉氏南度豫部畫僑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咸和間庾亮治蕪湖戍東鎮毛寶治邾城永和初趙胤鎮牛渚二年謝尚鎮蕪湖十年進壽春九年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守東桓沖戍姑孰宋永初中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

淮西爲豫州泰始中淮西陷沒以揚州之淮南宣城爲南豫州治宣城蕭齊治姑孰梁武任兵治無定所侯景之亂江淮之地皆歸高齊陳治宣城今復歷陽命徙鎮焉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五代志蘄春郡蘄春縣舊曰蘄陽梁改蘄水後齊改曰齊昌置齊昌郡守式又翻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東關東西二城吳諸葛恪所築也任音壬進克蘄城五代志廬江郡襄安縣梁曰蘄蘄居衣翻又音祈戊子又克譙郡城此地形志合州之南譙郡城屯亦析蕭縣界秦州城降自四月辛亥拔秦州水栅至是三十八日州城始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二城皆在六合縣瓜步臨江降戶江翻帝以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上時掌翻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和士開用事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四年隳音揮紊音問翻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汰音太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豎臣庾翻童僕未冠者也又音樹治直之翻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麗姓伯律名姓譜有麗姓後魏制中書省有舍人主書各十人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溺奴狄翻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元魏置梁州於大梁城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自內省出就朝列金紫光祿大夫本晉之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後遂於左右光祿大夫之下又置金紫光祿大夫而光祿大夫假銀印青綬者爲銀青光祿大夫後齊制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中領軍第三品君瑜既解中領軍有名無職事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默不對憫默憂而不敢言之貌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言其罪應死也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比毗至翻大是姦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檢察也按也核也案也驗也考也長鸞素惡珽惡烏路翻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五代志琅邪郡梁置北徐州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閤推吐雷翻閤古沓翻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段韶歷事高氏五世著忠孝勳勞爲多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顏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共構祖珽逐而代之構古候翻

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考異曰北齊書云長恭與周師戰於邙山後主謂長恭曰入陳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案邙山之戰在河清三年後主時年九歲尚未即位[illegible]今不取）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邙山之捷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五年攻定陽見上卷太建三年[illegible]斂力贍翻）其所親尉相願（尉紆勿翻）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illegible]）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前膝附身而前[illegible]）相願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復扶又翻）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屬之欲翻）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復扶又翻將即亮翻）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酖殺之（使疏吏翻酖直禁翻）

六月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水經注江水又東逕若山南[illegible]灄口[illegible]水出於安陸縣[illegible]東南[illegible]灄書涉翻）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按此地志及五代志皆云合肥[illegible]今[illegible]巳降[illegible]）庚戌淮陽沭陽郡皆棄城走（五代志下邳郡[illegible]淮陽縣[illegible]東海郡之沭陽縣[illegible]沭食聿翻）壬子周皇孫衍生齊主

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史言齊主[illegible]以[illegible]才用[illegible]）以高阿那肱爲司徒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illegible]涇州[illegible]）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梁是年[illegible]月徐陵[illegible]已克石梁[illegible]宣毅[illegible]司馬[illegible]湛陀[illegible]）（[illegible]）癸亥黃法氍克合州（[illegible]）吳明徹進攻仁州（地形志[illegible]仁州[illegible]）甲子克之治明堂（五代志[illegible]明堂[illegible]四方[illegible]）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illegible]）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illegible]）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illegible]）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illegible]）周炅克巴州（[illegible]）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illegible]）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illegible]二城皆在壽陽城中[illegible]）

中城也自晉以來率謂中城為金城 八月乙未，山陽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 壬寅，盱眙城降。盱眙縣屬江都郡舊置盱眙郡盱音吁眙音怡 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陳制戎昭將軍品第八六百石海安城在海陵縣 [illegible] 青州東海城降。東海郡 [illegible] 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illegible] 九月甲子，陽平城降。[illegible] 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illegible] 甲戌，齊安城降。[illegible] 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illegible]

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illegible] 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illegible] 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illegible] 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illegible] 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運，迥之弟子也。[illegible] 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也。」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illegible] 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illegible] 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晦，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illegible]

甲午，郭默城降。[illegible]

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illegible] 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illegible] 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illegible] 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 [illegible]

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其黨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封隆之[illegible]），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被，皮義翻），大軍出拒，信使往還（使，疏吏翻），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從，才用翻）。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illegible]）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

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下，戶嫁翻），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按水經注，肥水過壽陽城北[illegible]），城中多病腫泄（泄，私列翻），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琅邪之下，疑脫王字。）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淮口[illegible]），敕使屢促之（使，疏吏翻），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將，即亮翻；下同），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

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擐，音宦），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illegible]）。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重，直用翻）。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識，[illegible]翻）；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之請命（[illegible]）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

之於壽陽東二十里（使，疏吏翻），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illegible]）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龜茲，音丘慈；[illegible]）。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樂，音洛），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嬖，卑義翻，又匹計翻；和，戶臥翻），帝即大喜，酣飲鼓舞（酣，戶甘翻），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illegible]）。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

破之地形志揚州淮南郡壽春縣故楚有蒼陵城水經注淮水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蒼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丙辰詔以壽陽復爲豫州復宋齊豫州之舊也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騎奇寄翻陳後梁制謁者僕射秩千石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將即亮翻屬之欲翻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濩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有淮陰郡舊曰侯翻降戶江翻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陳制威虜將軍品第八秩六百石劉桃枝自是陳將非齊之劉桃枝五代志東海郡有朐山縣朐音劬辛巳樊毅克濟陰城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故曰睢陵置濟陰郡濟子禮翻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濟當作齊齊書南徐以別京口之南徐以五代史攷之齊之南徐州本置於下邳郡宿豫縣詳見註於考異之下以廣達爲北徐州刺史鎮其地考異曰陳書帝紀及魯廣達傳皆云北徐州宋北齊書祖珽傳與陳全北徐州城丁巳習蓋南人謂京口爲南徐故謂北爲北徐州其實乃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郡北齊以祖珽爲北徐州鎮琅邪魏收地形志太和中立北徐州於宿豫蕭衍置北徐州於鍾離南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在以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爲齊南徐州也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五代志齊置北徐州於琅邪郡逼彼力翻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爾雅四達謂之衢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復扶又翻陳讀曰陣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射而亦翻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梁制驃騎將軍府有功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瑒音暢又音錫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典司也午馬也謂司馬晉司馬爲典午徐廣事見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當塗高也謂魏也司馬孚事見七十九卷晉世祖泰始元年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左傳吳破楚入郢申包胥赴秦乞師以秦師破吳而復楚終遘萇弘之眚周靈王即位諸侯不朝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之不來者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晉人殺萇弘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按魏元帝景元元年司馬昭殺高貴鄉公王經并收經王經故吏向雄哭之東市昭赦之許田橫之葬高帝葬田橫事見十一卷五年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司馬昭破壽春斬諸葛誕麾下不降死者事見七十七卷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即田橫事陵

爲之啓上爲于偽翻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皆還
其親屬熊曇朗謀見一百六十八卷由陛天嘉元年瑒瘞琳於八公山側
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間道奔齊義故故舊以義結者瘞於計翻間古
莧翻別議迎葬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
於鄴柩巨舊翻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
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轀輬車自秦以來天子葬用轀烏溫翻輬音京癸
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
後坐徂臥翻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　乙未譙城降五代
志譙郡山桑縣梁置渦州東魏改曰譙州降戶江翻　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宜
都王叔獻爲河東王　壬午任忠克霍州五代志廬江郡霍山

縣梁置霍州任立反詔徵安州刺史周炅入朝按五代志西陸置安州以安陸
梁陳與安州隋書周法尚傳炅爲定州刺史或若安守其定守之說朝直遙翻初梁定州
刺史田龍升以城降定州梁置治蒙蘢城水經注水出灄頭山西北流逕蒙蘢城
南梁定州治五代志永安郡麻城縣梁置定州詔仍舊任及炅入朝龍升以
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應
之詔以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衆軍以討龍升斬之
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是歲突厥求昏於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爲王
己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籍田籍秦昔翻　壬子上享太
廟　甲申廣陵金城降大建五年十月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其金城至是始降降戶江

翻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乙未齊主還鄴去年十月
如晉陽至是始還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爲王
辛亥上耕籍田梁初依宋齊以正月用事天監十二年武帝以啓蟄而耕書以殷仲
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始因而不改籍在亦翻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
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驍堅堯翻齊主使嬖
臣斫骨光弁至州斫骨虜姓嬖卑轟翻又音計翻光弁不禮於思
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五代
志太原郡汾陽舊曰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
蒼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
等馳之晉陽之往　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

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
降以至於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反韓戶干翻先悉薦翻韓長
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
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復伏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爲
通通鑑言長鸞佞倖擅權之禍爲于僞翻　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爲
錄尚書事　乙卯周主如雲陽宮　丙辰周大赦
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叱奴虜姓　三月辛酉周主還長
安　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陸德明曰廬倚東牆而爲之故曰倚廬考異曰隋
書張衡傳云武帝居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切諫宋帝居喪有禮疑衡自叙之辭朝夕進
一溢米鄭玄曰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溢音逸

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釐庶政（釐給也） 衛王直譖齊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與齊王異生（異生謂異母生也 杜預曰括髮以麻約髮）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袒者肉袒 括者括髮）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 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弔於周（薛孤複姓）且會葬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裙袴（為于偽翻下同）所費不可勝計（勝音升）為火所焚至是齊主復為穆后營之（復扶又翻）使商胡齎錦綵三萬與弔使偕市珠（使疏吏翻）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衰倉回翻 喪服小記 朝直遙翻 苫以藁為席 廬倚廬也）以申罔極（詩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除除服也）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卒子恤翻）五服之內亦令依禮（五服者斬衰三年齊衰朞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庚午齊大赦 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西兗州治滑臺）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經謂佛經 像謂佛像 二教之像）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行下孟翻 布泉見一百六十八卷天嘉元年 更工衡翻）戊午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觀古玩翻）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周建六官已有大司馬 司武蓋其屬也 尉紆勿翻）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長知兩翻）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建德元年立太子始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末取廢陟屺寺欲居之（陟屺寺 欲以名寺）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 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眾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肅章門宮門名 唐長安太極宮太極殿後兩儀殿前門東則虔化門西則肅章門蓋周遺制歟）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擲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帥讀曰率 守手又翻）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 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為大將軍賜賚甚

庚申周主復如雲陽(復扶又翻)癸丑齊主如晉陽甲辰
齊以高勱為尚書右僕射(勱莫話翻)九月庚申周主如
同州 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
愷來聘(武成元年周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又改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杜佑曰周制禮部中大夫屬春官)愷柔之子也(盧柔仕魏為中書監)甲寅周主如
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 十二月戊
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為吏
部尚書瑒沖之子也(瑒雉杏翻又音暢度徒洛翻)時新復淮泗攻
戰降附功賞紛紜(攻戰敘其功降附敘其賞降戶江翻)奐識鑒精敏不
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
屢諷有司求為三公奐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三公命服袞袞命服身之章也)
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
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鄱陽王伯山世祖之子亦為公)奐曰臣之
所見亦如聖旨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
(此定州治中山喜許記翻)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
哭(號戶刀翻飼祥吏翻)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云
我學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鎖詣行在至而宥之
問在州何事最樂(樂音洛下同)對曰多聚蝎於器置狙其
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
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
已(蝎許竭翻螫人蟲也以北有之通俗文長尾曰蠆短尾曰蝎索山客翻比必寐翻及也浴斛浴器也裸郎果翻赤體也號戶刀翻噱其虐翻嗢噱笑不止)因謂綽曰如此樂事何
不馳驛奏聞(樂音洛)由是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
長鸞疾之是歲出為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
奏云此犯國憲不可赦帝不忍明誅使寵胡何猥薩
與之手搏搤而殺之(薩桑割翻搤於革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史070-58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伍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六 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涒灘凡二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癸酉周主如同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 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梁置潼州後齊置潼州治取慮潼音童

齊主還鄴 去年二月齊主如晉陽討思好尋已還鄴八月復如晉陽今還

辛巳上祀北郊 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間歲一者一歲祀南郊一歲祀北郊也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沈約志下邳郡有高柵縣宋分宿預置是後為[illegible]翻

齊主言語澀吶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 澀色立翻不滑也吶奴骨翻言不出口也昵尼質翻 性懦不堪人視 所謂弱而不能自立也懦乃亂翻又奴臥翻 雖三公令錄奏事 令錄謂尚書令錄尚書事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 承世祖奢泰之餘 齊主之父廢帝號世祖 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 朝衣於翻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 好呼到翻下同數所角翻

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 晉陽宮也 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 後之有天下者何以鑒矣 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五代志曰齊後主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往哀來竟以亡國和戶臥翻 立貧兒村於華林園 華林園在鄴 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衣於既翻下人衣同 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鬭 寫築者為諸城之形而築之以象周人衣黑衣者象周也內參宦者帥讀曰率

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 顒魚容翻 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 魏齊官制凡祿各以品秩為差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為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為一秩從二品五百匹[illegible]

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為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為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為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為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為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為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為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為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為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

諸嬖倖朝夕娛侍左右嬖卑義翻又倖下耿翻一戲之費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藏徂浪翻乃賜一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賈音古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史極言齊氏政亂以啓敵國之心又一年而齊亡有天下者其不以為鑒邪書名通鑑豈苟然哉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

戍卒偫直里翻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閒出其不意好呼到翻懈古隘翻閒古莧翻下閒隙同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上時掌翻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閒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周主保定初再伐齊攻并州圍洛陽敗還皆無功事見一百六十九卷陳世祖天嘉四年五年爭宜陽事見一百七十卷太建元年至三年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言陳氏承梁破亡餘燼者帝江陵破亡之後收合餘燼再立國於江南燼徐刃翻火餘也齊人歷年赴

救喪敗而返事見上卷五年喪息浪翻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左傳鬭伯比曰讎有釁不可失也釁許覲翻宇文高氏世為讎敵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若自軹關出可以方軌而行前無阻隘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前掎者從其後掎居綺翻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鵶於加翻西魏置三鵶於魯陽界分東西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為周西魏長安以東為山南驍銳自山南而下界胡祖山南而居在長安北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稽胡居散在二州之東西河界又翻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關河之外指齊境而言以為鄉導岳動川移雷駭

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趨七喻翻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萬春地名新唐志武德五年析龍門置萬春縣蓋以舊地名名縣也以北萬春以南章孝寬推周東北之境東西兩端而言廣事屯田預為貯積貯丁呂翻募其驍悍立為部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謂齊人與陳人為敵也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埸音亦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復扶又翻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舂之費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彼有奔命之勞左傳申公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罷於奔命

[illegible]

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illegible]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illegible]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illegible]武王取紂，猶煩再舉。[illegible]今若更存遵養，[illegible]且復相時，[illegible]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illegible]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illegible]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illegible]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illegible]上下離心，道路以目。[illegible]此易取也。[illegible]帝大笑。[illegible]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illegible]

[illegible]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丙寅，周主還長安。[illegible]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獻之，[illegible]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illegible]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左僕射。[illegible]甲戌，齊主如晉陽。秋七月丙戌，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illegible]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illegible]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illegible]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illegible]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illegible]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illegible]又遣納言盧韞[illegible]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illegible]餘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

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難，乃旦翻〕，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侯莫陳崇……定三年……又一……〕、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illegible]〕。齊王憲帥眾二萬趣黎陽〔趣，七喻翻〕。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illegible]〕，梁公侯莫陳芮帥眾二萬守太行道〔[illegible]〕，申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illegible]〕，常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illegible]皆援諸將所出之道〕。諳盟之兄孫寔武之子也〔[illegible]功臣〕。

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弢曰〔弢音叨〕：「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汾曲，汾水之曲也〕，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易，以豉翻〕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煚曰〔民部蓋屬大司徒。煚，俱永翻〕：「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illegible]〕，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周地官之屬有左右遂伯，下大夫每鄉一人……〕：「我彊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治，直吏翻〕！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illegible]〕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illegible]〕，直掩晉陽，出其不虞〔虞，備也……〕，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周主蓋欲……〕。宏，裒之弟也〔……江陵破，宏入關〕。

壬午，周主帥眾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楊素父敷，事見一百七十卷太建二年。帥，讀曰率〕。

八月，癸卯，周遣使來聘。

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武濟，城名……〕，進圍洛口〔洛口，洛水入河之口，於此置城〕，拔東西二城，縱火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潬，二旬不下〔[illegible]〕。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illegible]〕，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illegible]〕，水軍焚其舟艦〔[illegible]〕。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

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降者迎降拔者以兵力攻拔降戶江翻下同）皆弃
而不守 唯以王藥城要害 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 正
尋以城降齊 戊寅 周主還長安 庚辰 齊以趙彥深
為司徒 斛阿列羅為司空（斛阿列三字姓） 閏月 車騎大
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彭城 壬辰 敗齊兵數萬於呂
梁（□□□翻） 甲午 周主如同州 冬十月己巳 立皇子
叔齊為新蔡王 叔文為晉熙王 十二月辛亥朔 日
有食之 壬戌 以王瑒為尚書左僕射（瑒雉杏翻又音暢） 太
子詹事吳郡陸繕為右僕射 庚午 周主還長安
八年春正月癸未 周主如同州 辛卯 如河東涑川（杜佑
曰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入河涑音束） 甲午 復還同州 甲寅 齊
大赦 乙卯 齊主還鄴（去年六月如晉陽今還） 二月辛酉 周
主命太子巡撫西土 因伐吐谷渾（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王軌（建德四年改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宮正宇文孝伯從行 軍中節度 皆委二人 太
子仰成而已（仰如字又五亮翻） 齊括雜戶未嫁者悉集（魏虜
西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役周平齊乃□□諸雜戶悉為百姓）
有隱匿者 家長坐死（長知兩翻） 壬申 以開府儀同三司
吳明徹為司空 三月壬寅 周主還長安 夏四月乙
卯 復如同州 己未 上享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
卒（考異曰陳書庚寅瑒卒案長曆是月己酉朔無庚寅□書誤） 五月壬辰 周主
還長安 六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辛亥 周主享太
廟 初 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按五
代志梁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兵等六尚書陳因梁制此蓋左戶也部字衍） 令管記陸
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 奐謂瑜曰 江有潘陸之華（晉惠
帝為太子潘岳陸機皆為東宮官） 而無園綺之實（園公綺里季羽翼漢太子盈高帝謀易
不易太子） 輔弼儲宮 竊有所難 太子深以為恨 自言於帝
帝將許之 奐奏曰 江總文華之士 今皇太子文華不
少（少詩沼翻） 豈藉於總 如臣所見 願選敦重之才 以居輔
導之職 帝曰 即如卿言 誰當居此 奐曰 都官尚書王
廓 世有懿德 識性敦敏 可以居之 太子時在側 乃曰
廓 王泰之子 不宜為太子詹事（謂回避父諱不宜居是官也） 奐曰
宋朝范曄（朝直遙翻） 即范泰之子 亦為太子詹事 前代不
疑 太子固爭之 帝卒以總為詹事（卒子恤翻） 總 斅之曾孫
也（江斅湛之孫齊朝以風流冠冕一時斅音效） 甲寅 以尚書右僕射陸繕
為左僕射 帝欲以孔奐代繕 詔已出 太子沮之而止
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為右僕射（更工衡翻守音狩） 頃之 總與
太子為長夜之飲 養良娣陳氏為女 太子亟微行遊
總家（亟去吏翻） 上怒 免總官 周利州刺史紀王康（五代志義
城郡古蜀□也後魏□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 驕矜無度

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殺融丙辰賜康死丁巳周主如雲陽庚申齊宜陽王趙彥深卒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趙彥深事神武已掌機密至後主歷六君朝直遙翻以溫謹著稱既卒朝貴典機密者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嬖倖也嬖卑血翻又博計翻孝卿羌舉之子斛律羌舉見一百五十七卷梁武帝大同三年比於餘人差不貪穢秋八月乙卯周主還長安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伏俟城吐谷渾國都也其地即漢西海郡故在青海西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還音旋又如字下軍還同宮尹鄭譯王端等周置太子宮尹蓋猶詹事之職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被皮義翻下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昵尼質翻譯儀之兄孫也[illegible]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耆酒耆讀曰嗜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捶止橤翻撻他達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邪音耶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上時掌翻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賀若複姓北史云北人謂忠貞為賀若以其先有忠貞之節遂以賀若為氏荷下可翻又如字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坐徂臥翻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恆戶登翻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太子居東宮東方主春故亦曰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對揚本於傳說命書對荅也揚舉也後人率以對揚為奏對何得乃爾反覆[illegible]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易以豉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否音鄙何得遂至昌言昌言顯言也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內宴宴於宮中也上壽上時掌翻捋帝須捋盧括翻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比毗至翻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語牛倨翻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誑居況翻孝伯再拜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孝伯此言亦不可謂之不忠切也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

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不從容而言之爲飜言相息亦翻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爲太子得位後殺軌等張本但漢王贊次長長知兩翻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史言周武帝知子而不廢太子之由丁卯以司空吳明徹爲南兗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爲東廣州陳復曰南兗齊主如晉陽營邯鄲宮此二事也既如晉陽又營宮於邯鄲以趙故都也其地在唐洺州邯鄲縣邯音寒戊戌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疢屬之欲翻疢丑刃翻丁度曰熱病也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朝直遙翻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謂去年河陰之役史記婁敬曰今與人鬪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高歡起兵晉州事始見一百五十四卷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鎮攜要重攜持也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記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諸將多不願行將即亮翻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沮在呂翻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將即亮翻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廣化郡公五代志後魏曰廣化

廣化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偫有備偫丈里翻先悉薦翻百姓安業疆埸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埸音亦嬖卑義翻惡烏路翻又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汾曲汾水之曲也在平陽遣齊王憲將兵二萬守雀鼠谷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汾水過其間水經注汾水又南過冠爵津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爲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千里徑在平陽北杜佑曰汾州界地接太原之路當千里徑亦曰齊分下同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齊子嶺在東垣縣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焉氏縣前漢屬安定郡後魏置焉氏郡後廢以名氏焉支幷之晉志涼州有焉支山其水北流入河水經注鼓鍾上峽有鼓鍾城又南有鼓鍾山水流注之鼓鍾之山在東垣縣南有冶官以鑄鍾神人謂之鼓鍾山置郡後魏以此城爲邵郡西北七里立涼城郡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蒲津關在河東郡汾陰縣後魏自六鎮反亂以後名邦之地封後魏以五等之封皆有空名取以封爵其來久矣漢書高帝元封六年立關津以通物漢文帝元年除關無用傳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水經注汾水東逕秦亭華谷谷東有華谷華谷即齊將斛律光取周汾北以逼築者也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

關分水關當在霍邑縣南臨汾縣北自此以上凡言關守汾關以當齊六之路深守青津關等處[illegible]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雀鼠谷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監工銜翻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尉紆勿翻甲子，齊集兵晉祠。地形志晉陽有晉王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下同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窘巨隕翻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降戶江翻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將即亮翻槊色角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考異曰北齊書淑妃傳云獵於三堆今從隋書高阿那肱傳余按宋白續通典嵐州靜樂縣本三堆也天池亦在靜樂界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樂音洛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使疏吏翻更工衡翻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按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甲子即集兵庚午自晉陽帥兵趣晉州壬申晉州陷時齊主方獵於天池馮淑妃請更殺一圍當如是是晉州陷之日齊主猶在天池天池今在寧化軍靜樂縣至晉陽一百七十餘里自晉陽至晉州又五百有餘[illegible]以奏千里[illegible]晉陽而南無驛傳北至天池[illegible]事以人謂扶為祁連池大也[illegible]謂之[illegible]連也通鑑[illegible]集覽書成一家言自癸亥以口書至庚午發晉陽攷異齊紀書高阿那肱不急變[illegible]阿那肱傳事請更殺一圍是據馮淑妃傳合二者而書之不能[illegible]又馮淑妃傳以為獵於三堆[illegible]

永安郡[illegible]界亦在晉陽北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皆在晉州北洪洞戍在汾東城北洪口名之永安縣治後改曰霍邑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棲原，永昌郡五代志東郡大昌縣後周置永昌郡雞棲原在永安北伐柏為菴以立營。菴烏含翻又烏紺翻菴草舍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illegible]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棲原。上時掌翻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復扶又翻與齊對陳，至夜不戰。陳讀曰陣會周主召憲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將即亮翻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易以豉翻今主暗臣愚，士無鬭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紘曰：軍正[illegible]行軍[illegible]漢制置[illegible]不常置[illegible]「齊失紀綱，於茲

累世(世祖嗣位齊政不綱今再世矣)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
侮亡正在今日(取亂侮亡商仲虺之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
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宇文貴本朔方人徙京兆仕周
為大司馬非周之族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
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將即亮翻
下同騎奇寄翻驍堅堯翻)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
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堞達協翻城
上女垣)所存之城尋仞而已(六尺為尋七尺為仞)或短
兵相接(短兵刀劍之屬)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
士彥慷慨自若(慷苦朗翻慨苦愛翻)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

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呼火故翻)無不一當百齊師少
卻(少詩沼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
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
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
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
塞之(塞悉則翻)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
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
造遠橋(舊橋近城別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
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部
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illegible])

(蓋而攜亦以堅晉州守者之心降戶江翻)丁酉周主發長安(還長安纔三日復出師)
(引歸若欲使齊師疲於攻平陽而後取之)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
未周主至高顯(高顯蓋近涑川)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
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
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
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陳讀曰陣)
(塹七豔翻屬之欲翻喬山當在平陽城西)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
憲復命曰易與耳(易以豉翻)請破之而後食(左傳齊晉戰于鞌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
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帥所類翻)

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
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
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
邪(邪音耶)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
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復扶又翻)昔攻玉壁援軍來即
退(攻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
邪(高歡諡神武皇帝)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illegible]晉州平[illegible]高梁城)
(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晉文公害懷公於此汾水又南過平陽縣東晉書志晉州臨
汾縣東北十里有高梁堰)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
水中耳(一撮言其少也撮倉括翻刺七亦翻擲直炙翻著直略翻吐根不知敵勢而輕敵大言未有不敗者也)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騎奇寄翻少詩沼翻怖普故翻懼也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下同武衛張常山自後至武衛蓋左右武衛將軍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

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將領也與也攜也挾也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弃山積齊人所弃皆為稽胡所取周人由此富稽胡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延宗在亂能整亦勇才也惜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耳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施粉添粧臨鏡以自玩也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復扶又翻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褘翟等五代志梁制皇后謁廟服褘翟大衣蓋嫁服也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齊制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褕狄小宴以闕狄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緣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周制皇后翟衣六祀郊禖朝享則翬衣素

質五色祭宗計朝命婦見褕衣青質五色祭羣小祀受獻璽則祭不赤色采桑則鞠衣黃色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鞠衣白色食命婦歸寧則綠衣玄色皇后以下所許青織成為之為董翟之等素質五色十二等先為翟褘許章翟褂畦翟名隨人主服曰桂貝下垂者襌求欲翻絳匹小翻揄音遙展人與增同陟翟波將革翻古本翻於貝翻輸同音鳩必斟翻亦雖此鴉請瓶緻鶴判甬翻雜名婿直質翻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為按轡為于偽翻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史言齊所以敗皆由嬖小以婦人從軍國之辛偽也齊主既敗而寵其所暱以速亡者職罵翻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史敘後周君臣相與之情深厚同憂喜為于偽翻下善為為我同上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將即亮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

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用兵而能慮後者善用兵者也遂帥諸將追齊師帥讀曰率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朝直遥翻背蒲妹翻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珩音行自向北朔州魏孝昌中改懷朔鎮為朔州本漢五原郡地齊即於此設朔州州寄治并州界後齊置朔州於古馬邑城於西河置南朔州故謂馬邑為北朔州新唐志曰朔州本

治壽陽建立山馬邑後從合馬邑大斤以朔州置肆州義寧度領新陽穀谷二縣下以馬邑縣置開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厥九勿翻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高壁嶺名在雀鼠谷南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高壁嶺杜佑曰在縣東南宋白曰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所經乃陰地之險餘衆保洛女砦砦與寨同[illegible]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阿那肱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復扶又翻又以為妄斬之

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珩音行見賢遍翻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後魏太和中置朔州[illegible]蓋高齊天保於馬邑西南置朔州去三百八十里故定襄城之北故謂之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介休縣屬西河郡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公降戶江翻郇音荀古國名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將即亮翻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復扶又翻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并卑經翻[illegible]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

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為于偽翻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沮在呂翻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散悉亶翻下同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騎奇寄翻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五代志京兆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為宜州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將即亮翻朝直遙翻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降戶江翻初齊高祖為魏丞相高祖高歡廟號曰高祖相息亮翻以唐邕典外兵曹邕於容翻太原白建典騎兵曹騎奇寄翻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更工衡翻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度徒洛翻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復扶又翻邕自以宿習舊事為孝卿所輕意甚[illegible]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為于偽翻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

平舁歸（[illegible]）政由宦豎，斫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illegible]），今祗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illegible]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四年。沭，音術）。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illegible]），籍沒內參千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為，于偽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illegible]）。己未，周主至晉陽（考異曰：周書武帝紀：丁巳，大軍次并州；又云：己未，軍次并州。蓋丁巳前軍至，己未帝乃至也）。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周兵衣及旗幟皆黑，且兵多，故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帥，讀曰率）。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矟，所角翻），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騎，奇寄翻）。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

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illegible]）。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承御上士，蓋侍衛之官，在左右），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illegible]），崎嶇僅得出（[illegible]）。齊人奮擊，幾中之（[illegible]）。城東道阨曲（[illegible]），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illegible]），時已四更（[illegible]）。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illegible]），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illegible]）。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illegible]）。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illegible]）。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illegible]），終不相害，勿怖也（怖，普故翻）。使復衣帽而禮之（[illegible]）。

然亦有白鵲烏鵲之異又有繒皁雜紗為之者唐邕等皆降於周邕江部翻獨莫
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
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後魏置瀛州於河間使疏吏翻下同湝古諧翻又音皆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
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
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鄴伊婁
謙聘於齊周遣伊婁謙聘齊事見上卷太建七年二月上不應有鄴字蓋衍字之誤也其參軍
高遵以情輸於齊言以謙來聘將伐齊之情告齊人齊人拘之於晉陽周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勞力到翻執遵付謙任其報
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

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責側革翻帝善其言而止
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
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使疏吏翻周高祖
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
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
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
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
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按新唐志井陘故關一名土門恒州石邑縣西南有故井陘關又名土門關杜佑曰井陘故關在恒州石邑縣西揚聲趣并州趣七喻翻下同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

自平城還鄴以洛陽置司州孝武西入關東魏北都鄴以洛陽為洛州臣請將京
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滏口滏水之口出滏陽之山山海經滏水出神囷之山滏音釜滏音釜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
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
撰辭為于偽翻勞力到翻撰士免翻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
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令讀如令
令力丁翻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
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
馬大將軍三公等官後齊制官多循後魏太宰位在三師上以大丞相太傅太保為三師大司馬大將軍為二大並與三公並為上公非勳德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與太尉司徒司空是

為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中開黃閤設內屏皆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等官皆第一品並增員而授或三
或四不可勝數勝音升計也勝知翻朔州行臺僕射高
勱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勱音邁時宦官
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
噬取之勱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
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
寇已據并州周兵在西故謂之西寇達官率皆委叛達官者謂高官而委棄叛去正坐此輩濁亂朝廷朝直遙翻若得
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勱岳之子也高岳從高歡起兵有功
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

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郎翔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強，其兩翻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任，音壬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趣，七喻翻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朱雀門，鄴宮南門也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屬，之欲翻高勱曰：勱，音邁。勱，高岳之子「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五品已上，謂自中書侍郎、諫議大夫、光祿大夫、九寺少卿、給事黃門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尚書左右丞、三公府長史、諮議參軍、太子三卿、直閤將軍、陳宮正、都督已上也。三臺，魏武帝所建，齊文宣帝又增崇之，時改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背，蒲妹翻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天統禪位事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六年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七 起彊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恒，戶登翻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珩，音行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尉，紆勿翻謀伏兵千秋門，千秋門，宮西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事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朝，直遙翻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周主諱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邪，音耶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高、韓，謂高阿那肱、韓長鸞。魏收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復，扶又翻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長樂郡王。五代志：信都郡長樂縣，舊置長樂郡。樂，音洛。尉，紆勿翻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滏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覘，丑廉翻

又丑廉翻滏音釜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
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粲之子也西軍
周軍旗幟皆黑鄴人時但懼望見烏飛以為周師已至
歸不敢回顧懼其及也紫陌橋在鄴城外尉粲與
歡同起北鎮爾雅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雅山無石曰阜[?]高六翻比必寐翻於是黃門侍郎
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
河外募兵齊制門下省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
中書省有侍郎四人河外謂大河之外王者
內京師而外諸夏齊都鄴鄴
在河北故謂河南為河外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
國從之道衡孝通之子也薛孝通從賀拔岳後
因入關為宇文泰所留仕於鄴
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齊州治
碻磝趣七喻翻
齊子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辛卯上祭北郊　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
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
東走騎奇寄翻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齊武衛
衛將軍左右衛將軍掌左右廂所主朱
華閤以外公階從二品加大者進等藏徂浪翻
鄴齊王公以下皆降降戶江翻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
之見賢遍翻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慕容紹宗始從爾朱
氏後事高歡父子將高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
也將即亮翻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馬腦石似玉實石也今作碼碯先鳥
萬翻遺唯季翻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
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
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
不孝也自晉陽走鄴見上卷上年所拒翻借所具翻走音奏外為偽朝勠力
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為于偽翻朝直遙翻送款之後猶持兩
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
勤追齊主考異曰北齊書作劉[?]今從周書[?]紀甲午周主入鄴齊
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
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後魏置博士五人黃帝[?]
熊氏[?]出於鬻熊之後以名為氏樂音洛聞周
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
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
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
馬唐道和後周之制六官七命自小冢宰至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皆上大夫
七命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
在於爾引入宮宮即鄴宮時周主居之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
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朝直遙翻惡烏路翻即留內省三宿乃歸省悉井翻
中書門下省之　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濟子禮翻是日幼主禪
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任音壬湝音皆又音諧又為湝詔尊上
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illegible]
當作宗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illegible]
六璽受命璽在六璽之外紱印組也古者[?]如[?]繫[?]
又[?]為兩已相[?]形謂之[?]此紱宣以繫璽
璽斯氏翻紱音弗孝卿即詣鄴以璽紱歸周周主詔去年大赦所

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去年周克晉陽，大赦山東，河北之地尚為齊守；今既克鄴，凡齊之境內赦所未及之地，今皆從大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降，戶江翻。下同。）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此去年事也，史終言之，因齊亡敘之於此。應國公，周所置。）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相州以其京畿之地，漢魏郡之地，齊為清都尹，周既平齊，復為相州，於此置總管府，統相州諸州。）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濟州城北有碻磝津，此其關也。）覘候周師；（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青州，（顒，魚容翻。）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參，候也。伺，相吏翻。）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紿，徒亥翻，詐言也。）計當出境。」（謂出齊境也。）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支與肢同。捶，止蕊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騎，奇寄翻。）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illegible]）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斛律光死見一百七十一卷太建四年，崔季舒等死見五年。謚，神至翻。為，于偽翻。）子孫各隨蔭敘錄，（自晉以來，將相公卿皆得任子弟若孫為官，所謂門蔭者也。）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東山、南園、三臺，皆高氏遊宴之地。）

二月，壬午，上耕籍田。（藉，秦昔翻。）

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頒，布還翻。）丁未，高緯至鄴；（齊已為周所併，不復書齊主，書緯名。）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珩，音行。任，音壬。湝，古諧翻。信都，冀州治所。）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趙州，隋開皇三年分定州置。）湝遣二諜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以齊舊將示諜者，以攜齊軍之心。）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使，疏吏翻。）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謂諜者當具言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左傳，城濮之役，楚子玉使請戰於晉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易大傳之辭，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諭湝使降。）

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illegible]相願湝心腹也衆皆駭懼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illegible]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無愧墳陵[illegible]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illegible]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illegible]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illegible]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illegible]

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illegible]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illegible]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illegible]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illegible]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illegible]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illegible]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illegible]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illegible]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illegible]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illegible]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illegible]

光祿徐仁[illegible]南青[illegible]東楚[illegible]東徐[illegible]陽宋梁南兗西豫[illegible]男家[illegible]襄[illegible]西楚揚南[illegible]建[illegible]合江和光六州十[illegible]已下十[illegible]已為[illegible]故地言五十州[illegible]一考異[illegible]書地理志[illegible]九十[illegible]郡一百[illegible]百十五分依周書

高寶寧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illegible]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河陽[illegible]州可內亂地[illegible]河東實重鎮也幽州治薊青[illegible]治益都南[illegible]豫[illegible]汝南[illegible]治彭城北朔治馬邑定治中山或[illegible]會之地或宇[illegible]之要也故皆置總管[illegible]魏晉[illegible]之都晉[illegible]也相并二州皆有齊舊宮又省故仍置宮若別都也六府官蓋倣長安之府未以隋官也周師之克晉陽也，克晉陽見上卷上年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紇奚虜[illegible]官氏志北方諸姓有紇奚氏[illegible]必[illegible]及也處昌呂翻下同吐谷音浴使疏吏翻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梁主入朝于鄴。梁主[illegible]周以周平齊[illegible]入朝朝直遙翻下同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積子賜翻餼許既翻勞力到翻[illegible]曰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又曰大禮[illegible]餼也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杜預曰芻[illegible]詩傳曰牲腥曰餼客生食及芻米曰餼賓上副也導主以行禮者也介賓副也輔賓以行禮者也五代志曰梁王之朝周八命[illegible]六命宰命侑司[illegible]兵饋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illegible]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皆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illegible]于東[illegible]九介以待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一人出[illegible]王[illegible]朝[illegible]享[illegible]大[illegible]又[illegible]公[illegible]陳九儐以[illegible]東馬致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勞[illegible]差致食[illegible]令[illegible]以[illegible]東[illegible]東[illegible]寶[illegible]公[illegible]支[illegible]設九介[illegible]外明日[illegible]東[illegible]中[illegible]又明日王朝[illegible]於大[illegible]贊[illegible]又[illegible]日三孤一人[illegible]設九介乘車以見于公事[illegible]享[illegible]王見三孤[illegible]又執贄勞于梁王明日王[illegible]王見之[illegible]又如[illegible]三公明日[illegible]一人又執贄[illegible]長為[illegible]三孤[illegible]三公三日孤卿六卿又各[illegible]牢米[illegible]東帛同三公[illegible]刀翻勞力到翻周主與梁主宴酣，[illegible]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illegible]五絃之琴[illegible]於[illegible]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梁主以舞況周主故[illegible]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illegible]周分置[illegible]州總管以[illegible]山東[illegible]故[illegible]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擒尉相貴事見上卷上年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克并州見上卷上年復遣韋孝寬招之，韋孝寬[illegible]東雍州[illegible]又[illegible]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illegible]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

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汾水[illegible]），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illegible]州界汾水。被，皮義翻。）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illegible]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音他經翻。號，戶刀翻。降，戶江翻。）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肋，[illegible]則翻），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亟，紀力翻），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救河陰事見上卷七年。）對曰：「蒙一轉（轉，張戀翻），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傅伏善守（為，于偽翻），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illegible]），布六軍，奏凱樂（[illegible]），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後周之制，內史中大夫正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群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illegible]），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illegible]）：「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己巳，周主享太廟。五月，丁丑，周以譙王儉為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為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為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為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為大司寇，鄖公韋孝寬為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周制，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准此（并鄴諸堂殿，齊氏所營也）。

臣光曰：周高

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洛州治洛陽）

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之於四方。

初，魏虜西京之人，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廝役。周主滅齊，欲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為民。」自是無復雜戶。甲子，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

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眾拒戰；（帥讀曰率）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為沮眾，出為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贓汙狼籍，坐免官，削爵土。（飛章者，不知其所自來也）

周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宇文肱字文盛）周主服縗，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斛斯徵，斛斯椿之子也）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

（守節……以食……）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

為業。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衎為道王，（衎，苦旱翻。考異曰：[illegible]……周書作皇孫……此有可疑……通鑑一百七十一卷太建五年六月書周皇孫衍生）兌為蔡王。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初，周人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事見上卷八年。斂，力贍翻）稽胡乘間竊出，（間，古莧翻）並盜而有之，仍立劉蠡升之孫沒鐸為主，（劉蠡升為齊所滅，見一百五十七卷梁武帝大同元年）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周人既克關東，（齊亡）將討稽胡，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既多，（種，章勇翻）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

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主從之，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行，戶剛翻。帥，所類翻）至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此河東、河西，離石之河東西也）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逌擊穆支，（逌，音由）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擊沒鐸，禽之，餘眾皆降。（降，戶江翻）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西入關，自是東西交兵，互相侵掠，得其民口，各以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為奴婢者，（梁承聖三年江陵破，見一百六十五卷）並放為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

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行陳上戶剛翻，下直刃翻）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斷，丁亂翻）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將，即亮翻。樂，音洛。為，于偽翻）己亥晦，日有食之。周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群盜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隋志：周制，以五家為保，保有長；[illegible]……閭……族，皆有正……[illegible]）十二月戊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庚申，周主如并州，徙并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年春，周主……[illegible]……六府……并）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illegible]）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

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illegible]）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illegible]……河內……）（自此以後……陳之……[illegible]）癸巳，幸洛州，置懷州宮。二月甲辰，周譙孝王儉卒。（[illegible]）丁巳，周主還長安。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illegible]）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淮口，泗水入淮之口……[illegible]）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illegible]）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恟，許拱翻）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

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髯曰[illegible]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illegible]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illegible]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illegible]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illegible]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眾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illegible]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眾騎繼之[illegible]比旦達淮南[illegible]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獨全軍得還[illegible]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illegible]

[illegible]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檝之工[illegible]踐車騎之地[illegible]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illegible]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illegible]周主封吳明徹為懷德公[illegible]位大將軍[illegible]明徹憂憤而卒[illegible]乙丑周以越王盛為大冢宰[illegible]三月戊辰周於蒲州置宮[illegible]廢同州及長春二宮[illegible]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襆髮[illegible]仍裁為四腳[illegible]丙子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為大都督[illegible]總水陸諸軍事[illegible]鎮西將軍孫瑒都督荊郢諸軍[illegible]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荊山緣淮諸軍寧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illegible]

（[illegible]）乙酉，大赦。壬辰，周改元宣政。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illegible]）戊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illegible]）遣柱國原公姬願、（[illegible]）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將，即亮翻。[illegible]）癸巳，帝不豫，留止雲陽宮。（五代志：[illegible]雲陽[illegible]）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illegible]）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量，音良。）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衛上大夫，摠宿衛兵；（[illegible]）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illegible]）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illegible]）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illegible]）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illegible]）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illegible]）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illegible]）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illegible]）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illegible]）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illegible]）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疏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語，牛倨翻。）欲以憲為太師，（[illegible]）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被，皮義翻。）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illegible]）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復，扶又翻。）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illegible]）因擲笏於地。遂縊之。（縊，於賜翻。[illegible]）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橈辭。（[illegible]）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illegible]）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illegible]瘞，於計翻。）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

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能、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隋書曰豆盧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無罪以加之爲無名古所謂無名之師亦言無罪而加之兵也），乃云與興等謀，及時人謂之伴死（伴蒲旱翻）。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爲皇后（楊堅之女也）。辛巳，周以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五代志幽州范陽縣舊置范陽郡），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將即亮翻）。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薊音計），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寧乃定翻又音如字厥九勿翻帥讀曰率夏戶雅翻騎奇寄翻），至潞水（水經注鮑丘水出禦夷北塞中俗謂之大榆河南過潞縣爲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秋，七月，周主享太廟。丙午，祀圜丘（按五代志周祭圜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今用七月丙午非舊制）。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徵爲大宗伯。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五代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州亳旁各翻）。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爲帝太后（嫡母阿史那氏既尊爲皇太后又尊生母爲帝太后）。

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五代志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壇皆半之）。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杞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長孫覽爲大司徒，楊公王誼爲大司空（長知兩翻）。丙戌，以永昌公椿爲大司寇。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鄭玄注曰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其副當以授六官之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王官伯者古者天子盟諸侯使天子之老如春秋時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是之謂王官伯[illegible]上下協心故爲定盟）。周主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三拜成禮用夷禮也）。甲寅，上幸婁湖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使疏吏翻班下戶嫁翻班布也）。庚戌，周主封其弟元爲荊王。

冬，周主還長安。以大司空王誼爲襄州總管（五代志襄陽郡江左僑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五代志張掖郡福祿縣舊置酒泉郡）。十二月甲子，周以畢王賢爲大司空。己丑，周以河陽總

管滕王逌為行軍元帥帥衆入寇（逌音由元帥之帥所類翻帥衆之帥讀如字）

率一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露門當作路門路大也畫周之外朝也程泰之作雍錄以唐大明宮丹鳳門太極宮承天門皆為唐之外朝蓋竊比周之路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以比知後周之君前此蓋胡服也）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承（疑射亦翻記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周主蓋此以置官）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大重而除之（除刑書要制見上九年）又數行赦宥（數所角翻下同）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上時掌翻）以為虞書所稱眚災肆赦（眚所景翻）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大尊猶言至尊也）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惡烏路翻）欲為威虐懾服羣下（懾之涉翻）乃更為刑經聖制（考異曰周帝紀行刑經聖制在八月宋晉元嚴傳樂運之諫因嚴說得免）用法益深（及王軌之死嚴遂發于家今運書已有更蘭制之語此則行刑經在軌死前也）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五代志道家醮法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醮子肖翻浣香陳讀云奏上天曹）密令左

右伺察羣臣（伺相吏翻）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輒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五代志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時鄭譯有寵於周主奏齊散樂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抵之流也）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沈持林翻湎彌兗翻毛晃曰沈湎飲酒齊色韓詩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櫬初覲翻）（空言朝直遥翻下同）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斷丁亂翻）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樸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上時掌翻治直之翻）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玄象天象也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諏子侯翻又子于翻）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illegible]）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陳容與臧洪同死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況比干乎（以樂運之忠諫比之比干）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見賢遍翻）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

為陛下不如勞而遣之（勞，力到翻）以塞聖度。帝頗感寤，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按李延壽北史，靜帝諱衍，後改名闡。觀此則九年周立皇子衍為魯王，已是高祖之子。）甲辰，周主東巡。以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闡，昌善翻。）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藉，秦昔翻。）

周下詔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治，直之翻。）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周置相州六府見上九年。相，息亮翻。）

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朝，直遙翻。斷，丁亂翻。）此州控帶淮南，鄰近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近，其靳翻。易，以豉翻。）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荷，下可翻。）豈可以獲罪嗣主遽忘之邪！（邪，音耶。）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載，作亥翻。）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從，千容翻。）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軌蓋賜姓烏丸氏，故稱。受杖事見上卷八年。）因言軌捋鬚事。（宇文孝伯何為出此言也？欲自謀免死邪？然終於不免也。捋鬚事見同上。）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武成元年置御正，正四命。）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顙，蘇朗翻。）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搏，伯各翻，手擊也。）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涕，他計翻。）之儀，之推之弟也。（顏之推先仕於齊，齊亡入周。）

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此太子宮正也。尉，紆勿翻。）數進諫，不用；（數，所角翻。）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武帝，高祖也。）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之，往也。）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質，如字。焉，於虔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遠，于願翻。）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天水郡，秦州。）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囑，之欲翻。）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不語，（令，力丁翻。俛，音免。）命將出，賜死于家。（將，猶引也。）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使，疏吏翻。）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周罷南伐諸軍。

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

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隋官之納言為門下省長官。諸衛等官，左右宮伯、小宮伯、左右中侍、左右侍、左右前侍、左右後侍、左右騎侍、左右宗侍、左右庶侍、左右勳侍、左右武伯、小武伯、左右武賁、左右旅賁、左右射聲、左右驍騎、左右羽林、左右輦也。）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更，工衡翻。）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周禮有六彝六尊，尊有罍而彝有舟。鄭玄曰：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鄭衆曰：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瓚，藏旱翻。）令群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朝，直遙翻。）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五代志：古者君臣佩玉，韍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下為韍，如蔽膝。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備，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璲而已。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又罷之。綬，周制，皇帝綬以蒼、以青、以朱、以黃、以白、以玄、以纁、以紅、以紫、以緅、以碧、以綠，十有二色；諸王及三公九色，自黃以下；王公以下以差降殺。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加金附蟬者，乃侍中、常侍加之。史言天元之意，自尊，欲自受通天冠之飾。冠，古玩翻；令，力丁翻；去，羌呂翻。）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稱，尺證翻。）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以為氏，本姜姓也，使改從本姓。）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長，知兩翻。）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渾，戶本翻。）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粉以傅面，黛以畫眉。）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被，皮義翻。捶，止蘂翻，下同。）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怖，普布翻。）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重足而立，累息而不屏。重，直龍翻；累，力委翻。）以逮於終。

戊子，周以越王盛為太保，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右弼。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尉，紆勿翻。漢靈帝時立石於太學，一曰立於鴻都門，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高歡遷之於鄴，周今復徙之洛陽。）詔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並受東京六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相，息亮翻；亳，蒲各翻。）三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擐甲冑，（擐，音宦。）入自青門，靜帝備法駕以從。（青門，漢長安城東出南來第三門也，門色青，故名青門。法駕次於大駕。從，才用翻。）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靜帝，長於天元十餘歲，（長，知兩翻。）疏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之。乙巳，周主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五月，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illegible]）

……之新野縣舊曰棘陽置新野郡……禮翻）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相，息亮翻）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觀楊堅此言，豈有篡心哉……此言其芽蓋萌也）慶，神舉之弟也。突厥寇周并州。（厥，九勿翻。并，卑經翻）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修齊所築長城也。齊築長城見一百六十六卷梁太平元年）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為大後承。（難，乃旦翻）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丙申，周納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靜帝后也。難，乃旦翻）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晟，成正翻）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也。（陳山提，爾朱……舊將也，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

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觀，古玩翻……者於上觀望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艦，戶黯翻……船兩舷施重板列戰格……）壬申，周天元還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為上柱國。（二人皆后父也。晟，承正翻）戊寅，上還宮。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錄，收也）上閱武，方泰當從，（從，才用翻）啟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州錄……也）又帥人仗抗拒，傷禁司，（禁司，掌禁……帥，讀曰率）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下，遐稼翻）免官，削爵土，尋而復舊。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為太師，郇公韓業為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酆王貞為大冢宰，以鄖公孝寬為行軍元帥，帥行軍總管杞公亮、郕公梁士彥（酆，音豐。鄖，音云。帥，所類翻）以侵淮南。（郕，音成）仍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來聘。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周毀經像見上卷六年）天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令，力丁翻）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十一月辛卯，大赦。周……

寬分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甲午，士彥至肥口（肥水入淮之口）。乙未，周天元如溫湯。戊戌，周軍進圍壽陽。周天元如同州。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州刺史皋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壬寅，周天元還長安。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魯

廣達帥衆入淮。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水步衆軍。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甲子，還

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婦（外命婦，五命以上官之妻也），大列伎樂，初作乞寒胡戲。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周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

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方駕，並駕也），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及於道。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荊、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己卯，周天元還長安。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發兵將擊法尚。法

尚券周周天元以爲儀同大將軍順州刺史（五代志漢東郡順義縣舊置順州）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降戶江翻）人皆竊議欲叛還（叛從宦翻又音如字）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爲然引兵急趣之（趣七喻翻又音如字）法尚陽爲畏懼自保江曲（江曲江水之曲）戰而僞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沒者幾八千人（幾居依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八（起上章困敦盡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史言周天元以朝）戊戌以左衛將軍任忠爲南豫州刺史（政教其子而衛主祭祀此時南豫州治宣城姑孰音壬）督緣江軍防事乙卯周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釋奠（周露門學在露門左右皆以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鄭玄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周許以千金公主妻突厥事始上卷上年）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敕爲天敕（制敕九勿翻敕因赦宥用之敕若廢置州縣增減官爵授六品以上官發兵旅行百官奏請戒約臣下皆用之皆宣署申覆而後行）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爲天元聖皇太后（天元太后天元嫡母阿史那氏天皇太后天元所生母李氏也）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三后朱后陳后元后也）司馬后直稱皇后（司馬后正陽宮皇后也）行軍摠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天元從祖兄弟也天元從祖宇文泰之從子用之）其子西陽公溫妻

尉遲氏蜀公迥之孫尉紆勿翻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朝直遙翻飲於禁翻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自淮南還軍豫州治汝南豫音預又音如字密謀襲韋孝寬并其眾二年韋孝寬在南行軍元帥帥所類翻推諸父為主諸父謂起王招兄弟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諸國公各有國官茹姓也魏書官氏志普六茹氏後改為茹氏余按太和之時南齊有茹法亮茹法珍寬既出於北國恐出於普六茹氏今茹音如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長知兩翻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為杞公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候為三百六十重候正前驅式道皆導從之官前驅在大駕前重直龍翻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應門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應門在路門外赤岸澤在長安東北詩云乃立應門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賁音奔鈒色立翻戟也警戒也蹕止行人也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又音如字從宜翻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著陟略翻緣以絹翻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五代志後周之制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隋唐以下有朝服有公服朝服亦曰具服公服亦從省服間古莧翻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後周之制內外命婦各有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俛音免

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五代志狄道縣屬金城郡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博士秦官漢置五經博士即太學博士也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博士一人西城郡時置金州帝嚳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列女傳云舜二妃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史言何妥曲學以阿世不可以訓嚳苦沃翻娀音嵩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大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大皇后陳氏山提之女尉遲氏宇文溫之妻又造下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下帳山陵中便房所用此下帳蓋天元以所居者為上帳故以下帳為皇后各居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按古者天子之輅五皇后之輅十有二等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三公三夫人之輅九大夫孺人其輅五天元以雜色五輅載婦人其實用嬪御以下所乘五輅何至以后之輅載夫人耶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號戶刀翻好呼到翻樂音洛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己巳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顏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嵕山括地志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樂迎

侯。（[illegible]）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僕射。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illegible]）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illegible]）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illegible]）后母獨孤氏（[illegible]）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大前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

堅少同學，（[illegible]）奇堅相表，（[illegible]）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illegible]）私於譯曰：（[illegible]）「久願出藩，公所悉也，（[illegible]）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illegible]）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illegible]）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illegible]）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illegible]）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illegible]）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illegible]）

（[illegible]）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illegible]）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illegible]）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illegible]）昉見靜帝幼沖，（[illegible]）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illegible]）御飾大夫柳裘、（[illegible]）內史大夫杜陵韋謩、（[illegible]）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illegible]）謀引堅輔政。堅固

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惔之孫也。（[illegible]）是日，帝殂。（[illegible]）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illegible]）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illegible]）嗣子沖幼，（[illegible]）阿衡之任，（[illegible]）宜在宗英。（[illegible]）方今趙

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趙王謂趙王招於靜帝諸大父行中其年最長長知兩翻膺當也）公等備受朝恩，（朝直遙翻）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老子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註云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為也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周自左右宮伯至左右羽林游擊皆諸衛官也）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五王就國見上卷上年滕徒登翻朝直遙翻）堅索符璽。（符謂兵符璽天子六璽索山客翻璽斯氏翻）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索山客翻）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西邊恐當作西疆五代志臨洮郡合川縣後周置并立西疆郡○考異曰北史鄭譯傳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按之儀若預謀發時全今從之儀傳）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置正陽宮見上卷上年）大赦，停洛陽宮作。（洛陽宮見上卷上年二月）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靜帝祖母也）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靜帝嫡母生母也）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皆不以德選以色進者也尼女夷翻）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贊靜帝叔父也）（周人上右相息亮翻）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

左大丞相，秦王贄為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孔子曰君薨百官揔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朱熹曰各揔攝己職以聽也余謂若此者必有伊周之臣而後可）堅初受顧命，（顧命始於周成王孔安國曰臨終之命曰顧命余謂顧命者言天子登遐若回顧而有所言也陸德明曰顧工戶翻）使邗國公楊惠（邗音寒又古寒翻）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後周置小冢宰上大夫也六命爾雅冢大也鄭玄曰冢大之上也冢宰之上不宜加小字故周官止曰小宰昉分罔翻冢知隴翻）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處昌呂翻）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如昉譯之言大冢宰雖六官之長然猶與諸公等夷德林所言則專文武所以轄鎮者也不爾者言不如此也相息亮翻壓於甲翻）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眾情未壹，（言時之朝臣未盡歸心於堅）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賁扶分翻）將之東宮。（正陽宮本東宮也）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仗衛執仗宿衛之兵也盧賁以司武上士統之也）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此言堅學者今賁此輩為如何則其夙心可知矣）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崇陽門周宮城之東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瞋昌真翻）門者遂卻。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盧賁遂為楊堅私人矣）賁，辯之弟子也。（盧辯與蘇綽共定後周官制者也）以鄭譯

爲丞相府長史長知兩翻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丞相府有掾有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熲古迥翻隋書高熲自言勃海蓨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引之入丞相府爲官屬遣楊惠諭意楊惠堅族子也[illegible]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引時才故事使之諭意堅既受禪封觀王改名雄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司錄總錄一府之事令力丁翻相息亮翻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妓渠綺翻女樂也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說輸芮翻孺子謂靜帝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

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少詩照翻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賈誼曰寠者利褐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古之得天下也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雖挾數用術不能外此也更工衡翻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太史掌天文歷數周制太史中大夫屬春官五命問曰吾以庸虛庸言身無所能虛言胸中無所有謙辭也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符讖也兆驗也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蘊圻寸也又事之兆朕也司馬貞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去箕山洗耳於潁水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堅默然

夂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即皇后也騎虎而下必爲所噬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尉紆勿翻迥戶頂翻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魏安郡注詳見後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摠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又爲相州刺史[illegible]先令赴鄴孝寬續進鄴相州治所陳王純時鎮齊州濟南郡齊州也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門正上士掌門閤之禁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騎奇寄翻傳張戀翻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屏必郢翻道言也遂執而鎖之因

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朝直遙翻從才用翻彭楷之孫也崔楷死見一百五十一卷梁武帝大通元年六月五王皆至長安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教周禁二教見一百七十一卷陳宣帝太建六年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舊沙門道士精志者簡令入道簡分別也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尉紆勿翻相息亮翻韋孝寬至朝歌五代志汲郡衛縣舊曰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周書賀蘭氏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齎書候孝寬齎祖稽翻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伺相吏翻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守式又翻迥遣藝迎孝寬

孝寬問迥所為，藝黨於迥，不以實對。[illegible] 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illegible] 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illegible] 盡驅其傳馬而去，[illegible] 謂驛司曰：[illegible] 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illegible] 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illegible]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illegible] 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illegible] 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illegible]

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illegible] 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illegible] 吾與國家舅甥，[illegible] 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illegible] 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illegible] 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illegible] 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illegible] 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illegible]

鄖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迥。[illegible] 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illegible] 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illegible] 至相州，聞宣帝殂，[illegible] 與尉遲迥發喪。[illegible] 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

計。吾不去，懼及於難。」[illegible] 遂夜從捷徑而遁。[illegible] 遲明，[illegible] 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illegible] 雍州牧畢剌王賢[illegible] 與五王謀殺堅，事洩，[illegible] 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illegible] 以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州總管。[illegible] 睿，禦之子也。[illegible] 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illegible] 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illegible]幼之曾孫也 [illegible] 又遣建威侯賀若誼 [illegible] 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 說，輸芮翻 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 [illegible] 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 [illegible] 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 五代志 [illegible] 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 [illegible] 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冑 [illegible] 申州刺史李惠 [illegible]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 [illegible] 潼州刺史曹孝達 按五代志後周無潼州 [illegible] 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 [illegible]

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 [illegible] 皆應迥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 [illegible] 迥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 [illegible] 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 [illegible] 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 [illegible] 遂圍恒州 [illegible] 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 [illegible] 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 [illegible] 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 [illegible] 屯兵梁郡 [illegible] 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 [illegible] 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 [illegible] 迥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 [illegible] 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 [illegible] 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 [illegible] 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 [illegible] 穆使渾奉

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尉斗，今之熨斗。毛晃曰：火斗曰尉。[illegible]）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五代志曰：革帶，[illegible]）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illegible]）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五代志：河內郡舊置懷州。）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難，乃旦翻。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不得已亦附於堅

迥子誼為朔州刺史（五代志：[illegible]）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illegible]）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illegible]）迥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illegible]）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illegible]）

（[illegible]鄖州已見前。今有鄖州總管而志並置總管府之地，此考史之所以難也。春秋鄖子之國。[illegible]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illegible]鄖，音云。）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illegible]）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illegible]）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按隋書于顗傳[illegible]東廣州刺史[illegible]）

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illegible]）堅齎酒殽就之（[illegible]）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刀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元順以忧直[illegible]）弘胄皆有勇力為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illegible]）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illegible]）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illegible]）招偽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偽稱喉乾（[illegible]）

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illegible]）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illegible]）「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復，扶又翻。[illegible]）胄聞室後有被甲聲，（被，皮義翻。[illegible]）遽請曰：「相府事殷，（殷，盛也。）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illegible]）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勝，音升。）

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數，所角翻。）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illegible]）由是得免。

癸丑，周主封其弟衍為葉王，術為郢王。（[illegible]）

周豫、荊、襄三州蠻反，攻破郡縣。（[illegible]此蠻即所謂山蠻，自[illegible]至于汝、漢皆有之。）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武陟，地名，按五代志，在河內郡修武縣界，至隋析置武陟縣。）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眾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illegible]）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illegible]）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饋金，（[illegible]）軍中慅慅，（[illegible]）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後周之制，上大夫六命。）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illegible]）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邪！（邪，音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illegible]）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illegible]）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illegible]）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illegible]）仲方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之、熲受命亟發（亟紀力翻），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措置）軍事，時與熲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點多忝翻，點，竄也；不加治點，謂不加竄改也。治，直之翻。）

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五代志：漢東郡，西魏置并州，後改曰隨州；安陸郡，梁置南司州，西魏改曰安州；京山縣，舊曰新陽，梁置新州，西魏改曰溫州；應山縣，梁置應州；土山縣，舊置土州；漢東郡，後周置順州；沔陽郡，梁置沔州；[illegible]；江夏郡，梁置郢州，後改曰岳州；魯山，[illegible]。）遣其子為質以求援。（質音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illegible]）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趣，七喻翻。超武將軍，梁置，陳因之。[illegible]）

周益州總管王謙（周置益州總管，治成都。）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illegible]西魏改曰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漢川，即漢中也。[illegible]）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illegible]）

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梁置江都郡，[illegible]。）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奕，累也。奕葉，猶言累世也。朝，直遙翻。）當相與共保歲寒。（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何晏注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此若保歲寒者，取[illegible]。）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將，即亮翻。[illegible]）退可以席卷山南。（[illegible]）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袁紹事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illegible]年；劉表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王淩事見七十五卷嘉平元年；諸葛誕事見七十七卷高貴鄉公甘露二年、三年。）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耄，莫報翻。）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匡合，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事。）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祚，福也，位也。）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

高熲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栰以焚橋。（大曰栰，小曰桴，編木為栰，實火積薪於上，順流放之，欲以焚橋。）熲豫為土狗以禦之。（蓋積土於水中，前銳後廣，其狀如坐狗，分流以禦火栰，使不得至橋也。[illegible]考異曰：隋書作木狗，今從北史。）惇布陳二十餘

里（[illegible]）麾兵少却（少詩照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頰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騎奇寄翻）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西都縣五代志西平郡湟水縣舊曰西都）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illegible]）迥弟勤帥衆五萬（帥讀曰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被皮義翻陳讀曰陣）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關中人不顧父母妻子[illegible]）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illegible]）皆走轉相騰藉（藉慈夜翻）聲如雷霆（[illegible]）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思安縣伯五代志[illegible]魏書官氏志諸部內入者有賀樓氏蓋虜復姓）崔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窘巨隕翻）弘度直上龍尾追之（[illegible]）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頗相識不（不讀曰否）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

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illegible]）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illegible]）勤惇祐東走青州（[illegible]）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以勤初表上迥書也[illegible]）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李惠[illegible]）堅復其官爵迥末年衰耄（[illegible]八十曰耄[illegible]）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illegible]）達拏暹之子也（崔暹[illegible]）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illegible]）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羸倫爲翻[illegible]）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illegible]）進攻梁郡（[illegible]）迥守將劉子寬棄城走（[illegible]）仲文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illegible]）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illegible]）將攻徐州（徐州彭城[illegible]）其妻子在金鄉（[illegible]五代志[illegible]）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使疏吏翻）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

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illegible]揀也）善淨望見以為檀讓兵至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薄迫也）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洙水[illegible]）獲檀讓檻送京師（長安）斬毗羅傳首（[illegible]傳首於長安）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illegible]）分相州置毛州魏州（[illegible]）梁主聞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illegible]）賞賜不可勝計（勝音升）委以心膂（[illegible]）朝野傾矚（[illegible]）稱為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恃其[illegible]之功也）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疏之恩禮漸薄（[illegible]）高熲自軍所還（[illegible]）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illegible]）

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遺失也[illegible]）堅乃以高熲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illegible]）譯猶坐聽事（聽事承[illegible]長史[illegible]）無所關預（[illegible]）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illegible]）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illegible]）周以漢王贊為太師申公李穆為太傅宋王實為大前疑秦王贄為大右弼燕公于寔為大左輔（[illegible]）寔仲文之父也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來降（[illegible]）初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州（[illegible]）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illegible]）與毅戰於漳口（[illegible]）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甑山鎮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鄖州巴蠻多叛（[illegible]）

予將兄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是則晉宋以來所謂山蠻也南朝諸史所謂雍州蠻者也以其先出於巴種故謂之巴蠻 共推渠帥蘭雒州為主以附消難 渠大也渠帥若大帥也帥所類翻下帥同 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 陳紀蕭摩訶攻廣陵 宋紀即陳慧紀 周吳州總管于顗擊破之 顗魚豈翻 沙州氐帥楊永安聚衆應王謙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 按隋書達奚長儒傳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參考五代志獨不載沙州蓋後周所置之地既置沙州以撫氐民防也人後隋併廢以其地入樂安松志太比海郡帥楊興安察當作效上遜長字 楊剌破宇文胄於石濟斬之 周以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 竇毅郎前魏臣度翻 齊公于智為大司空 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

竟陵縣公五代志竟陵郡竟陵縣梁置霍州霍州直竟陵郡後周改郡改縣曰竟陵 丁亥周將王延貴帥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帥讀曰率任音壬 壬辰周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 以后父司馬消難南叛故也 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 自關以東河南以北皆舊齊之地此東京小冢宰此洛州所置六府官也 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 純周五王之一也惑楊堅加之惡謚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 騎奇寄翻 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

衆十萬攻利州 五代志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 堰江水以灌之 堰於建翻灌古玩翻 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 隋書豆盧勣傳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 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惎等破之會梁睿至惎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 守手又翻帥讀曰率背蒲妹翻陳讀曰陣 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惎虔以城降 降戶江翻 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 新都縣屬蜀郡騎奇寄翻 志新都縣在成都北四十五里將即亮翻麾許為翻 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 蜀地在劍閣之南故曰劍南 十

一月甲辰周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 儒即長儒 丁未周鄖襄公韋孝寬卒 謚法辟土有德曰襄又甲胄有勞曰襄 孝寬久在邊境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書孝寬鎮玉壁又閱兩氏兵爭倚為藩扞有年數矣 屢抗彊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 解戶買翻曉也 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 數所角翻 所得俸祿不入私室人以此稱之 俸扶用翻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簡王叔獻卒 謚法溫柔好樂曰康一德不懈曰簡 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 宇文泰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上書十二月庚辰此書癸亥自庚辰至癸亥四十四日必誤按長曆周陳十二月皆壬子朔是丙辰 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

字之號 去羌呂翻 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 隨以書帝紀時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賁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輿黃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為隨國 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 是時九錫之禮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黃馬八玄衮之服赤舄副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秬鬯一卣圭瓚副焉 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辛未殺代奰王達滕聞王逌及其子 既殺二王加以惡謚 不醉而怒曰奰色取行違曰聞 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規為大司徒 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楊堅篡
周禪位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伍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閼逢執徐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大建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憲樞之弟也 周改元大定 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 自命至是五十一日乃受 建臺置官 臺百官也 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 季才守正於宇文護擅權之時而勸隋篡周 民革命之日巫史之業自此始唐尚耳非惟同中貞有所見也 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于隋 冊冊書也周制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又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蕃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徵蕃國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為之方一

寸五分高寸蟠虎鈕梁敬帝太平元年周閔帝受魏禪五主二十四年而亡隋主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作隋以辵訓走故也辵音綽又俱水翻璽斯氏翻紱音弗隋主冠遠遊冠志遠遊冠制似通天冠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於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諸王服之主冠古玩翻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紗帽隋志紗帽色名高頂帽宇帝服絳紗袍志曰單皇初高祖常服烏紗帽總云秋七月一始唐黃百寮畢熙盡公黃為常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元會上日大朝會也文物於庭畢官各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官治位者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告天以受命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少冢宰當作小冢宰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按隋書元孝矩傳祖脩義不言以字行汝美且天賜當魏太和之世距此時百餘年當考女

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周定六官事始見一百六十八卷梁敬帝紹泰元年少內史當作小內史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隋志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埽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六曹尚書分統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門下省置納言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內史省置監令侍郎舍人等官祕書省置監丞郎等官領著作太史二曹內史省即中書省避武元諱改曰內史門下內史二省主出納朝直代言猶有職事以書省散騎閣內侍省則皆宦官也御史都水二臺御史臺置大夫治書侍御史侍御史

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等官都水臺置使者丞參軍河堤謁者又領掌船局及諸津都水尉署尉丞長等官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並置卿少卿丞主簿錄事等員國子寺置祭酒屬官有主簿錄事國子太學四門書算等學各置博士助教將作寺置大匠丞主簿錄事統左右校署令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左右領左右府左右監門左右領軍各置大將軍將軍長史司馬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鎧曹行參軍行參軍等員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隋志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又置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總七等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考諱忠

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熲古迥翻射音夜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相息亮翻相國內郎相國從事中郎避諱改為內郎皇考周隨國公楊忠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丙寅脩廟社相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不以與受命之祧社稷列於含光門內之右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太尉趙煚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煚居永翻周主嬪嬛乃有鑑通鑑先以諡音之介古國名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昉鄭譯矯詔以隋主輔政劉鄭劉昉鄭譯也矯詔事見上卷上年楊后雖不預謀

然以嗣子幼沖，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惋，烏貫翻）。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樂平郡，五代志：太原郡樂平縣，舊置樂平郡。樂，音洛）。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躊，直留翻；躇，陳如翻），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不，讀曰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徐廣事見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楊彪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奇其志氣）。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依違者，不敢言其不可，而心不以為可）。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

國公湜，明帝子酆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由此品位不進。乙亥，上耕藉田（藉，在亦翻）。隋主封其弟邵公慧為滕王，安公爽為衛王，子雁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隋主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謂勸之受禪也）。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孔安國曰：膺，當也）。俄而穆入朝（自并州入朝），帝以穆為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竇熾為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禮。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美陽

公蘇威（美陽古縣名，漢屬扶風，五代志不載，蓋已省廢，姑以古縣名封爵之耳）綽之子也。（蘇綽佐宇文泰以興周）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強，其兩翻。妻，七細翻）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屏，必郢翻）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又除稍伯下大夫，（稍，所教翻）皆辭疾不拜。宣帝就除開府儀同大將軍。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illegible]）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爲邳公，（邳[illegible]州名[illegible]）以威襲爵。

丁丑，隋以晉王廣爲并州總管。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鎭廣陵；（[illegible]）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鎭廬江。（[illegible]隋書帝紀云[illegible]今從弼傳。[illegible]隋書韓擒虎傳，河南當作河東。五代志：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合州，開皇初改廬州。蓋梁之南豫合州治合肥，合州因合肥而名也。廬江在合肥東五十里，隋既治廬江，故以廬名州。若，人者翻）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帥，所類翻。熲，古迥翻）熲薦弼與擒虎，故寘於南邊，使潛爲經略。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金部、倉部、[illegible]）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征稅法，頗重。（後周大冢宰作相，置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脩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illegible]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下至五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荒凶札，則不徵其賦。又有市門之稅。自今觀之，不爲重矣。蘇綽猶望後人弛之，可謂有志於民矣）既而歎曰：「今所爲者，譬（譬，匹智翻）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然威爲度支尚書，右可言可行之地）寖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朝，直遙翻）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領五職，（漢宣帝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illegible]魏晉因之，別置治書侍御史。安定郡，涇州。五職：納言、度支尚書、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也。治，平聲）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孜孜，不怠也）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匹，偶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

（角里先生遭秦之亂隱於商山……商山在長安南故曰南山……故云然……）威每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先人謂父綽）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深然之（合直之翻下同）高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上時掌翻）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成其讓之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前朝謂周也……）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使去官命熲復位熲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太子左庶子盧賁以熲威執政心甚不平時柱國劉昉亦被

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廣有寵於帝私謂太子曰賁欲數謁殿下（數所角翻）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帝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帝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爲民（……）庚子隋詔前代品爵皆依舊不降丁未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賀受命也）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隋放太常散樂爲民仍

帝 楊堅 㦸

禁雜戲（……）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瑳聘于周（……）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隋主召汾州刺史韋沖爲兼散騎常侍（……）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胡千餘人在塗亡叛帝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之役沖孝寬之子也（……）五月戊午隋封邗公雄爲廣平王（……）

永康公弘爲河間王（……）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爲之舉哀（……）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六月癸未隋詔郊廟冕服必依禮經（……）

撰雜兇辭翻王[illegible]又敎引翻[illegible]其州

會之服旗幟犧牲皆尚赤（隋自以為得火瑞[illegible]下同幟昌志）

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

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著則略）

（[illegible]）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　八月壬

午隋廢東京官（[illegible]大建十一年）　吐谷

渾寇涼州（[illegible]）　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

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

（豐利山在青海東[illegible]）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illegible]東十五里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illegible]汗音寒）

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

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illegible]）隋主

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為河南王（[illegible]）使統降眾以元

諧為寧州刺史（[illegible]）留行軍總管

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將軍周羅睺攻隋故

墅拔之（故墅[illegible]）蕭摩訶攻江

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車都尉[illegible]）奉使巴

蜀還（[illegible]）奏稱蜀土沃饒人物殷阜周德之

衰遂成戎首（[illegible]）宜樹建藩屏封殖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隋主善之辛未以越王秀為益州總管改封蜀王

（[illegible]）宣敏謹之孫也（于謹周功臣[illegible]）

國長孫覽元景山並為行軍元帥（[illegible]）隋以上柱

冠命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　初周齊所鑄錢

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眾（[illegible]）

（[illegible]）

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

背面肉好皆有周郭（[illegible]）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

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

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隋鄭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

豐厚譯自以被疎呼道士醮章祈福（道士有[illegible]）

（[illegible]）

為婢所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

（[illegible]）由是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

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

有累幽顯無所置之（朝直遙翻累力瑞翻）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太子率更令魏晉之制主宮殿門戶及掌罰事職如光祿勳齊制掌伎漏刻率如字更工衡翻）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輕重（[illegible]）取其折衷（衷竹仲翻）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轘及鞭法（梟首懸之木上轘者車裂於市梁制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去羌呂翻梟古堯翻轘戶關翻又戶慣翻）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

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按隋志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此云自二千里至三千里不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徒刑有一年一年半有二年二年半有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議即周禮八議之法請者凡在八議之科則請之減者官品第七已上犯罪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為一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

九年者流二千里孔穎達曰古之贖罪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隋復依古贖銅）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時行司刑前世訊囚之法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考掠也掠音亮略也）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枷居牙翻為于偽翻）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illegible]）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忍殘忍也安忍安於為殘忍之事）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臠力兗翻）雖云往古之式（舜典曰鞭作官刑）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貴帶

礪之書不當徒罰（令力丁翻使也去羌呂翻漢高帝分封功臣誓之剖符作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服冕乘軒貴仕也）流役六年改為五載（載作亥翻）刑徒五歲變從三祀（祀亦年也）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宋朝所行之刑統所遵者也）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笞丑之翻少詩沼翻）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言當致大理寺治其罪）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斂容謝之遂原所

嘗者行本璠之兄子也（劉璠自梁入西魏見一百六十四卷梁元帝承聖元年咨丑之翻璠音煩又扶元翻）獨孤皇后家世貴盛（后父獨孤信仕魏以及周列於元功后姊為周明帝后女為周宣帝后）而能謙恭雅好讀書（好呼到翻）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帝每臨朝（朝直遙翻下同）后輒與帝方輦而進（方輦並兩輦也）至閤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即匡諫（伺相吏翻）候帝退朝同反燕寢（朝直遙翻燕寢燕居之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與讀曰預）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焉於虔翻）

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泄痢不禁者曰利合音閤）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帝外家呂氏濟南人（五代志齊郡歷城縣舊置濟南郡濟子禮翻）素微賤齊亡以來帝求訪不知所在（齊之未亡濟南之地屬齊不可得而求故齊亡始訪之）及即位始求得舅子呂永吉追贈外祖雙周為太尉封齊郡公以永吉襲爵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從才用翻騃五駭翻癡也）言詞鄙陋帝厚加供給而不許接對朝士（朝直遙翻）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守式又翻）後郡廢終于家　壬

展隋主如岐州（隋志扶風郡舊置岐州）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傘與繖同先旱翻又蘇早翻蓋也）以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相息亮翻下同）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奏課及奏計帳翰籍也）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城外曰郭釋名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鄴風俗險詖好興謠訟（詖彼義翻好呼到翻）目彥光為著帽餳（餳飴也餳軟而甘言彥光為人軟美如餳將著帽耳孔穎達曰凡飴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方言曰餳謂之張皇或云餹）（著直略翻餳徐盈翻）帝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五代志趙郡大[illegible]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南趙郡改州為趙州）彥光自請復為相

州帝許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嗤之（嗤丑之翻笑也）彥光至發擿姦伏（擿他狄翻發也動也）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治直吏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史因岐州之政終言彥光歷刺他州事復扶又翻）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樊叔略傳徵拜司農卿璽斯氏翻）新豐令房恭懿（新豐縣自漢以來屬京兆）以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雍於用翻朝直遙翻下同）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五代志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治直之翻）帝謂諸

州朝集使曰（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赴京師謂之朝集使使疏吏翻）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海州東海郡）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庶與叔）（考房恭懿之被褒擢并必皆是年事通鑑因梁彥光事悉書於此以見開皇之治以循良吏而成焉天譴奇翻許爲翻）

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來聘（撝吁爲翻騎奇寄翻聘匹正翻）

十二月庚子隋主還長安復鄭譯官爵

廣州刺史馬靖（廣州治番禺）得嶺表人心兵甲精練數有戰功（數所角翻）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蕭引觀靖舉措諷令送質（朝直遙翻令力丁翻質音致）外託收督賧物（賧吐濫翻蠻夷所輸貨物曰賧一曰夷人以財贖罪曰賧）引至番禺（番音潘禺音愚）靖即遣子弟入質

是歲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從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佗徒何翻鉢九勿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卒子恤翻）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事見一百七十一卷太建四年邏郎佐翻隋書突厥傳作菴羅）我死汝曹當避大邏便（大邏便者木杆之子杜佑曰突厥以勇健者爲莫賀弗大邏便者爲大羅便酒爲仂似角爲矩體貪汙似之故以爲號其子弟爲之）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隋書作菴羅母貴當從之）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帥讀曰率）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攝圖蓋小可汗統東面部落又逷可汗之子故長長知兩翻）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詈力智翻）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四可汗謂逷可汗及木杆可汗佗鉢可汗得佗可汗木杆）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考異曰隋突厥傳云木杆在位二十年卒佗鉢在位十年卒按周書天和二年三月利馬然則木杆以承聖二年立太建四年卒佗鉢以其年立十三年卒也）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都斤山獨洛水皆突厥中地名第二可汗言其位次沙鉢略也）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從才用翻玷丁念翻厥九勿翻）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怒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周遣千金公主嫁突厥見上卷十二年爲于僞翻）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復扶又翻突厥之君長稱可汗其妻稱可賀敦）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

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送下知陽翻晟成江翻）突厥可汗攝圖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為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上時掌翻夏戶雅翻）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此二語蓋當時熟翁今以修上書言時事騰口說下）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此下方是晟之籌策）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言其心多姦巧而形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漢書首鼠兩端）頗畏攝圖受其牽率（率所律翻）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史記范雎說秦王之辭）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使疏吏翻說輸芮翻）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右地西邊地也）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奚庫莫奚霫一種霫音習）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左方突厥東面地也）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釁許覲翻）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省悉景翻）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復扶又翻）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太僕太僕卿也伊吾即漢伊吾盧之地突厥之先狼種也子孫為君長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纛徒到翻）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使疏吏翻）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黃龍即和龍城即其地時為高寶寧所據騎奇寄翻）齎幣賜奚霫契丹（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竄松漠之間後稍強盛霫為匈奴之別種也居潢水北與奚同類而異種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契丹欺訖翻又音喫）遣為鄉導（鄉讀曰嚮）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誘音酉）反間既行（間古莧翻）果相猜貳

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謔虛約翻）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中竹仲翻）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閤（省閤謂中書尚書二省）執事承意順旨即誣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自首異處為殊死忤五故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好呼到翻射而亦翻）常相從郊野大相歡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

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朝服帶劍以爲儀飾非[illegible]其畫用木劍[illegible]）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illegible]）乙卯小斂（[illegible]）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illegible]）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掣其肘（[illegible]）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illegible]）時吳媼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illegible]）赦東城囚以充戰士（[illegible]）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illegible]）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illegible]）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illegible]）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illegible]）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輔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illegible]）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illegible]）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illegible]）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illegible]）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illegible]）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暠（[illegible]）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信諂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illegible]）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illegible]） 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涖方面以二王年少（[illegible]）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以靈州刺史王韶爲并省右僕射（[illegible]）

漢北地郡富平縣地赫連勃勃之果園後魏置靈州取靈武郡名之注又見前鴻臚卿趙郡
李雄為兵部尚書五代志趙郡治平棘李雄趙郡高邑人臚陵如翻左武衛
將軍朔方李徹總晉王府軍事朔方郡夏州李徹朔方巖綠人兵部
尚書元巖為益州總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巖俱有
骨鯁名李徹前朝舊將李徹事周從伐吐谷渾定將也鯁古杏翻故
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騎奇寄翻下同
其兄子旦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
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鮮息淺翻雄雖不敏
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
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更工衡翻以卿兼文武
才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並欲為奢侈非法韶巖輒不
奉教或自鎖或排閤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
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帝可謂擇人以輔其子矣而二子皆不克令終何也人臣之於事主不可導之雖急一繳則不可復救也又以秦王俊為河
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領關東兵洛州治洛陽癸
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
刺史驃匹妙翻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
公始興王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
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創初良翻
下同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眾務皆
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為始
興王奉昭烈王祀叔陵既誅以叔重奉昭烈王祀隋元景山出漢
口漢口漢水入江之口遣上開府儀同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
攻甑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為孝儒所敗敗補邁翻
涢口甑山沌陽守將皆棄城走漢水記云漢口入二百里得涢口有村又
三百里得涢城楚邑也漢安陸縣居之沌陽在沌水之北五代志沔陽郡漢陽縣有沌水涢音云沌徒袞翻
鄧將即亮翻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墅去年周羅睺拔胡墅使蕭巖
史翻己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
陽王叔慎為岳陽王叔達為義陽王叔熊為巴山王
叔虞為武昌王宣帝諸子惟叔達陵仕於唐貴顯隋高熲奏禮不
伐喪春秋公羊傳襄公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
不伐喪也二月己丑隋主詔熲等班師三月己巳以尚
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湘州治長沙永陽王
伯智為尚書僕射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
破突厥於雞頭山雞頭山涇水所出在原州平高縣西上柱國李充破
突厥於河北山此山蓋在北河之北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
為太子胤孫姬之子沈后養以為子五月己未高
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五代志北平郡舊置平州治盧龍突厥悉發
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沙鉢略可汗第二可汗達頭可汗阿
波可汗貪汗可汗凡五可汗壬戌隋任穆公于翼卒任古國名謚法布德

（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音仕☐子☐翻）甲子隋更命傳國璽曰受命璽（璽斯氏翻更工衡翻）六月甲申隋遣使來弔（使疏吏翻）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馬邑五代志馬邑郡治所大業初改馬邑曰☐☐善陽）（☐☐翻☐☐同）突厥又寇蘭州（五代志金城郡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峐（峐山無草木曰峐古哀翻）隋主嫌長安城（☐☐）狹小又宮內多妖異（妖於驕翻）納言蘇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通直散騎常侍庾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漢高帝五年徙都長安歲在己亥是年歲在壬寅凡八百四歲惠帝元年城長安歲在丁未距是年七百九十六年）水皆鹹鹵不甚宜人（京☐☐☐☐大人眾加以☐☐☐☐☐☐☐☐而不泄則水多鹹鹵☐古翻）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上時掌翻省悉景翻☐☐☐翻）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復扶又翻）丙申詔高熲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三秦記龍首山長六十里首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十丈土色赤舊傳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隋志太子左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隋☐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典書坊右庶子二人監☐☐新都事思相吏翻監古銜翻）愷忻之弟也　秋七月辛未大赦　九月丙午設無遮大會於太極殿（捨☐☐☐☐書☐☐☐）捨身及乘輿御服（乘繩證翻）大赦　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咸陽在長安西北隋周以耳屯兵於此以備突厥蓋其兵勢強盛欲窺長安北方猶灞上棘門細柳之屯也）　十二月丙子隋命新都曰大興城　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沁源縣公五代志上黨郡有沁源縣後魏置弘化郡治合水縣開皇六年置慶州沁七鴆翻）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據☐☐長儒傳長儒別道與虜遇☐☐☐☐則寡不敵則周槃☐☐☐☐長儒☐☐☐）沙鉢略有眾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散而復聚（復扶又翻）四面抗拒轉鬭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毆烏口翻）手皆骨見（見賢遍翻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者☐☐☐以言死戰☐可信若☐以全☐☐☐之☐能☐☐☐☐☐☐之☐耳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被皮義翻中竹仲翻）其戰士死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乙弗泊當在蘭州之西）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五代志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洮州大業初置臨洮郡洮土刀翻）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敗補邁翻）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木硤石門兩關皆在弘化郡平高縣界北史☐☐☐費則☐☐☐☐）

達多長驅跋軍推鋒故以鉗兵邪道而入阿波以兵東西突厥軍西自乙弗泊步至幽州盡隋北二景無不破寇若武威天水安定上郡弘化延安書代縣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番詩又翻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苟誕翻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鐵勒之先本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至北海南號於兵不同總謂之鐵勒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禮彌厚是歲納梁主女為晉王妃按隋書蕭后傳及蕭巋傳初皆云巋女考一則后本歸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故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於舅張軻家高祖為晉王選妃於梁占諸女皆不吉巋迎后於舅氏占之曰吉遂為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

主瑒雉杏翻又音暢由是罷江陵總管西魏還梁主於江陵置防主隋置總管今罷之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至德元年春正月庚子隋將入新都大赦 壬寅大赦改元 初上病創創初良翻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山陰漢古縣屬會稽郡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惡烏路翻下同日夕求其短日夕猶言朝夕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于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癸巳葬孝宣皇帝于顯寧陵廟號高宗 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忤五故翻譖莊蔭翻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而靡上欲用侍中吏部尚書毛喜為僕射申惡喜彊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注云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請逐去宮臣去羌呂翻陛下寧忘之邪邪音耶上乃止上創

愈置酒於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展陳也陳樂也既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為耳言喜以帝所為為非也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鄱蒲何翻兄弟世祖諸子也高宗之篡殺劉師知韓子高舉父子以及始興王伯茂皆毛喜之謀故欲乞喜於鄱陽兄弟聽其報讎於臣為不君於父為不子乞音氣讎音酬對曰彼終不為官用稱東之臣子稱其君曰官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地傅縡爭之傅縡少家無為著作縡子亥翻曰不然若許報

僕射欲置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熹為永嘉內史。（[illegible]）

三月，丙辰，隋遷于新都。（[illegible]正月，帝入新宮，今從[illegible]）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illegible]）

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illegible]）

秘書監牛弘上表，以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illegible]）為國之本，莫此為先，豈可使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illegible]）

隋主從之。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縑一匹。（[illegible]）

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illegible]改會州[illegible]，遂吐谷渾以置廓州。）

壬申，隋以尚書右僕射趙煚兼內史令。（煚，古迥翻。）

突厥數為隋寇，（數，所角翻。）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illegible]）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illegible]）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illegible]）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illegible]）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illegible]）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illegible]）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illegible]）

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illegible]）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己卯，與沙缽略可汗遇於白道。（[illegible]）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狃，女久翻。）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沙

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眾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寶寧寶寧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寧棄城奔磧北（磧七迹翻）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為其麾下所殺（高寶寧自和龍至契丹是歲敗契丹說[illegible]又音喫）己丑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於隋（郢州治江夏中流之[illegible]今欲降隋）（史言陳之邊將已離心使疏吏翻下同降戶江翻）隋主以和好不納（好呼到翻）辛卯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散騎常侍王劭來聘劭松年之子也（王松年仕齊為通直散騎侍郎[illegible]）

癸巳隋主大雩（隋雩壇在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甲子突厥遣使入見于隋（見賢遍翻）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度徒洛翻）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臚陵如翻）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illegible]翻）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賀遷都（朝直遙翻）辛酉隋主祀方澤（隋為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帥讀曰率）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illegible]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竇熾仕周為太傅）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敦徒門翻敦煌郡瓜州）詣榮定軍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illegible]）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挑徒了翻騎奇寄翻下同）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突厥大驚不敢復戰（復扶又翻）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將即亮翻）使謂阿波曰攝圖（攝圖即沙鉢略）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illegible]）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建牙在攝圖之北）

願自量度（量音良度徒洛翻）能禦之乎阿波使至（使疏吏翻下同）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喪息浪翻）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邪音耶）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驍堅堯翻悍侯旰翻）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帥讀曰率）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illegible]）復得故地兵勢益強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亡奔

達頭沙鉢從弟地勤察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以衆叛歸阿波，（從才用翻，復扶又翻）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汗音寒，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廣宗縣，漢古縣，五代志屬郡。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突厥，畜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降戶江翻，下同）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特勒，突厥子弟之官，新書作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喪息浪翻，令力定翻）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汝待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挺徒鼎翻，陳讀曰陣）突厥亂射殺之。（射而亦翻）秋七月，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敏娶樂平公主之女娥英，（樂平公主，周天元后）詔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女。既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壻，當為爾求柱國，（為于偽翻）若餘官，慎勿謝。」及進見，（見賢遍翻）帝授以儀同及開府，皆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於其壻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國。」敏乃拜而蹈舞。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隋紀作七月丁卯，蓋曆差）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復扶又翻）實奪之權。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五代志：平涼郡舊置原州。監古銜翻。厥九勿翻）九月癸丑，隋大赦。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去年二月隋置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為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秦州，天水郡）丁酉，立皇弟叔平為湘東王，叔敖為臨賀王，叔宣為陽山王，叔穆為西陽王。戊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卒子恤翻）癸丑，立皇弟叔儉為安南王，叔澄為南郡王，叔興為沅陵王，叔韶為岳山王，叔純為新興王。（自湘東以下皆以郡名，疏爵今著後人之所未詳知者。五代志：始安郡富川縣，舊置臨賀郡；熙平郡桂陽縣，梁置陽山郡；永安郡黃岡縣，置西陽郡；巴陵郡華容縣，舊曰安南，置安南郡；沅陵縣置沅陵郡；信安郡新興縣，梁置新興郡；岳山郡闕，郡與志已異；一名天岳山，岳山蓋即巴陵，以封叔韶。沅音元）十一月，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帝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亟紀力翻，屏必郢翻）隋既班律令，（前年十月隋行新律）蘇威屢欲更易事條，（更工衡翻，下數更同）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

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爲民害不可數更數所角翻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上表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調徒弔翻民少官多少詩沼翻下同十羊九牧今存要去上聲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易以豉翻併必政翻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爲州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澹徒覽翻澹收之族也[illegible]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

爲厭媚厭一琰翻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考異曰南史云上陰令人造其厭媚又令人告之今從陳書帝召叔堅囚于西省西省門下省也中書省爲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數責其罪也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因叔堅之言始念其擁護之功此豈少恩而已哉不明故爾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主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爲三公辭曰衛霍梁鄧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帝乃止四姓皆漢外戚也衛氏夷於武帝之末霍族赤於宣帝之世梁氏滅於桓帝鄧氏宗族廢於安帝長而鄧門衰滅事並見漢紀少詩照翻帝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禮部尚書牛弘請立明堂帝以時事草創不許帝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斷丁亂翻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大理寺之屬有律博士八人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河東郡蒲州宜陽郡陝州汲郡衛州陳留郡汴州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華州洛陝六州汴州蒲州虢州懷州邵州衛州汲州官所置凡十三州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汴州華山郡京兆郡華陰縣後周置華州華陰縣有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運水汾州東魏置晉州後周改爲汾州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晉州舊平陽郡以東雍州後周改爲晉州因以分晉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稱尺證翻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彧於六翻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事見漢光武紀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五代志梁郡雍丘縣隋置杞州干子前任趙州趙州時治廣阿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

今人猶呼劉鞨為殺胡 餘種織良田 種章勇翻 干戈弓馬武用是其
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 治直之翻解戶買翻曉也 如謂優老尚
年 尚時掌翻高祖 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 漢置刺史掌刺舉郡縣吏故云刺
舉 所損殊大帝善之于竟免彧見上勤於聽受百
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
虞不為叢脞 是謂欽明 書元首叢脞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云叢總也
脞小也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脞倉果翻 舜任五臣 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曰
五臣禹稷契皐陶伯益 堯咨四岳 孔安國曰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 垂
拱無為天下以治 治直吏翻下同 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
比見陛下留心治道 治直吏翻比毗至翻 無憚疲勞亦由羣官
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 判決也 聞奏過多乃至營造
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
日旰忘食夜分未寢 旰古案翻日晏也夜分夜半也 動以文簿憂勞
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 少詩沼翻 若經國大事非
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 斷丁亂翻 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
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 覆敷救翻 上覽而嘉
之因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彧以近世風俗每正月
十五夜然燈遊戲奏請禁之 上元然燈或云以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 曰竊見
說非也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則柳顧言所謂今之沿隋風俗是也
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 望夜月之十五夜也月望日以日月合謂之
朔十五夜以日月相望謂之望 充街塞陌 塞悉則翻 聚戲朋遊 聒古活翻 鼓聒天
燎炬照地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
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
觀此則上元遊戲之弊其來久矣後之當路者能不惑於世俗翕然革之亦所謂豪傑之士也 因循
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即
禁斷 斷丁管翻 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十 起閼逢執徐盡著雍涒灘凡五年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己巳隋主享太廟 辛未祀南郊 壬申梁主入朝于隋 朝直遙翻下同 服通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服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並拜 通天冠絳紗袍天子之服北面以受郊勞示臣於隋而未至純於臣也遠遊冠諸王之服也入見大興殿純於臣矣大興隋正殿之書為西內太極殿遠遊三梁冠黑介幘朝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䚢假帶方心襪舄劍佩綬君臣並拜賓禮也勞力到翻見賢遍翻縑堅嫌翻又賤免翻 賜縑萬匹珍玩稱是 稱是言其直與萬縑等 隋前華州刺史張賓 華戶化翻 儀同三司劉暉等造甲子元曆成 甲子元曆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以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筭起 奏之壬辰詔頒新曆 考異曰隋律曆志云二月撰成奏上今從帝紀 癸巳大赦 二月乙巳隋主餞梁主於灞上 梁主歸國故餞之 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厥九勿翻尼女夷翻降戶江翻

下同 庚戌隋主如隴州 五代志扶風汧源縣西魏置隴州隴東郡及東秦州後改隴州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 可汗音刊入汗音寒考異曰隋帝紀云突厥阿史那玷厥帥其屬來降按時玷厥方疆盛豈肯來降耳 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 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 賀婁複姓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 塢安古翻小障也通俗文曰營居曰塢 命子幹勒民為堡 堡音保小城也 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 佃亭年翻 比見屯田之所 比毗至翻 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 卒子恤翻 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 畜許救翻 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 堠戶遘翻 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 五代志榆林郡開皇三年置榆關總管 五月以吏部尚書江總為僕射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 帥讀曰率 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八月壬寅隋鄧恭公竇熾卒 熾昌志翻卒子恤翻

乙卯，將軍夏侯苗請降于隋(夏，戶雅翻。降，戶江翻)。隋主以通和不納。九月甲戌，隋主以關中飢，行如洛陽。

隋主不喜詞華(喜，許記翻)，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泗州，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陳改東徐州，又改安州，後周改泗州)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屬，之欲翻)，上書曰：魏之三祖(魏之三祖，謂太祖武皇帝、高祖文皇帝、烈祖明皇帝)，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好，呼到翻。揚子曰：童子雕蟲篆刻)；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童，幼也；昏，無知也)，貴遊總丱(貴遊，謂王公之子弟未官者。總丱，毛詩傳曰：總角，聚兩髦也)，未窺六甲(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六十甲子也)，先製五言(五言，詩也)。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復，扶又翻)，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行，下孟翻)，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朝，直遙翻)。蓋由刺史縣令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懲，直陵翻)。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數，所角翻。敗，補邁翻)，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千金公主，宇文氏女也。於沙鉢略請為隋女，改封以大義為名。[illegible]，主不得其死，張本也)。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好，呼到翻)。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繒，慈陵翻)。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省，悉景翻。復，扶又翻)。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騎，奇寄翻。長，知兩翻。晟，承正翻)。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

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齧，五結翻。〕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柰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突厥子弟謂之特勒……大臣曰……俟利發……吐屯發……皆世為之，達官……〕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顙，蘇朗翻。璽，斯氏翻。戴，都代翻。〕既而大慚，與群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

并以從妹妻之。〔從，才用翻。妻，七細翻。〕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戒道衡：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折，之舌翻。〕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高，古號翻。〕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牕……窗闕也，於內見外之……明……牖……窗也。說文：牖，穿壁以木為交窻。壁帶，壁中橫木露出，西都賦：金釭銜璧，是為列錢。注曰：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為……錢也。懸楣，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今人……謂之掛楣。欄檻……所以遮……也。……沈檀者，香木……〕飾以金玉，間以珠翠，〔間，古莧翻。珠翠，翡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

香聞數里，〔聞，音問。〕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卉，許偉翻，又音諱。〕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illegible]〕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瑳，七何翻。〕文士十餘

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illegible]……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被，皮義翻。〕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五代志：陳主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臨春樂者，言臨春閣之樂也。〕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長，直亮翻。〕性敏慧，有

神彩進止詳華（詳審而華麗也）每瞻視眄睞（仰視曰瞻正觀曰視斜視曰眄旁視曰睞眄莫甸翻睞洛代翻）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厭魅所謂婦人媚道也厭一琰翻魅音媚）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隱囊者爲囊實以細輭置諸坐側坐倦則側身曲肱以隱之隱於靳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疏所去翻）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冠古玩翻）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縱子容翻橫下孟翻）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於外（言出於宮中不由尚書省出於宦寺也）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孔謂孔貴嬪張謂張貴妃也）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惡烏路翻）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閑習也）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被皮義翻）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五代志吳郡烏程縣舊置吳興郡）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暨姓周景王封元子於陽羨因邑命氏余按春秋之時有人還陂子孫蓋以國為氏江南自來有暨姓吳有暨豔）

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陳中書省分為二十一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梁制太市令屬太府卿秩六百石）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尚書金倉都令史金倉部都令史也梁制尚書令史得奏請恒戶登翻）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過工禾翻）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論語之人各賢其臣其信然矣）尤見親重小大眾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汲引汲水者引綆以上臣之起汲引亦猶是也）珥貂蟬者五十人（珥而志翻）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朝直遙翻）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行戶剛翻將即亮翻）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復扶又翻）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通鑑具敘陳氏亡國之由）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隋主命禮部尚書牛弘脩五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五禮吉凶軍賓嘉）

義倉

三月戊午，隋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五代志：建安郡，陳置閩州，後又置豐州。章昭達事高祖、世祖、高宗，有戰功。）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暈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隋大司徒郢公王誼（大司徒，周之六官，王誼拜大司徒。隋主受禪，隋既受禪，改周之六官，徒州牧三公，不復加大字。）與隋主有舊，（王誼少與隋主同學。）其子尚帝女蘭陵公主，帝待之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名應圖讖，相表當王，（相，息亮翻。）公卿奏誼大逆不道。壬寅，賜誼死。戊申，隋主還長安。（去年九月，隋主如洛陽，今還。）章大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以此觀之，陳之豐州治閩，然而建安復自閩治建安郡。將，即亮翻。）臺軍將至，大寶眾潰，逃入山，為追兵所擒，夷三族。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元年，隋已改度支為民部，志作工部尚書。長孫平，長孫儉之孫。長，知兩翻。）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承周制，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六十者為老。）山東承北齊之弊政，（北齊，高齊，言北齊者，以別蕭氏之南齊。）戶口租調，姦偽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調，徒釣翻。索，山客翻。貌閱者，閱其貌以驗老小之實。）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隋頒新令，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長，知兩翻。）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堂兄弟，其服大功。）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請為輸籍法，遍下諸州，（輸籍，凡民籍，閱課輸官籍其數，使州縣長吏不得以走弃出及丁戶。）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調，徒釣翻。屬，之欲翻。）晝夜不絕者數月。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琮，徂宗翻。）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隙，乞逆翻。事始上卷元年。）阿波浸強，東距都斤，（都斤，突厥中山名。沙鉢略初立，建牙於此山。）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伊吾之地，吐[illegible]設主之，蓋突厥所署置。[illegible]）號西突厥。（突厥分為東西，突厥自此始。）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使，疏吏翻。）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話等聘于隋。（騎，奇寄翻。）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illegible]）又畏契丹，（[illegible]）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illegible]長城下。[illegible]又如字。）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illegible]）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吹，昌瑞翻。）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借隋兵之勢以獲勝。）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為，于偽翻。）所獲悉與沙鉢略。（敗，補邁翻。）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

此號乃物堂之少佐心

界(讀七迺翻)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此語本之孟子上時掌翻)
(同)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
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稽音啟 顙桑朗翻)永為藩附
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考異曰隋突厥傳作庫合真今從帝紀直德 處陸之翻)八月
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往 已往)
(往也言往事也)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
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
內殿(突厥謂諸子與周齊之結婚之爾今沙鉢略奉表遣子入朝隋主以之為郊廟之宴之於內殿事也宴親之也)
引見皇后賞勞甚厚(見賢遍翻 勞力到翻)沙鉢略
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九月將軍湛文徹侵隋
和州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費扶沸翻 姓也) 丙子隋
使李若等來聘 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國楊素為
信州總管(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隋置總管以楊素安將舟師以伐陳也) 初
北地傅縡(縡作代翻)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
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
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麗力知翻)
(使疏吏翻 下戶嫁翻)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
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時中掌上)
(夫音扶 遠于願翻 旰古按翻)是以澤被區宇(被皮義翻)慶流子孫陛下
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謂張貴妃)

(妃使女巫鼓舞於宮中而淫祀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
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
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
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惡烏路翻 廄居又翻 帑他朗翻 藏徂浪翻 王于況翻)
(況字 又如字)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
赦卿卿能改過不(使疏吏翻 不讀曰否)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
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治其事遂
賜死獄中(治直之翻)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
之 是歲梁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
(公安縣荊州治所昕許斤翻 還音旋又如字)隋主徵梁主叔父太尉吳王

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遣 朝直遙翻)復置江
陵總管以監之(隋罷江陵總管見上卷太建十四年 復扶又翻 監工銜翻)梁
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宜黃縣)
(古縣 吳立 屬臨川郡 隋併省)謀泄梁主殺之(按陳紀)高祖之從孫也
(從才用翻)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
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五代志雕陰郡西魏置綏州)綿歷
七百里以遏胡寇
四年梁改元廣運 甲子党項羌請降於隋(隋書党項羌者
三苗之後也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
南北數千里每姓別為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 降戶江翻)
庚午隋頒曆於突厥(頒曆則是受正朔矣) 二月隋始令刺

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上佐謂長史司馬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丁亥隋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朔方郡夏州復扶又翻）丙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五代志宣陽郡烏江縣梁爲臨江郡南海郡新會縣梁置新會郡新興縣梁置新寧郡）庚子隋大赦　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旰古案翻）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言不效周武帝天元也樂音洛）夏四月己亥遣周羅睺等聘于隋（睺戶鉤翻）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會古外翻）秋八月隋遣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隋以李穆能知幾身誠品可謂能卒于位）葬以殊禮　閏月丁卯隋太子勇鎮洛陽　隋上柱國成公梁士彥討尉遲迥（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高宗太建十二年迥戶茗翻）所當必破代迥爲相州刺史（相息亮翻）隋主忌之召還長安上柱國杞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少詩照翻）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去官（忻爲右領軍大將軍）以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疏遠（被皮義翻遠于願翻以當作與）閑居無事頗懷怨望數相往來（數所角翻）陰謀不軌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蒲州蒲坂河津之要去長安三百餘里）己爲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帝隱其事以士彥爲晉州刺史（晉州平陽用武之地周齊爭以爲重鎮）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三司薛摩兒爲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朝直遙翻）帝令左右執士彥忻昉於行間詰之（行戶剛翻詰去吉翻）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於殿庭面質其事）摩兒具論始末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　丙子士彥忻昉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　九月辛巳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爲誡（三人資物）（隋主以舊又有翼戴之功所謂爲不軌故爲之素服而又以誡百官）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爲禮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戴記文王世子有是言昃阻力翻樂音洛）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州（襄州襄陽郡也統長安南山之南）以秦王俊爲尚書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頒賜群官直秘書內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貧（曹魏成書省秘書中外三閣是時秘書已有內外之分矣隋氏開獻書之路召天下工書之士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故置直秘書內省之官博陵郡定州）人往賀之文博曰賞罰之設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者愧之　癸亥以尚書僕射[illegible]爲尚書令吏部尚

書謝伷爲僕射（伷直祐翻）十一月己卯大赦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夸呂…吐谷渾…）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摠管河間王弘（…）以兵應之（…秦州天水郡 弘隋主從…）隋主不許 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五代志臨…）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言其夫人倫與中國異俗）父既不慈子復不孝

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爭讀曰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癸巳隋主享太廟 乙未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丁巳隋主朝日于東郊（五代志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其禮…朝日于東郊以…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illegible]）

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illegible]…遣兼散騎常侍王身等聘于隋（…）隋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 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

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 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

閭爲莫賀咄設，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可汗入聲… [illegible]) 賜以鼓吹幡旗。(吹，昌瑞翻) 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illegible]) 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illegible]) 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illegible]) 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武陽郡公… [illegible]) 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背，蒲妹翻… [illegible]) 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同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己丑，隋衞昭王爽卒。([illegible]) 八月，隋主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帥，讀曰率) 庚申，至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illegible]) 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王瓛等([illegible]) 恐弘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illegible]) 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illegible]) 隋主聞之，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illegible]) 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戶；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甲午，大赦。 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 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爲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爲吳州刺史。(五代志… [illegible]) 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甲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illegible]) 戊戌，還長安。([illegible]) 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illegible]) 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illegible]) 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illegible]) 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illegible])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illegible]) 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事見上卷太建十四年。班，[illegible]) 遣使赴弔，(使，[illegible]) 書

稱姓名頓首帝各之蓋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朝直遙翻)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穫戶郭翻量音良)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濟子禮翻)登陸而戰兵氣益倍([illegible])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窖古孝翻)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復扶又翻)不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illegible])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illegible])更帖精兵密營度計([illegible])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illegible])蜀漢二江是其上流(蜀江出三峽過南郡漢江過襄陽竟陵沔陽而二江合流[illegible]國於東南者[illegible]江自上流也)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illegible])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illegible])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眾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illegible])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

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降戶江翻)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illegible])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illegible])楊素在永安([illegible])造大艦名曰五牙(艦戶黯翻)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illegible])並高五十尺([illegible])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illegible])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

石日待夢自身隋兵

三可滅之 帝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將即亮翻勞力到翻時江南妖異特衆妖於驕翻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故老相傳湖開天下平塞悉則翻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厭於葉翻惡烏路翻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好呼到翻屬之欲翻顏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謂平盧子略李賁元景仲蘭裕等北誅逆虜謂平侯景世祖東定吳會謂破斬杜龕張彪西破王琳見一百六十八卷世祖天嘉元年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見一百七十一卷大建五年辟讀曰闢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溺奴狄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祠七廟而不出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拜三妃而臨軒三妃張孔龔老臣宿將將即亮翻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場音亦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伍子胥諫吳王不聽曰臣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也言以諫亡其國也好諫乃可復扶又翻帝大怒即日斬之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恮音詮恬為錢塘王 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九江郡九江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溪谿同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鉗其廉翻道路以目言路不敢相譏有以目相視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重直用翻場音亦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期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璽斯氏翻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中國以江南為江外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好呼到翻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沈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張孔二貴

妃日夜搆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
帝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嗣祥吏翻從
千容翻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曰皇
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帝卒
從徵議折之舌翻宅心居心也卒子恤翻夏五月庚子廢太子胤為
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為太子徵景歷之子
也蔡景歷事陳高祖世祖高宗深亦聰惠惠與慧同有志操操七到翻容止
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帝聞袁憲嘗諫胤
即用憲為尚書僕射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
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怨澹徒敢翻身居儉約衣服無
錦繡之飾唯尋閱經史及釋典為事釋典佛經也數上書
諫爭數所角翻上時掌翻爭側迸翻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
不果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為吳郡王　己未隋
置淮南行省於壽春行省即行臺也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
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
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還音旋又
如字為隋主褒美許善心張本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
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帥所類翻廣出六
合六合本漢堂邑縣之地江左立秦郡及尉氏縣後周改秦郡為六合郡隋開皇初廢郡改尉氏縣為
六合縣俊出襄陽秦王俊以山南道行臺鎮襄陽今自襄陽出指漢口素出永安
素鎮永安自永安下三峽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荊州治江陵使劉仁恩出
師會楊素東下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蘄州治蘄春使王世積出師自蘄口
臨江津蘄音機又音其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廬州治廬江使韓擒虎出
師自橫江度攻姑孰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吳州治廣陵使賀若弼自瓜洲
渡江攻京口若人者翻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東海郡海州青州治
益都此盡使燕榮以青州之師出朐山渡海以攻南沙也燕因宥翻凡總管九十兵五
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
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為晉王元帥長
史帥所類翻長知兩翻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
區處支度處昌呂翻度徒洛翻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
餞將士乙亥至定城述征記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陳師誓衆
丙子立皇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　隋
主如河東河東蒲州十二月庚子還長安　突厥莫何可
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中竹仲翻卒子恤翻
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為突厥復盛張本頡
戶結翻伽求迦翻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
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
璞有言郭璞晉人知數之士也江東分王三百年王于況翻復與中
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晉元帝南渡即王位於建康歲在丁丑是年歲在戊申凡
二百七十二年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

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任蠻奴即任忠)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量音良)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卷讀曰捲)頍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爾猶言如此也)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水經注：江水過流頭灘，又東逕古宜昌縣北，又東逕狼尾灘，其地猶在黃牛峽之西。杜佑通典曰：狼尾灘今夷陵郡宜都縣界。艘蘇遭翻。峭七笑翻)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帥讀曰率，下同。艘蘇遭翻。柵直革翻。騎奇寄翻。趣七喻翻。遲直二翻。勞力到翻)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艫音盧。被皮義翻)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

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瓛戶官翻。蕭巖、蕭瓛來奔及出為刺史，並見上年)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任音壬)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江州治尋陽，南徐州治京口，皆緣江重鎮也。嶷魚力翻)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艦戶黯翻)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鬭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湘州治長沙)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度徒洛翻。少詩沼翻)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上時掌翻)仍徵叔文還朝。(朝直遙翻，下同)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金翅，船名)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未幾，韓擒虎濟采石，賀若弼拔京口，二道並進，而陳以亡。地有所必守，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此以出守藩方為述職)

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之往也任職也之任往赴所職也）己得專擅（文慶與客卿時共掌機密文慶若出則客卿得專之）俱言於朝，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謂朝臣若必有所陳說不須面見陳主言之但文字奏便為聞達為于僞翻下內為同）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間古莧翻諜徒協翻）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陳仍梁制以閏歲正月上辛祀天地於南北二郊用特牛一蓋來年正月當行此禮故施文慶云然從才用翻）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

聞（音問）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為之遊說，（謂憲言揔進之後文慶又以貨動江總使之助己說輸芮翻）帝重違其意（重如字）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齊師三來謂梁敬帝紹泰元年徐嗣徽任約以齊師襲建康據石頭太平元年復襲破采石與齊蕭軌同入寇逼建康世祖天嘉元年齊將劉伯球慕容恃德助王琳下蕪湖皆敗周師再來謂天嘉元年獨孤盛賀若敦入湘川臨海王光大元年宇文直元定助華皎皆敗從千容翻）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魏文帝伐吳臨江見江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塹七豔翻）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將即亮翻）臣每患官卑，

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孔範自謂兼資文武故大言自許立功自晉宋以來率謂三公為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言馬若度江必不能北歸將悉為我有亦大言也）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伎渠綺翻女樂也）

是歲，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吐谷渾自亦有拓跋姓裨音卑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請以千餘家降隋，（降戶江翻）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惛狂，妻子懷怖，（怖普故翻）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背蒲妹翻）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

其意，不勞勸誘也。（所謂叛夫背父妹夫及甥當時必皆有主名而史不詳略隋書作名至紹拔木彌裨王亦用漢書例背蒲妹翻誘羊久翻）河南王移茲裒卒，隋主令其弟樹歸襲統其眾。（移茲裒降隋見上卷高宗太建十三年裒蒲侯翻卒子恤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